

LANGMANSHIREN DE QINGAI XIEZHEN

月亮河丛书

目 录

修订本绪言 /1

一 抚摸堂嫂的手 /1

二 竹竿和枇杷树 /12

三 喜读奇书《西厢记》/15

四 吴尚之、“偷营”和老板娘 /24

五 与汪少年的同性恋 /34

六 五嫂的呼叫 /42

七 张琼华·黑猫·悲剧主人公 /50

八 佐藤富子——我的圣母玛利亚 /72

九 与田汉对话 /101

十 滨田爱子的尸体 /114



- 十一 卖甜饼的少女/120
- 十二 性变态者的形象/141
- 十三 孤山探梅/169
- 十四 想念安琳/186
- 十五 赤裸的海女/203
- 十六 孟夫子出妻/213

- 十七 苦难的圣母——郭安娜/234
- 十八 把于立群“拍拖”住了/248
- 十九 情爱与母爱的融合/267
- 二十 蔡文姬和武则天/289
- 跋：忏悔录的价值/301



总 序

从广义上说,爱是一种发自人性本能的激情与力量,它把来自不同的民族、家庭和社会的人维系在一起。人们来到地球的一个小小的角落,靠爱得以生存和欢乐,享受人世间的温馨。有人说“爱是第二个太阳”,也有人说“爱是生命得以延续的原动力”。但是,这套丛书想和读者讨论的不是人世间广义的、普泛的爱,而是男女之间的情爱、性爱。

德国诗人席勒(J. C. Schiller)说过:“推动世界的乃是饥饿与爱情。”饥饿与爱情是社会进步的两股驱力:肚子饿了要吃东西,这是人得以存活的条件;男女萌生爱情而结合交欢,这是生命得以繁衍的基础。

当一对恋人走进爱的“伊甸园”的时候,他们仿佛扬起了风帆在海上漂游,她是夜空中一颗耀眼的明星,他是擅长驶进女人港湾的船员。男人与女人的爱,是共同驾驭与融合,也是彼此疯狂与蕴藉的一体化。驾驭——融合,疯狂——蕴藉。只有这阴阳两极的对立与互补,才可能共同营造一个爱的艺术的殿堂,一个欢乐和谐的爱巢。当然,爱情不总是浪漫和刺激,它需要有一个归属以及相互间的承诺与尊重。

男女相悦,人性之大本。特别是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



洗礼以及近代西方性文化的影响,中国年轻的文学家开始对儒家道德规范和封建传统习俗发起了挑战。文学家的心灵是最敏锐、最自由的。当他们挣脱了旧日的锁链以后,便以一颗诚挚的、沸腾的甚至是癫狂的心,向他们的恋人袒露那份铭心刻骨的情爱。正像徐志摩要为自己和恋人的神秘而隐逸的爱筑起一堵墙那样:“就使有一天霹雳震翻了宇宙——也震不翻你我‘爱墙’内的自由!”爱是排他的,爱因封闭而圆满而坚固。

文学家所拥有的女性世界,他们所涌起的情感的潮水,要比常人多出好几倍。他们时而畅饮爱的琼浆而舒爽,时而饱尝爱的苦酒而悲怆;思绪的奔突,或喜或怒,或乐或哀,都融在了一个充溢着生命活力的大千宇宙中。

读者只要看胡适、郭沫若、郁达夫、茅盾、徐志摩、梁实秋等文学家的狂热浪漫的爱,便能感受到两性间情爱性爱的那种沉甸甸的分量。

当然,无论是琼浆还是苦酒,女性的魅力,女性潜在的伟大力量,都会激发正在热恋的或失恋的男性作家不可遏制的创作冲动,给他们带来鲜活的创作灵感。许多能震撼读者心灵的作品,正是他们在被“小天使”的爱或不爱弄得神魂颠倒时创造出来的。

我们相信,这套丛书所描述的文学家的爱情故事,种种放浪形骸、乐不思蜀、红豆相思、缠绵悱恻、委婉曲折、起伏跌宕的情感交流与撞击,都会给读者一道亮丽的或凄迷的美感享受。而且透过这些或喜或悲的爱情故事,读者还可以从一个侧面去窥视20世纪上半叶这几位中国著名的文学家的人生观、婚恋观与价值观。他们给我们留下的是那一代人的情爱心声。

黄侯兴

2002年3月7日



修订本绪言

这本书(原书名《郭沫若的女性世界》)自1996年问世以来,一些相识的朋友或不相识的读者,在交谈中或在书信中,除了称赞我对郭沫若作了有血肉的人性描述,真实地写出了郭沫若文化品格坦诚的一面外,也向我提出了这样一些问题,如:“你这样写会不会损伤郭沫若的形象与人格?”郭沫若在他的文学作品中关于女性及情欲的描写,符合中国传统文化传统精神吗?”言外之意,一是批评我没有“为贤者讳”,二是批评郭沫若留学日本及流亡日本期间的一些著述,有悖于中国传统的道德规范。

我以为,这类问题的提出,恰恰说明了观念化、制度化了的儒家文化,绵延几千年,至今仍严重地钳制着中国人的头脑,以致使多少中国男人女人从精神到肉体发生了萎缩,几乎丧失了做人的活气。

中国古之儒者不作兴谈女人,更不作兴谈性,似乎女人与性都是肮脏的、猥亵的东西。男女间的性接触,只是为了“上以事宗庙,下以继后世”。倘若把文人与女人与性扯在一起,简直就是对文人的亵渎了,尤其是像郭沫若这样中外驰名的文人学者,



写他的业绩,更应该回避他和女人及性爱的事。

然而,男女相悦,人性之大本,种族之繁衍由是,人性之进化由是。文人也是人,也有七情六欲,他们同样需要情侣,需要同普通人一样的正常的性生活。儒教的遏抑与防范,只能使人(尤其是敏感的文人)的性格扭曲,个个成为性变态者。

郭沫若早在1921年就说道:“我国素以礼教自豪,而于男女间之防范尤严,视性欲若洪水猛兽,视青年男女若罪囚,于性的感觉尚未十分发达以前即严加分别以催促其早熟。……然而年龄愈进,防范愈严,于是性的焦点遂移转其位置而呈变态。数千年来以礼教自豪的堂堂中华,实不过是变态性欲者一个庞大的病院!”(《西厢记 艺术上的批判与其作者的性格》)

我很欣赏郭沫若对封建礼教从性学角度进行揭露的勇气及其超凡脱俗的见解。这个“变态性欲者”的“大病院”,到底容纳了多少中国男人与女人,恐怕很难得出精确的数据。在这个羞于谈性的国度里,即使是专门从事社会学、性学研究的学者也是无法调查清楚的,但可以肯定是一个不小的数字。

关于中国人的性压抑、性变态问题,同本书内容有关联的是以下三点:

一、儒教的遏抑、防范愈严,就愈加引发少年男女对异性的神秘感与好奇心,催促其性的觉醒与早熟。我相信,从身心发育情况来看,中国城市多数男少女是性早熟者,并非如有人说的是性迟钝者、性愚蒙者。特别是自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西风东渐,更是如此。只是多半羞于承认罢了,或认识上还较朦胧罢了。

二、儒教残酷的遏抑与防范,使许多中国女子在性生活上成了性冷者。“三从四德”、“妇者服也”等古训,是套在女性颈项上的一根锁链,迫使她们在家庭生活及两性关系中始终处于屈

辱的、服从的、驯顺的地位。男人可以一夫多妻,她们却必须“从一而终”。她们把房事看成是男人单方面的享受,是自己对丈夫应尽的义务,以及为夫家履行传宗接代的使命,女人成了泄欲的工具和生育的机器。

其实,夫妻房事,为妻的理应也共同享受性的愉悦。须知在性交时女性性欲高潮是灵长目动物中独一无二的现象。西方女子在性交时倘若没有快感与高潮,就会去找妇科医生或心理医生诊治。中国女子却把它看得很平淡,不少女子对自己从未有过性快感这一事实处之泰然,不以为憾。

辜鸿铭先生在《中国人的精神》(又名《春秋大义》)一书中说:

“在中国,理想女性并不要求一个男人终其一生去拥抱她和崇拜她,而恰恰是她自己要纯粹地、无私地为丈夫活着。……事实上,在中国正是妻子的那种无我,她的那种责任感,那种自我牺牲的精神,允许男人们可以有侍女或纳妾。”

辜先生传承了儒教之衣钵,把中国女子被迫承担的“无私”、“无我”称作是“忠诚教”、“美德”。这显然是几千年来男性中心社会不断重复的历史话语。

至于中国男子,在儒教的遏抑与防范下,多数成了性无能者或性能不足者。究其原因,主要是受封建礼教与传统习俗的束缚,精神负担过于沉重的缘故。所谓“男女之大防”、“戒之在色”、“养其发肤”、“存浩然之气”、“万恶淫为首”、“存天理,灭人欲”等教训,像一根根无形的绳索、鞭子,捆住他们的手脚,鞭挞他们的灵魂。男的生怕沉迷女色而伤元气(即伤“浩然之



气”) ;女的一则担心丈夫伤元气而感到负疚 ,一则视性交为污秽而不悦。这就导致了多数男性阳痿、多数女性性冷的不正常现象 ;夫妻双方都存在着性功能障碍——阉割情结 ,是被“ 阉割 ”了的一对伴侣。

三、在儒家文化的熏染与道德统制下 ,中国自古以来的夫妻关系 ,说不上是以情爱为连结点 ,多数是没有爱情因素的“ 捆绑夫妻 ”。听从“ 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 ”结成的夫妻 ,从情感到性交都不具有爱的文化内涵。真正达到两性心灵沟通以至于性事达到和谐融合的完美境界 ,被捆绑着的男女只有在婚外恋中才可能实现 ,才可能体验到“ 异性相吸 ”的种种审美愉悦。

一位从事社会学、性学研究的学者指出 :“ 近十几年来 ,虽然随着国门的打开 ,社会风气比过去开放了许多 ,但对于过去几千年儒教文化和几十年革命意识形态所造成的禁欲氛围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①如果我们认同这一观点 ,承认这一事实 ,那么 ,中国男人女人(尤其是偏远地区乡村的男人女人)要想冲破禁欲氛围 ,实现性文化观念的转变 ,就非一蹴而就的事 ,恐怕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

正因为如此 ,郭沫若在他的自传和部分书信、散文、小说中 ,敢于谈女人 ,谈性 ,谈他自己的情感世界与肉身欲望 ,应该说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后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受西方近代社会思潮影响的积极表现 ,是对既成道德规范的挑战 ,对中国封建礼教习俗的蔑视 ,也是对人的主体意识与生命价值的肯定 ,迄今仍具有相当前卫的文化观念意义。郭沫若曾经热情称颂《西厢记》是“ 有生命的人性战胜无生命的礼教的凯旋歌 ,纪念碑 ” ;我们何尝不可以拿来套用于郭沫若的这些著作呢 !

^① 李银河《中国女性的感情和性》,今日中国出版社 1998 年版 ,第 24 页。

我在初版本“跋”中说过,郭沫若把自己的人格、灵魂及其对女性的爱慕向读者公开,是不计功利得失的。在他已是享誉海内外文坛、学界的巨擘,却仍然如此勇敢、坦诚地写出自己的爱,更令读者敬佩不已。几部自传不仅没有损害郭沫若的形象与声誉,相反地加重加厚了当代青年对他尊敬的分量。

在跨进 21 世纪之际,我想我们这些受过儒家文化束缚和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一度出现的极左思想的熏陶而今已是知天命或古稀之人,同当代青年的主要差距、差别在哪里呢?

差距、差别在于悟性。

当今顿悟了的青年男女,不愿意仰视那些历史的或现实的伟人、名人。“万岁!万万岁”一类的口号,在他们听来感到很刺耳。他们在保持自我人格的独立与尊严以及务实的心态时,要求与伟人、名人平等对待,起码不是君臣父子的关系,他们敢于对伟人、名人进行全方位的审视,在承认他们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创造的某些业绩的同时,也敢于对他们的人生坐标和“豪言壮语”提出质疑。然而我们这些上了年纪的人却驱赶不走伟人、名人在自己心中的偶像地位,习惯地给他们头上罩上一个灵光圈。

我们这些在旧轨道上走惯了的人,总是因袭古来史家治史立传的方法,重歌功颂德,隐去他们的局限与过失,回避他们的私生活。“为贤者讳”成为我们这一代人著述必须遵循的戒律,也是我们必须磨练的治史精神。

我之所以努力地要从传统模式中跳出来,是在读了几本外国人撰写的外国名人传记作品(如《雨果传》、《巴尔扎克传》、《歌德传》、《凡高传》等)受到启迪以后,才决定要来尝试着写郭沫若的女性世界。

这几部传记作品都有中译本,读者不妨找来一读。我的感



想,第一是亲切感。立传的对象虽然都是世界名人,作者却没有把他们装扮成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既写他们不朽的功业,也写他们人格的种种劣迹。如写巴尔扎克,在肯定他的皇皇巨著的同时,也揭发了这位曾创作《人间喜剧》的传主自身自私、贪婪、迷信、向上爬等劣根性。因此虽是一代风流,却让我们觉得巴尔扎克也是现实生活中一个普通的人,和我们没有两样,只不过比我们敏感些,又略有文学天才而已。

读我们现代国人的传记作品,只觉得作者用一大套理论原则把传主层层“包装”起来,用彩笔重重地加以美化。作者决不去触及传主的人性复杂的一面,也不敢让读者去窥视传主的另一个生活角落。读这类传记作品,总有一种受骗的感觉。

其次是轻松感。外国人写的传记作品,富有人情味与哲学意蕴,读来饶有兴味。作者仿佛是与亲朋谈心、叙家常,温情脉脉,意趣融融。情感的宣泄,思绪的奔突,或喜或悲,或乐或愁,融在了一个充溢着生命活力的大千宇宙中。它像是山涧涓涓的清泉,在读者心田里缓缓地流淌,给读者以多重的精神享受。中国当代出版的传记作品(如《鲁迅传》、《郭沫若传》、《茅盾传》、《曹禺传》等)则不然,作者写得吃力,读者也读得吃力,只觉得苦涩而无甘味可言。

正是这些说不上是感悟的粗浅体会,促使我要来展示郭沫若的女性世界——在他心中久久燃烧着的对于女性的热情,对于女性的崇拜与痴情,以及他给他的恋人献出的爱。

我发现,郭沫若的文学创作,于1949年以前,不全是图解政治的。不可否认,在甘愿做“留声机器”、做“党喇叭”意识支配下,他写了许多配合社会政治需要的标语口号的作品。但是,女性的魅力也激发了他的不能自己的创作冲动,给他带来了新鲜的创作灵感。这在他的写给安娜的情诗和爱情组诗《瓶》,小

说《残春》、《落叶》、《叶罗提之墓》等《三叶集》里的书信,屡屡可见。

郭沫若既是一位社会活动家,也是一位浪漫多情的才子。北伐途中,他冒着枪林弹雨在前线挺进,又在草垛里偷闲与安琳卿卿我我。只看郭沫若的哪一面都将是片面的。因此我在这本书内,自信没有亵渎郭沫若,而是丰富了郭沫若。

奥地利作家斯蒂芬·茨威格(Stefan Zweig)在《巴尔扎克传》一书中描写了23岁的巴尔扎克爱上了有九个孩子的45岁的罗尔·德·柏尔尼夫人。这该是何等尴尬呀!但是巴尔扎克承认:“她使我成为作家,她给予我年轻时所至为需要的同情,她指导我的情趣,她像姐妹般哄我啼笑,她每天来到我身边就像一场能减轻人痛苦的安睡”。从1822年到1833年的十一年间,巴尔扎克对这位贵族夫人的爱与忠诚不断地升华。“巴尔扎克在罗尔·德·柏尔尼夫人生前死后所写的关于她的一切,构成了对这位‘伟大、崇高的女性、友爱的天使’的一组感恩戴德的、欣喜若狂的赞美诗。这个女人从她身体内部把一个男人、艺术家和创造者给唤醒了。”

多么伟大的唤醒者呀!可以毫不夸大地说,没有这位贵族夫人的关爱、呵护,就没有巴尔扎克卓绝的艺术创造。她“解放了尚未发现其真正自我的男人,使几乎绝望了的艺术家获得自由”。

同样,把郭沫若从深陷旧式婚姻痛苦的泥潭中解救出来,使他懂得生命的价值、重新找回自我以及由此迸发出诗的创作灵感,写出《凤凰涅槃》等著名诗篇的,是他的第一个恋人、日本姑娘佐藤富子(郭安娜),所以也可以这么说,没有郭安娜给予的东方少女的温馨与关爱,就没有郭沫若诗的创作。这就是女性的魅力,女性潜在的伟大的创造。



再说一遍 ,在这本书里 ,我是亵渎了郭沫若 ,还是丰富了郭沫若 ,无须我饶舌 ,聪慧的读者是自会评断的。

2001 年 3 月于北京官园寓内



一 抚摸堂嫂的手

郭开贞(郭沫若的本名)是四川省乐山县观峨乡沙湾镇人。幼时资质聪明,母亲教他背诵了许多唐诗。大约四岁的光景,就能够听懂讲“圣喻”的先生说的“善书”。比他大五岁的五哥,在家塾里学习的《易经》、《书经》,回到家里不停地背诵。但是这些符咒一般的莫名其妙的文句,五哥背来背去怎么也背不熟。开贞睡在床上,或在灯下游戏,看着五哥那一脸愁容,听着他像蚊子一样“嗡嗡”的声音,觉得又可怜又可笑;听着五哥翻来覆去地背诵,无意之中他倒成诵了。

因此,四岁半的时候,开贞便要求读书,父母亲看他聪明好学,也就答应了。

1897年的春天,不满五周岁的郭开贞,在他父亲郭朝沛带领下,来到了自家的“绥山山馆”接受私塾教育。开贞向塾师沈焕章先生拜师,用了一对蜡、三炷香,在“大成至圣先师孔子”神位前磕了几个响头。完成这个程序,这在当时乡下人就叫做“穿了牛鼻子”了。

沈焕章先生是一位廪生,学识渊博,忠于职守,教刑严,体罚重。乡里人都很尊敬他。启蒙读本是《三字经》;“人之初,性本



善 ,性相近 ,习相远…… ”沈先生闭目 ,摇头晃脑吟诵 ,手里的戒尺一挥 ,学童们便“ 咿咿呀呀 ”跟着背诵。

郭开贞对“ 人之初 ,性本善 ”这一类古训完全不懂 ,也毫无兴趣 ,才上三天便逃学了。不过既然已经“ 穿牛鼻子 ”了 ,反抗是无用的。父亲用强制手段 ,硬是把他抱回到学堂去。学童们取笑他 :“ 逃学狗 ,逃学狗 !”等父亲离开塾门 ,沈先生便拿起了桌上的教鞭——一根三尺来长的竹片 ,叫开贞把板凳抬到“ 大成至圣先师孔子 ”的神位前 ,然后令他挽起衣裳 ,脱下裤裆 ,撅起身子 ,露出两片屁股腩 ,接着便是“ 啪 !啪 !啪 ”地乱打 ,不知打了多少下。沈先生边打边喊 :“ 不打不成人 ,打到做官人 !”开贞毫无反抗的能力 ,哭着大叫 :“ 不敢了 !不敢了 !”全身的皮肉在酷刑下战栗。小小的开贞 ,感受到了廉耻心、自尊心所遭到的野蛮的蹂躏 ,他不知道以后还要遭受多少这样的蹂躏。

过了两三年 ,郭开贞八岁的光景。沈先生白天教学童读书 ,晚间读诗。课本是《易经》、《书经》、《周礼》、《仪礼》这类佶屈聱牙、古奥难懂的经书 ,开贞毫无兴趣 ,而唐宋诗词倒能引发他的兴味。古典诗歌的熏陶 ,不仅培养了郭开贞对文学的爱好 ,而且在似懂非懂的文学鉴赏中 ,一些情诗也使他生理心理逐渐产生奇异的变化。

少年郭开贞便呈现出性早熟的状态。大约这时候就感觉着身体内部起了激烈的变化 ,这是他萌发的早期的性觉醒。

那时“ 绥山山馆 ”改设在郭开贞三伯父家的屋后。后院是一座花园 ,四周长满了青竹 ,峨眉山的山脉横亘在墙外。

有一天上午 ,开贞读经书读得厌倦了 ,便向沈先生告假出去“ 小便 ”。沈先生嘟囔着 :“ 懒牛懒马屎尿多。”不过也允许学童出去小解。但是开贞没有上厕所 ,而是到花园里嬉耍去了。

沐浴着暮春的阳光 ,开贞感到了“ 解放 ”一般的轻松。他尽

情地呼吸大自然施舍的新鲜的空气，心扉是敞开着的，周围的迎春花在向他微笑。

蓦然间，开贞看见他的一位堂嫂（三嫂）背着手站在一笼竹林下面。堂嫂身穿一件洗白了的葱白竹布衫。在那显现乳糜色的晴朗的空中，轻松的竹尾不停地摇曳。堂嫂的身影在竹丛中时隐时现，但那一双手却一直清晰可见。堂嫂向学堂的方向瞭望，大概在盼望着谁的到来罢。哦！堂嫂正感受着春闺的寂寞。那时候，开贞可能还不懂得“少女怀春”是什么意思，只是朦胧地觉得：“不错！她在等待着堂兄的出现”。可憾的是，堂兄此时还被囚禁在塾馆里，“咿咿呀呀”地背诵那些枯燥无味的经书呢！这位堂兄为什么不会请假出来“小解”呢？真是一只呆鸟呀！

堂嫂背着的两只手掌，在暮春的竹丛中，在温煦的阳光下，呈粉棠花的颜色，更加显得清秀、和谐、雅致。开贞觉得那一双手散发出一种沁人心脾的芬芳，一种在花园里荡漾着的清香。开贞看得发愣了。他突然萌生了一个美的念头，想大胆地去触摸堂嫂那粉红的、柔嫩的手。那颗激烈跳动的心，使他喘不过气来。但是他没有勇气向前走去，没敢去惊扰这位矜持的堂嫂，已经跨出去的那一只脚，又怯懦地缩了回来。

开贞继续站在那里欣赏那双纤巧的、诱人的手。“多么可怜呀！三嫂在忍受着春闺的寂寞，堂兄为什么还不溜出来呢？”开贞默默地遐想，企盼着奇迹出现，但一直等不来。他在花园门口踌躇了一会儿，没敢去惊动堂嫂，悄悄地转身回塾馆，继续“咿咿呀呀”苦读去了。

郭开贞后来自己也觉得诧异，一个才八岁的男孩子，怎么会对自己的堂嫂起了这样一个怪异的念头。

其实，这又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呢？



大凡聪明伶俐的孩子,在性的意念和行为上都多少表现出早熟的状态。如郭开贞四岁时,秋天,母亲带他到嘉定城去,住在二姨娘家。一个叫“张狗儿”的背着开贞到草堂寺去看戏。开场前,戏台右边的台口上,坐着一位戴野鸡翎子的女人,正在临镜梳妆。四岁的开贞竟注意到了一位年轻公子正在偷看那位女戏子。当那女戏子从镜子里发现公子的影子时,一掉头,那公子便急忙躲藏起来,如此一隐一显反复了好几次。这一切都在四岁开贞的视线内。

台上演的是川戏《游金河》,戏的故事情节大致是说一位贵家的公子在金河划舟,舟覆落水,后被神人引进龙宫,未了与龙王公主配合成亲。开贞那时还看不懂,不过贵家公子与龙王公主初次见面的场景,却给他留下很深的印象。郭沫若后来说,“奇妙的是这场光景在幼儿的脑中留下了一个深刻的记忆”。这不也是性早熟的表现吗?

在封建礼教统制甚严的古老中国,许多古训,像“男女不杂坐,不同檐枷,不同巾栉,不亲授,嫂叔不通问。……姑姊妹女子已嫁而反,兄弟弗与同席而坐,弗与同器而食”等,似乎要教育儿童少年懂得区分男与女之间的界限,并严格地去遵守这些教规。然而这些圣经贤传,对于年幼而好思索的郭开贞来说,反而发生了负面的影响,使他心里产生许多疑团:为什么男女之间要防范得这样严呢?女人和男人有什么不同吗?女人身上隐藏着什么秘密吗?

在家塾里几乎天天要读《诗经》,在《关雎》篇里,有“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诗句,也使郭开贞感到好奇:为什么男子非要去追求美丽的女子不可呢?联想到嘉定城看戏,那个公子为什么要紧盯着那个女戏子?落水公子为什么要和那个龙王公主成亲呢?

至于《礼记》上说的“男女有别”；“男先于女，刚柔之义”，“男帅女，女从男，夫妇之义”；“妇人从人者也，幼从父兄，嫁从夫，夫死从子”，女子完全从属于男子。然而幼小的开贞却因此感到奇怪，既然如此，为什么男子却要苦苦地去追求女子，而女子又显得那般神圣、高贵呢？

还有启蒙读物《三字经》里的“蔡文姬，能辨琴。谢道韞，能咏吟。彼女子，且聪敏。尔男子，当自儆”。这原本是勉励男童上进的教训，却在无意中提醒郭开贞早早地意识到性的差别，催促着这些聪明的孩子性早熟和性觉醒。

这有什么法子呢！

几千年来儒家文化提倡的以禁欲主义为宗旨的旧道德、旧礼教，无法钳制住那些善于思考的儿童少年在生理上、心理上激发的变化，相反，禁锢愈烈，反抗愈强，性觉醒也愈早。

在塾馆花园里这惊心动魄的“恋嫂情结”的一幕，一直美好地保存在郭开贞的思想资料库里。他觉得这是他的“性觉醒的最初的征兆”。

20年代中期，以郭沫若的笔名，他写自传体小说的时候，堂嫂的影像，那种想触摸纤细的、诱人的手的情欲冲动，仍然像一块磁石，在他身上发生了强烈的磁力感应。情欲冲动引发了他的创作灵感。

写于1924年10月16日的短篇小说《叶罗提之墓》，便是根据花园遇嫂那动人的一幕演化成篇的。

小说主人公叶罗提，七岁的时候，在家塾里读书。暮春的一天上午，叶罗提来到后花园里，遇见他的新婚的堂嫂，正背着手倚在竹林下。他观赏着堂嫂那双手，很像是象牙的雕刻，白里透红，手掌就像是一朵粉红色的玫瑰，无名指上还戴着一个金色的顶针，显得那样雍容华贵。



竹笋已经伸高了,箨叶落在地上,被轻暖的春风吹弄作响。

嫂嫂有几分慵倦的样子——她,到底在想什么呢?

叶罗提突然萌生了一个奇怪的欲望,很想去触摸嫂嫂的手——那朵散发着芳香的红玫瑰,那朵在蓝天中游动的白云,却没有足够的勇气。他的心就像是被春风吹拂着的竹尾一样,在乳色的空中摇荡……

触摸的机会终于等来了。这年秋天,全家上山扫墓,在爬山坡时,叶罗提特意牵引嫂嫂,紧紧握住嫂嫂的手,小拇指埋在她右手柔软的掌中。

“嫂嫂,你当心些呀!”

“多谢你呀,弟弟!”

叶罗提十三岁,进省城的中学读书,再也没有机会牵引嫂嫂的手了。有一年暑假回家,嫂嫂抱着刚满周岁的婴儿,叶罗提从嫂嫂手中接抱孩子,手背故意擦着嫂嫂的手心。啊!那一瞬间,叶罗提觉得像电流一般的麻酥酥的感触。

“嫂嫂,孩子又撒尿了。”

“哦呀,又打湿了叔叔的衣裳。”

嫂嫂用手巾替他揩拭,他故意和嫂嫂争拭,又紧紧地握着嫂嫂的手。

堂兄不在家,叶罗提常常去堂嫂房里谈闲天。他给嫂嫂说书,讲故事。他先是讲《伊索寓言》、《天方夜谭》,渐渐地讲到《迦茵小传》、《茶花女遗事》……说到爱情浓密、热烈的地方,嫂嫂也没有嗔怪他。

有一回,嫂嫂在房里做针线活,叶罗提又看见右手发亮的顶针。他纠缠着要嫂嫂把顶针送给他。嫂嫂低下了头,难为情地摘下顶针给他,轻轻地说:“你要还我一个新的。”

堂嫂已经被爱情的火焰点燃了,不曾意识到的情欲被唤醒

了,炽热的心扉向叶罗提敞开着。她悄悄地对叶罗提说:

“我远远地听着你的脚步声便晓得你来了,我的心便要跳跃得不能忍耐。”

“你的声音怎那么中听呢?我再也形容不出呀!甜得就和甘蔗一样的。”

“从前我在人面前嘴是很硬的,现在渐渐软起来了,我听见人家在说不贞的女子的话,我的耳朵便要发烧了。”

“我怕睡了说梦话唤出了你的名字来。”

“我恨比你多活了十几年呀!”

“我不知道怎样,总想喊你的名字呀。”

嫂嫂坠入情网了。

十年过去了。

叶罗提十七岁那年,中学毕业回家。

一轮圆月高悬。在后园的竹林里。叶罗提与嫂嫂幽会。

嫂嫂这时正怀着第三个孩子。她指了指孕身说:

“我希望这回的小孩子能够像你呢。”

“怎么会像得起来呢?”

“古人说:心里想着什么,生的孩子便要像什么的。”

“真个像了,你倒要遭不白之冤呢。”

“唉,人的心总爱猜疑到那些上去。……你今晚上怎么总不爱说话呢?你要走了,你还有什么对我说吗?”

嫂嫂的情欲越煽越旺,似乎没有任何挂碍了。

嫂嫂在等候着叶罗提对她说出一个“爱”字。

叶罗提在爱河里也越游越远了。他明天就要赴省城参加大学考试。在葱翠的竹林里,他求嫂嫂答应亲吻她的手。

嫂嫂先是本能地拒绝:

“啊,那是使不得的!使不得的!”



但是嫂嫂终于答应了,坚固的堤坝被决开了。她的脸色在月光下晕红起来,红到了耳畔,呼吸也紧促了,浑身在颤抖着,徐徐地伸出了柔嫩的右手。

叶罗提跪在地上,捧着嫂嫂的右手,深深地、发狂地吻……

嫂嫂弯着腰,左手紧捏着他的右肩,头依在他的肩上。

此时,他们都紧闭双眼,全身战栗,似乎在感受着情的交流,灵的撞击,在喘气中获得快感。

嫂嫂把叶罗提扶起来,紧搂住他的脖子,颤声地说:“我比以前更爱你了!”

小说的结局,一天晚上,叶罗提收到堂兄从家乡寄来的信,说他的嫂嫂那年夏天因产褥热死了,临死前的谰语,竟叫起他的名字,说他回到家里了。叶罗提看完信,一边喝白兰地酒,一边泪涔涔地在灯下摆弄着顶针。一瓶酒快喝完的时候,他把顶针吞进肚里了。在医院里,叶罗提在昏迷中呼喊道:“啊,多谢你呀,嫂嫂。”最后,他被嫂嫂的手牵引走了,他殉嫂嫂去了。医生在叶罗提的死亡证上写的是:“急性肺炎。”

……

倘若郭沫若不曾有过爱恋他的堂嫂的新鲜事,他是不可能写出这篇心理描写如此细腻而缠绵的小说来的。应该说,爱情给创作带来了激情,创作又使这种“恋嫂情结”得到了升华。堂嫂的手,是郭沫若幼年性觉醒的象征,堂嫂的手被圣化了。

英国学者霭里士在《性心理学》一书中曾经说过:“一个在恋爱状态中的人,对爱人身上或身外的事物,例如爱人的手、头发或鞋子之类,往往特别用心,当其用心的时候,他并不想制胜什么心理上的抑制,而是想把爱人的全部人格在他身上所唤起的情绪,由散漫而归于凝聚,由抽象而化为具体,凝聚必有着落,具体必为事物,而接受这着落的事物,便是一个象征了。”

看来,郭沫若写堂嫂的手,虽然小说所描写的叶罗提的经历,并不是郭沫若自身的生活写照,但它确实蕴含着作者对自己幼年性觉醒的回忆。作者不是在胡乱编造爱情故事,而是有它的性科学的根据的。

读者诸君:你们听说过关于法国思想家、哲学家让·保尔——萨特的童年的故事吗?据说萨特喜欢女孩子,是从他读的书中得到诱发的。

萨特5岁时,全家去瑞士海滨度假。有一天,外祖父、外祖母和母亲都出去了,留下他和一个小姑娘。他俩在卧室内玩着“医生看病”的游戏。萨特扮演医生,那小姑娘装成病人。医生要给病人灌肠。那小姑娘脱掉了自己的裤子。萨特有一个灌肠器,于是给小姑娘灌肠。小姑娘不但没有拒绝,还感到很愉快。这可以说是萨特第一次同一个小姑娘的性接触,虽然这是不自觉的,是游戏似的,但给萨特留下很深的印象,直至晚年还留下美好的回忆。如果说这是萨特的性觉醒的征兆,他比郭开贞要早三年哩。

萨特6岁的时候,曾经喜欢一个患结核病的小姑娘。萨特拿着自己的相片让这位姑娘欣赏。他常常挨着她的轮椅坐着;而她整天躺着的时候,萨特仍然陪伴着她。不久她死了。小姑娘的死使他很伤心,他为小姑娘写了一些诗,并寄给外祖父看。有人说这是萨特的第一次“恋爱”。后来,萨特18岁时,发表的第一篇小说《病态天使》,写一个年轻教师跟一个患结核病女孩恋爱的故事,读者从中可以看出他童年的这段经历仍然对他有着难以磨灭的影响。这同郭开贞因花园巧遇而在20年后写出《叶罗提之墓》,不是如出一辙吗?

到了8岁的光景,萨特在巴黎卢森堡公园,常常蹲在一张椅子后面玩弄木偶戏,努力做出人物的各种姿态,吸引到公园来玩



耍的小姑娘们。10岁的时候,萨特开始接触一些常来他家的年轻姑娘。这些姑娘多是他外祖父的学生和朋友。这些姑娘把他当成小弟弟,常常抚摸他,使他产生了一种肉体感受。他甚至被一位体态优美的18岁大姑娘弄得神魂颠倒;虽然那姑娘比他大10岁,却仍然以女性特有的魅力激发了他的性冲动。看来,郭沫若和萨特一样,都属于资质聪颖的性早熟者。

这里再顺便给读者叙说一些关于法国思想家卢梭的故事,也许有助于读者理解“恋嫂情结”。

卢梭11岁时,常到伏沃州的尼翁镇去看望父亲。住在该镇的菲尔松太太很疼爱卢梭,菲尔松太太的女儿——22岁的戈登小姐,还把11岁的卢梭当做自己的情人。多么风流的韵事啊!然而戈登小姐这样做,是有意把小洋娃娃摆在前面,而把大洋娃娃掩蔽起来。她制造这种假象的目的,是为了诱惑那些大洋娃娃们更起劲、更疯狂地来参与争夺。少年卢梭却看不出自己和那位年龄比他大一倍的小姐,有什么不相称的地方。他很认真,很钟情,几乎把全部身心都用在这初恋上面,爱戈登小姐已经到了发狂的程度。他们幽会,出入交际场;为了排遣离愁别恨,两人还写了一阵子情书。直到戈登小姐出嫁,卢梭才发誓“永远不再见这个负心的女子”。

如果说,郭开贞是“恋嫂”,这位卢梭,该是“恋姐”罢。

几千年古老的封建中国,女子和儿童是被压在社会的最底层。男子无论被压在最低的哪一个等级,总还有比他更卑的妻,更弱的子。女人一辈子从属于男人,所谓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一辈子注定了“从”的身份。出嫁了的女子只是她丈夫的奴隶和泄欲的器具。丈夫活着的时候,她必须是一个“节妇”,假如她要去爱一个她所爱的男人,就会被斥责为“淫妇”、“荡妇”;丈夫死了,她还须扮演一个“烈女”的角色,假如她

改嫁 ,就会遭到像祥林嫂那样的厄运 ,将来到阴间要被两个死鬼“分尸”。

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 ,先驱者们提出了“人的发现” ,在中国才有了“女性的发现” ;在宣传“女权主义”、“妇女解放”的同时 ,性道德的解放便成为妇女争取人格独立、人权平等的重要内容。周作人在《论做鸡蛋糕》(1926年)一文中对性道德解放的重要性曾有过这样的论述 :

“一民族的文明程度之高下 ,即可以道德律的宽严简繁测定之 ,而性道德之解放与否尤为标准 ,至于其根本原因则仍在于常识的完备 ,趣味的高尚 ,因而是理智与感情均进于清明纯洁之域。”

中国封建宗法社会的纲常伦理 ,两性关系纯然以男性为中心 ,许多女子 ,屈服于男性的自私的要求 ,被迫禁欲 ,许多做妻子的 ,对丈夫经常要承担非自愿的性对象的义务 ,更有许多女子的性行为受到无理的钳制和束缚而只能忍受着压抑的痛苦。这些女子在性生活上所受的损害是深重的。

郭沫若笔下的堂嫂 ,就是一个被禁锢在封建牢笼里的良家女子的性觉醒者。当这位堂嫂说“我听见人家在说不贞的女子的话 ,我的耳朵便要发烧了”的时候 ,在她心中点燃的爱情的火焰实际上基本征服了她长期恪守的贞操观。而当这位堂嫂拥抱叶罗提 ,说“我比以前更爱你了”的时候 ,她才真正懂得作为人(女人)生存的价值 ,才热情地去享受女性自身应有的健全的性生活的权利。这也是《叶罗提之墓》这篇小说引起读者注意的另一原因所在。



二 竹竿和枇杷树

有了在花园里偷恋堂嫂(堂嫂的手)那个表现“性觉醒的最初的征兆”,郭开贞到11岁的时候,用他自己的话说,性的意念,性的冲动,“实际泛滥到几乎不可收拾”的地步了。

那时家塾已经迁徙,家塾与峨眉山相对,仅隔着一道篱栅。篱栅的左侧有一道石门,石门外边便是一片农田了。

石门附近的塾园内有一棵大桑树,在石门和桑树之间横放着一根竹竿。竹竿成了学童们玩的单杠。靠着桑树,还竖立了一根竹竿,供学童们爬竿耍玩的。这根竖立的竹竿子“坏了事”。

爬竿,是男孩子们最喜欢的游戏了,两脚夹住竹竿,两手用力向上攀援。竹竿过粗,往上爬的时候很费力,爬到顶端了,就用腿脚夹住竹竿,在上面休息片刻。

有一回,郭开贞在竹竿上休息得过久,大概是两只腿脚夹得太紧的缘故罢,竟很怪异地感觉着一种不可言喻的快感——遗精。快感过后,感到一种不曾有过的舒适、倦怠,整个身子就像熟透了的苹果一样滑落下来。

郭开贞尝到了这种“怪味”以后,便常常来光顾这根竹竿

子,贪享这种快乐,把竹竿当成自己的爱人了。

不过,竹竿过粗过高,爬起来不免很吃力。后来在三伯父家的后园里,郭开贞发现了一棵尚未十分长成的枇杷树,在一人高的地方,有两根对称的横枝,刚好可以托手。郭开贞试着用两只腿脚紧夹住树干,把整个身子压在树上。那棵枇杷树虽然还稚嫩,但木质坚硬,足以承受他一身的重量。于是乎这棵枇杷树又成了郭开贞的恋物,成为他手淫的工具,给以他快感的满足。枇杷树取代了竹竿,竹竿就不再受宠了。

竹竿、枇杷树之所以成为一个性觉醒较早的少年的恋物,这是同花园这个具体的环境,以及同在花园的竹林下曾经迷恋堂嫂的柔嫩的手这个重要的情结,有着密切的、内在的联系。

竹竿、枇杷树等对象,可以被视为堂嫂的化身。少年人对堂嫂的朦胧的爱恋,具有单恋的特点,它因道德、伦理关系的种种障碍,只能停留在对手的观赏——保持距离的、偷偷的观赏;现在这位少年把性的意念、性的冲动转向竹竿、枇杷树,就不再保持距离,而是全身心的拥抱和投入,从竹竿、枇杷树那里得以补偿,即获得快感的满足。

物恋的范围是十分宽泛的。例如一个男子从一个他所钟情的却不相识的少女那里偷来一条手帕,这手帕就成了他的恋物,成了满足他的性欲的对象了。许多动物、植物、日常生活用品等,都可以成为物恋的对象。

霍里士在《性心理学》一书中谈到“物恋”时说过:

一个象征成为一个性欲的对象,即成为一个恋物,那必须有先天的特殊倾向做条件,这特殊倾向虽无疑的大都属于精神病态的性质,却不一定都很明显的看得出来;一个在青春期萌芽前后的青年,在一度强烈的性兴奋之际,对身外的某一件事物有时候会突然感到极深刻的印象,而成为欲念的对象。



物恋的发生 ,固然同少年发育过早有着直接的关系 ,但是霭里士强调 ,它要有一个“ 在早年生活中可以引起强烈的性情绪的事件 ”作为“ 起点 ”。对于郭开贞来说 ,这时“ 欲念的对象 ” ,已经从堂嫂的手转化为竹竿、枇杷树 ,或者说 ,竹竿、枇杷树已经成为一个象征物 ,已经具有手的象征意义而调动他的“ 强烈的性情绪 ”了。

正因为如此 ,大约在两年以后 ,即 1906 年春 ,郭开贞到城里的乐山县高等小学读书 ,离开了塾馆花园这一特定的环境 ,才彻底摆脱了对竹竿、枇杷树的迷恋。



三 喜读奇书《西厢记》

元代著名剧作家王实甫的杂剧《西厢记》,是一部优秀的现实主义的古典文学作品。历经七百余年,它迄今仍显示出强大的艺术生命力。

王实甫以过人的天才,以长于描写人物性格和心理的艺术技巧,清丽而深刻的笔调,把那时被困在封建家庭环境中渴求爱情自由的青年男女的悲欢离合的恋爱故事,写得缠绵悱恻而哀婉动人。

这部元代杂剧的社会价值在于,它歌颂了青年男女争取婚姻自由、追求幸福的爱情生活、反封建礼教、反虚伪的禁欲主义的叛逆精神。它对于那些受到封建礼教压迫、渴望婚姻自由的历代青年男女,起到了很大的精神影响和教育作用。正因为如此,历代封建统治者和伪道学家们,都把《西厢记》看成是一部“淫书”,进行诽谤和禁止,有人因此攻击王实甫作《西厢》,口孽深重,罪干阴谴。“昔人有游冥府,见阿鼻狱中拘系二人甚苦楚。问是谁?鬼卒曰:此即阳世所作《还魂记》、《西厢记》者,永不超生也,宜哉!”(《消夏闲录》)对王实甫的这番诅咒,恰恰说明权势者们对这部杂剧在青年中的广泛影响存在着严重的恐惧



心理,他们简直把《西厢记》视为“洪水猛兽”了。

统治者越是禁锢,越是引起青少年的好奇,就越是想方设法要去读这类“禁书”、“奇书”。这是年轻人常有的逆反心理。

在郭开贞 13 岁(1905 年)的时候,他大哥郭橙坞赴日本留学。暑天,郭开贞偶尔走进大哥的房间,发现书橱里藏有一部《西厢记》,一部清代“古吴墨浪子”编辑的短篇小说集《西湖佳话》,还有一部清代魏秀仁写的长篇小说《花月痕》。

关于《西厢记》描写崔莺莺与张生的爱情故事,郭开贞过去看过旧戏,也大略知道一些,但和真正的原书接触,这还是第一回,心里有说不出的激动。

文字描述似乎更富有挑逗性,字里行间,隐藏着男女之间更多的秘密。郭开贞知道,这是一本绝对不许孩子看的“禁书”,但是,他也知道,这是一本“奇书”,为好奇心和神秘感所驱使,越禁越想看。何况郭开贞此时已经有了从竹竿和枇杷树取得快感的性觉醒呢,所以他大概想从这本“禁书”里得到什么暗示或启迪罢。

暑天,塾师沈焕章先生回自己家乡去了,于是郭开贞瞒过母亲,白天佯装头痛躲进蚊帐里偷看《西厢记》,也顾不上酷暑闷热的天气了。

《西厢记》描写的故事情节,郭开贞那时大致能看懂;虽然他还没有男女爱情生活的实际体验,但性意识已经朦胧地觉醒了,他对于剧本里两性关系的描写,有着浓厚的兴趣。例如“长亭送别”的一段曲辞:

“叨叨令” 见安排着车儿马儿,不由人熬熬煎煎的气。有什么心情将花儿靛儿,打扮的娇娇滴滴的媚。准备着被儿枕儿,则索昏昏沉沉的睡。从今后衬儿袖儿,都揼湿



做重重叠叠的泪。兀的不闷杀人也么歌！兀的不闷杀人也么歌！久已后书儿信儿，索与我恹恹惶惶的寄。

“三煞”笑吟吟一处，哭啼啼独自归。归家若到罗帏里，昨宵个绣衾香暖留春住，今宵个翠被生寒有梦知。留恋你别无意，见据鞍上马，阁不住泪眼愁眉。

我将这纽扣儿松，把缕带儿解，兰麝散幽斋。……

我这里软玉温香抱满怀。呀，阮肇到天台，春至人间花弄色。将柳腰款摆，花心轻折，露滴牡丹开。

……半推半就，又惊又爱，檀口搥香腮。

还有像“灯下偷睛觑，胸前着肉端”这一类的词句，对13岁的郭开贞来说，都是富有挑逗性的。

不过，郭开贞那时更喜欢看书中科白，因为它要直截明了得多。例如：

红娘传简帖儿去约张生，今夕与他相会，等红娘来做个商量。

“只是羞人答答的。”

“去来，去来。（莺莺不语科）

“去来，去来。（莺莺不语，行且住科）

这“去来，去来”，对开贞已经有很大的诱惑性，他急忙往下看。张生唱道：

“意悬悬业眼，急攘攘情怀，身心一片，无处安排。呆打孩，倚定门儿待。”



“望得人眼欲穿，想得人心愈窄。”

至于《西厢记》里那句“指头儿告了消乏”，这种细微的、带有刺激性的、葱茏的暗示，更是把郭开贞的性意念推进到了亢奋的状态，他躲在蚊帐里，手指头忙碌着，一次又一次地手淫。

郭开贞承认：“到那时候，指头儿自然又忙碌起来，于是在不知不觉之间又达到了它的第三阶段的进展，从此以后差不多就病入膏肓了。”

哪怕是《名人画稿》中一幅《美人画》，也会使少年开贞激动不已。那画中的美人，是藏在一丛芭蕉的后面，掩着半身，透过半截圆窗，露出了娇滴滴的脸庞。画旁题诗云：

万绿丛中一点红，动人春色不须多。

这幅美人图像虽是黑白色，但这“一点红”，不消说就是指美人的樱桃小口；所谓“朱唇黛眉”，都是比喻少女的美色的。开贞对那“一点红”也显得过于敏感了。

那时候，甚至连《西湖佳话》、《花月痕》这些书，对郭开贞也都具有撩拨性，都可以从中获得某种性的暗示。他对性爱太敏感了。断桥情迹的幻影，苏小小的幻影，秋痕的幻影……已经把郭开贞弄得如醉如痴了。

郭开贞躲在帐子里偷看《西厢记》，终于被他大嫂发现。大嫂报告了母亲，母亲把他训斥了一顿。然而这种训斥是无济于事的。已经开了闸的水，总要让它流淌，一直流淌到它内外平静的时候。

郭开贞后来回忆这段经历时说过：“这种生理上的变动实在是无可如何的，能够的时候最好是使它少受刺激性的东西。

儿童的读物当然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回想起来,怕我们发蒙当时天天所读的甚么‘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圣经贤传,对于我的或和我同年代的一般人的性的早熟,怕要负很重大的责任罢?”

这就是说,文学作品,包括儿童启蒙读物,都不可避免地要有关于男女之间情爱的描写。《诗经》里的《国风》,就有许多以爱情为题材的诗篇。这些作品,在给儿童少年以文化启蒙的精神滋养的同时,也潜移默化地在启发、诱导着孩子们的性觉醒。大凡少年时代读过这类古书的人,大概不同程度地都会有郭开贞这种体验罢。

《西厢记》像是一服催化剂,它使少年郭开贞第一次朦胧地意识到男女情爱的甜美和烦恼,以及深恶在社会生活中家长们对儿女情事所设置的种种有形无形的障碍。《西厢记》对郭开贞后来从事的文学事业,有着深远的、积极的影响。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大潮中,文化先驱者们提出了男女平等、自由恋爱的口号,要打破几千年封建道德和封建礼教的束缚。那时远在日本留学的郭开贞,也以署名郭沫若撰文参加国内反封建的斗争。除了创作新诗、小说以外,还于1921年春标点了《西厢记》,用他的话说,这是“照着西洋歌剧的形式改窜了的一部《西厢》”,并为它撰写了长篇的序文,即论文《西厢记艺术上的批判与其作者的品格》。

郭沫若在论文里给《西厢记》以高度的评价,认为它在元代戏曲作品中是“最完美,最绝世”的,称它是“超越时空的艺术品,有永恒而且普遍的生命”;“是有生命的人性战胜无生命的礼教的凯旋歌,纪念塔”。

在郭沫若看来,“男女相悦,人性之大本”。然而,“我国素以礼教自豪,而于男女间之防范尤严,视性欲若洪水猛兽,视青



年男女若罪囚,于性的感觉尚未十分发达以前即严加分别以催促其早熟。年轻人最富于反抗性,早年钳束已足以催促其早熟性的差异,对于父母长辈无谓的压抑,更于无意识之间,或在潜意识之下,生出一种反抗心:千方百计思有以满足其性的要求。然而年龄愈进,防范愈严,于是性的焦点遂移转其位置而呈变态。数千年来以礼教自豪的堂堂中华,实不过是变态性欲者一个庞大的病院”!古老中国,是不是性变态者的庞大的病院,这个问题,读者们可以自己去思考、去做结论;至于说性变态是旧礼教钳束、压制的结果,是有它的科学根据的。

郭沫若这些精辟之论,是基于性心理学的科学分析的,对于号称“道德天下第一”的古老中华帝国,真可以说是淋漓尽致的揭露和科学求实的批判;而这里又含有郭沫若少年时代性压抑的痛切的实感。

两性情爱,是郭沫若自“五四”始的文学创作的反封建的基本主题,它对旧道德、旧礼教的无情批判与大胆叛逆,对争取恋爱、婚姻自由的青年男女的鼓励与支持,闪耀着人性的光辉,寄寓着人情的温馨,具有超越时空的艺术魅力。

郭沫若在这篇论文里还说:“如今性的教育渐渐启蒙,青年男女之个性觉悟已如火山喷裂。不合学理、徒制造变态性欲者的旧式礼制,已如枯枝槁叶,着火即化为灰烬。……”他认为《西厢记》所描写的是人类青春时代正当的性生活,所叙述的是由爱情而萌生的两性的结合,绝不能视为“奸淫”,更不能作为“卖淫”的代辩,把它斥为“淫书”是毫无道理的。郭沫若因此为《西厢记》做了翻案的文章。

“五四”时期,郭沫若对以奥地利心理学家弗洛伊德为代表的精神分析学派的理论,简直是着了迷。

这个学派关于文学艺术创作动机,有一个基本的观点,即



“以性欲生活之缺陷为一切艺术之源”。文学艺术家是由于性生活存在缺陷或性欲得不到满足,而把文艺作为发泄的对象。他们创作的过程,便是变态的性发泄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艺术家都是性变态者。郭沫若同意这个学派的观点(虽然也认为“或许有过当之处”),说像《楚辞》、《胡笳十八拍》、《织锦回文诗》、《西厢记》等文艺作品,都是由于作者在精神上有着种种苦闷产生了冲动,并把这种冲动表现于文艺,才有了这些优秀的作品。

说起中国女人之缠足,郭沫若认为,这正是变态了的中国人择偶时以脚之大小而定爱憎;“爱憎不在乎人而在乎脚”。这分明就是性科学上所说的“拜脚狂”。而在女人方面,中国女人不惜自我摧残以增添男女之间性的满足,这分明又是“受动的虐淫狂”。

伶玄《赵飞燕外传》所叙述的汉成帝和赵昭仪(合德)的性关系,最足以说明脚和性兴奋对汉成帝来说有着极密切的联系。“帝尝蚤猎,触雪得疾,阴缓弱不能壮发,每持昭仪足,不胜至欲,辄暴起,昭仪常转侧,帝不能长持其足。樊嫕谓昭仪曰:上饵方士大丹,求盛大,不能得,得贵人足一持,畅动,此天与贵妃大福,宁转侧俾帝就耶?昭仪曰:幸转侧不就,尚能留帝欲,亦如姊教帝持,则厌去矣,安能复动乎?”可见,只有赵合德的脚才具有这种本事,赵飞燕就不行了。

中国女人缠足的风气,乃至成为制度文化,这同足恋的倾向有着密切的关系。郭沫若指出:“礼仪三百不过制造出拜脚狂几千,威仪三千不过制造出受动的虐淫狂几万。”这对于闻名于世的几千年的中国礼仪,是多么大的讽刺!

法国作家西蒙娜·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在《第二性》(Le deuxième Sexe)一书中却把中国女人之缠足,视为社



会制度与习俗对女人的一种迫害。她说：“习俗和时尚常致力于割断女性身体与任何可能的超越的联系：裹足的中国女人步履艰难，好莱坞明星的优美指甲使她们的手不能活动自如；高跟鞋、胸衣、裙撑、鲸骨衬箍和有衬架的裙子，与其说是为了突出女性身体的曲线美，不如说是为了增加它的无能。女人的身体，由于胖得成了累赘，或相反，瘦得弱不禁风，由于被不方便的穿戴及繁文缛节搞得麻木不仁，于是在男人看来，它是他的财产，他的物品。”

缠足是为了把女人变得步履艰难；“无能”，如同给奴隶戴上了镣铐一样。这是近代西方女权主义者的观点。她不认为缠足有什么美学的意义，与男人的足恋倾向也没有必然的联系。

郭沫若还说《西厢记》的作者王实甫，见了成双成对的昆虫或鸟雀，便能激起一股性的冲动。如剧本第四折：“春心荡，怪黄莺儿作对，怨粉蝶儿成双”，这便是“见淫”。

郭沫若还认为，王实甫的性生活可能有很大的缺陷：“他是犯过非法淫的人，他更几乎有拜脚狂的倾向”。如剧本第一折，“休提眼角留情处，只这脚跟儿将心事转”，女人的脚成了撩拨男人性欲的器物了。

综上以观，郭沫若得出这样的结论：“我揣想王实甫这个人必定是受尽种种钳束与诱惑，逼成了个变态性欲者，把自己纯粹的感情早早破坏了，性生活不能完全地、顺畅地朝正当的方向发展，困顿在肉欲的苦闷下面渴慕着纯正的爱情。”

郭沫若甚至认为，屈原是独身主义者，他的精神也有些变态。读他的《离骚》、《湘君》、《湘夫人》、《云中君》、《山鬼》等作品，“不能说没有色情的动机在里面”。至于说到蔡文姬、苏蕙，他更认为这是一些“遏司迭里的女人”。

如此看待屈原、蔡文姬等人及其作品，是不是就贬抑了这些



古代杰出作家的声誉和他们的作品的价值呢？当然不是。

郭沫若根据近代西方精神分析学派的理论，曾经发表了许多精到的见解。譬如说屈原假如不是一个独身主义者，则美人芳草的幽思，就不会焕发出光彩来；蔡文姬、苏蕙假如不是歇斯底里的女人，《胡笳十八拍》、《织锦回文诗》的奇妙的艺术构思就不会产生；假如王实甫不是一个变态性欲者，而是一个有着正常、健康的性生活的人，像《西厢记》这样一部堪称人性的纪念塔的不朽作品就不会问世。总之，只有性变态的作家，才可能写出那些反映男女性欲被压抑、被扭曲的感人魂魄的优秀作品来。

郭沫若把作品中描写的那些人物性变态，看成是“精神的创伤”，不独是个人生理机能的原因，而是外部社会的压迫所造成的。因此这类作品都具有揭露和控诉不合理的社会制度的使命，给读者以积极的影响。



四 吴尚之、“偷营”和老板娘

1906年春,郭开贞来到了嘉定府的首县——乐山县高等小学读书。

大约是“天下之山水在蜀,蜀之山水在嘉州”的缘故罢,历史上多少骚人墨客在这里挥毫,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篇。例如北宋诗人苏东坡,就有《送张嘉州》一诗:

生不愿封万户侯,亦不愿识韩荆州。
但愿身为汉嘉守,载酒时作凌云游。

嘉定确是读书的好去处。在凌云山的峰峦上,有东坡楼,相传苏东坡曾在此读书,楼前的东坡池,是东坡读书时的洗砚池。郭沫若后来追忆道:“星期日在平坦如路的府河上划船,向青衣北岸的凌云山和乌尤山去游览,远望磅礴连绵的峨眉山,近接波涛汹涌的大渡河,在那澄清的空气中,令人有追步苏东坡之感。”看来,少年郭开贞壮志凌云,颇有效法苏东坡之意。

然而由于社会政治的黑暗,学校当局的腐败,所谓“新学”,并没有给学生传授近代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讲算术的教

师,连加法都常弄错,所谓体操课,就是教了许多日本式的舞步。那时候,能引起郭开贞的兴趣的,是监学易曙辉讲授的乡土志,他常征引些历代文人的吟咏作为教材,此外便是廪生帅平均讲授的《礼记·王制》及《今文尚书》。所以,鼓吹传授“新学”的学校教育,倒是旧学更受学生的欢迎,这是极大的讽刺。

年轻人过多的精力,总要找到发泄的地方。第一学期,郭开贞差不多一天到晚在操场上玩耍,此外便是到操场附近的寺院的正殿、后殿恶作剧,去捣毁偶像。

学校本是一座破寺院改修的,还保留着正殿和后殿。后殿的右侧有一座送子观音院,正中塑着三尊送子娘娘,下面塑着许多站像。观音院的四周用木栏围着。郭开贞和几个顽皮的学生拔去一根木柱,便可以一个个钻进去,他们爬上莲台,把送子娘娘头上顶着的红绶带子取下来,他们还在偶像里面发现了一个秘密。

有一尊裸体男孩的站像,头上戴着一顶瓜皮小帽。他们发现这顶小帽是可以揭下来的。他们把帽子揭下以后,又发现在男孩头顶上有一个小洞。原来那男孩的肚腹是空的,把水从头上灌下去,水就从那男孩的玉茎里流泻出来了,很是好玩。这不用说,就是从前主持这个寺院的和尚,为了骗取那些祈求子息的妇女的钱而玩弄的把戏。

郭开贞和几个顽皮的同学议论着,一时激愤,便动手去推倒那些偶像,还故意在裸男头上撒下几泡尿。

过了几天,原寺院的施主们向校方提出抗议,并在木栏外加了一道板壁,这几个顽皮的学生再也无法进去捣乱了。

郭开贞第一学期在这里读书,有一个极要好的朋友,名叫吴尚之。开贞和他是同龄人——同年同月,他比开贞早生几天。他身材比开贞矮小,看上去就像是开贞的弟弟一样。



吴尚之家在城内文庙附近的月儿塘丁东街。他性情驯静，他的面貌、言语、行动，都带着一种女性的驯静美。虽然他的性格与郭开贞正好相反，但他们相处得非常亲密，甚至比兄弟骨肉间的感情还要亲密。这是一种奇特的友情。

据郭沫若后来回忆，他和吴尚之在进入高等小学之前就见过面，就相识了。那是在报考这所小学的时候。一天上午，郭开贞到高标山去，无意之间走到县城隍庙的背后去了。那里有一所著名的儿童启蒙的学校，草场内有秋千、铁架、浪桥，许多孩子在游戏。开贞站在高坡上看孩子们玩耍。

这时，一位驯静而白皙的少年，从那草坪走上土坡来。他穿的是青洋缎的马褂，葱白竹布的长衫。开贞看得发愣了——仿佛接近了一个清净的存在物一样。那少年像是一块洁白的水晶石，隐隐含着一种冷意，一种很含蓄的冷意。

他们互相看了一眼，但彼此都没有打招呼，当然也没有互相通报姓名。不过，初次会面，对开贞来说，却深深留在记忆里了。

那位驯静而白皙的少年，就是吴尚之。

这真是一对多情的少年男子。郭沫若后来在自传里承认，他们是“一见倾心”。

后来，郭开贞和吴尚之是同班同学，而且同在一个自修室里，这就给了他们许多“亲密的机会”。郭沫若后来说：“我们是怎样亲密起的，我却一点也不能记忆了”。这恐怕是不便于照实地说罢。

吴尚之好静，喜欢研究地理，地图画得非常精巧。他比开贞用功，白天是不去操场上闲耍的，毁坏偶像的事，他更是不肯去做。但是，他却很愿意和开贞“奋飞”——这是他俩之间的一个暗语。

晚间上自习的时候，只要有一个人轻轻地说声“奋飞”，另



一个便响应,偷偷地溜出校门,在城内闲逛一两个钟头才返校。

那时候,没有请假单是不能出校门的。但是开贞已经把校门口的张稽查买通了,答应回来时给他买点咸牛肉、豆腐干、花生米之类的下酒菜,他就放行了。

有了这个方便,郭开贞和吴尚之几乎每天晚上都要溜出校门去“奋飞”——奋飞到酒店里去吃酒。

吴尚之家在玉堂街小十字路口上开了一家酒店,开贞有时便在附近买些白斩鸡来下酒。雪白的鸡片,鲜红的辣油海椒,浓黑的酱油,作为酒菜,真是美味佳肴。

星期六下午,学校放半天假,开贞和尚之便去登高标山,游凌云山,进西湖堂,一直玩到天黑,尚之要回家,开贞要回学校,开贞送尚之到丁东街,尚之又回送开贞一程。他们在月儿塘那块空地里,送来送去的,总是恋恋不舍,要反复好几回才分手。

星期天清早,郭开贞起床后,顾不上吃早饭,就走出校门,跑到玉堂街,或者丁东街,同吴尚之一起去游玩。遇到了倒霉雨天不能出门,或者彼此有事的时候,他们都感到很痛苦,于是都忙着写信,等第二天见面的时候,你拿给我看,我拿给你看,泪水也就跟着涔涔流下了。

他们也有闹别扭、甚至于决裂的时候。一闹起来,彼此不说话,大约要熬过一天或者两天,彼此都觉得烦闷、难受了,便写纸条子互相指责,经过一番质问、解释,双方把意思疏通、澄清了,便又和好如初,而且在感情上比过去更加亲密了。

直至1910年,郭开贞在成都读书时,与吴尚之偶然相逢,也要写诗来抒发感伤的情怀:

光阴容易叹嗟咤,况是客中恨里过。
人到无聊诗兴断,交成莫逆泪痕多。



开贞仍念念不忘与尚之的莫逆之交。

读者诸君也许急于想知道 这两个少年男子在玩什么把戏？
郭沫若后来在他的《少年时代》一书中作过这样的描述：

这样的情景 我们差不多是陷入了一种同性恋爱的心理一样 但是我们的相爱确是比恋爱更严肃。在旁观者看见我们 也有不少的人疑我们有什么关系的 在我们当时的那些卑劣的同学当中 这种揣测怎么也是难免。

那时候 那些同学 不知怎的 大概都是一种变态性欲者。面貌稍微端丽的人 他们都要以一种奇异的眼光看你 他们都好像把你当成了女性的一样。一种不好的很普遍的习惯便是见了你咳嗽 这和一般下流人 见了年青的女子走过身旁 向她咳嗽是一样的意义。

这种关系 大概属于少年男子青春期的精神同性恋的关系。

霍里士在《性心理学》一书中论述“同性恋”时 把“同性恋”称作“性的逆转” 认为这种性逆转的倾向 “大抵在春机发陈的年龄” “性感觉的过度锐敏”或“神经脆弱”。霍里士还说：“逆转的性冲动所由取得满足的方法是不一而足的。在我所观察到的例子里 差不多百分之二十是从来不曾和别人发生过任何性的关系的。百分之三十到三十五是有过性的关系的 但程度不深 大都不过是一些身体上浮面的接触 程度最深的也只是相互的手淫罢了。”郭开贞自认他和吴尚之是“比恋爱更严肃”的同性恋 大概就属于霍里士所言的“程度不深”的一种。

人世间的同性恋 可以追溯到很久远的历史。例如距今 2500年的古希腊女诗人萨普福与她的女友亚那克多利亚 就有着同性恋的关系。萨普福曾赠送给她的恋人亚那克多利亚一首情诗 题为《赠所欢》：

我看他真是神仙中人，
他和你对面坐着，
近听你甜蜜的谈话，
与娇媚的笑声；
这使我胸中心跳怦怦。
我只略略的望见你，
我便不能出声，
舌头木强了，
微妙的火走遍我的全身。
眼睛看不见什么，
耳中但闻嗡嗡的声音，
汗流遍身，
全体只是颤震，
我比草色还要苍白，
衰弱有如垂死的人。
但是我将拼出一切，
即使这般不幸。……

萨普福已经把自己男性化了，她（他）正在热恋着亚那克多利亚。但是这位女恋人似乎爱上了别的男子，她那“甜蜜的谈话”、“娇媚的笑声”，都使萨普福听了浑身震颤。萨普福怒不可遏，在嫉妒心驱使下，想“拼出一切”同情敌拼个你死我活。

这首吟咏性逆转的情诗，历经几千年而不衰，流传至今，说明同性恋（无论是男性的同性恋还是女性的同性恋）在现实生活中是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

下面说一说“偷营”。



郭开贞在乐山县高等小学读书时,在男生中间,有一种很普遍、很下流的猥亵现象,这便是男生对男生实行“偷营”的现象。

所谓“偷营”,往往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分,一个或几个男生,预先选好了目标,趁着他人酣睡的时候,偷偷地去加以袭击、猥亵的一种勾当。这在当时的小学生中,相貌长得稍微端丽的,身体瘦弱的,个个都很恐惧,都有一种危机感,深怕遭到强者的这种施暴和侮辱。

这已经超出了同性恋的范畴,为了获得一己的性的满足而虐待他人,性的畸变已经造成侵害行为,是一种不道德的犯罪行为。

记得有一回在期末考试前夕,一位姓杨的同学,求开贞半夜叫醒他起来温习功课。到了半夜,开贞去叫醒他的时候,才知道他实在很可怜。那样炎热的天气,其他同学几乎什么都不盖,他却要盖一床很厚的棉被,被脚的一头还要用带子捆了又捆。他睡得很熟,捂得一身汗水,一脸汗珠。开贞很快意识到,他是在防范那些下流的同学来“偷营”啊!

也有人吴尚之起过邪念。那是在第二学期中发生的事。一天晚上,同学们都进寝室准备睡觉了。9点钟摇铃熄灯前,开贞从一间寝室的窗外经过,听见房内几个人“叽叽喳喳”在商谈怎样暗算吴尚之的事。那时开贞正和尚之闹矛盾不说话,不便直接告诉尚之,就托了一个姓蔡的同学去转告,叫尚之今晚睡觉要清醒点。

不知道是姓蔡的同学传错了,还是尚之听错了,他竟疑心开贞要去偷他的营,他气坏了,有三个礼拜不理睬开贞。当然,误会消除以后,他们又恢复了旧情。

从性心理学角度分析,“偷营”应属于施虐恋的范畴,只是施虐的对象不是异性,而是同性。霍里士在《性心理学》一书中

说：施虐恋的定义，普通是这样的：凡是向所爱的对象喜欢加以精神上或身体上的虐待或痛楚的性的情绪，都可以叫施虐恋。”几个男生“偷营”的目标，是长得比较端丽的、瘦弱的、带有几分女性特点的男生。几个男生的施虐欲，实际上是为了满足自身性冲动的性畸变行为，从受虐者所遭受的痛苦和伤害中，达到自身解欲的目的。

郭开贞和吴尚之是结拜兄弟。这种结拜的风气，在当时小学生中很盛行。但是，交谊的笃挚，感情的亲密，却没有人能赶得上这两个多情的少年。

过完寒假返回学校，郭开贞看见自己上学期的成绩，在榜上公然还是名列第二，这就更加重了自己的自负心理，渐渐放纵自己。

郭沫若后来回忆道：

“……所有一切不良的习惯不消说又要继续起来。我的懒惰，散漫，骄傲，差不多连自己都觉得有几分讨厌。这时候又是性的烦闷非常猖獗的时候，自渎的行为差不多一天有两三次。

“有一种顶奇怪的心理便是觉得自己太丰满，总要想再瘦削一些，希望如像尚之那样的瘦削。要想自己瘦削便不免愈见自戕，以为这样是促使自己美好的妙策。

“我脸上的红晕不知道几时已全盘消去了。”

过度的手淫，给开贞带来的是一张蜡黄色的病态的面容。

这时候，由于学校当局取消了星期六半日的休假，郭开贞作为甲班的代表，便参与“同盟罢课”的风潮，结果遭到校方斥退——开除的处分。第二天，郭开贞的父亲闻讯进城，不由分说，便抓起开贞头上的发辫，狠狠地在开贞身上鞭打了几下：“你这不成材的东西！”后来，经父亲和几位亲友说情，斥退牌取消了，改换一道“悔过自新准其复学”的牌示。开贞觉得这一切都是



虚伪的,他的自尊心受到莫大的打击。从此,他更加放任自流,他的性情也有意识地向不良的一方面发展。

“我纵横是破了脸的,管他妈的!”

早晨,开贞睡懒觉,直到点名的时候还不肯起床,起床之后也懒得叠被、挂帐。就这样混了一个学期。

自暴自弃,懒散自负,一些不良的朋友便来依附,在这些朋友的诱引下,开贞有好几次濒到堕落的深渊。

城内府街的中部,有一条死巷名叫胭脂巷,也就是妓院——“卖淫窟”。

巷口左侧有一家酒店。

一天晚上,两个同学约开贞去喝酒。喝得有几分醉意了,那两个同学约开贞进胭脂巷去。开贞踌躇了一阵子,终于被一种好奇心驱使,便答应了他们进去。

巷道又深又暗,开贞觉得非常可怕,向前迈出一步好像是堕入了无底的深渊一样,心头“突突”地跳得很厉害,走进巷口才五六步,终于因为害怕,掉头跑了出来。

还有一个姓章的不良的同学,就在开贞被斥退的时候,故意和开贞亲近起来。

这个姓章的,家住月儿塘的文庙旁边,附近有一家姓杜的酒店。老板娘约莫三十岁,是一个私娼。开贞和那个姓章的同学在那里不知吃过多少回酒。每每吃得有点醉了,那个姓章的就去调戏老板娘,开贞也跟着去调戏她。有一回,开贞跑去坐在她的怀里,她却以爱护的口吻对开贞说:“小先生,你还年青,你不应该跟他们学,他们把你带坏了。”说得开贞满脸通红,无地自容,慌忙从她怀里跳下来,逃离酒店。开贞觉得那老板娘虽是私娼,却像自己的老嫂子一样关心他、爱护他。

是啊!那时郭开贞才15岁呀!

但是,那个姓章的学生仍死死缠住开贞不放。有一回,他约开贞到他家去喝酒。他家只有一弟一嫂和一位老妈子。他拼命劝酒,开贞喝得太多,吐了,执意要回学校去。他却挽留开贞休息,等酒醒后再走,接着便把开贞引进他的寝室。开贞和衣躺在床上,他却把房门关上,走到床边来,猛地紧紧地把开贞抱着,想和开贞接吻。这真出乎开贞意料之外,虽然尚未完全酒醒,开贞却意识到这个姓章的下流卑鄙,随即用力给他一拳,把他打翻在床下,鼻血也流出来了,开贞愤愤地站起来,打开房门踉踉跄跄地走了。

少年时代是一个人在成长道路上极危险的一个年龄段。沫若后来在回忆这些不愉快的经历时说过:“职司儿童教育的人是应该负有很重大的责任。儿童一生的命运和性格差不多全部就铸成在这个时候。职司教育的人不想去完成自己的责任,只图保持自己的尊严,敷衍自己的体面;儿童的生活他毫不接近,儿童期的危险他也不事预防,这真真是等于把羔羊送在老虎口里。”

开贞由于家教严格,所以才脱离了那个危机,把畸形的小学生活告了一个终结。



五 与汪少年的同性恋

1907 年秋天 ,郭开贞从乐山高等小学校升入嘉定府中学堂读书。

学堂位于嘉定城中央 ,正面是最热闹的玉堂街 ,左边的侧门与县街相通 ,右边的侧门与府街相通。平时 ,学堂的正门是关闭着的 ,只开左边的侧门和右边的侧门 ,以供学生出入。学堂虽然位于城中央 ,却一点也感受不到城市的喧哗。

然而这所中学堂 ,从校长、监学到教师 ,都不具有办学的经验和授课的知识。讲授地理课的教师 ,分不清东南西北 ,说日本在中国的南边 ,朝鲜在日本的东边 ,他甚至公然地讲起五行八卦的辨方正位来。讲授博物课的先生把乌贼的嘴当成肛门 ,甚至讲国文课的先生不懂得“望诸君”是乐毅的封号 ,而胡乱地解为“盼望你们诸位”。那位当监学的先生 ,每每登台演说 ,开口就是 :

“学问之道 ,得于师者半 ,得于友者半 ,得于己者半……”

学生们听了哄堂大笑 ,于是给这位监学取了个诨号 :“三半先生。”这个诨号传到他耳朵里 ,他不但不生气 ,还颇得意 :“一个橘柑不是有十好几半吗 ?!”

学生们在课堂上得不到求知的满足,在校内便时常闹风潮,在校外也爱惹是生非。那时嘉定城内各会馆常常演戏,戏场差不多都有学生闹事。开贞对学校的课程也很不满意,而能够填补它的课外文化活动又没有,他真是焦躁到不能忍耐的地步。“我焦躁,我怀疑,不知道自己将来究竟会成为一种甚么物什?”

那时候正流行着出国留学热。开贞也憧憬着去欧美,次之是去日本,再次之是去北京、上海,至少是到省城成都。不管到外边去能够学习些什么,总比在三半先生、五行教习的陶冶下要有出息得多。

“奋飞!奋飞!”开贞焦躁着,恨不得马上离开这所中学堂,然而遭到父母亲的坚决反对。自从开贞的大哥、五哥去日本以后,母亲就常常念叨着:“我的心是碎了,小的两个是怎么也不能放他们出远门了。”

不能奋飞,开贞就自暴自弃了,课余便和同学打牌喝酒,到会馆看川剧,还参与校内外的闹事。据他自己回忆:“吃酒的习惯是在这时养成的”。

某星期天,陕西街的秦晋公所唱戏。开贞穿一件洗白了的竹布长衫,因为长衫的纽绊带是红色的,不便于穿到街上去,上午只好一个人留在校内。

吃午饭时,一个从戏场回来的同学说:“清和班的王花脸下午唱《霸王别姬》。”王花脸是嘉定优伶界有数的名角,《霸王别姬》又是他的拿手好戏,开贞顾不上什么害羞,红纽绊的葱白竹布长衫,光头,松三把的长搭辫,还拿着一把大黑纸扇,以如此极不庄重的装束,到秦晋公所去胡闹。这哪里是一个初中学生的所作所为!

旧式戏场在舞台前的左右两翼,摆着两列连环的二十排左右的高脚长凳,正中和后部空着,观众或站在这空地方或坐在高



脚凳上。坐席是要收钱的,大约看半天戏收十文钱。观众都争着坐高脚凳,特别是靠近舞台的前两排,开演前早就坐满了。

开贞进秦晋公所时,戏场已坐满。这时刻便是那些不讲理的学生逞威风的时候。他选了第二排的坐凳想攀上去。两边的看客显出很不高兴的样子,其中一个还指着他俩中间露出的凳脚的榫头对开贞说:“这儿有个桩,你来坐!”这是一句很下流的侮辱人的话。“好的,我来坐!”开贞毫不客气地便攀了上去,坐在那两个看客的大腿上。那两人当然很不舒服,便愤怒地吼叫起来。开贞也扯开嗓门喊:“是你们叫我坐,我才坐的啦!”……

你一句,我一句,口角愈斗愈烈。坐在前排的一位看客看来是这两人的同党,回过头来帮腔:“这儿不该你来闹!”“该谁来闹?”话刚落地,“啪”的一声巨响,开贞给了那个帮腔者一记耳光。帮腔者伸手抓住开贞的领襟,开贞又一掌把他推下去,开贞的衣裳也被扯破了。

“打哟!打哟!”全场号叫起来。来看戏的学生几乎都动起手了,那个旁观者和他的同党见势头不好,便混在人丛中溜走。

“清查!清查!是哪个王八蛋,敢在太岁头上动土!……”几个学生喊起来了,这里好像是他们控制的势力范围了。

终于查出来了,被开贞打了一记耳光的那位旁观者,是铁牛门掌码头的刘大爷,那两个同党是他的兄弟。这位刘大爷是张伯安的父亲栽培起家的。事后开贞去找了张伯安的父亲,刘大爷还向开贞赔了不是,并补好他的衣裳。刘大爷自此折了不少的威风,但开贞此后也不敢一个人到铁牛门去,深怕他的弟兄们要向他报仇。

课余时间,开贞常常到戏场去闹事。他承认十处打锣九处在,闹得嘉定城在休假日内都不敢唱戏了。当时校内有八个爱惹是生非的学生,号称“八大行星”,开贞便是其中的一“星”。

这些“行星”们同城里一些纨绔子弟混在一起，追逐时好，终日打牌喝酒。他们有一个“转转会”，按指定的一个日期轮流出钱请吃酒宴，酒席前先打牌。

郭开贞不久也成了这个“转转会”的一名会员。

在这个会里，有一位姓汪的少年，面貌端丽，是公认的“转转会”内的“一枝花”。多少男人围着他，如蝇逐膻似的向他献媚，向他诱惑，甚至向他威胁。

然而汪少年不为所动，不为所惧，却偏偏与郭开贞特别要好，好到每天不能不见面的程度。

汪少年家在玉堂街，开的是绸缎铺。他只有一位母亲，所以行为流于放荡。他每天午后在店铺门口等开贞，而开贞是一下课便要请假出去会他。

郭开贞这时才感觉着真正的初恋。但恋人却是一位男性少年。所以倘若翻开郭开贞的爱情史一看，他的爱情——如果可以称为爱情的话，是从同性恋开始的。

汪少年先前曾得到一个男性青年的钟爱，但是在认识郭开贞以后，他便把那个青年疏远了，拒绝了，倾心地倒在开贞的怀里，到了一刻也不能分离的地步。

汪少年与郭开贞，简直就像是一对难割难舍的情侣了。他们摆脱了“转转会”群体，两个单独地玩，而且多半是在暗夜或黄昏的时候，避开繁华的市街，到僻静的城郊或城墙边上去散步，偎倚着，戏谑着……

“你为什么不读书呢？”开贞有时也这样问道。

汪少年叹了一口气，说他父亲死得太早，所以他失学了。

有时候，汪少年显得很伤感：“你以后要是得志，不要忘记我！”说着，还真的掉了几滴眼泪。

有一天晚上，他们来到月儿塘的草坪上散步，时而倚着月儿



塘上的红石栏杆。朦胧的月色 ,映衬着四面人家朦胧的灯火。

汪少年低声地说 : “ 我和你好 ,他们在说我的闲话 ,但是我不怕的。我们一个是心甘 ,一个是情愿…… ”

话音刚落 ,远远走来 “ 转转会 ” 的一个会员 : “ 啊 ,你两个 ! ”

此人很像是 “ 转转会 ” 派来专门盯梢他们两人的。

“ 我两个 ,我两个又怎样 ? ! ” 汪少年理直气壮地回答。

开贞与汪少年这种不正常的关系 ,不少朋友都为开贞捏一把汗 ,都觉得他的处境很危险 ,甚至连 “ 行星 ” 里的 “ 天王星 ” 都来忠告他 ,说他与汪少年要好 ,反反过来要受汪少年的暗算的。

开贞没有理会朋友们的忠告 ,只是报之以苦笑。

汪少年对开贞十分恳切、体贴 ,有时候简直就像一位疼爱弟弟的姐姐一样。

有一天晚上 ,开贞喝酒醉了。酒席散后 ,其他人都走了 ,只有汪少年还留下来照顾他。他们经过一家烟馆门前 ,遇见了一位 “ 鸡仔 ” (相公的别名)。开贞便拉着这位相公 ,走进一家小酒店又继续喝酒。……夜深了 ,汪少年催开贞快回学堂去 ,开贞不肯 ,说是要带那位相公去开旅馆。汪少年听了吓一大跳 ,连忙拿出两块大洋塞给那位相公 ,把他打发走了。那位相公起先还不肯走 ,说汪少年在 “ 吃醋 ” ,但终于劝他走了。开贞醉得一塌糊涂 ,汪少年把他搀扶到自己家里 ,汪少年的母亲还服侍他一夜。

又有一回 ,开贞同 “ 转转会 ” 的几个朋友喝酒 ,喝完酒后又打牌。已经过了半夜 ,开贞的钱输光了 ,还要求打。有一个说要打现钱 ,开贞便同他争吵起来 ,还对打了一阵子 ,两个人的脸都互相抓破了 ,后来开贞愤愤地走出那家酒铺。

昏黄的夜灯照着悠悠的夜景 ,开贞在街上蹒跚着 ,四周寂静 ,没有行人。

开贞心想 ,那位恋人想必在后面跟随着 ,因为开贞方才喝酒

打牌时他一直在场,不料回头一看,却不见人影。开贞又气愤又懊恼,这深更半夜,学堂大门早已关闭了,进客栈又身无分文,如何是好呢?

开贞顾不得那许多了,便走进街头的一家客栈里去。客栈的差役把他引上了楼,指了指那张铺着草垫和一张草席的空床。开贞和衣躺下。那差役抱了一床棉被,把它盖在开贞身上,顺手把桌上的油灯点燃。

开贞迷迷糊糊地睡着。他恨自己受了侮辱,又怨汪少年没有跟着他来。他想到自己身无分文,明天该怎样离开这个客栈呢?他口渴极了,向差役要一杯茶喝。那差役却说,炉火熄了,没有茶水。他只好忍耐。

开贞觉得似梦非梦,有人发狂地在吻着他,嘴唇贴着嘴唇,把嚼过的甘蔗汁喂到他的嘴里,一股甜蜜的凉汁流入他的喉管里,顿时感到分外的清爽,然而那嘴唇仍紧贴着嘴唇,丝毫不肯放松。

开贞睁眼一看是汪少年,真是喜出望外,紧紧把他搂住。

开贞责备汪少年说:“你为什么不跟着我来?”

汪少年解释道:“在众人面前,我怎么好那样呢?你走了以后,我们还打了一两和牌。后来,我装着肚子痛才告退出来。他们也醉了,和你吵架的那个老陈吐得一塌糊涂。”

“你怎么知道我住在这儿呢?”

“我知道你不能回学堂了,一定是在客栈里睡。所以,几家客栈,我都沿街打听来了,在这儿才找到你。我想你一定口渴,就在街上买了几节红甘蔗来。”

说着,汪少年笑融融地咬了一口甘蔗,送进开贞的嘴里。

“啊,我真爱你呀!”开贞紧紧地吧汪少年搂抱在怀里,他已经顾不得同屋两张床上还有其他的旅客。



郭开贞与汪少年 ,挤在一张小床上 ,相互搂抱着 ,度过了难忘的一夜。

翌日清晨 ,由汪少年付了栈房钱 ,他们一同走出客栈。

开贞后来说 ,他同汪少年成了莫逆之交以后 ,他事实上成为了那群游荡公子的“情敌” ,于是他渐渐地与“转转会”成员疏远了。这一疏远 ,使他有可能向新的方面发展。所以他说“那姓汪的少年救了我”。

.....

同性恋是性变态的一种。在国际上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社会问题。在古希腊东罗马时期 ,同性恋被认为是一种丑不可耐的淫恶 ,甚至于是一种犯罪行为 ,它要受到国家法律和宗教法规的极严厉的处分 ,即使受到焚烧的极刑 ,也不为过。到了近代 ,如在法国、意大利、荷兰等国 ,单纯的同性恋 ,只要不是用强暴 ,不侵犯未成年人 ,不伤风化 ,是不触犯法律的 ,不受法律的惩处的。不过有的国家仍然对它绳之以法。例如爱尔兰政府至 1993 年才废除惩治同性恋的刑法。

霭里士在《性心理学》一书中曾提到君主专制时代的法国 ,对同性恋者是可以依法焚杀的 ,但那效果不但不能遏制同性恋的发生 ,反而成为时髦 ,受人注目。后来法国取消了这一刑律 ,情形就完全相反 ,这原因在于它后来通过医学科学加以说明 ,引导同性恋者走上健康的道路。霭里士指出 :“对同性恋的行为一体加以压迫 ,固属不对 ,同性恋者自身的此种心理 ,也是不健全的 ,甚至于有妨碍的 ,不过外界的压迫一日不去 ,此种心理便多一日滋长的机会。”

关于同性恋文化现象的研究 ,在外国已经相当普遍 ,年代也较久远。仅从 1898 年至 1908 年间 ,关于同性恋研究的出版物 ,在外国就有一千余种 ;20 世纪关于此课题研究的论著 ,更是数

不胜数。然而在中国直至 20 世纪 90 年代以前,却没有一部这一类专门研究的著作问世。这是因为中国不存在同性恋者,抑或是权势者在这方面禁锢太甚?

其实,中国同性恋现象,古已有之。潘光旦先生在其译著《性心理学》一书中,附有《中国文献中同性恋举例》一文,把中国同性恋现象,追溯到了“变童始黄帝”。这虽然可能是后世好事者的一个依托,但潘先生认为:“就事实论,无论黄帝有无其人,同性恋的存在必犹在黄帝或黄帝所代表的时代之前”。

郭开贞与吴尚之,如果说只能算是“精神同性恋”的关系;那么,他与汪少年则是超出精神范畴的同性恋者了。潘先生认为,男子同性恋者,必有一个有几分女性化的、被动的倾向。汪少年便属于这一类。



六 五嫂的呼叫

1909年3月某日下午,郭开贞在嘉定府中学做完试验以后,匆匆忙忙赶回沙湾,参加大伯父郭朝瀚的会葬。

回家的第二天清早,郭开贞在母亲房里遇见了嫁过来才两个礼拜的新五嫂。

母亲介绍说:“这是你的五嫂。”

开贞说:“我们从前见过了。”

五嫂顿时脸红了。她给开贞一揖,开贞也还了一揖。

母亲不明白他们是什么时候认识的。

原来这位五嫂是王畏岩先生的次女,与开贞同岁——她比开贞大一两个月。她家在草堂寺附近,开贞在乐山县高等小学校读书时,每逢假日进城、出城,都要从她家门口经过。她母亲喜欢站在家门口东张西望,她——一个发才覆额的小姑娘,只露出半张脸羞怯地向外偷看,一旦有陌生人经过,便急急忙忙躲进。有时候,这位小姑娘站在门槽里面的侧门旁边,微微地把侧门打开,向外张望。

开贞那时曾暗暗地观察过这位小姑娘,仿佛觉得这位姑娘身上笼罩着一种神秘的色彩。开贞方才说的“我们从前见过”,

大概指的是彼此在相互窥视中建立的“神交”吧！

如今这位发才覆额的姑娘，竟成了郭开贞的五嫂了。在开贞看来，她依然是那样小巧的面庞，双颊晕红，双眉微颦，眼仁漆黑，只是人长高了些，那细长的身材，高矮适中。城里人的穿着是较入时的，所以新五嫂的到来，给郭家带来了一种新的气象。

话说回来，在郭开贞上小学的时候，王畏岩家曾派人来为这位次女说亲，要论年龄只有开贞与她相当，但开贞幼时父母亲已经给他定了婚，而恰巧那时五哥的未婚妻死了，于是父亲便把这一情况回复了王家。就这样，五哥与这位新五嫂定了婚。不料，他们订婚不到两个礼拜，开贞的未婚妻也病死了。为了这件事，母亲后来还常常说起：“一切都是姻缘。如果王家迟两个礼拜来提亲，这叔嫂关系不就成了夫妻关系吗？”

是的，一切都是姻缘，一切都是前世注定。以前女子的命运就是这样决定的，相隔只有两个礼拜，然而对于女子来说，终身的命运和境遇，竟会有如此的不同。

订婚的时候，五哥在日本。他不知道听了什么人的中伤，说王家出身微贱，王畏岩的祖父好像是一个裁缝，便对这门婚事大不满意，屡次从日本写信回来表示反对。五哥是军人，性情刚愎，大家正为这门婚事担心。但是，出乎人们意料之外，他们结婚以后，伉俪之笃，真是达到了如胶似漆的地步。

头年秋天，郭开贞在嘉定读书的时候，患肠伤寒，病情严重；那时，王家遣人来报信，说五嫂也患着热症，很危险。那“热症”恐怕也是肠伤寒，是一种急性传染病，同在嘉定城，有同受传染的可能——也许当时嘉定正流传这种可怕的传染病呢！奇怪的是，开贞病了，她也病了；开贞好了，她也好了。

四姐后来还开过这种玩笑：“你们两个幸好不是夫妻，如果是夫妻，别人还会说你们害的是相思病呢！”



但是,这位新五嫂是真正不幸的女子。她害了这场重病以后,不到半年,就和五哥结婚,年底便生了一个男儿,但产后仅仅三个月,便吐血死了。

按中国习惯的说法,这叫做“产后痼”,又叫“百日痼”,其实是患了急性肺结核。从前的人认为,产妇在坐月子的时候行房事便要得这种危险的病,其实这个说法是没有科学根据的。

据郭开贞后来的分析,这位新五嫂的急性肺结核,是在患了肠伤寒以后得的,是属于肠伤寒的并发症。照医学科学的说法,患肺结核的女人,是不应该怀孕生产的。因为它会使即使轻度的肺病立刻转化成急性,甚至有生命的危险。在医学发达的国家,患有肺结核的孕妇,都是采用人工堕胎的。中国许多女子死于“产后痼”、“百日痼”,就因为缺乏这类知识,做了无谓的牺牲。

五嫂本不应该死的。

此外,五嫂的肺结核,很可能是嫁到郭家以后受传染的。大伯父郭朝瀚是多年的肺结核患者。九婶也是得了“产后痼”死的,而五嫂的居室正是九婶住过的房间。那时候人们还不懂得消毒,所以五嫂很有可能是被传染的。社会的无知,医学的落后,使一个美丽而贤惠的少妇做了牺牲品。

五嫂死的时候,郭开贞正在成都的四川省立高等学堂分设中学丙班读书。据母亲后来说,五嫂临终时,大概是看到了开贞的幻影,凝望着窗外呼喊:“八弟!八弟!你回来了,啊!你回来了!”

母亲坐在床边,安慰她说:“你在思念你八弟吗?你八弟在成都读书,不能够回来。你安心养病吧。”

五嫂却坚持说:“八弟回来了,八弟回来了。”说完,她抬起右手,无力地指了指开贞所在的方向。



窗外一片浮云,一缕清晨的阳光,透过窗隙照射进来,照在五嫂苍白的脸上,那脸上似乎挂着淡淡的微笑。

开贞因为与这位五嫂是同龄人,彼此都很避嫌,所以平时连话都很少说,更不可能有任何亲昵的表示;然而在他们心灵深处,情感却是交流的,爱的溪水在涓涓地流淌着,虽然谁都不敢打开那扇闸门。……

那是1909年暑假的一天晚上,天气闷热。开贞和三哥、五哥还有几位兄弟,正在最外一重的中堂里押诗谜,玩得兴致很浓。平时五哥和五嫂是形影不离的,可是这晚五哥却被诗谜缠住,撇下五嫂不管了。

开贞为了要找几本旧诗集,便一个人走进后堂去。

不料在第三重的后堂前,看见五嫂怪可怜的一个孤单单地坐在那里。

五嫂看见开贞走过来,远远地就打招呼:

“八弟,你们在外边是不是做什么有趣的游戏呀?”

“我们在押诗谜呢,很有趣。五嫂,你不想去参加吗?”

“有三哥在那儿,我怎么好去呢?”

“三嫂也在那儿,你怕什么呢?”

“你一个人怎么又跑进来了?”

“我是进来找诗本子的。”

“你们倒有趣,我一个人在这儿坐得都有点害怕了。”

“我去把五哥叫进来罢,说你有事叫他。”

“不,你不要去叫他。你让我一个人在这儿坐坐好了。”

开贞觉得自己好像有义务暂时陪伴五嫂一样,不忍心就这样走开。

“五嫂,你怎么不进母亲房里去坐呢?”开贞问。

“母亲已经睡了。”五嫂此时除了呆坐在这儿,似乎没有别



的去处了。

开贞走下阶沿 ,走到那养着睡莲的石缸边上。

“ 哦 ,子午莲都开了 !”

“ 可不是吗 ! 我看见月光从壁上渐渐移到了天井的当中。”

五嫂轻声地回答 ,望了一下影壁上那清淡的月光。

五嫂说得很伤感、很凄凉。她在这里已经坐了很久。

开贞抛弃了取旧诗本子的念头 ,站在水缸边陪伴着她 ,想帮助她消除心中的寂寥和烦闷 ,哪怕是片刻也好。

两人都暂时沉默 ,彼此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好。

五嫂微微的笑声 ,打破了这片刻的岑寂。

“ 你想起了什么事情好笑呢 ?”开贞问。

“ 我想起了你的相片。”五嫂笑着说。

“ 我的相片 ?”

“ 是的。我们家里有一张小学堂甲班毕业生的相片。”

开贞想起来了 ,他和毕业班的同学曾经照过那样一张相片。那时候 ,五嫂的父亲王畏岩先生任县视学。在相片里 ,县长坐在正中 ,视学坐在县长右边 ,校长坐在左边。他自己站在哪里 ,什么模样 ,他没有相片 ,所以记不起来了。

“ 我有什么好笑的呢 ?”开贞奇怪地发问。

“ 我笑你那矜持的样子。你个子小 ,却要站在那最高的一层。你看你 ,把胸口挺着 ,把颈子扛在一边 ,你想这样来提高你的身子……你那副模样…… ”

五嫂一边说 ,一边站起来 ,做出那种可笑的姿态。

五嫂忍不住笑了 ,开贞也陪着笑了。

“ 不过 ,”五嫂又坐下接着说 ,“ 八弟 ,那也正是你的好胜心的表现……你凡事都想出人头地 ,凡事都不肯输给别人。我说的对不对呢 ?”

开贞隐隐地佩服眼前这位五嫂的敏锐的观察力,她好像已经把开贞的全部心事,乃至对未来的憧憬,都看透了似的。开贞觉得,五嫂的睿智,更加增添了她的女性的魅力。

“八弟,你知道我叫什么名字吗?”五嫂冷不丁地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

“我,我不知道。”开贞显得有点不自然的样子;“是不是叫‘王师什么’呢?……”开贞这样揣测着。因为她有两个弟弟,一个叫王师轼,一个叫王师辙,看样子是要学习北宋的文豪苏轼和苏辙。

“对了,你猜对了,我叫王师韞。”五嫂兴奋得叫起来。

“是谢道韞的‘韞’啦。”

“你又猜对了。”

“你也要学东晋女诗人谢道韞啦!”

王师韞——五嫂;五嫂——王师韞。

就这样淡淡的几句话,却像夜空中那淡淡的月光一样,在郭开贞的心灵里,镌刻着一个无法磨灭的痕迹。

直到很久以后,郭沫若在撰写自己少年时代的生活道路时还说:“只要天上一有月光,总要令人发生出一种追怀的怅惘。”

……

现在,开贞想起五嫂临终前出现的“八弟回来了”的幻影,那一遍又一遍的呼唤,企盼着八弟的归来,不正是五嫂在昏迷中大胆地向八弟袒露的一片恋情吗?

如果说,郭开贞在家塾的花园里,曾经爱慕着堂嫂——堂嫂的一双纤细白皙的手,而那只不过是单相思的话;那么,这位五嫂——王师韞,她的身影,她的睿智,她的淡淡的几句话,她的临终前的呼叫,岂不就是第一个向他倾诉感情,使他燃起了爱情的火焰,萌生了对异性强烈的兴趣和甜美的憧憬吗?



开贞珍惜着来自“第一个”的感情。

堂嫂的手,触发了开贞的性觉醒;五嫂的秀美与温存,使他感受到了女性的魅力。他因此追怀着五嫂。

法国女作家西蒙娜·德·波伏娃在《第二性》一书中说,“婚姻对于男人和女人,一向都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男女两性是彼此必需的,但这种必需从未在他们之间产生过相互性的地位。如我们所见,女人从未形成过一个等级,平等地与男性等级进行交换,订立契约。男人在社会上是一个独立完整的人。……女人是作为奴隶或仆人结合于父亲与兄弟所支配的家庭的,她总是由某些男性作主嫁给另一些男性。在原始社会,父系部族、氏族几乎把女人当作一种物,她被列入两个群体同意交换的物品中。”

在封建宗法社会的中国,女子的命运,她们的婚姻,不也是这样的吗?在父亲王畏岩的包办下,王师韞到郭家,既可以嫁给开贞,也可以嫁给五哥。只是在命运的捉弄下,她才成了开贞的“五嫂”。

说五哥、五嫂的婚姻是“美满”的,伉俪之笃,达到了如胶似漆的地步,其实是一种虚假的、表面的现象;或者说,就男性占有者而言,以为是这样的。五哥原先挑剔王家出身微贱,是不满意这门婚事的;后来大概是王师韞的容貌和她的处女的胴体吸引着他,才感觉到婚姻的“美满”。但是,这“美满”是单方面的。对于王师韞而言,婚姻——两性肉体的结合,除了意味着承担生育后代和家务劳动的责任以外,并无爱情的愉悦。所以,当五哥在玩押诗谜游戏而把她忘却的时候,她只好在寂寞中咀嚼自己孤独的灵魂。……

王师韞在郭家显然充当了“奴隶或仆人”的角色。但应该说,她是一位有胆量的女性。她在婚后竟有勇气向开贞敞开少

女时期的一片恋情 ,昏迷中的呼叫 ,想必是在寻回那被遗忘了的恋情罢。

德国哲学家叔本华说得对 : 在这纷乱的人生中 ,我们仍看见情侣们悄悄交换互相思慕的眼光——不过 ,他们眼神 ,为何总显得那么隐秘 ? 那么畏葸 ? 这是因为他们原是叛徒 ,他们故意使所有即将结束的痛苦和辛劳继续延续下去。他们仍沿袭着祖先的做法 ,又揭开了另一场人生的序幕。(《爱与生的苦恼》,华龄出版社 2001 年版)虽然王师韞与郭开贞还够不上“叛徒”的称号 ,但他们确实悄悄地交换过“互相思慕的眼光”。只是封建包办婚姻 ,使王师韞无奈地去面对另一场人生 ;不过 ,短暂的生命 ,她也仅仅揭开“序幕”而已。



七 张琼华·黑猫·悲剧主人公

郭开贞十岁以前,通过媒妁的介绍,父母亲就给他订了婚。不料开贞14岁还在小学读书的时候,那位女士却死了,于是开贞成了一个“寡人”,但在他内心里却隐隐地为此感到高兴。

那时候,郭开贞已经读过一些新旧小说,旧小说中的风流,新小说中的情爱,对他都有很大的诱惑性,虽然那只不过是水底月、镜中花,但他心里还是存着一线希望的,希望自己如小说里所描述的那样,能有机会得到风流和情爱。

因此,开贞自14岁以后,便不愿意草率地、从速地解决自己的终身大事,而希望能遇到一位情投意合的伴侣。

父母亲虽然仍不断地在为八儿择偶,但他们似乎也能理解、体贴八儿的这种心情。从开贞小学毕业到嘉定府中学读书,再到成都的高等学堂分设中学读书,每每有媒人来为婚事提亲时,父母亲都先征求开贞的意见,而开贞都以“不忙”二字推却掉了。

两三年间,先后为开贞来提亲的就有四五十家,其中当然也有门当户对的,有的甚至可以说是高攀了,但都遭到了拒绝。所以此后的两三年间,就“青鸾信渺”了。

1911年,即辛亥革命的那一年,郭开贞已经满19岁了,暑期回家,母亲向他提起了一件往事……

沙湾镇有一家姓陈的暴发户,家里有一位四姑娘,不知是患有脑病还是前额骨患有蓄脓症,平时鼻下总爱挂着两条“碧龙”,因此小朋友们那时就叫她“流碧姑”。

现在,那个姓陈的暴发户看上了郭开贞,竟要把他的“流碧姑”许配给开贞,并让一个患梅毒烂掉了鼻子的杨婆来说亲。

母亲气坏了,说:“我的儿子就再没人要,就做一辈子的鳏夫子,也说不到他的名下来;那姑娘你是晓得的呢!”母亲毫不客气地把杨婆赶走了。

母亲一边学给开贞听,一边还把两个指头放在鼻下。开贞忍俊不禁也笑了。

这是二三月间发生的事,母亲现在提起,好像还有遗恨。

开贞说:“这正是英雄识英雄,惺惺识惺惺,鼻子识鼻子呢!”

母亲苦笑了,说:“你太选严格了。你看这两三年已经全无消息,你不怕成为一个鳏夫子吗?”

“我怕什么呢?”开贞说:“就当一辈子的鳏夫子也不要紧。”

母亲有点感伤,声音略带颤抖:“你父亲多病,娘也老了。你的兄弟妹子又渐渐长大成人……”

开贞明白母亲的心事,他有一个弟弟两个妹妹,母亲想把儿女们的婚事及早完结,以了却一段心事,不要因为自己再三推却而阻挡了弟妹们的佳期。

暑期过后,郭开贞返回成都读书。

这年10月中旬的一个星期天,下午,郭开贞来到三哥的办公室,三哥从抽屉里取出一封家信给他看。信上说,母亲已经给他订了婚。女方是苏溪场的张家,是开贞远房叔母的亲戚,是这



位远房叔母做的媒。叔母亲自去看过人,说那位姑娘(即张琼华)人品好,在读书,又是天足,又是门当户对,所以用不着征得开贞的同意,母亲就把婚事定了。

母亲在信中还说,那位远房叔母是可以信得过的人,她素来寡言笑,并不是专门做媒的那种人。女家又是她的亲眷,那姑娘是她的表妹,姑娘的秉性、脾气、习惯,她是明了的。据叔母说,她的表妹如嫁到郭家来,决不弱于郭家的任何一位姑嫂,也决不会使开贞灰心。……叔母还说,论人品、相貌,与三嫂不相上下……

“人是一个善于适应环境的动物。”开贞看完信,便插上了想像的羽翼,用种种幻想来自我安慰:

——她该是:米兰的王子,在飓风中的荒岛上遇到的那位王姬;

——她该是:撒喀逊劫后的英雄,在决斗场中遇到的那位花王;

——她该是:在山谷中遇到的一株幽兰,在原野里遇到的一株百合。

……

她——或许就是自己理想中的那位女性。叔母说那姑娘的相貌与人品同三嫂不相上下。开贞于是沉入遐想中:三嫂是家里最美的女子,那位苏溪场的张姑娘,倘若真的像三嫂那样的美,我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了。他禁不住想起了幼时在竹林下想触摸三嫂的手那段惊心动魄的往事。三嫂——张姑娘;张姑娘——三嫂。像影片一样在他脑海里反复出现。“是的,我和她,可以共同缔造出一座未来的美好花园。”开贞在幻想中构筑了一幅未来的蓝图。

年假回到沙湾,春节即临,家家户户忙着请人编撰长句的春

联,不少户人家请开贞做这项工作,开贞编了二三十副长联。

因为是辛亥革命已经“革了命”的一年,长联的内容,除了“莺啼燕语”之外,便有了翻新。开贞自己最得意的是:

桃花春水遍天涯,寄语武陵人,于今可改秦衣服。
铁马金戈回地轴,吟诗锦城客,此后休嗟蜀道难。

开贞年假回家后,苏溪场的张家便有来信,催促在一两个月内办婚事。父母亲征求了开贞的意见。开贞想:既然她人品好,又在读书,即使读的是一些旧学,只要她真正聪明,旧学已有些根底,新的东西是很容易学会的。我可以向父母要求,婚后把她带到成都去读书。我可以教她,虽然谈不上是有爱情的结合,但我们的爱情不是也可以慢慢地发生吗?于是他表示同意结婚。

春节过后民国元年(1912年)的阴历正月十五,奉父母之命,郭开贞与张琼华完婚。婚礼按照旧的仪式举行。结婚那天,开贞戴一顶便帽,穿一身长袍马褂。

按四川人的习俗,结婚要花两天的时间,头一天由男家打发花轿到女家去迎亲。这一天是女家忙,男家除了白天接客,晚间有元宵放烟花火炮之外,比较清闲。第二天是新娘到门,结婚的高潮便在那夫妻的交拜。这一天,男家格外繁忙,遇到宾客多时,甚至要闹一个通宵。

郭家特意请保安团派遣二十人,背着五子后膛护送花轿前去迎亲。原始时代有所谓掳掠婚姻,打着花轿去接女子大约就是那种婚姻的子遗罢。开贞这一次竟能派出这许多“武装同志”来帮忙,就更显得威风了,他真像那一族的“酋长”了。

头一天晚上,郭家闹元宵,除了放花炮、蛇须,以及两株烟火树以外,还没有什么打扰。开贞也觉得比较清闲。



晚上,郭开贞在母亲房里,父亲还忙着在外边照应。母亲正在替他收拾一些换洗的衣裳,原先这些衣裳都放在母亲房间的衣橱里。

母亲说:“你这些衣裳,明天就该拿到你自己的房里去,我替你收拾好了。”

“娘,你不用收拾,我看不用拿过去。”开贞不经心地回答。

“你不拿过去?那怎么行?娘已经管了你二十年,你现在已经有人服侍了!”母亲把收拾好的衣裳推了过来。

母亲的话,带有几分伤感。开贞突然想起《孟子》的《万章》篇的几句话:“人少则慕父母,知好色则慕少艾,有妻子则慕妻子。”这也就是俗语所说的:“结婚以前是娘的儿,结婚以后是婆娘的儿”。临到儿子要结婚了,做母亲的觉得她已尽了哺养的责任,但如羽毛丰满了的雏燕,如今要离开她了,不免又有几分悲哀。

母子相对沉默。

过一会儿,母亲催开贞到厢房里去睡:“你早些去睡罢,明天你还要劳顿一天,说不定晚上都不能睡觉。”

开贞进厢房去睡。窗下的方桌上,摆了许多书。除了《庄子》、《文选》、《楚辞》、《史记》以外,也还有严几道译述的《天演论》、《群学肄言》。

窗子西边的墙上,挂着一幅已故的五嫂的画像。五嫂死后不久,五哥便续了弦,新五嫂怕看见死人,五哥便把五嫂的画像挂在厢房里了。像画得相当蒙眬,眉目颦蹙,带着十分凄凉的情调。

在昏黄的菜油灯光下,开贞凝视着那幅画像,想起了五嫂生前对他说过话:“你凡事都想出人头地,凡事都不肯输给别人……”如今五嫂远去了,她(画像)默默无言,周围如此寂寞、凄



凉,开贞仿佛觉得失去了鼓舞的力量,眼眶里满含了泪水。

翌日上午,新娘到门,结婚仪式渐渐进入高潮。宾客陆续来到。每来一次客,厅里的吹鼓手便“呜迭哇,呜迭哇”地吹打一遍,水烟师也扯开嗓门高叫:“有客来了,装烟倒茶!”显得格外嘈杂和热闹。

第二进的敞厅上供着家神,神龛前摆放着两张方桌,系上一条长桌帷。桌上放着一对大红烛,台桌前的地上铺着红毡,毡下掩着两个蒲团。

上午 11 时许,传来消息,花轿离家只有四五里路。新郎开贞的“表演”便开始了。

一位伯母引导着开贞在那块红毡的边沿上,从左一步一步地踏去一周,复又从右一步一步地踏去一周,左旋右转,重复了许多遍。这是什么意思呢?郭开贞一直不得其解。

从不远的下场口传来了“轰撞统”三响铁铙声,人们高喊着:“到了!到了!”男女宾客一时都拥了出来,把礼堂、天井、天井的两厢和第一进的中堂都挤得满满的。

邻近四街的男女老幼也都簇拥到了大门前,有的还拥进第一进中堂和天井沿边。

“轰撞统”——又是三响铁铙声,两队吹鼓手(迎亲归来的和坐镇的)一起“呜迭哇东匡”的吹打声,震天响的鞭炮声,男女老少的叫喊声,响彻了沙湾镇。

花轿进门之前,由一位伴郎提着鞭炮围着花轿环绕三圈。据说这是沿袭古时的掳掠婚姻制度,表示把女子抢来后,男子的示威和自鸣得意;但民间的说法,却是为了避邪,因为新娘是别家人,怕有别家的邪神邪鬼附在她的身边。

花轿抬进来,停放在礼堂下的阶沿边,这时由男家的一个小辈向着轿门拜三拜,这叫做“拜轿”。拜完轿,新娘便把预先准



备好的拜轿钱——铜钱从轿帘的一角向外抛出。据郭沫若后来的诠释,这恐怕是“母权时代的子遗,男子要向女子低头,女子要给男子以给养”。

拜轿以后,轿门才打开。伴娘伴母便连拉带扯地把闷得半死的新娘扯起身来。

新娘的一只脚先下轿门。

“啊!糟糕!”开贞不禁在心里叫了一声。这哪里是天足,分明是一朵“三寸金莲”嘛!

新娘的一身是通红的凤冠霞帔,脸上罩着层层盖头,最外一层盖头是红的。

新郎和新娘并立在神桌前,一对证婚人把桌上的一对大红烛点燃。有人在赞礼。新郎和新娘转过身来先拜天地,接着又转回身去拜祖宗,然后是两人相对作一夫妻交拜。这一交拜意味着夫妇之道成立了。

据郭沫若后来考证,这是“生殖器崇拜时代神前结婚的遗习。古时的所谓神就是生殖器,所谓神前结婚就是在神前交媾。交媾过后自然男的便成女的的人,女的便成为男的的人。但其后人文进化,多费手续,由交媾变相而为交拜。……”否则,没有交媾而仅仅交拜一下,男女怎么可能就成为夫妻呢?

交拜过后入洞房。新郎一只手掌着烛灯,另一只手牵着新娘头上盖着的一张黑色的纱帕。新郎在前面走,蒙头盖脑的新娘由伴娘和傧相等簇拥着跟在后面。郭沫若后来对此作过解释,说:“这个情景令人怎样也不能不想到掳掠结婚时代的复活。那蒙头盖脑的新娘被新郎牵着的,不正是才由异族得来的女俘虏吗?结婚的寝室叫做‘洞’房,进‘洞’房时白天都要点烛,那不还表示着一个穴居野处的风习吗?”直到现在,这“洞房”的叫法并没有变。

洞房的设备似乎又标志着一个时代。一切大小器具都是女家运来的东西。“这不消说又是母权时代的局部表现。”

新郎和新娘进入洞房以后,并坐在一张牙床上,要吃“交杯酒”——由伴郎、伴娘各端来一杯酒,分别交给新郎、新娘;新郎、新娘先各饮半杯,余下半杯又由伴郎、伴娘交换到新郎、新娘手中,让两人各各饮下。郭沫若后来猜想:“这种仪式或者也怕就是接吻的转化罢”。

喝完交杯酒,新郎和新娘才第一次对面。先由伴娘揭掉新娘的好几层盖头,留下一张黑色的纱帕,在证婚人的指导下,由新郎去揭开。开贞右手发抖,轻轻揭下那块黑纱帕。

“糟糕!猿人活啦!”开贞心里又是一声痛苦的喊叫。

新娘端坐着,露出一对稍稍上翻的猩猩鼻孔。

四川有一句俗话:“隔着麻布口袋买猫子,交订要白的,拿回家来才是黑的。”开贞的这门包办的婚事,男女双方不曾见一面,便是隔着口袋买猫。开贞后来曾比喻说,买回来的是一只“黑猫”。

开贞觉得眼前一片昏暗,只记得有一个人把新娘头上的黑巾揭下来,揣在他的怀里,他便悻悻地走出洞房。……郭沫若后来对于新郎保存黑巾也有一番解释:“这或者怕就是刚才牵着走的那张黑巾,女奚奴归顺了,系囚用的绳索当然由男子来收藏了。”那黑巾便是绳索的象征。

以上全部旧式的结婚礼仪,根据郭沫若的说法,“都是原始时代的子遗”。“在一天半日之中,人类的子孙把他们的祖妣要经过几千年或者几万年的野合时代、母权时代、寇婚时代,交错地再演出来。这些古习并不是说因为它们原始,因为它们蒙昧,便可厚非,所可厚非的是再演出的这些古习仅存其残骸,遗却了它的精髓。野合时代的结婚,母权时代的结婚,是双方合意的。



就是掳掠结婚,在女子自然是不公平,但当时的社会已成男性中心,至少也还有男性的片面的选择。能够占有俘虏中最美貌的女子的人,必然是战胜者中的孔武有力的男子。所以结果还是美人良士成为配偶。但到婚姻只能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以后,男女双方都是‘隔着口袋买猫儿’了。一错铸成,终身没改。男女双方的一切才能精力便囚系在命运的枷锁之下长此活埋。中国人的民族性日趋偷懒,日趋虚伪,日趋苟贱贪顽,日趋阴贼险狠,难道这种婚姻制度不正是一个主因吗?”郭沫若从婚俗演进史讲到封建包办婚姻的愚蒙性和危害性,讲到自己这场婚姻的悲剧性质,并进而讲到这种婚姻制度造成了中华民族近代国民性的堕落……

揭下黑巾以后,还拜了父母宾客,三跪九叩,稽首顿首,磕了无数的响头。

开贞昏昏蒙蒙地挨到了晚间。他头痛,倒在厢房的床上睡着了。别人要去闹洞房,他不管,只是死闷地睡觉。

父亲担心八儿是不是又得了什么急症,急忙来看看他的舌苔,审视他的热候。

母亲心里却很明白,三番两次地走来,坐在床边,向开贞叙说:

“八儿,你这样使不得。你要晓得,娘是费了一番苦心。你么婢的话,我是信以为真的。谁晓得她看错了人呢?”母亲暗暗地在埋怨么婢。

开贞躺在床上想:远房叔母为何要来欺骗郭家,造这个孽呢?也许她自己也被张家蒙骗了,她去相亲的时候,看见的并不是眼前这位新娘,而是别一个美丽的女子?……”开贞想不出一个头绪来。

母亲还不停地叙说着。

“脚是迟早可以放的,从明天起就可以叫她放脚。……品貌虽然不如意一点,但你一个男子,不能在這些上就要灰心。你看你的大嫂怎样?你的前五嫂和新五嫂怎样?不还是一些平常的面貌吗?你大哥、五哥也不见说闲话。……诸葛武侯不是故意娶了一位丑陋的妻子吗?……你男子汉大丈夫,是不能在这些上面灰心的。品貌就不如意一点,只要性情好,只要资质高,娘一面教她些礼节,你自己不也一面可以教她些诗书吗?……”

开贞始终沉默。

母亲一面开导他,一面又责备他不孝。

“八儿,你要晓得,你父亲为你经营治婚的费用,还有一切的准备,是怎样的操心,单这两三天的奔走应酬,又是怎样的忙碌。安排这样,又安排那样。事情办妥当了,刚好松得一口气,你又要做过场,使他苦闷。……你这不是做儿子的行为,也不是做人的行为。”说完,几滴泪水滚落下来。

开贞是一个孝子,母亲的这一番责备,对他那时的麻木真是顶门一针。他想:我自己已经陷入了命运的网罗,我何苦要把这种无聊的苦楚,还要移加到已经劬劳了一世的二老身上呢?……这不能怪别人,这悲剧也只是我一个人在演。……”

开贞于是挣持着起来,答应母亲明天去苏溪场“回门”。他回到了洞房,闹洞房的客人还未散去,还不时传来客厅里人们喝酒猜拳的声音……

翌日清晨“回门”,开贞似醒未醒,昏昏沉沉地陪着新娘以及新娘家来的人,一同坐船去苏溪。

开贞本是有些晕船的人,又有宿醉,上船后,河风一吹,便呕吐了。新娘立即打发她的伴娘送去一些薏仁,还把自己用的水烟袋也叫伴娘送去。开贞不抽烟,那水烟袋自然就婉谢了。



中午过后到了苏溪 ,开贞坐的轿停在古老的松树林下 ,被张家的人引进一家大院子的客厅 ,后又被引进客厅左侧的耳房。房间的铺上有四个人对靠着在抽大烟。

新娘的父亲给开贞倒了一碗茶后便进内堂里去 ,那躺着的四个人也只顾着抽大烟 ,开贞也没有向他们打招呼。

窗外不少人簇拥着偷看。

窗外天井里的吹鼓手不停地吹奏 ,水烟师也不停地喊着招呼客人。

俄顷 ,便有人来导引开贞穿过天井走到对面的内堂。这时天井里的吹鼓手便大吹大擂起来 ,堂内堂外挤满了男人女人 ,他们探着头 ,带着一双如饥似渴的眼睛在等着观赏这位“回门”的新郎。开贞一时觉得自己好像在唱猴戏。遗憾的是 ,这只“猴子”见过的世面毕竟太少 ,他被男人女人看得有点惊惶 ,甚至连头也不敢抬 ,眼睛也不敢斜视了。

内堂里的布置 ,拜客的仪式 ,和头一天在郭家相仿佛。但是究竟拜了多少回 ,磕了多少头 ,开贞昏昏蒙蒙 ,弄不清楚。

拜完磕完 ,开贞又被引回耳房。不少男客进来 ,坐下以后并不说话 ,只是在观赏。开贞怀着一腔闷气 ,很想到一间僻静的房间睡下 ,因为他觉得身子实在难于支持了。

直到上灯时分才开饭 ,开贞胡乱地吃了一些。两张方桌的人喝酒猜拳 ,另一些人在赌“红宝” 。铺上抽大烟的人在腾云驾雾 ,桌上赌“红宝”的人是如冈如陵。闷坐着的开贞 ,就像是流落在沙漠里的乞丐。

开贞有点不耐烦 ,便走出耳房。

“啊 ,糟糕 !”耳房外同样挤满了一大堆人在赌“红宝” 。

开贞只好又回到耳房里 ,翻检到了书架上一部古版的《文选》 ,这好像是千里之外遇见了故人一样 ,开贞高兴得把蒙着灰

尘的书从架上取了下来。开贞揣摩着这张家大约也是所谓旧家,院子结构很古,房屋又很低,而在书架上又有这部《文选》。“可怜的这部《文选》,却被赌徒和烟鬼抛撒在尘垢中,有谁来过问呢?”

开贞暗暗地为此叹息。

烟鬼走了,赌徒也散了,看样子已经过了二更了。

老丈人叫开贞在一张放着烟盘子的床上睡,他自己便侧躺着抽吸起来。……

婚后第五天,开贞的大嫂要上省城,开贞借口要跟着保卫团的朋友们进城,同时省城的学校也快要开学,便告别父母和妻子,同大嫂一起到成都去。

走的那天清早,母亲戴着一顶红风帽,拄着一根手杖,来到大渡河畔。河风很大。开贞与大嫂上了船,不久船就开了。

母亲站在河岸上向开贞呼唤:

“八儿,你要听娘的话,娘已经老了,你不要又跑到外洋去罢!”

开贞站在船尾,眼含热泪,说:“娘,莫担心!娘,请回去罢!……”

母亲站在岸上不动,直到船远远地转了一个弯,开贞才没有见到母亲的身影。

开贞坐在舱内沉思,母亲的悲伤使他感受难言的痛楚。他提笔写了一首诗:

阿母心悲切,送儿直上舟。
泪枯惟刮眼,滩转未回头。
流水深深恨,云山叠叠愁。
难忘江畔语,休作异邦游!



这年(1912年)暑假,郭开贞回家居住。但是他不愿与妻子同房,一个人在厢房的长凳子上睡。母亲很焦急,劝道:“八儿,这样使不得,你是有妻室的人了!进自己屋去罢……”

开贞没有听母亲的劝说,躺在长凳上兀自不动。

开贞的四姐——孀居娘家的郭麟贞,比较厉害,她有办法制服使性子的八弟。她来到跟前,先拍拍开贞的头:“你怎么不进屋里去睡?我要用这条长凳!”说着,她抓住长凳的两条腿撂起来,把开贞掀倒在地。

在母亲和四姐软硬兼施的催逼下,开贞无奈地进了自己的房门。

母亲念了声:“阿弥陀佛,我的小祖宗!”

四姐像是凯旋的将军,神气地“哼”了一声:“他呀,欺软怕硬!娘,你以后对他要严厉一点!”

这年的寒假和1913年的暑假,开贞都回到沙湾。

虽然娶回到屋里来的是一只“黑猫”,但郭沫若后来承认,他的童贞是自行破坏了的。张琼华因此自认是名副其实的原配妻子,而努力为丈夫尽到妻子的责任。

郭开贞于1913年暑期告别父母和妻子回成都后不久,便东渡日本留学。从此,张琼华便独守闺房,只能从墙上挂着的一帧丈夫的相片中得到片刻的精神安慰。

“八嫂,八哥从日本来信啦!”六妹郭蕙贞匆匆跑来报告消息。

张琼华忙着跑到婆婆屋里,听婆婆读信。信读完了。张琼华暗暗地落泪。

丈夫不仅没有单独给她写信,而且在长长的家信里,连一句都不曾提到她。

她在郭开贞眼里,难道只是一个侍候公婆的女奴吗?

婆婆说:“八儿媳,你给他写封信嘛,让他接你去东洋耍一耍嘛!……不要怕!”

张琼华回到自己房里,满含着眼泪给丈夫写了一封信:

“……妻回娘家,每年至多两次,皆各有喜事才回。又于今十月妻返娘家也,因为胞弟少辉完婚,妻待酒过后急返沙湾。又回想来日本之事,千里迢迢,妻年青妇女似不便抛头露面,落别人之谈论,我夫脸面又存于何地。总之,我夫定要回家,以叙二老思子之念,家中一屋老小皆安好,不必挂念……”

张琼华固守着儒家的正统观念,以为出嫁了的女人不宜“抛头露面”,不去日本与丈夫团聚,而宁愿独自在家乡咀嚼心灵的痛苦,恪守着封建的妇道。

郭开贞于1915年7月20日给郭翊昌弟的信中,议论了父母“为儿女子事,尚是自劳跋涉,为儿子的,何敢更从旁插嘴,播斤论两耶?”姻缘总是前生定,不是人间强得来;“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得个臭蛤蟆,也只有饱吃一口’而已……”郭开贞对张琼华的来信,只在末尾冷冷地说了几句:“八嫂(即指张琼华)来函亦读悉,愿弟为我传语,道我无暇,不能另函,也不必另函,尚望好为我事奉父母也。”开贞没有任何安慰妻子的话,只叫她好生侍奉公婆。这就是无情的花结出无情的果。

1916年2月,郭开贞在给父母亲的信中顺便提到了张琼华:“儿妇想未归宁,尚勤勉无怠,勤勉为百福之源,人能勤勉,百事始昌也。”他只是叫妻子“勤勉无怠”,张琼华在丈夫眼里真可以说是一个女奴了。

郭开贞想提出离婚的要求,但考虑到母亲年老多病,妻子又是旧式的脑筋,一旦提出离婚,她会不会寻短见,父母亲会不会因此而气死?……开贞想:纵横我是不愿仰仗家庭,我是不愿



分受家中丝毫的产业的 ,我何苦要为些许形式 ,再去牺牲别人 ?父母不愿意离她 ,尽可以把她养在家中做个老女 ,她也乐得做一世的贞姑。照人道上来说 ,她现在的境遇 ,只是少一个男子陪伴罢了 ,我不能更逼她去死 ,使我自己担负杀戮无辜的罪名。”开贞决定采取永远和四川家庭疏远的办法。

“住在我父母家中的和我做过一次结婚儿戏的女人哟 ,我们都是旧礼制的牺牲者 ,我丝毫不怨望你 ,请你也别要怨望我罢 !可怜你只能在我家中作一世的客 ,我也不能解救你。 ”

张琼华果真在郭家做了“ 一世的客 ”。她对抛弃她的丈夫忠贞不渝 ,从一而终 ,她对公公婆婆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

1981 年 ,张琼华终于结束了她漫长的悲剧生涯。

.....

开贞在日本留学时 ,常对他的日本夫人佐藤富子说 : “ 我一生的希望 ,只想回四川家乡去 ,再见母亲一面 ;但是 ,我不能回去 ,我也不忍回去。啊 ,旧式的婚姻制度的功果哟 ! 世间上有多少父母 ,多少儿女 ,同样在这种磔刑之下 ,正忍受着多少难疗的苦痛哟 ! ”

.....

旧式婚姻给郭开贞戴上了一具沉重的枷锁 ,使他在很长的时间内处于痛苦的怅惘之中 ,这场不幸的婚姻悲剧 ,使他意识到 ,男女情事 ,并非如他早年所绘制的那幅罗曼谛克的水彩画 ,这里只要是在他人(父母、媒妁)的绝对支配下 ,就会有雾障 ,有陷阱 ,有地狱。只有反叛才是惟一的正途。

正因为如此 ,他后来署名郭沫若的文学创作 ,就执著于对封建道德和封建礼教的叛逆 ,执著于对摧残人性、阻碍青年男女自由的野蛮的社会制度的抨击。

关于这场婚姻悲剧,郭沫若于1929年写了题为《黑猫》一书,这是他的自传系列中的一本。他说他现在来回忆这段“痛苦、耻辱、悔恨”的往事,真像是在“已经愈合了的伤痕上再来插进一刀”。“这也是那过渡时代的一场社会悲剧,但这悲剧的主人公,严格的说时,却不是我,我不过适逢其会成了一位重要的演员……”郭沫若说得不错,这场婚姻悲剧的主人公是张琼华女士。

有过这次旧式婚姻悲剧的体验,郭沫若提笔要为悲剧主人公张琼华,以及千千万万受到封建礼教、封建婚姻迫害的古今女性呐喊,为她们做翻案文章。郭沫若说:“女人在精神上的遭劫已经有了几千年,现在是该她们觉醒的时候了。她们觉醒转来,要要求她们天赋的人权,要要求男女的彻底的对等,这是当然的道理。”郭沫若同情张琼华,同情所有受封建宗法制度压迫、蹂躏的女子。在以男子为中心的现实社会里,他要为古今的女子们呼唤,鼓励她们当叛逆的女性,去夺回她们应该享有的人权平等、人格独立的权利。

自1923年至1925年,郭沫若连续创作了历史剧《卓文君》、《王昭君》、《聂嫈》,后来合集取名《三个叛逆的女性》。

在这些剧本里,世界发生了逆转,女子成了主宰世界的主人,女子占据了人生舞台的主动权,她们敢爱、敢憎、敢笑、敢骂,打破了世世因袭的“男子中心说”的文化格局,改变了女子屈从的社会地位。

剧本《卓文君》描写西汉时代孀居的卓文君私奔司马相如的故事。自古以来,卓文君私奔相如,一直是被封建权势者视为大逆不道,即使到了民国,许多所谓道德家、教育家,也仍然斥之为不道德。因为按照封建的训条,妇女出嫁后必须“从一而终”、“夫死守节”、“在家从父”,否则便是伤风败俗,破坏纲纪。



郭沫若写剧本 ,就要把寡妇卓文君写成“ 不从父 ”而大胆地去爱贫穷诗人司马相如的叛逆者的形象。

当卓王孙(文君父)切齿詈骂 ,逼卓文君自尽的时候 ,卓文君面对凶恶的父亲和公公 ,坦然地回答 :

我以前是以女儿和媳妇的资格对待你们 ,我现在是以人的资格来对待你们了 !

我自认我的行为是为天下后世提倡风教的。你们男子们制下的旧礼制 ,你们老人们维护着的旧礼制 ,是范围我们觉悟了的青年不得 ,范围我们觉悟了的女子不得 !

我不相信男子可以重婚 ,女子便不能再嫁 ! 我的行为我自己问心无愧。

这些话剧台词 ,铿锵有力 ,落地有声。这当然不会是汉代妇女的语言 ,这是郭沫若借卓文君的口 ,传达了 20 世纪初期中国新女性觉醒的呼喊 ,具有鲜明的现代意识。

郭沫若那时让女主人公卓文君说出这一番话 ,是需要有足够的勇气的。要知道 ,那种残酷戕害女性的贞操观、节烈观 ,直至民国以后 ,在权势者和平民百姓的意识形态中 ,仍然占着统治的地位。例如 1918 年 7 月 23 日北京《 中华新报 》上登载了朱尔迈的《 会葬唐烈妇记 》的文章 ,其中写道 :

唐烈妇之死 ,所饮灰水 ,钱卤 ,投河 ,雉经者五 ,前后绝食者三 ;又益之以砒霜 ,则其亲试乎杀人方者凡九。自除夕上溯其夫亡之夕 ,凡九十有八日。夫以九死之惨毒 ,又历九十八日之长 ,非所称百挫千折有进而无退者乎 ?

朱尔迈在文章里还引出一件“ 俞氏女守节 ”的事来替唐烈妇作陪衬 :

女年十九 ,受海盐张氏聘 ,未于归 ,夫夭 ,女即绝食七日 ,家人劝之力 ,始进糜 ,曰 : “ 吾即生 ,必至张氏 ,宁服丧三年 ,然后归报地下。”

俞氏女还不曾出嫁 ,只是因为相信了那种荒唐的贞操论 ,想做“ 青史上留名 ”的事 ,才绝食寻死 ,充当烈女。朱尔迈为了维持“ 风化 ” ,竟然在文章里巴望唐烈妇的英灵能来帮助俞氏女赶快死去(不必服丧三年) ,赶紧帮她玉成一位烈女。这实在比拿刀杀人的刽子手还要野蛮和残忍。

正是在这个时候 ,沫若要来歌颂那些不愿当节妇烈女的觉醒了的女子 ,要求给她们以做人的资格 ,真是大胆的叛逆。所以浙江绍兴女子师范学校演出《卓文君》时 ,引起了很大的风波。县议会议员们要求开除该校的校长 ;省教育会也谴责郭沫若“ 不道德 ”、“ 大伤风化 ” ,并下令禁演此剧。

此外 ,在《卓文君》里还描述了文君的侍婢红箫 ,爱上了家僮秦二 ,但是这个秦二却向卓王孙告密——卓文君与司马相如私通的秘密。红箫知道后 ,怒而把情人刺死。这在她看来是维护正义之举 ,义无反顾 ;然而 ,秦二毕竟是她难于割舍的情人 ,所以她又抱着秦二的尸体 ,钟情地赞美道 :

“ 哈哈 ,可爱的奴才 ! 你怎么这样可爱呀 ! 你的面孔和月光一样的白 ,你的头发和乌云一样的黑 ,你的奴性和羊儿一样的驯 ,你终究得和我们逃走了呢 ! ”

最后 ,红箫自刎 ,扑倒在秦二尸体上 ,表示了他们之间的“ 永生 ”。

这里再说说历史剧《王昭君》。

根据历史记载 ,汉元帝竟宁元年(公元前 33 年) ,匈奴呼韩



邪单于朝汉 ,表示“愿媾汉氏以自亲”。当时王昭君(原名王嫱)已被选入皇宫数年 ,因不肯贿赂画师 ,一直不曾见过皇帝 ;“积压悲怨 ,乃请掖庭令求行”。当王昭君表示自愿和亲匈奴而出现在汉元帝面前时 ;“丰容靓饰 ,光明汉宫 ,顾景裴回 ,竦动左右”,元帝不禁“大惊”;“意欲留之 ,而难于失信”,只好将昭君嫁到了匈奴。

据统计 ,自西晋以来 ,涉及王昭君的书就有三百三十多部 ,哀叹昭君的诗词多达四百余首。

郭沫若的历史剧 ,着重表现王昭君反抗元帝的意旨自愿嫁到匈奴的倔强性格。

汉元帝 你别要那么悲愤 ,我立刻就册封你为皇后 ,你总可以快乐了。

王昭君 皇后又有什么 ! 能够使我的妈妈再生 ,能够使我的钟爱的哥哥复活吗 ?

汉元帝 你要知道我是爱你呢。

王昭君 你纵使真在爱我 ,也是无益 ,我是再没有能以爱人的精魂了。

汉元帝 你纵使不爱我 ,你留在宫中不比到穷荒极北去受苦的强得多了吗 ?

王昭君 啊 ,你深居高拱的人 ,你也知道人到穷荒极北是可以受苦的么 ? 你深居高拱的人 ,你为满足你的淫欲 ,你可以强索天下的良家女子来恣你的奸淫 ! 你为保全你的宗室 ,你可以逼迫天下的良家子弟去填豺狼的欲望 ! 如今男子不够填 ,要用到我们女子了 ,要用到我们不足供你淫弄的女子了。你也知道穷荒极北是受苦的地域吗 ? 你的权力可以生人 ,可以杀人 ,你今天不喜欢我 ,你可以把我拿去投荒 ,



你明天喜欢了我 ,你又可以把我拿来供你的淫乐 ,把不是你淫乐的女子又拿去投荒。投荒是苦事 ,你算知道了 ,但是你可知道 ,受你淫弄的女子又不自以为苦吗 ? 你究竟何所异于人 ,你独能恣肆威虐于万众之上呢 ? 你丑 ! 你也应该知道你丑 ! 豺狼没有你丑 ,你居住在宫廷比豺狼的巢穴还要腥臭 ! 啊 ,我是一刻不能忍耐了 ,淑姬 ,你引我去吧 ! 不则我引你去 ,引你到沙漠里去 !

史书并没有记载王昭君与汉元帝之间矛盾、冲突的事 ,郭沫若在剧作中 ,有意写出王昭君倔强地反抗汉元帝的意旨 ,向君王的权威挑战的一幕来 ,为王昭君反抗王权(最高统治者) ,唱了一曲壮美的悲歌。

《王昭君》的结尾 ,郭沫若有意地写了汉元帝的性变态心理和行为。

汉元帝怒而杀了画师毛延寿以后 ,他并没有得到王昭君的爱情 ,昭君毅然地身出走塞北了。

汉元帝已经完全倾倒于王昭君的美色之中 ,失魂落魄 ,他竟捧起了毛延寿的血淋淋的头颅狂吻 :

延寿 ,我的老友 ,你毕竟也是比我幸福 ! 你画了这张美人 ,你的声名可以永远不朽。你虽然死了 ,你的脸上是经过美人的披打的。啊 ,你毕竟是比我幸福……啊 ,延寿 ,我的老友 ! 她披打过你的 ,是左脸吗 ? 还是右脸呢 ? 你说吧 ! 你这脸上还有她的余惠留着呢 ,你让我来分你一些香泽吧 ! (连连吻其左右额)……我要把你画的美人挂在壁间 ,把你供在我的书案上……延寿 ,你跟我到掖庭去吧。(挟画轴于肘下 ,捧毛延寿首 ,连连吻其左右额 ,向掖庭步去。)



分享遗泽,也是性变态的一种表现。这个戏剧情节,明显地受了英国唯美派作家奥斯卡·王尔德的《莎乐美》的影响;它同莎乐美捧着先知约翰的头谛视,说不能同你的活头来亲嘴,就同你的死头亲嘴罢,便狂吻不已,是非常近似的。

在现实生活中,这类叛逆的女性毕竟是凤毛麟角,更多的是忍辱负重、听天由命的女子。据说被火山掩埋的庞贝城,当人们后来清理废墟时,发现那些被烧焦了的男人遗体,保持着反抗的姿势,或蔑视着诸神,或试图逃跑;而那些女人的遗体,却蜷曲一团,脸朝着地,一副屈服、忍受的样子。这就是还存活在阳间的男人女人的生动写照。

法国女作家西蒙娜·德·波伏娃因此议论道:

这种听天由命的态度,使女人产生了常被人羡慕的忍耐。她们比男人更能忍受肉体上的痛苦;当环境需要时,她们能鼓起勇气禁欲;尽管缺乏男性的有攻击性的鲁莽,许多女人仍以她们在被动反抗中表现出的顽强镇静而闻名。她们在面临危机、贫困和不幸时,表现得比她们的丈夫更积极;她们尊重时间的持续性,它是仓促所不能克服的——所以她们在做事时不限定自己的时间。当她们把沉着坚韧用于一项事业时,有时会取得惊人的成功。“莫要低估女人的力量。”听天由命在宽厚女人的身上表现为克制;她容忍一切,从不谴责任何人,因为她认为人或物都只能是现在这个样子。自尊的女人可以把听天由命变成一种美德,德·夏里埃夫人就是如此。但它也引出一种无益的谨慎;女人总是想去保持、适应和安排,而不是去破坏和重建;她们宁肯妥协和调整,也不愿意去革命。



——《第二性》

这一段话 ,仿佛说的就是郭开贞的元配夫人张琼华。

张琼华自 1912 年嫁到郭家 ,至 1980 年逝世 ,度过了近七十载的禁欲生活。为着恪守儒家的贞操的道德观念 ,她以顽强的毅力 ,忍受着精神和肉体上的痛苦 ,默默地侍奉着公婆和操持家务。而张琼华的活守寡 ,在乡里习俗中 ,曾被誉为“ 中国女性的美德 ”。

鲁迅在《我之节烈观》一文中 ,把那些节烈的女子称作是“ 可怜人 ”;“ 不幸上了历史和数目的无意识的圈套 ,做了无主名的牺牲 ”。

张琼华 ,便是一位做了一世牺牲的可怜的女人。



八 佐藤富子——我的 圣母玛利亚

1910年春,郭开贞上成都,插入成都高等学堂分设中学丙班读书,不久他同样感到了幻灭,因为这里同样是一些做官的教职员和骗文凭的学生。讲经学的只拿一本《左传事纬》照本宣科,国文是一部《唐宋八大家文》,历史就等于一张历代帝王的世系表和改元的年号表。郭开贞再次感到失望、烦躁。年轻人充沛的精力,没有用在求知上,而是在酗酒与游玩中尽情发泄。

天晴的星期日,郭开贞约几个酒友到成都东门外去游玩。在濯锦江对岸便是有名的望江楼,这里有不少幽曲的建筑招揽游人,最负盛名的便是“薛涛井”。薛涛是唐朝韦皋镇蜀时的一位校书、女诗人。她能诗会文,制作了因她而名的“薛涛笺”。传说她制作笺时便用薛涛井的水,水是清澈的,井畔有一茶店,汲取井水煮茶来供享游客。

南门外的青羊宫、草堂寺,此时正举办花会。郭开贞等人又来到城外的浣花溪。溪的西岸是马道,东岸是人行道。一群群的游人,擦肩而过,有唱歌的、嬉笑的,有偎倚着的情侣,也有喝醉了的酒鬼。过来一群女学生,后面就有一群男学生尾随着。

开贞等十人租了十匹马,由南门向东城穿城而过。因为骑的是“溜溜马”,又老又瘦,走得格外迂缓,抽几鞭才快跑几步。开贞骑的是一匹黑马,身躯还比较健壮,于是打了头阵。出了东门,开贞很想让黑马驰骋,但那黑马却不急不忙地在散步,惹得过路的行人发笑。

“这该死的亡八,非用最后的手段不可了。”

开贞从裤袋里掏出一把小刀,用刀柄使劲地在马屁股上戳了一下,马突然暴跳起来。开贞拼命抓住了马的鬃毛。黑马暴怒地在街上狂奔,街上的行人,两旁店铺的老板都惊呆了。

开贞初学骑马,一时不知所措,只记住一句成语:“马儿跑得凶,一把抓着鬃。”

开贞只觉得两片屁股腓一上一下、一左一右地在木制的马鞍上乱打,就像打连枷一样。他此时真是魂不附体了。

黑马穿过了街道,跑到田野里;在神祠右侧的小路上,黑马突然静立,把开贞甩到田圃里了。

开贞倒在地上,心脏像要爆裂,周身的骨节解了体似的,屁股更是痛得难耐。而那匹黑马却悠然自得,在近处吃草。

两位朋友终于把郭开贞从田圃里扶了起来,雇了一乘小轿,把开贞送到望江楼,他们两人牵着三匹马跟随在轿子后面。

……

1912年郭开贞完婚后不久仍回成都读书。他那时受着“实业救国”、“科学救国”口号的影响,憧憬着西方的“物质文明”。

1913年7月,郭开贞考取了天津陆军军医学校。10月,他乘船走出夔门,先是赴军医学校报到,因不满意于学校当局而不愿入学。后来在他大哥郭橙坞的帮助下,同年年底赴日本留学。

走出乡关,走出国门,实现了“奋飞”的愿望,反映了郭开贞为要寻求报国济民的本领而乘风破浪去施展自己才能的决心,



也是他走上社会、认识社会的起点。

那时有热血、有抱负的中国知识青年，都走了“实业救国”的道路，郭开贞也不例外。

从1914年到1923年，郭开贞先后在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冈山第六高等学校、福冈九州帝国大学医学部读书（间有辍学），并取得了医学部学士学位。

初到日本的几年间，郭开贞说：“读的是西洋书，受的是东洋气。”异国流浪生活所受的民族歧视，依靠每月有限的中国官费来维持生活，以及辛亥革命后国内黑暗、腐败的社会现实，军阀之间连绵不断的战争，帝国列强对中国贪婪的掠夺……都使郭开贞的爱国热情受到沉重的打击，他的情绪复又陷于消沉、苦闷之中。

郭开贞不知道个人的出路在哪里，中国的出路在哪里，他对现实人生再度失望：

民国五六年的时候，正是我最彷徨不定而且最危险的时候。有时候想去自杀，有时候又想去当和尚。每天只把庄子和王阳明和《新旧约全书》当做日课诵读，清早和晚上又要静坐。我时常问我自己，还是肯定我一切的本能来执着这个世界呢？还是否定我一切的本能去追求那个世界？

那时候，父母亲来信，不准许他与原配妻子张琼华离婚。

张琼华来信，说父母亲年迈多病，劝丈夫早日归来，孝敬老人。

就在郭开贞面临种种烦恼，神经衰弱，失眠，求助于庄子、王阳明、《圣经》，忽而想自杀，忽而想当和尚，精神濒于崩溃，生命面临危机的时候，郭开贞说：“把我从这疯狂的一步救转了的，或者怕要算是我和安娜（即佐藤富子）的恋爱吧！……因为在民国五年的夏秋之交有和她的恋爱发生，我的作诗的欲望才认

真地发生了出来。”

那是在 1916 年 6 月 ,郭开贞在东京一高的留日同学陈龙骧患了可怕的肺病 ,从东京的杏云堂医院转到了圣路加医院。

郭开贞这时已经离开东京一高 ,到冈山六高读书去了。这年暑假 ,他特意从冈山来到东京探访陈龙骧同学。他见陈龙骧在圣路加医院医治了很久 ,总不见效 ,病情反而愈发严重 ,惨白的面孔晕起桃红色的血潮 ,不停地干咳。于是他劝友人转到养生医院 ,陈不久在养生医院病故。

郭开贞在给亡友料理后事时 ,来到了圣路加医院 ,他要为亡友取出那张 X 光透视的底片。接待他的是一位肌肤白嫩、目光炯炯有神、身材丰满的日本女护士——佐藤富子小姐。

佐藤富子含着眼泪说 :“先生 ,我方才听了您与藤井医师的一番话 ,您的友人陈龙骧被病魔夺去了年轻的生命……愿上帝保佑他的灵魂得到安息。”

“谢谢您 ,护士小姐。这 ,X 光底片取出来有困难吗?”郭开贞望着眼前这位护士时 ,完全被她那富有魅力的少女的神采吸引住了。

他觉得 ,这位护士的眉宇之间 ,有一种不可思议的洁光 ,令他肃然生敬。

佐藤富子被这位陌生的中国青年人看得有点不好意思了 :“先生 ,按医院的规定 ,这些病人的资料是不可以取出的。不过 ,您既然想把 X 光底片寄给陈君在家乡的双亲 ,我可以替您找藤井医师说情……”

郭开贞再次鞠躬致谢。

“先生回冈山去罢 ,X 光底片 ,我给您寄去。”

郭开贞在一张纸上写下了自己的姓名和在冈山的地址 ,交给护士小姐。



“您还不知道我的姓名呢！……我叫佐藤富子。”

“再见了，佐藤富子小姐。”郭开贞离开时，还回头深情地看了佐藤富子一眼。

佐藤富子说了声“再见”，便向资料室走去。

佐藤富子的眼泪、话语，滋润着郭开贞的心田，他感受着一种苦涩的甜蜜。开贞在回冈山的路上想，这位日本少女的出现，大概是上帝对我的怜悯罢！见我失去了一位契己的良朋，便送来了一位娴淑的腻友……不过，开贞不敢想得太多。

据日本仙台市广濑町九番一号尚絅女子学校有关资料的记载，佐藤富子是宫城县黑川郡大衡村大衡字中山三十四番地土族传道师卯右卫门的长女，明治28年（1895年）4月5日生，明治42年（1909年）4月13日入学，大正3年（1914年）3月26日毕业。

佐藤富子的祖父，是北海道大学的创始人，首届校长。父亲原是北海道大学土木系毕业的工程师，后来转而信仰基督教，当了牧师。佐藤富子的父母有八个子女——三男五女，她是长女，也是三男的姐姐。

佐藤富子从女子学校毕业的那年，父母亲包办婚姻，准备给她操办婚事，她勇敢地抗婚，设法出逃，只身来到东京京桥区圣路加医院当护士。她立志当一名妇产科医生，将一生献给慈善事业。

隔了一个星期的光景，郭开贞收到佐藤富子从东京寄来的陈龙骧生前拍的X光片，并附了一封信。佐藤富子一方面称赞郭开贞是一位心地善良的人，陈龙骧在天国里会因为有你这样一位好友而感到安慰，另一方面也劝郭开贞不要过于悲伤，对于自己的身体，多多珍摄为要。

在郭开贞看来，这封信滚动着一颗纯真少女特有的炽热而

温存的心,特别是那“哥哥”的称谓,是不是在暗示着异国少女的爱恋之情,或者起码说对他的好感,而要以兄妹相称来加以掩饰呢?

郭开贞按捺不住内心的兴奋与感激,在灯光下,提笔给佐藤富子写了回信。

信的开头先诉说了一番感激的话。因为这是萍水相逢,一次偶然的机会得以相识,而佐藤富子小姐却热情地给以帮助,这使他很受感动。

接着郭开贞便诉说了自己到日本以后的种种苦闷的心境,他甚至觉得像陈龙骧那样染上不治之症而死去,倒是幸福的。在最苦闷的时候,他想过当和尚,甚至想过自杀……

在这封复信里,郭开贞像是给这位日本少女射去了一枝爱神之箭,表示了能以兄妹相称在精神上获得的满足——从异国女性那里得到了自我存在的价值的认同,在认同中蕴含的亲昵之情。至于信里说了一些自暴自弃的话,这虽然是郭开贞当时思想情绪的真实写照,但把它写在第一封回信里,无非是想通过渲染这种感伤的情调,去博得那位天真而善良的异国少女的同情的眼泪。

果然,佐藤富子接到这封信后,热泪禁不住夺眶而出。深夜时分,人们已进入梦乡,她利用值夜班的机会,在值班室伏案写信。感情在无意识中默默地向前突进。

佐藤富子不理解这位中国留学生为什么如此悲观、厌世,为什么心情如此沉重。她于是在信里问起开贞的身世、经历、家庭情况,了解他的欢乐和苦恼,并表示愿意共同来分享这种欢乐和苦恼。佐藤富子在信里说了许多体贴入微的、动情的话。

这就是爱情,是东方少女表达爱情的特有的方式——存爱心于关心之中。希腊哲学家柏拉图说过:爱情是一棵天上生长



的树。这是因为 ,树的根柢长在土壤之下 ,而它的树干、枝叶、花朵 ,却生存在宇宙空间 ,它得到升华了。

不过 ,佐藤富子用以表示的爱 ,是含蓄的 ,若隐若现的。

郭开贞虽是一位结过婚的男子 ,但从异性那里得到纯真的关心与爱心 ,这却是第一次 ,所以他激动得手舞足蹈。爱情给他送来的是温馨与安慰。

佐藤富子询问郭开贞的身世、经历 ,这倒把他难住了。他是有妻室的人了 ,而且已经把童贞破坏了 ,他不知道自己现在还有没有资格去爱一位纯洁的处女 ,他也不知道自己现在是不是该把真实的情况毫无保留地告诉给这位向他伸出了友谊之手的纯洁的姑娘。他的内心充满矛盾和痛苦。

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 ,郭开贞终于给佐藤富子写了一封长信 ,坦诚地告诉她想要了解的一切 ,尤其是那桩令他痛苦不堪的包办婚姻。

郭开贞说起三年前经父母亲包办在家乡与张琼华女士结婚的情景 ,因为自己并不认识那个女子 ,自然就谈不上什么爱情了。问题在于 ,自己是一个孝子 ,不愿意因此而反叛 ,去伤害父母 ,结果是造成了现在的遗恨。婚后不久 ,自己选择了叛逃出走这惟一的路径 ,并考虑今后不再回家去了。

接着 ,开贞便重重地抒发了那伤感的情调 ,把自己说成是一个充满心灵创伤的人 ,一只中了箭的雁鹅 ,背负着十字架在人生的旅途上极其痛苦地挣扎着前行。

郭开贞用这些言词抒发自己内心的苦闷和伤痛时 ,多少带有文学夸张的成份 ,然而多情的女子虽然也知道那是文学的渲染和描写 ,却更乐意接受它 ,而不愿去怀疑其中藏有哪怕是些许的夸张或欺骗。

尤其是郭开贞献上几句阿谀之词 ,称赞佐藤小姐心地的纯



洁、善良，如同天上的白云、雨后的彩虹，而把自己说成是有了裂纹的玉石，难以弥合等，更是打动了佐藤富子的心。

末了，郭开贞还郑重地表示自己已经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在佐藤小姐知道他是有妻室的人以后，也许再不会来信了，开贞并为她的未来而衷心祝福。

开贞表示的这个态度，是严肃而诚实的，也是负责的。

佐藤富子不但没有拒绝开贞，反而对他表示同情和理解。这不能认为只是这位少女心胸的博大，这里似乎有一个契合点：一个是有妇之夫，一个是逃婚的少女，相似的命运把他们维系在一起了，或者说，封建的婚姻制度把这一对争求自由、解放的男女青年驱赶到共同结合、奋斗的道路上去。

佐藤富子认为，郭开贞在家乡的“结婚”，并不是他的过失，他是受害者，是应该得到上帝的宽恕的。……正因为如此，她和这位受害者都是孤苦的羔羊，而今终于走上了自己可以选择的道路，就不应该再去叹息，再给自己设置种种精神的压力，而应该把过去的悲伤埋在心底里，抬起头来去迎接光明的生活，去创造美好的未来。

佐藤富子在信中所流露的深沉的感情，使郭开贞感到格外的温暖。字里行间跳动着一颗纯真的、善良的、睿智的而又富有理性思考的少女的心。

“她！”郭开贞在屋里大叫起来，“她，就是上帝赐予我的圣母玛利亚！”

开贞这时觉得佐藤富子正以她的胸怀、气度、仁慈，以及那颗纯洁的爱心，拯救自己深陷泥潭的苦痛的灵魂，使自己从此获得新生。他，今后要抛开一切烦恼，一切得失，大胆地向生路走去。

郭开贞觉得，凤凰可以涅槃，女神可以再生，自我也可以脱



胎换骨,再塑一个崭新的自我的形象。

佐藤富子同样也因此而获得新生。郭开贞把佐藤富子奉为“圣母玛利亚”,对这位玛利亚表示了由衷的敬佩——以一个女性之身而冲出富贵之家门,开拓新的生活,寻觅自由的天地,佐藤富子简直就像是暴风雨中的海燕,在万里晴空中翱翔的隼鹰,在搏击中前进。相比之下,自己倒显得怯懦、卑琐,相形见绌了。

近一个月冈山——东京、东京——冈山的书信往返,郭开贞与佐藤富子的爱情,闪电般地急速发展。

这一对以兄妹相称的恋人,已经不满足于靠书信来传递感情了,他们如饥似渴地盼望着早日见面。

果然,上帝帮助他们。这年10月中旬,佐藤富子有五天的假期,他们便相约到滨川、大森和房州去旅游。

五天的旅游生活,他们除了对彼此的家庭、事业、理想相互有更多的了解外,他们的欢乐与苦恼,也在情感的交流中融会在一起了。沐浴着爱的大海,那心潮也由微澜急速地推进到狂涛。他们已经如醉如痴地倾饮着爱的玉液琼浆了。

佐藤富子回到东京圣路加医院以后,还在细细地回味那五天感受到的不曾有过的快乐和幸福。在值勤的夜晚,她仰望窗外的星空,一轮弯月在乌云中时隐时现,月是澄明的,但月又像是害羞的。佐藤抬头望月,真有点难为情了……那也是一个朦胧的月夜,在松林下。啊!月夜,它在人世间是不是隐藏着许多秘密呢?……

月是美丽的,夜渐渐深沉下去。

远隔山川的哥哥,此时是否也在举目望月呢?

晚风吹拂,带来一层凉意,但是佐藤富子的心却在燃烧,在沸腾……她不知道命运之神将给她带来的是喜,是忧,是幸福,还是悲哀。

无尽的思念 ,无尽的情愁。

郭开贞就没有那样含蓄了。别离的月夜 ,他得到了长长的、甜甜的一吻之后 ,心花怒放 ,便写诗抒发了他的燃烧到了白热化程度的爱情 ,以及那热吻在他心头涌起的波澜。

红甘蔗 ,蔗甘红 ,
水万重兮山万重。
忆昔醉朦胧 ,
旅邸凄凉一枕空。
卿来端的是飞鸿 ,
乳我蔗汁口之中 ,
生意始融融。

那夕起头从 ,
才将命脉两相通。
难忘枕畔语从容 :
从今爱我比前浓。
红甘蔗 ,蔗甘红 ,
水万重兮山万重。

郭开贞写这首《蔗红词》 ,正在回味那一吻似蔗汁一般的甜蜜 ,以及蒙眬的醉意。乐融融的一吻 ,把你我的命脉相通了 ;枕边的耳语 ,你比从前更加爱我了。他把那一吻更具象化了 :

我把你这张爱嘴 ,
比成着一个酒杯。
喝不尽的葡萄美酒 ,



会使我时常沉醉！

我把你这对乳头，
比成着两座坟墓。
我们俩睡在墓中，
血液儿化成甘露！

开贞把这首题为《Venus》的诗，译成英文以后，寄给了佐藤富子。

富子是在晚间下班以后才细细地欣赏这首诗的。诗题《Venus》，那是罗马神话中司美与恋爱的女神。他把我比成这样的女神，我太高兴了。记得别离时那长长的、甜甜的一吻，在他笔下，化作了“喝不尽的葡萄美酒”，令他“时常沉醉”，他似乎还在回味那一吻的余韵呢！至于我的乳房，只属于他一个人的，让他观赏，让他触摸，怎么可以写进诗里，而且把它比喻成“坟墓”。中国人的习俗，是不是可以把女人的乳比作坟墓？这在我们日本人看来，是不吉利的呀！……不过，他把我这对乳头，比作“两座坟墓”；我们俩睡在墓中，血液儿化成甘露”，这，是不是含蓄着我们俩将从此白头偕老，直到走进坟墓，走到人生的终点？不错，他几次向我表示，我们从此永不分离……

“说真的，在分别的那一时刻，我真是悲伤极了！”富子虽然不是一位诗人，但她表达感情的方式，对自我复杂而微妙的心态的描述，并不比开贞逊色——它更具有女性的细腻而婉约的意蕴。富子形容她别离时的感受，好像自己顿时变成了一粒小石子，无足轻重地被行人踢在路旁，掉进阴沟里了。这是在得到爱又怕失落的心理感应。至于什么“爱嘴”呀，“乳头”呀，那是占有者男性津津乐道的东西，它是不会进入一位处女的语词组合

里的。

回想起五天的相会 ,在富子的脑海里变得虚无缥缈了——它像是真的 ,又像是假的 ;它像是充实的 ,又像是虚空的。如同民间传说中那个美妙的然而又是虚幻的海市蜃楼。

“我们俩的恋爱 ,会是虚幻的吗?”富子不敢再想下去了。

别离是揪心的 ,分别才几天 ,在富子看来却像是度过了漫长的岁月。但是 ,读完《Venus》一诗以后 ,当她也来细细回味那“喝不尽的葡萄美酒”时 ,又觉得像在昨夜发生的一样 ,嘴唇还感觉着有些湿润呢 !想起被恋人触摸、吮吸过的乳头 ,自己的一双乳房顿时也鼓胀了起来。富子羞赧地低下了头。

富子暗暗地责怪冈山那位恋人 ,为什么到了别离的那一刻才给她一吻……啊 ,年轻的小伙子 ,你为什么不大胆一些呢 ?富子的脸颊通红了。

旅游归来后 ,富子利用值夜班的时间 ,偷偷地给自己的恋人缝制了一件“羽织”(日本和服的袍子)和一条“袴子”(日本和服的裙子) ,费了整整一个月的工夫。这一针一线 ,寄寓着一位东洋姑娘的爱心。“真是害羞得很 ,送也不好送得。但已经操了一番心 ,缝好了又不能不送 ,我只好给你送去。你怕不喜欢罢。但请宽怀地穿用罢。……你能领受我的心的时候 ,我真不知道是怎样地幸福哟 !”富子把这“羽织”、“袴子”邮寄到冈山去了——寄去了异国少女的一片痴情。

郭开贞回到冈山后 ,常常要回忆那五天与恋人朝夕相处的甜蜜生活 ,他沉醉于爱情的葡萄美酒之中 ,渴望着从司健康的女神那里再得到一次甜甜的热吻——

Hygeia 哟 !

你为什么弃了我 ?



我若再得你蔷薇花色的脸儿来亲我，
我便死——也灵魂安妥。
Hygeia 哟！
你为什么弃了我？

——《司健康的女神》

开贞这时已被爱神俘虏了，他不断地写诗来抒发自我情欲的饥渴——

月儿呀！你好像把镀金的镰刀。
你把这海上的松树斫倒了，
哦，我也被你斫倒了！

白云呀！你是不是解渴的凌冰？
我怎得把你吞下喉去，
解解我火一样的焦心？

——《新月与白云》

开贞把恋人富子比作“新月”，这新月像是一把“镀金的镰刀”，把海上的松树斫倒了，也把他“斫倒”——倾倒了；他又把恋人富子比作“白云”，但愿这“解渴的凌冰”，也能溶化他“火一样的焦心”。

情浓意融，命脉相通，这一对恋人已经是难割难舍了。开贞企盼着富子能早日来到冈山，实现团圆之梦，他不堪忍受千山万水的阻隔了。

接着，郭开贞为佐藤富子考虑了一件大事——进东京市谷女子医学校读书，以期将来“可以更好地取得为社会服务的本

领而受到社会的公平待遇”。开贞还很想及早地同她生活在一起。他想,一方面可以解除双方思恋之苦,免去孤独的生活;另一方面自己也可以借此帮助她复习准备入学考试的功课。开贞随即拿起钢笔写信。……开贞此时渴望有个家,急切地想与佐藤小姐同居,但这一层不便在信中明说,于是想法子给一点暗示,譬如说别离以后如何失眠,难熬那漫漫的长夜呀,如何走神,在教室里不知道老师都讲授些什么呀……他相信,聪明的佐藤小姐是会领悟的。

佐藤富子的情感世界是热烈而丰富的,她在爱河里越游越远了。值班的夜晚,她幻想着在这幽静的月夜中,倚在恋人的身上,乘着随风飘流的一叶小舟,驶出鄙俗的尘世,游向那极乐的彼岸……

翌日晨,卯右卫门先生的敲门声,把她从梦幻中唤醒。父亲严厉地呵责她是“不孝的女儿”;像是着了魔似的,执迷不悟,把苦痛当成欢乐,到醒悟时才发现自己终于一无所得”。父亲说:“你想在这个世间独来独往是很难的,我望你好生考虑啊。”

卯右卫门先生沉默片刻,又说:

“你果真不听劝告,我也给你自由。但你无论将来怎么样,总不要污辱耶稣的名号,这是我对你的最后的祈愿!你总要不失去做人的样子!别的我没有要求你的。你可不要一时疏忽上了当,堕落到那永远不能上升的地狱的绝底才好。你要好生好生地注意啊!还有,你何时醒悟了,随时可以回家。家里随时欢迎你……”

父亲的一番教训,使佐藤富子非常伤心、悲哀。当她目送父亲远远去时,一下晕倒在地上了。

但是,佐藤富子仍然倔强地走自己的路:



我是不回去的 ,这是定了心的。假如我不能走我已经定了的路 ,我宁可死 !

我现在只能背叛双亲走自己开拓的路了 ,我别无其他道路可走。

从小以来 ,我说过的道理 ,做过的事情 ,无论是好是坏 ,我都要彻底主张的。

家庭的管制、压迫 ,更加滋长了佐藤富子的逆反心理。她相信 ,郭开贞是诚实可靠的 ,他的爱是纯洁的 ,他深深地信赖着他。现在 ,她为着自己的自由、幸福 ,依赖着他的爱 ,而把一切都抛弃了.....

啊 !我最亲爱的哥哥 ,请你永远领着我走吧 !佐藤富子拿起了那枝沉重的笔 ,千言万语 ,不知该从何说起。是的 ,领着我走吧 ,无论是天涯海角 ,我将跟随你而去。

佐藤富子突然意识到自己已经没有退路了 ,然而 ,乞求于他吗 ?为什么要乞求呢 ?难道我离开了他就不能生存吗 ?不 !倘若他对我冷淡了 ,我也决不乞求于他 !一向自尊、自爱的佐藤富子 ,决不会去乞求于一个负心的男子的 ,她懂得自立、自强的可贵。

是的 ,即使今后将度过悲惨的生涯 ,那也是我的命运.....

啊 ,想到哪儿去了 ?郭开贞不是还深深地爱着我吗 ?

郭开贞此时也意识到 ,是佐藤小姐的爱 ,把他从死亡的危险边缘救转上来 ,使他尝到了生活的甜水 ,人生的乐趣。然而 ,佐藤富子为着筑起这个爱巢 ,却做出了极大的牺牲 ,她为此同父亲、家庭闹到绝情的地步。开贞觉得这是自己造的罪孽 ,为此深感不安。他此时很想分担佐藤小姐的忧愁 ,他甚至愿意为她背起十字架 ,请求上帝的庇佑。

想到未来 ,郭开贞有点战栗了。是啊 ,凭我这点本领 ,这份



不成器的材料,她可能要随自己蹈入苦海了。

郭开贞去信仍要求及早与佐藤富子同居。他说:那时,我俩就风雨同舟,在艰难的拼搏中去创造新的生活。未来将是什么样子,是天堂,是地狱,就听任命运的安排吧!

佐藤富子是一位基督教徒,她的内心充满矛盾和痛苦,她常常向万能的上帝祈祷、忏悔……她想起俄国小说家托斯妥耶夫斯基写的那本《罪与罚》,很赞同书中的思想。她相信,那位裁判众生的上帝,他的胸怀是博大的,能宽恕一切人,无论是善人、恶人、智者、贤者、君子、愚人、小人,上帝都是一视同仁地对待。小说里的那位卖笑的小姐及其靠酒浇愁的父亲,上帝都一一宽恕了。……富子想,她和郭开贞,如果过去有什么罪恶或过失的话,上帝自然也会赦容的。

这样想着,固然可以获得片刻的安慰,但是那种孤独感与失落感,总是不停地向佐藤富子袭来。

父母亲不再来信了,她真的成了弃儿了。她素来性格倔强,任何压力也不以为意。当她受着母亲严厉的管束的时候,她就恨不能成为自由的孤儿。可是现在呢?——

现在,我这个失去了保护的弱女子,在这深夜里,连御寒的能力也减退了;夜里下班走在回去的小路上,一阵阵冷风袭来,我竟然浑身打颤了。

去不去冈山,在富子心里也是矛盾着。为了排遣寂寞和孤独,她很想快快投入恋人的怀抱里;但是,开贞每月只有三十几元的官费,假如去冈山而又无她能自立的职业,因此给开贞增加额外的负担是于心不忍的;假如还要上女子医学校读书,她的学费、生活费全由开贞负担,这是无论如何也承受不了的。所以不能为了求一时同居的快乐而不顾及后果,而且同居以后,万一怀上孕,岂不是负担更加沉重了。富子不得不采取审慎的态度。



郭开贞不是基督教徒,但他相信孔夫子的“仁者爱人”的思想。他相信:爱是可以产生伟大的力量的。

郭开贞在房里踱步,默默地发出了这般铿锵有力的誓言:为了爱,我可以赴汤蹈火,我可以献出我的生命!为了你,我的玛利亚,我尊奉的女神,我可以为你背起十字架,我敢于向一切传统的、陈腐的观念挑战,向恶势力挑战……

不过,在信的末尾,郭开贞仍要求佐藤富子下个月来冈山同居。还是那一套老话,什么思想精力集中不了啦,想努力学习而学不下去啦……

富子看过信后,暗暗发笑——这大概是男子们惯用的手法罢,为的是博得女子的一点同情心。

为了同居,何必把自己说得可怜兮兮的。我才不会掉眼泪同情你呢!富子这回几乎笑出声了。

不过,富子也承认自己近来也精神恍惚,好像是神经病人一样。说话语无伦次,驴头不对马嘴;明明想上厕所,却糊里糊涂地走进病房……这是怎么啦?她自己也说不明白。总之,心猿意马,心里乱糟糟的。

一直维持这种尴尬的局面,实在不是一个好办法。

佐藤富子终于同意在下个月(12月)去冈山与郭开贞同居。

“从此生死与共地生活到生命的尽头。”富子这样想的时候,已经考虑到了可能遭受来自佐藤家族的严厉的“破门”的处分,即从此不再承认她是佐藤家族的成员。富子有了充分的思想准备。

这对兄妹相称的恋人,为了遮人耳目,富子在信里还请开贞给她取一个好听的中国的名字。

开贞读信的当晚,兴奋得失眠了——这一回是真的失眠了。他很佩服富子冲破世俗偏见的勇气,以及向陈旧的道德观念抗



争的胆略。

富子答应下个月来冈山同居,他更是感激涕零,他长久悬在半空中的心,这回可以扎扎实实地落地来了,他的生命的追求快要有一个归宿了。

啊!我这个海外游子,旅居异乡的孤客,很快就要有一个名副其实的、温馨的家了……开贞想着想着,“哈哈”地笑了。他举起一盅红葡萄酒,遥祝富子平安、健康,下个月投入他的怀里。

开贞从中国的、日本的、俄国的、德国的、英国的、法国的一些小说、诗歌、戏剧里去寻觅,最后为富子取名:郭安娜。这是因为他知道,佐藤富子对列夫·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怀有特殊的兴趣,她赞美过安娜·卡列尼娜的追求与反抗的精神,她同情她的不幸命运,为她的自杀而流过眼泪,为她的最后结局表示过愤愤不平……

富子接到信后,激动不已,她默默地祈祷着:“上帝啊,从我接受‘郭安娜’这个中国人为我命名的中国名字开始,我的心,我的灵魂,已经入了中国籍了……”从此,可敬的佐藤富子,一直沿用着“郭安娜”这个中国名字,终生不改。

1916年12月上旬,一个晴朗的严冬的早晨,郭开贞把郭安娜从东京接到冈山的“家”。这意味着这对恋人结合了。但对安娜来说,付出的代价太大了,她不仅受到佐藤家族“破门”的处分,而且失去了赖以自立的工作。所以来到冈山的第一句话是——“这全是为了你呀!”

至于郭开贞呢?此前因包办婚姻不如意而带来的惶惑、苦恼、绝望的种种恶梦已经过去,他不能再忍受孤独了。

他要生活,他要恋爱,他要爱人,他要被爱。

人生假如没有爱,就像鱼儿没有水一样,是不可想像的。

当郭开贞决心得到他想得到的爱时,他就能够从纤尘之中



天才地创造出一个大千宇宙来。

他热恋着安娜，给安娜献上一首首情诗，爱情使他迸发了新诗创作的激情，爱情成了他新诗创作初期的“酵母”。

现在，恋人来到了身边，朝朝暮暮，相亲相爱。郭开贞忽然觉得自己像是一条快干渴死了的小鱼，在安娜的泪渊中得到了复苏，得到了爱情的喜悦。

这是一个堆满一块块突兀的岩石、青如螺黛的海岛，一湾平如明镜的海水，在夕阳的光照下，呈现出一片片的鱼鳞状，岛滨经过晚潮的冲洗，显得平坦而洁净。……啊！一只小鱼被晚潮抛在洼穴里快要干渴死了。

从海岛的松林里，传来了一位少女的歌声：

月光一样的朝暾，
照透了蓊郁的森林，
银白色的沙中，
交横着迷离疏影。

歌声在海空中荡漾，歌声传进奄奄一息的小鱼的耳朵里。

一个穿白色的唐时装束的少女走了出来。她头上顶着一幅素罗，手中拿着一枝百合，两脚是精赤裸裸的。她一面走，一面唱歌。她的脚印，印在雪白的沙岸上，就好像一瓣一瓣的辛夷。

她在沙岸上走了一会，走到鱼儿睡着的岩石上来了，她仰头眺望了一回，无心之间，又把头儿低了下去。

她把头儿低了下去，无心之间，便看见洼穴中的那匹鱼儿。她把腰儿弓了下去，仔细看那鱼儿时，她才知道他是死了。她不言不语地，不禁涌了几行清泪，点点滴滴地滴在那洼穴



里，洼穴处便汇成了一个小小的泪池。

少女哭了之后，她又凄凄寂寂地走了。

鱼儿在泪池中便渐渐苏活了过来。

这位少女端庄、温柔而娴静。

这位少女有着一颗善良、纯洁而美丽的灵魂。

她使鱼儿苏活，她使钟情的男子重新获得生命，她就是创造生命、讴歌爱情的女神。她就是安娜呀！

……

开贞把这首用英文写的散文诗念给安娜听，安娜难为情地说了句：“我真有那么好吗？”

开贞吻了一下安娜的脸颊，说：“你比那位少女还美还好！”

可惜的是，这美好的光景又要结束了。

1917年3月，安娜考取了东京市谷女子医校，她就要暂时离开这个刚刚筑起的爱巢而到东京读书去了。

她正忙着往藤箱里装衣裳，抬着看见丈夫站在桌旁发愣，连忙走过去安慰几句，还给他轻轻一吻。

开贞一下子把安娜搂住了，他耐不得孤独、空虚，他身边要有一个女人，他要有女人给予的爱。

但是，让安娜去读书，又是他的主意。他不能为了一己的眼前利益而妨碍她的将来的前程。

安娜看出丈夫那踌躇的样子，便说：“那我是不是就不去了？”

“不，你还是读书的好！”

初春的月夜，送走安娜以后，开贞没有回家，独自来到旭川桥畔。

桥上灯火通明，晚风吹来桥头梅花、茶花的花香，一对对情侣贴着桥栏杆在谈情说爱，卖馄饨、卖鱼丸汤、卖烟酒、卖玩具



的 ,嘈杂的叫卖声打破了夜色的宁静。

上弦月从漫漫乌云中钻出 ,桥下一艘艘帆船向东游去 ,时而传来伤感的箫声。

开贞站在桥头 ,仰望时隐时现的弯月 ,吟诵了一首别离诗 :

残月黄金梳 ,
我欲掇之赠彼姝。
彼姝不可见 ,
桥下流泉声如洙。

晓日月桂冠 ,
掇之欲上青天难。
青天犹可上 ,
生离令我情惆怅。

开贞把这首诗改译成白话诗 ,如下 :

一弯残月儿
还高挂在天上。
一轮红日儿
早已出自东方。
我送了她回来 ,
走到这旭川桥上 ;
应着桥下流水的哀音 ,
我的灵魂儿
向我这般歌唱 :



月儿啊！

你同那黄金梳儿一样。
我要想爬上天去，
把你取来；
用着我的手儿，
插在她的头上。

咳！

天这样的高，
我怎能爬得上？
天这样的高，
我纵能爬得上，
我的爱呀！
你今儿到了哪方？

太阳呀！

你同那月桂冠儿一样，
我要想爬上天去，
把你取来；
借着她的手儿，
戴在我的头上。

咳！

天这样的高，
我怎能爬得上？
天这样的高，
我纵能爬得上，
我的爱啊！
你今儿到了哪方？



一弯残月儿
还高挂在天上。
一轮红日儿
早已出自东方。
我送了她回来
走到这旭川桥上；
应着桥下流水的哀音，
我的灵魂儿
向我这般歌唱。

喜欢白话新诗的读者，觉得改译后的《别离》诗，诗人感情宣泄得更加充分，更加流畅；但是喜欢旧体诗的读者，却批评改译的白话诗一览无余，没有回味的空间。不过，对于日本姑娘来说，要让她来欣赏这首中国的旧体诗，是不可能的。所以开贞首先要把它改译成白话诗，然后再把它翻译成日文或英文，才可能被安娜所欣赏和理解。

但是，安娜似乎顾不上去欣赏《别离》诗。入校一个多月以后，她发觉自己怀孕了。她此时的心境，说不上是紧张、悔恨，还是兴奋、喜悦。她是一个基督教徒，她不愿意堕胎，因为堕胎是残杀小生命，是不人道的。她宁愿退学也要保住胎儿。5月，安娜呕吐得很厉害，无法坚持上课，只好写信告诉开贞了。开贞立即来到东京，把安娜接回冈山。12月12日，一个小生命诞生了，取名和生。这个小家庭从此更加充满生机。

虽然郭开贞为自己过早地有了孩子而感到懊悔，但是他现在和郭安娜的爱情生活是幸福的。他们有一个虽是贫困却是温馨的家，他们的精神生活、情绪世界是充实的。而且随着新世纪

曙光的照耀,爱情也给郭开贞带来了新诗创作的激情和灵感,他要向全世界宣告他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了。

心灵的解剖、坦露和呼叫,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大潮的推动下,受着惠特曼雄浑的自由体诗的煽动和歌德的哲理性诗歌的启迪,郭开贞创作新诗的欲望,如火山爆发,如洪涛暴涨,一发而不可收。

署名郭沫若发表在上海《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上的两首新诗——《抱和儿浴博多湾中》、《鹭鸶》,便是有了小生命之后的艺术结晶。

.....

儿呀!你快看那海上的银波,

夕阳光里的大海如被新磨。

儿呀!你看那西方山影罩着纱罗,

儿呀!我愿你的身心像海一样的光洁,

像山一样的青疏!

——《抱和儿浴博多湾中》

《凤凰涅槃》、《女神之再生》、《匪徒颂》、《地球,我的母亲》、《晨安》、《天狗》等深受五四青年读者欢迎的诗篇,在时代的催促下应运而生了。

这五十余首诗,后来编入郭沫若于1921年出版的新诗集《女神》。它像一颗璀璨的彗星出现在中国的诗坛上,光耀夺目,照彻大地;它以崭新的思想内容和独特的艺术风格,开了一代诗风,成为中国新诗发展史上一块巍峨的丰碑。

郭沫若从此成为享誉海内外的诗人。

然而,安娜并不希望郭沫若成为一个诗人,而要求他安心在



九州帝国大学医学部读书,将来当一名医生。因为医生的职业有着稳定的经济收入,而且她担心由于郭沫若的浪漫习气,会被别的女性夺去属于她独占的爱。

不过,安娜很快地接受、承认了这个事实——是她培植了这位天才诗人的创作灵感。

安娜的情爱、洁光,使郭沫若成为一个东方诗人。

自从与安娜恋爱以后,郭沫若也承认:“我从前对于我自己的解决方法,只觑定一个‘死’。我如今却掉了个法门,我要朝生处走了。我过去的生活,只在黑暗地狱里做鬼,我今后的生活,要在光明世界里做人了。”

《凤凰涅槃》这首长诗,便含蓄地带有郭沫若和郭安娜从封建包办婚姻的桎梏中逃脱出来从而获得涅槃——更生的意蕴。

郭沫若借用了中国古代神话中关于 500 岁的凤凰集香木自焚、复从死灰中重新获得生命的故事,象征着古老中国的死亡和五四运动以后新中国的诞生,也暗喻着他和安娜的再生。

据《广雅》一书的诠释,凤为雄鸟,鸣曰即即,凰为雌鸟,鸣曰足足。凤唱着哀歌,环视茫茫的宇宙,冷酷如铁,黑暗如漆,腥秽如血。它诅咒那个“脓血污秽着的屠场”;“悲哀充塞着的囚牢”;“群鬼叫号着的坟墓”;“群魔跳梁着的地狱”。它感到困惑:

昂头我问天,
天徒矜高,莫有点儿知识。
低头我问地,
地已死了,莫有点儿呼吸。
伸头我向海,
海正扬声而呜咽。



此时 ,凰也唱起了哀歌 :

足足 ! 足足 ! 足足 !
足足 ! 足足 ! 足足 !
五百年来的眼泪倾泻如瀑。
五百年来的眼泪淋漓如烛。
流不尽的眼泪 ,
洗不净的污浊 ,
浇不熄的情炎 ,
荡不去的羞辱 ,
我们这缥缈的浮生 ,
到底要向哪儿安宿 ?

——《凤凰涅槃》

这一对凤凰在追寻着年轻时候的新鲜、甘美、光华、欢笑 ,但它已经随着时光远去了 ,眼前剩下的只有悲哀、烦恼、寂寥、衰败 ,等待他们的只有死亡。

郭沫若和郭安娜 ,都曾遭遇过封建宗法社会的迫害 ,都是从旧式婚姻制度逃离出来的“ 缥缈的浮生 ”。但是 ,他们又都是旧道德、旧礼教的叛逆者 ,都是觉醒过来以后敢于追求自我价值的勇士 ,都是企盼着做新世纪的主人 ,都对未来的生活有着美好的憧憬。

“ 死了的光明更生了。”
“ 死了的宇宙更生了。”
“ 死了的凤凰更生了。”



只因为有了安娜 ,有了安娜给予的女性的温柔与情爱 ,有了安娜给予的生存的勇气和希望 ,所以郭沫若不仅有着强烈的生活的信念 ,而且要强烈表现自我的存在。安娜使他迎着新世纪的曙光“涅槃”、“更生”:

我们更生了。
我们更生了。
一切的一 ,更生了。
一的一切 ,更生了。
我们便是他 ,他们便是我。
我中也有你 ,你中也有我。
我便是你。
你便是我。
火便是凰。
凤便是火。
翱翔 ! 翱翔 !
欢唱 ! 欢唱 !

这一对情侣挣脱了旧婚姻制度的锁链 ,实现了在精神上、躯体上的自由和融合。所以他们在自由的时空中吟唱着“我们热诚 ,我们挚爱 ,我们欢乐 ,我们和谐” ; “我们生动 ,我们自由 ,我们雄浑 ,我们悠久” ; “我们光明 ,我们新鲜 ,我们华美 ,我们芬芳”。

这一对情侣不停地翱翔 ,不停地欢唱。

他们热心于创造 ,于贫困的物质生活和艰难的文化氛围中努力地要去创造一个新鲜的太阳。……



1918年5月,我国段祺瑞政府在北京同日本签订了《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中日海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使日本侵占我国东北三省并控制中国军队合法化了。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中,为反对这些卖国的协定,曾经发起一次声势浩大的罢课风潮,随即成立了一个“诛汉奸会”。凡是有日本老婆的人,都被认为是汉奸,先给他们一个警告,限期与日本老婆离婚,否则将诉诸武力。这场运动来势迅猛,不少在东京有日本老婆的人因此被迫离婚。

郭沫若也被归入“汉奸”之列,形势岌岌可危。

但是郭沫若与郭安娜此时已同居一年半,而且已经有了“艺术的产物”和生了。他在等待着处罚。大概是住在偏僻乡间的缘故,那个“诛汉奸会”并没有对他进行武力干涉。

不过,郭沫若在精神上是深感委屈的。他自认是一个很热心的爱国志士,只因为娶了一个日本老婆而被人斥为“汉奸”,而且要遭到“诛”的厄运了。

郭沫若并没有因此而自暴自弃。

1919年五四运动的风潮传到了日本。郭沫若和几位在福岡的留日同学秘密组织了一个小团体。郭沫若给他取名叫“夏社”。这是因为小团体的成员都是中国人,结社在夏天,第一次集会又是在一位姓夏(禹鼎)的同学的公寓里。同学们捐钱买了一台油印机和纸张油墨。主要工作是撰写反日的文章,翻译日本人仇华的言论和资料,印成小报,分发给国内一些报馆和学校。郭沫若常常是自己撰文,自己刻钢板,自己油印,自己付邮,虽然很苦很累,但他觉得自己正在从事一项严肃的、有意义的工作。

郭安娜虽是日本人,但她很理解丈夫所从事的正义的事业,给丈夫以多方面的关怀和支持。所以,他们夫妻间的关系和睦



如初。

1921年4月,郭沫若决定回国到上海筹办《创造》季刊;就在他临动身前夕,他那住在箱崎神社临海一家小房的房主突然决定收回房子,这使郭沫若是否归国间游移不定。这时安娜挺身而出,鼓励丈夫执行既定的计划。沫若最不放心的是——妻二子是否能另找到巢穴。安娜却显得格格外坚强与开朗,说:“村上还有我们的熟人,在你归国后我这里暂时还有官费可领,我们母子的生活你不用担心;只希望你多加努力,只要有了稳定的职业,我们母子就回中国来跟着你。”

临走的那天晚上,安娜煮了一锅红豆饭,烧了一条红鲷鱼,替丈夫饯行。她和丈夫同居了四年零三个月,现在突然要分离,不免有些惆怅,但她没有悲伤,没有落泪,她盼望丈夫在事业上取得新的进展。

佐藤富子,确实是沫若心中的圣母玛利亚。

九 与田汉对话

田汉(寿昌)是经宗白华介绍,于1920年与郭沫若相识的。2月9日,田汉在给沫若的第一封信中,为他能与沫若结交而感到兴奋:“我真欢喜!我真幸福!我所交的朋友很多天真烂漫,思想优美,才华富丽的人。于今又得了一个相知恨晚‘东方未来的诗人’郭沫若!”他告诉沫若,易梅园是他的“知己舅父”;易克勤夫人是他的母亲;“意坚识著,百苦不回”的女性;易淑瑜女士是他的“知己爱人”。他正生活在“这个百花齐放的乐园中”而感受到了“生活的意义与价值”。

田汉还特意介绍了他的爱人易淑瑜——“至于我的爱人,她是与我自小儿一同长大的,后来又常通函札。去年暑假我回国去,便和她同到东京来读书。我和她的性质,习惯,家庭的事,交际的事,都是互相知道的,所以我预想我将来或能有一个很好的家庭。但我们距结婚的时间还远着呢!”

田汉如此热情而坦诚地在第一封信里就给沫若介绍了自己的家庭、爱人以及“人格公开”的处世哲学。

沫若在2月15日给田汉回了一封长信。他以忏悔的口吻诚挚地向田汉袒露自己的身世以及在婚姻问题上遭遇的痛苦。



他说：“待我把那些横着的暮靄撇开，罩着的面网去掉，我把我
和我的爱赤裸裸地介绍给你罢。”那时青年人交友，在自我介绍
中，总是把介绍自己的爱情、婚姻放在重要的位置上。

沫若说：“我的爱她名叫‘安娜’。她是日本人。她的父亲
是位牧师。她在美国人的 Mission—School（教会学校）毕了业之
后，她便立定志愿想牺牲了她一生，在慈善事业上去。她便弃了
她的家庭，由仙台逃到东京，在京桥区的圣路加病院里，充当了
一名看护妇。”接着沫若详细叙说了他在 1916 年暑假去圣路加
病院看望患肺病的陈龙骧同学的情况。陈龙骧转到养生院不久
便病故了。沫若为了替死去的友人索取他生前拍摄的 X 光底
片，来到了圣路加医院，无意之中与安娜（原名佐藤富子）相遇。
安娜听说沫若的友人死了，流了一些眼泪，还说了一些安慰的
话，并答应找到 X 光底片后寄给沫若。

“寿昌兄！我实不瞒你说，我最初见了我的安娜的时候，我
觉得她的眉目之间，有种不可思议的洁光——可是现在已经消
失了——令我肃然生敬。隔了一个礼拜的光景，我已经把我友
人的后事渐渐办停当了，安娜她才把我友人的影片替我寄了来，
她还腰了一封英文的长信来安慰我，说了许多宗教上的 Resig-
nation（认命）的教训。寿昌兄！我当时真感受着一种 bittersh 的
sweetness（带苦味的甜蜜）呀！我以为上帝可怜我，见我死了一
个契己的良朋，便又送一位娴淑的腻友来，补我的缺陷。我们从
那时起，便时常通信，便相与认作兄妹。从八月一直到十二月，
她住在东京，我住在冈山，我们相隔千里，只靠着纸上谈心，我们
每周平均总有三四封信来往了。……我到十二月的年假里，便
又往东京一行，我便劝她把病院生活率性早早牺牲了，同我到冈
山去同居，一面从事准备（即报考市谷女子医校的准备）。咳！
寿昌兄！我终究太把我柔弱的灵魂过于自信了！我们同居不

久,我的灵魂竟一败涂地!我的安娜竟被我破坏了!”

沫若为什么要这样自责,甚至把自己说成是一个“罪恶的精髓”呢?他接着说:

“我的罪恶如仅只是破坏了恋爱的神圣——直截了当地说时,如仅只是苟合,那我也不至于过于自谴。只是我还有件说不出的痛苦。我在民国二年时,我的父母早已替我结了婚,我的童贞早是自行破坏的了!我结了婚之后,不久便出了门,民国三年正月,便来到日本。我心中的一种无限大的缺陷,早已无可补置的余地的了。不料我才遇着了我的安娜。我同她初交的时候,我是结了婚的人,她是知道的。我也仗恃着我是结了婚的人,所以敢于与她同居。唉!我终竟害了她!……”

读者诸君:你看了沫若这封信,会有什么样的感受或想法呢?

一、沫若初次见到安娜,为什么会觉得她的眉目之间有一种“不可思议的洁光”呢?大凡自己的恋人,是一个眉清目秀而又娴静、温柔、善良的女性,一个既大方又矜持、既热情而又不轻浮的女性,往往可以呈现出这种“洁光”的。这种“洁光”,不只是外表的流露,还带有内在的沉潜的风韵。所以钟情的男子对自己恋人所具有的这种洁光会发现得更敏锐些、感受得更深刻些。郭沫若因此说它“不可思议”,令他“肃然生敬”。

二、沫若为什么说安娜眉目之间的洁光,现在已经消失了呢?要知道(一)并非所有女性都具有这种洁光的(二)这种洁光只在到了及笄之年的少女身上才存留着,如同开放的昙花一样,只是一现即逝。而在沫若写这封信的“现在”,安娜不但已经是成为和他朝夕相处的妻子,而且是快做第二个孩子的母亲了,那少女才具有的洁光当然早已消失了。

三、这里值得一说的是郭沫若的贞操观。胡适在1918年发



表的题为《贞操问题》一文中说过：“女子尊重男子的爱情，心思专一，不肯再爱别人，这就是贞操。贞操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一种态度。因为如此，男子对于女子，也该有同等的态度。若男子不能照样还敬，他就是不配受这种贞操的待遇”。这种要求男女双方共同遵守的贞操观，乃是合理而健全的性道德，在“五四”觉醒了的知识青年中间普遍流传着。郭沫若是结过婚、失去了童贞的男人。他与未婚的安娜同居，便是再婚的或婚外的男人，所以当他把处女的安娜破坏了的时候，那种男女应当共同恪守的贞操观在他的脑海里浮现，使他要自谴“自家造出的罪恶”，甚至说“终究害了她”。

田汉于2月18日给郭沫若回了信。

首先感谢沫若对待初交之友能为肺腑之言。

田汉对沫若的负罪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说沫若作为已婚男子对安娜的“破坏”，并不把它当做是沫若“一个人的罪恶”，而是把它当做“全人类——至少也是恋爱意识很深的人——的罪恶，尤以天才者犯这种罪恶的多”。这真是精到之论。

田汉根据日本评论家青柳有美的《天才之恋》，说天才人物的恋爱有五个特征（1）早熟（2）狂热（3）变幻（4）多情（5）华美。田汉认为沫若属于天才；“犯罪”云云，也就不足为怪了。因为有了“狂热”和“变幻”这两种毛病，就可以“犯很多罪”了。田汉举德国的歌德为例：“我以为他那种恋爱行为便是狂热与‘移气’的好代表，一生恋人过十九个，偶有误解，便不告而去，十年情交以色衰而见弃，若讲罪恶，那么歌德的晚年，便是‘罪恶的精髓’了”。

田汉还认真地诉说了歌德的深重的罪恶，如歌德刚抛弃斯坦因伯爵夫人，不久，归罗马后，就和他的第九个情人克丽斯谛亚恋爱，并于1806年正式结婚，当时魏玛的市民都加以非难，使

克里斯谛亚在交际社会中难于立足 ,后来他们还生了一个儿子——奥古斯特·冯·歌德。田汉因此说 ,这位“人中之至人”的歌德 ,害人可也是不浅。

这既然是人生很难解决的问题 ,照田汉的看法 ,郭沫若的“破坏”说 ,就不算是一件什么了不得的事了。田汉有意开脱道 : “到了你迷上另一个女人的时候 ,对于前此结婚的女人 ,总算没有恋爱 ,至少也得说是恋爱稀薄了 ,于是结婚的意义便不完全 ,否 ! 便不算是结婚了 ,于是乎尽可以各走各的路了。”田汉还援引瑞典思想家爱伦·凯的意见 ,认为男女之间应以爱情之有无来判断结婚之道德与不道德。田汉觉得 ,郭沫若与安娜的结合 ,不存在违背道德的事 ,只要补一个结婚的手续就可以了。 “你们的结婚再补发一些邮片 ,就算圆满了 ,或者我哪一天到福冈来拜访你们俩和你们俩的‘艺术的表现品’——和生——时 ,你们弄一点‘御驰走’ (日语 ,即佳肴、美饌之意) 便更好啊 ! 因为假使到末日审判那天 ,有人要宣布你们的罪行时 ,我愿挺身而出 ,做你们的辩护士啊 ! ”戏剧家的田汉还风趣地说 ,他最近如果创作有关男女情爱的剧本 ,也许会以郭沫若和郭安娜作为剧作的模特儿呢 !

郭沫若于 2 月 25 日随即给田汉回信。说起田汉打算把他与安娜作为剧中人 ,沫若倒是认真起来了。沫若说 ,在冈山六高读书时 ,一位讲授德文的立泽刚先生 ,也曾说过要以沫若的身世为题材写一部长篇小说 ,但立泽刚先生不过是说说而已 ,即使想写 ,终究是外国人 ,也未必能把沫若这忏悔的心事表现得真切。所以他现在寄希望于田汉 : “我却希望你的剧曲 ,不要也只是个笑谈才好呢 ! ”这也说明沫若的忏悔之心是真诚的 ,是严格遵守当时的贞操观的。

沫若十分感激田汉对他的罪行的开脱 ,说“我就好像一个



死刑囚遭了大赦的一样”；安娜知道来信的内容以后，也说“应该宣告死刑的法官却变成了辩护士了”。显然，田汉的信给了他们莫大的安慰。“我实不瞒你说，我们那天晚上，真是欢喜个不了，我们比平时还多吃了两碗麦饭的呀！”

因为同居已三年多了，所以沫若认为不必要补发邮片了。“你春假到我们这儿来的时候，我们倒要虔诚地准备些可口的‘御驰走’来请你！可是你千万不要误会，我们请你不是我们利己本位的请辩护士先生的谢酒，倒是我们替你准备着的将来的催妆宴呢！”因为此时田汉与易淑瑜女士还没有结婚，而且据田汉说距结婚的时间还遥远得很。……

2月29日，田汉给沫若写了一封信，表示了他做戏剧家的愿望，并自署为“中国易卜生的苗子”。说起今人的艺术鉴赏能力，田汉在信里讲了一则很有趣的故事：

一位医生治好了老妇的独生子萨沙的病，如何酬谢呢？老妇叫萨沙把家里珍藏的艺术品——古铜精致的裸体女像——送给医生。萨沙特意说明，家中只此一个，不能配对相送，很是抱歉。萨沙还说：“啊，大夫，你对艺术的看法多么古怪呀！这是一件真正的杰作，仔细瞧吧！这样匀称，这样美丽，默默地朝它注视就足以叫人销魂，使人咽下一口抽噎……你只要看到这种孤寂，你就会忘掉所有尘世之事，只要你看一看，什么样的生活，什么样的感情，什么样的表情啊！”医生点点头说：“这一切我都明白，我亲爱的孩子，但是我结了婚，孩子们就在这房间里进进出出，小姐们也常来这里。”等萨沙走后，医生自言自语道：“是啊，这很美，把它丢掉真是可惜，可是我又不敢留着它……嗯！我又能把它赠送给天下哪一个人呢？”后来，医生把这件艺术品送给了名叫乌克豪尔的律师。这位律师也不敢领受，说这样一个裸体女子的雕像，让他的母亲或者仆人看见了，也不像个样

子。律师又把这艺术品转送给一位名叫索斯金的喜剧大师,以为他一定会喜欢,暗暗地说道:“这个流氓会喜欢这个玩艺儿的!”哪知道,这位喜剧大师也不敢收留。他说:“我住在一家私人的公寓里,有一个女演员常来造访,这玩艺儿又不是照片可以临时藏在抽屉里。”喜剧大师索斯金听说有位老妇的职业是收购古铜器,便把这玩艺儿卖给了她。这位老妇欣喜若狂,以为这尊雕像可以同从前的那一个配对送给医生,于是令儿子萨沙送去。医生接到后,真是哭笑不得,话都说不出来。

这是俄国作家安东·契诃夫的短篇小说《一件艺术品》描述的故事情节。这里不只是对那些缺乏艺术鉴赏能力的男人的嘲讽,它还讽刺了男人的虚伪、假道学的丑恶面目。有些男人嫖妓蓄妾,暗地里偷鸡摸狗,却要装做正人君子,道貌岸然,真可谓衣冠禽兽。

田汉由此说到沫若和安娜之恋。“譬如你们的事情,若公表出来,一定有人掩面却走破口大骂的。殊不想若教他们亲临你们俩所演过的场面,恐怕也不能比你们高明呢!”

田汉接着讲了德国剧作家弗里德里希·赫勃尔的话剧《玛利亚·玛格达勒娜》的故事。剧本女主人公克拉拉是一位才思过人、志气凌云的少女,只是因为一时的孟浪,失身于轻薄的男子列奥巴特。这个列奥巴特只想玩弄她,满足自己一时的性欲,以女方家贫无力办嫁妆为由,不愿与她结婚。此事被克拉拉的父亲安东知道了,认为女儿的行为有失体面,现在又遭到列奥巴特的羞辱,便劝女儿自杀。克拉拉愤恨已极,到了癫狂的地步,立即跑到薄情郎列奥巴特的住所,哭诉父亲逼她自杀的事,乞求他为顾全面子把婚事办了。列奥巴特“哈哈”笑了:“结婚?可以。但你要立一个字据:终生爱我。怎样?”克拉拉冷静地回答道:“立这种字据是办不到的。我和你结婚,我是来伺候你的,



为你劳动,而不要你的报酬,你的抚养。晚间,我出去做些零星的活计,挣一口饭吃;若是没有活计,我情愿挨饿。……你想打我就请打罢,我决不放一点声儿哭。你若怕我活得太久,或者怕将来离婚又要花钱,你就去买一点老鼠药回来,不必你的指使,我会自己吞吃的,等我快死的时候,你把周围邻居叫来,我会告诉他们,我把老鼠药认作是砂糖吃了。”克拉拉为自身的体面、父母亲的体面,竟是如此这般苦苦的哀求。但是,灵魂的哭诉,最终也未能被冷酷无情的列奥巴特所接受。克拉拉走投无路,竟走了她父亲指示的那条路——投井自杀。

田汉还列举了许多文学作品来谈论女子的贞操问题。所谓“顾面子”的事,是以处女的处女膜是否完好无损为依据的。至于男女双方有无情愫,不是主要的条件。有一种理论认为,男女之结合,性交第一,神交第二,首重生殖,而次悦乐。日本岛村民藏说,作为女子,只要满足了做处女的本能(性交),又满足了做妇人与母亲的本能(生子与育儿),就已经有了做一世女人的价值了。这种道德观与价值观,不知戕害多少良家女子的性命。

田汉是注重男女之间的爱情的,无爱的婚姻,即使顾全了面子,也是一种“虚伪的结婚”。田汉因此感叹道:“沫若啊!不止近代,自古以来为这二种——为面子,为花洋——结婚而牺牲的真不只千百个,我们俩何幸而免咧?!这我们不能不感谢我们的上帝。我们无论如何的艰难,如何的烦闷,一提着我们的爱,全身的勇气就生龙活虎般的涌出来。”

关于男女两性之关系,田汉主张恋爱与结婚不可分离。“恋爱成功,便是结婚(不管发邮片不发邮片);恋爱不成功,便是死。”人生的命运大致两种:一为死,一为恋。在人生舞台上扮演着各种光怪陆离的喜剧、悲剧和悲喜剧,而近代戏剧所反映的两性问题多是悲剧:一种是“顾面子”而无爱情的婚姻悲剧;

一种是买卖婚姻的悲剧。

据此来考察沫若与安娜的结合,当然不是悲剧。田汉说:“你们现在的生活,本是由真爱情的结合由命运之神的魔手 Love 所左右的,已与不以爱为基础的结婚不同,那么依 Ellen Key 的意见,你们的婚姻无所谓罪恶,况且已经有了艺术品……为父母者无论其曾正式结婚与否,对于所生儿女负责任者恒为神圣,放弃责任者恒为罪恶,此后你之为罪恶与否视你的对和生的如何了!发邮件与否,当然不成一个问题了。”

郭沫若在3月6日的回信中向田汉详细介绍了他的父亲、母亲和家庭的情况,然后作了一番自我剖析:“总之我细细地按照遗传学底原则把我父族母族系统分析看时,我的遗传要素确是不能说坏,可单单在我项下生出这样一个 Verietaet(变种)底怪物来!我还怪环境不良么?我一生莫有经受过我父母一样底困苦,我母亲一样底颠连,我所交的朋友一个个都比我上进,便是我们的国魂待我也不薄弱。我简直是天之骄子,上帝底爱儿, Samson(参孙《圣经》故事中犹太人古代的领袖之一)底自作孽!”这些自责,仍是前面说过的那种负罪感的反映。

沫若喜欢日本有岛武郎的剧作《参孙与德利拉》,它描写的是灵与肉的激战,诚与伪的角力,参孙以他纯洁的爱和诚实的道德,战胜了那个追逐肉欲而又虚伪的魔女德利拉。当参孙与德利拉同归于尽以后,在舞台上,只留下两样东西:一个是少女亭娜的纯洁无垢的灵魂,一个是慈母的爱。沫若与安娜同居以后,在精神生活上聊以自慰的,大概也是他们之间纯洁的爱和诚实的道德罢。

这年3月19日,田汉利用春假时间由东京来到福冈。他来的时候,正逢沫若的第二个儿子博孙诞生后的第三天。田汉戏称是“第二回的艺术的产物”,或“第二回的罪恶的产生”。田汉



一进屋,看着他所崇拜的“未来东方诗人”郭沫若正在烧水,等待产婆来替婴儿洗澡。沫若一边做着杂务,一边和田汉说笑。田汉却感到很失望,一个诗人,往来的是产婆下女,关心的是柴米油盐,这样会把诗艺之神吓到天外去了。田汉此时正是一个昂头天外的青年诗人,自视甚高,不懂得人生为何物。他后来向朋友们说了此次福冈之行的感想:“闻名深望见面,见面不如不见。”他舅父易梅园甚至也说郭沫若“很有诗人的天分,但可惜烟火气太重了”。处在经济困顿的郭沫若,能说什么呢?

田汉脱口而出说了一句:“按照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你们这要算是粗制滥造了。”

沫若没有正面回答,他倒想起《庄子·天地篇》中说的“多男子则多惧,富则多事,寿则多辱,是三者非所以养德也”。

沫若把田汉领到楼上小屋去坐,他仍在楼下烧火煮饭。看了看火又跑上楼来谈天,谈了谈天又跑下楼去看火。炉灶上烧的两片牛肉,竟烧成了“巫焦巴羹”。款待田汉的午餐,除了白水煮豆腐、萝卜打清汤,便是这两片焦牛肉——别致的蕃菜了。

在饭桌上,田汉滔滔警欬,利若悬河,沫若倾耳敬听,几无插嘴之余地。不过,田汉的湖南乡音很重,有许多话沫若听不懂。

午饭过后,沫若带着和生与田汉同游博多湾。沫若向田汉介绍了这里曾是元代军队第二次征倭处,因遇飓风,全军10万余人、4000只战舰全部破坏覆灭。

第二天,在议论中,田汉想与沫若合作来介绍海涅。沫若没有表示可否。其实沫若还是很喜欢海涅的。他说,我们一些国人称海涅的诗是“诲淫之品”,然而海涅对爱情的忠贞的态度,哪里是国内一些“挥弦送鸿”的道德家所可同日而语的;即使海涅死于性病,也要比那些道德家们高尚得多。

晚上,他们在十里松原散步。



田汉问：“结婚之后，恋爱还能保持么？”

沫若回答说：“结婚是恋爱之丧礼。”

田汉接着说：“我也听人说过，结婚是恋爱的坟墓。……我正在研究恋爱和结婚的关系。如果没有好的办法的时候，我是不想结婚的。”

沫若颇有感慨地说：“能够永不结婚，常保自由恋爱的甜美的心境，是最理想的。……结了婚，男女双方彼此总不自由。这一层倒还容易解决。有了儿女更不自由，这一层简直就没有解决的办法。儿童公育对于儿女在感情教育上将会带来莫大的缺陷。人世间除了感情这样的东西，不会变成了撒哈拉大沙漠么？……我很后悔我见到时已经太晚了。”

“你是说对于结婚、生儿育女已经悔之晚矣了吗？”田汉如此重复着。

22日，沫若和田汉乘火车游太宰府。沫若依着车窗望着旋回飞舞的大自然，听着车轮铿锵的声音，一切青翠的生命、灿烂的光波在他眼前飞舞。飞！飞！飞！沫若在构思着一首立体诗，火车在一个小车站上停下了，沫若还在飞！飞！车票从他手中飞去了。车已缓缓地前行，沫若不假思索地从车窗跳了出去，等捡回车票，火车已不见踪影了。他只好沿着铁路线步行，直走到二日市，才见到田汉在车站等他。田汉批评沫若，为了五角钱，何苦去冒那个险。

从二日市到太宰府，他们索性徒步了。

沫若：“啊，今天真快活，但愿终生能度过这样的生活。”

田汉：“沫若，如果我们坐车，断不会有这样的快活，断不会有我们在途中创作的一些好诗。……”

沫若：“是的。贝多芬的《夜光曲》，也是在散步时创作出来的。他在晚间散步，为琴声所诱，来到一座颓败的小屋前，音从



屋内出。贝多芬敲门进去，屋内无光，一对双目失明的兄妹坐在古琴旁，月光透过窗棂照射在琴上。贝多芬遂弹琴，而成《月光》之妙曲。”

来到太宰府，庙门前两侧各有一个铜麒麟、铜牛、铜狮。

田汉兴致勃勃地骑在麒麟上，说：“沫若，我是伤麟的孔丘，你是骑牛的李耳了！”

沫若听了连忙跑到狮台上说：“哈哈！我要作《道德经》五千言作狮子吼呢！”

在山间，他们在一家小馆子喝酒，彼此醺醺然都有点醉意，于是想找摄影师拍一张合照，说是“想替歌德和席勒铸铜像”。摄影师要他俩一坐一立，他们偏要并立而照，摄影师说：“这样照出来会真的跟铜像一样呢！”他俩相视而笑。

在归来的路上，田汉说：“沫若，其实你很像席勒呢！”

“此话怎讲？”

“席勒曾经学医，你也学医。……不过，你有一种关系，又很像歌德。”

“哪一种关系？”

田汉神秘兮兮地说：“同女人的关系。”

……

郭沫若和田汉的这番对话，很容易引起当代青年读者兴趣的，可能有两点：

一是男女之间只恋爱而不结婚。20世纪初，他们就已经议论了这个话题，现在，在日本和欧美等发达国家，就不是停留于议论，而是比较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

“结婚是恋爱之丧礼”；“结婚是恋爱的坟墓”。这说明男女双方结婚以后，失去了恋爱阶段的那种自由，他们要受法律的制

约和承担生儿育女的社会责任。西方国家一些青年男女,只恋爱、同居而不结婚,就是为了摆脱法律的约束和抚养子女的责任,为了取得更多的自由与享乐。因此一些城市开始出现人口负增长的现象。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如上海、广州、北京等一些城市的青年男女,观念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他们在爱情、婚姻问题上,渐渐认同于西方的自由化倾向,不结婚的独身男女随之增多。儒家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教条,已经显得很陈腐了。

二是中国自古以来沿袭的“多子多福”的观念,给中国人的家庭生活带来沉重的负担和灾难,它是造成中国社会长期贫困、落后的原因之一。中国许多农民的生活,迄今仍处于水平线下,多子的困扰,不能不说是其中的重要原因。现在大城市一些青年男女,不再承袭他们的父辈,把生育子女视为男女性交的必然产物。他们即使结婚,组建家庭,也采取种种避孕、绝育的措施,不要子女。这并非由于行政的干预和限制,而是自觉自愿的,因为在他们的观念里,利己主义的人生享乐是至上的,拒绝生育后代,在他们看来,并不认为是不道德的、不负责任的。……郭沫若之后悔结婚、生育子女,倒不全然是自私的动机,而是由于因此给他带来的繁复琐细的家务劳动和家庭生活的贫困化。难怪田汉福冈之行以后要说:“闻名深望见面,见面不如不见。”



十 滨田爱子的尸体

这是 1918 年秋冬之际 ,北风在呼啸 ,天气渐渐寒冷了。

九州帝国大学医学部二年级的学生 ,开始上“ 人体解剖学 ”的课 ,同时进行人体解剖的实习 ,每周安排三次 ,实习课都安排在下午。

学生们戴着白帽、口罩、手套 ,身穿白大褂 ,有序地走进“ 停尸间 ”。八个学生共同解剖一个尸体。尸体陈放在一张锌板制的长条桌上 ,八个人围着 ,就好像围着吃一顿美味的西餐一样。

解剖开始以后 ,原本还是一具囫囵尸 ,很快便被分割成七零八碎了 ,最后像几头人熊。根据教师的布置 ,每个学生各抱一节骨头。尸体虽然用防腐剂福尔马林注射过 ,但时间一长 ,尤其天气热的时候容易腐烂 ,甚至钻出些蛆蛹来。虽然如此 ,学生们抱着它 ,就像抱着自己的爱人一样。特别是当同学们在头盖骨中清理出一根纤细的神经来的时候 ,那种高兴的模样真是难以用笔墨形容。

郭沫若和七个同学抬着一具男尸 ,动手解剖之前 ,先把它放在长桌上。日本人有文身的习俗 ,有的尸体 ,全身都烙有朱色蓝色相间的人物画。一个日本男生好奇地解开了男尸胸前的层层

纱布,发现他的胸部有一个裸女的文身,旁边写着“滨田爱子”四个字。这个男生便大声喊叫起来:

“哦!这是斋藤寅吉的尸首啦!”

滨田爱子——斋藤寅吉。

这是什么关系呢?他们之间有什么奥秘吗?

解剖实习结束,每个学生抱着一节骨头走出“停尸间”。郭沫若抱着一个头盖骨,最后走出。

斋藤寅吉的尸体是刑务所提供的。

看来,斋藤寅吉是一个罪恶深重的犯人。

那个同学发现斋藤寅吉的罪行之后,谈起一段盗尸的故事……

在一种神秘的、恐怖的氛围中,郭沫若萌生了创作的欲望。

……

夏,黄昏时分。唐津海湾的海岸,漂上了一具穿着泳装的女尸。

看样子像是二十岁左右,面容清秀、端丽,皮肤白皙,全身显浮肿状。

警察甲对警察乙说:“这恐怕就是昨天报失的滨田爱子的尸体罢。”

警察乙看了看说:“是的,不会错,跟报上登的相片一模一样。这么年轻美丽的姑娘被淹死,实在可惜。”

“滨田爱子是名门闺秀,这一回,我们可以得到很多的赏钱啦!”

“先别贪钱了,快把这尸体抬进屋去。”

两个警察把女尸抬到岸边一个归警署管的茅草屋里,锁上了门。

警察甲巡视了一下周围的环境,说:“明天警官来验尸,就



会弄明白。”

警察乙说：“应该是由法医来验尸。”

翌日，天蒙蒙亮，两个警察领着警官和法医，来到茅草棚前，发现门被撬开了。

“啊！女尸不见了！”两个警察同时大声叫起来。

于是，十几个警察沿海岸线分几路查寻，却没有任何踪影。

一个星期以后，某日黄昏，一个名叫斋藤寅吉的渔夫，挑着一担空鱼篮子，从家里走出，上街市去。

根据附近渔民的举报，两个侦探已经密切注意了这个人。他们早就隐伏在斋藤家附近。

此时，这两个侦探尾随着他。

斋藤在一家铺子里买了满满两篮子冰块，在街上走。但他没有挑回家，而是径直地向海边挑去。

两个侦探紧随着来到了海边。

借着朦胧的月光，依稀可见一只停在海边的渔船。

从船舱里飘出一股异样的奇臭的气味。

斋藤挑着冰块左右环顾了一下才上船。他轻轻地说：“滨田小姐，我回来了！滨田家的小姐……”

两个侦探藏在暗处听到此话，确信这个斋藤寅吉，就是盗尸的罪犯。于是急速地跳上了渔船。

在激烈的搏斗中，一位侦探的胸部，被斋藤寅吉的长尖刀刺中，“啊”地惨叫了一声，倒在血泊中。

另一位侦探像是练过拳术，一拳把斋藤寅吉击倒，迅速地给他带上铁手铐。

滨田爱子的尸体赤裸着，藏在舱板下面，尸体上覆盖着一层冰块。

那位侦探吹起了哨子。

两个警察闻讯赶来 ,把犯人押走。

几天以后 ,警视厅召开审判会 ,犯人戴着手铐脚镣 ,被关在一个铁笼子里 ,听众席上黑压压的一片 ,坐满了人。审判官宣判了斋藤寅吉犯有盗尸、奸尸、拒捕、杀人几重大罪 ,处以绞刑 ,并立即押赴刑场执行。

听众对这一审判结果表示满意 ,报以热烈的掌声。

漆黑的盛夏夜晚 ,在旷野里 ,狼嚎犬吠 ,绞刑架上吊着一具尸体 ,在凄凉的晚风中左右晃动。

.....

几个解剖尸体的男生 ,把斋藤寅吉胸上画有滨田爱子裸体像的一层皮肤切割下来 ,装在酒精瓶子里 ,滨田爱子还像活着的时候那样新鲜、美丽。

夜阑人静 ,斋藤寅吉的死尸渐渐化为一具骷髅 ,一步一步地逼近郭沫若住房门前 ,嘴里还不停地喊着 :

“ 还我滨田爱子..... ”

沫若从梦中惊醒 ,挣扎着呼叫 :“ 安娜 ! 快 ,快跑 ! ”

安娜被吵醒了 ,推了推丈夫 ,问 :“ 你怎么啦 ? ”

沫若睁开惺忪的睡眼 ,说 :“ 我方才做了一个奇怪的梦。 ”

.....

说起恋尸、奸尸 ,霍里士在《性心理学》一书中也有所论述。他认为 ,恋尸、奸尸行为可以“ 归纳在施虐恋以内的另一种现象 ”。这种人“ 大都患着高度的精神病态 ,或者是很低能的 ,他们的智力往往很薄弱 ,而感觉很迟钝 ,并且往往是嗅觉有缺陷的 ”。这种人是极度变态的 ,是一些病态或低能的男子 ,是一般女子所不屑于理睬和接受的 ,“ 所以他们不得不乞灵于尸体 ,实际上无异于一种手淫 ,至少也可以和兽交等量齐观 ”;“ 有时候 ,尸恋者对于尸体不但有交合的行为 ,且从而加以割裂支解 ” ,其



残忍已经远超出“施虐恋”的范围了。

恋尸的现象,在社会上是比较普遍存在着的。例如清代专做艳体诗的王次回歌咏缢女的诗句,什么“垂手亭亭俨图画”,什么“女伴当窗唤不膺,还疑背面秋千下”,便是鉴赏女尸的性歧变的心态。民国时期,天津市上万名小市民到刑场去观赏几个革命青年的死刑,其中有两个女青年,据报载要进行“女体的屠割”,于是百姓们蜂拥而去。“有两个大娘们啦,看她们光着膀子挨刀,真有意思呀!”

至于奸尸现象,在中国可以说“古已有之”。在宋话本《闹樊楼多情周胜仙》里,就记载着宋徽宗初年东京金明池边,有家叫“樊楼”的酒店,老板范二郎的弟弟范二郎,与一位来赏玩的、名叫周胜仙的少女一见钟情,彼此都害了相思病。这时胜仙的妈妈顾不得丈夫出远门不在家,救女儿命要紧,便托王婆撮合定了亲。半年以后胜仙的父亲周大郎回来了,听老婆说女儿已和开酒店的范二郎定亲,顿时大发雷霆:“我女儿怕没大户人家对亲,却许着他。你倒了志气,干出这等事,也不怕人笑话。”他坚决反对这门亲事。女儿正躲在屏风后偷听,知道父亲不许她嫁范二郎,一口气塞上来,气倒在地。周大郎不许家里人来抢救,说:“打脊贼娘!辱门败户的小贱人,死便教她死,救她则甚?”因耽误了时间,周胜仙渐渐四肢冰冷,死了。入殓时,周大郎佯作大方,把三五千贯房奁也都放进棺材里。埋葬后的当晚,一个姓朱名真的无业青年,得知棺材里有几千贯的房奁和无数的细软,便去盗墓。朱真劈开棺材盖,借着手提的皮灯盏的光亮,见那女尸长得丰满、标致,便起了淫心,放下灯盏,把女尸的里外衣剥得赤条条的,女尸白净的身体更使他按捺不住,急忙把女尸从棺材里抱出,奸污了她。

清·羊朱翁《耳邮》(卷四)亦载有奸尸的事:

奚呆子,鄂人也,以樵苏为业,贫未有妻;然性喜淫,遇妇女问价,贱售之,不与论所值,故市人呼曰“奚呆子”。市有某翁者,生女及笄,有姿首,奚见而艳之,每日束薪,卖之其门。俄而翁女死,奚知其瘞处,乘夜发冢,负尸归,与之媾焉。翌日,键户出采薪,而遗火于室,烟出自笱,邻人排闥入,扑灭之,顾见床有卧者……发其衾,则一裸妇,近视之,死人也,乃大惊;有识者曰,“此某翁女也”。翁闻奔赴,验之,信,闻于官,论如律。异哉,天下竟有好色如此人者!乃叹宋孝武帝为殷淑仪作通替棺。欲见辄引替睹尸,尚非异事。

宋周密《齐东野语》记载奸尸的事,更是令人难以置信:

宜兴前某令女有殊色,及笄而夭,藁葬县斋前红梅树下。赵某遂命发之……颜色如生,虽妆饰衣衾,略不少损,真国色也;赵见之为之惘然心醉,舁尸至密室,加以茵藉,而四体亦柔和,非寻常僵尸之比,于是每夜与之接焉,既而气息惛然,疲惫不可治文书,其家乃乘间穴壁取焚之,令遂属疾而殁,亦云异矣。尝见小说中所载,寺僧盗妇人尸,置夹壁中私之,后其家知状,讼于官;每疑无此理,今此乃得之亲自目击,始知其说不妄。

上举例说明:一、奸尸者无论是朱真、奚呆子还是赵某,都是一些病态的、低能的、被挤出了人世间正常生活轨道的男子,他们的奸尸,都是性歧变的一种表现。二、凡是奸尸者,中外古今都属于法律制裁的范围,因为它的野蛮施虐,已经超出了人性所能宽容的界限。三、随着社会文明的提高与进步,奸尸现象将会越来越少,这是不言而喻的。

上举资料也表明,郭沫若所精心构思的这篇题为《骷髅》的小说,并非是随意杜撰,而是有它的充分的科学根据的。遗憾的是,稿子投寄到东方杂志社以后,未被采用,沫若一气之下把它火葬了。



十一 卖甜饼的少女

1919年3月末,初春的阳光照耀在波涛汹涌的博多湾海面,照耀在临海的松林滚滚的千代松原,照耀在郭沫若的温馨的家。

郭沫若于这年1月已经迁居到临海的一个小渔村——网屋町,住一楼一底的房屋,楼上有两间房子。

九州帝国大学医学部放春假了,郭沫若便到福冈图书馆去看小说,有了灵感的时候便创作。

有一天晚上,安娜躺在铺席上,给刚满月的次子博孙喂奶。

沫若坐在席旁,滔滔不绝地向安娜叙说他今天读的小说的内容,于是他们渐渐议论起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了。

沫若说:“少年女子美不美,先要看眼睛和眉毛。……譬如,我第一次见到你,就发现你的眉宇之间有一种不可思议的洁光。这洁光,就是女性的魅力呀!”

安娜有点难为情:“别议论我了。你知道吗?花坛旁边的那条小巷,有一家卖甜饼的小店,店里有一位年轻姑娘,睫毛很浓密,眼睛很美丽。她的眼睛,就有你说的那种蕴含着女性美的洁光,这在许多女孩子身上是见不到的。我第一次在小巷里遇

见她的时候 ,真没有想到她是小户人家出身。后来我把这个发现告诉了 S 夫人 ,有一次 ,S 夫人故意尾随她 ,才知道她是甜饼店老板的女儿……”

沫若吃了一惊：“这个偏僻的渔村 ,竟会有这样美丽的姑娘 ,简直是不可思议。”这好像是在罅穴中要爆发出剧烈的火山一样 ,令人难于置信。

次日清晨 ,沫若走到离家不远的花坛公园 ,向着安娜所说的那条小巷走去。

巷口东侧有一家饮食店 ,门前有一株垂柳。鹅黄色的叶芽仿佛在向春天招手。巷口西侧是 H 村的破烂的公会堂 ,公会堂南邻是贫民窟 ,临巷道的一户人家在窗外摆着两个粗旧的木匣子 ,匣子四周嵌着玻璃 ,匣子里装着像浮石一样的糖饼……

“这 ,就是那个美丽少女的住家么?”

巷里很冷清 ,一条白犬蜷伏在路旁。

沫若伫立在窗外踌躇。他想大胆地去买她的糖饼 ,但又害羞——一个大学生制服帽子穿戴的男子汉 ,却厚着脸皮去买哄小孩子吃的糖点 ,她要是出来售货 ,我的丑恶的心事不是要被她看透了吗?

但是 ,为了要见这位睫毛美丽的姑娘 ,沫若终于不顾什么羞耻 ,乘着巷里无人 ,走到窗前 ,轻轻地叫道 :

“对不住 ,对不住 ,请卖给我一些甜饼。”

话音未落 ,从窗内便传出一声回音 ,俄顷 ,纸窗微微推开 ,只见一个少女露了半个脸来 ,向外张望。

沫若浑身战栗了。

啊 ,你看 ,你看 ,她的眼睛 !那是不能用言语来形容的 ,也是不能用文字来形容的 !她是那么莹黑 ,那么灵敏 ,那么柔媚啊 !……眼睫毛是那样的浓密 ,那样的鲜明 ,那样的富有生命呀 !



那位姑娘见眼前这位大学生贪婪地盯着她，便把眼睑低垂下去了。

郭沫若恨自己不是一个画家，假如此时他能用画笔把眼前这位少女跪在破纸窗内露出的半个脸，低垂着的，娇怯着的，眼下的睫毛如像覆着半朵才开放的六月菊一样的，完整地画出来，该有多好！

郭沫若从这位少女一头浓腻的黑发中，看见她的希腊式发髻上的西班牙针了。

郭沫若恨不得化成一只高翔的飞鹰，像看见一只雏鸟一样，伸出手去，紧紧地把她抱在怀里。

郭沫若想：我要在她的眼上，在她的脸上，在她的一切一切的肤体上，接遍整千整万的狂吻……”

沫若浑身战栗得越发厉害，热血在胸中沸腾。他感觉着一种不可名状的焦躁，或者说，他对于这位少女起了一种邪念，一种不可遏抑的淫欲呀。

少女大概看出这个男子的用意，眼睑垂得更低，整个脸庞呈晕红色，一直红到耳根。

“这就是可爱的处女红哟！令人发狂的处女红哟！”沫若差一点儿喊出声来。

过一会儿，少女羞怯地微微抬起头：“先生，买甜饼吗？”

沫若没有听见，似乎还在想着那个处女红。“先生，是来买甜饼吗？”声音十分微弱，带有几分颤动。

“是的，买糖饼。”沫若连忙回答，从口袋里掏出一角钱给了少女。

少女瞠惑地接受了。她取出一个报纸贴成的纸袋，装上了一大包糖饼。

少女身旁坐着一位头发全白、八十多岁的老妇人，看样子像



是那少女的老祖母。

少女把一包糖饼交给沫若的时候,沫若情不自禁地想去触摸一下少女的指尖,少女惊惶地把手缩了回去,轻轻地说一声“谢谢”。

沫若抱着一大包糖饼离开了少女的窗前,他不知道自己现在应该去什么地方。图书馆是不想去了。回家呢?出门的时候,安娜只给他一角钱,作为去图书馆来回的电车费,现在统统拿来买少女的糖饼,连回去的车费都成了问题。

沫若一家四口的生活费,仅靠他每月三十几元的官费来维持,家里的一切开支,包括沫若的零用钱,都由精打细算的安娜来掌握。因此,沫若是不敢抱着这一大包甜饼回家去见他的安娜的。

沫若走进巷内的花坛公园,在池塘边一个石凳上坐着。池塘里的败荷还挺立着一些残茎,这该是虾蟆抱卵的时节了。

一对对虾蟆紧紧背负着在水面上不停地游动。

坐在石凳上遐想的沫若,一边嚼着糖饼,一边在回忆那位少女的容貌——浓密的睫毛,羞怯的目光,柔媚的脸颊,左嘴角上的黑痣,莹黑的头发……

片刻工夫,吃掉了七块糖饼,沫若数了数纸袋里的糖饼,还剩着五个。“啊!”他惊叫了一声;多了两块,肯定是姑娘数错了。不错,肯定是她数错了!”

沫若一口气又跑到那少女窗前,气喘吁吁地说:

“对不住,对不住,姑娘,请你……出来一下。”

少女把纸窗推开,看见是方才买糖饼的男子,先点头行了一个礼。

“糖饼多了两块,姑娘,你数错了罢?”

少女羞红着脸,微微一笑:“不是,不是数错了,不是……是



……因为有几块 ,太小了一点。”

这哪里是惟利是图的商妇能具有的品质呢 ? 这哪里是贫民窟里长大的女孩子能具有的文化素养呢 ?

郭沫若这时想得很多。他爱他的安娜 ,但是 ,他是把安娜爱成母亲一样 ,爱成姐姐一样 ,他现在另外尝受到了一种对于异性的爱慕了。“ ……我是有血肉、有情感的人 ,我不是拿撒勒的耶稣 ,也不是阿育国的王子 ,我活在这个世界上有爱欲的追求 ,有爱人的权利…… ”

沫若这样痴想的时候 ,已经转回到了花坛公园的石凳上 ,继续吃糖饼 ,剩下最后两块 ,实在吃不下去了 ,就把它投到铁网笼里喂两只白鹤。他以为只有这清高的白鹤才配享用那位少女赐予的这两块食品 ,不料白鹤却不肯吃。沫若气得诅咒白鹤 :你们这些高视阔步的伪君子 ! 我恨不得拔掉你们身上的羽毛 ,你们不是就和鹅鸭一个模样吗 ? 有什么可以高傲 ,可以矜持的呢 ? ……

骂了一阵子 ,心情觉得畅快些 ,沫若在花坛里盘旋 ,又到那少女的窗外 ,往复去了好几回。

纸窗始终紧闭着。

沫若焦渴着想见窗内的少女 ,但又惭愧着怕见她。他比少女要大十几岁 ,简直可以做她的父辈了。而且 ,他已经有了妻子 ,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爸爸了……

时间过得很慢 ,沫若只好走到学校去 ,躺在草坪上看同学们踢足球。3 月的嫩草 ,仔细看去 ,每根都像是那少女的睫毛 ,微风吹拂着闪烁的青草 ,像是那少女的眼睛闪耀的光芒……她 ,已经占据了沫若的全部的灵魂。

天色渐渐晚了 ,西边挂着一道道火红彩霞 ,沫若站起身来回家 ,但不知怎的 ,他却又来到花坛 ,走进巷子 ,远远地看见那位少



女在门口煮饭,他的心又急剧地战栗起来了。

少女似乎听见身后的脚步声,回过头看了沫若一眼,便又低下头去继续煮饭。

沫若的心跳动得更加厉害了,他不知道该向少女说些什么才好,他在苦苦追求的怕是欲灭不灭的幻美罢!

沫若回家,三岁的儿子听见脚步声,远远地跑来给爸爸开门,安娜背着次子正在厨房忙着晚炊。

静穆的神韵,和谐的氛围,使沫若感觉像是走进一座森严的圣堂一样。他几乎流出眼泪了,内心也在忏悔。他很想跑进厨房,跪在妻子脚下,向她忏悔今天对她的欺罔。但是,他又不能够。

晚饭过后,在灯光下,妻子问他今天读的是什么书,他不费思索地扯了一个谎:“哦,我今天读的是西班牙作家伊巴涅斯写的小说《裸体女人》。”沫若把小说的梗概模模糊糊地说了一些:“我只读这一点,明后天继续读,才能读完……。”

夜深了,一轮明月高挂在澄湛的夜空中,月光透过窗棂,照射在沫若和安娜的铺席上。沫若搂抱着安娜,还没有入睡。他搂抱着安娜,却默想着白天见到的少女——带有西班牙风韵的少女,想着少女的睫毛,眼睛,想着她的全部。

啊!安娜和那少女——安娜像是梦中出现的女性,笼罩着一层幽邃的白光,那少女则像是在镁线光中照耀着一般的光彩夺目,安娜的表情像雨后的秋山一样静穆,那少女的表情则是玫瑰色的春郊的晴霭。……安娜是中世纪的圣画,那少女是古代希腊的雕刻,加上了近代的色彩。

日本的春天,樱花秾开,氤氲的晴霭在空中晕着粉红的颜色,仿佛入浴后处女的肌肤……春天使人陶醉,使人销魂。

自从认识那少女以后,沫若每天午后都要去买一角钱的糖



饼,晚间归来又编些谎话诳骗安娜。

这是见了那少女后的第五天了。沫若走进花坛近处的小巷时,远远望见那家糖饼店的板壁紧紧关闭着,他吃了一惊,难道那少女或者她家发生了什么意外吗?临近她家门口,沫若听见了屋里的敲击的声音,老祖母弓着背向外走出,少女在屋里弯着身子像在收拾什么东西。少女大约听见门外的脚步声,转过身抬起头来,看见是那位常来光顾糖饼店的男子,便向他点了点头。

少女脸上敷了粉,穿的衣裳也比平时更华丽了,像是要出远门似的。

沫若躲在屋角旮旯处,等候少女出来;少女走出来时,还特意向刚才沫若走过的地方瞻望。这时,躲在屋角的沫若急忙闪出,少女向他笑了。

少女扶着老祖母缓缓地向对面马路走去,沫若在巷心伫立着目送她。她没走几步便掉转头来,看见沫若站在那里,娇羞地又向他点了点头。她向前再走几步又掉过头,看沫若仍傻站着,更娇羞得满面都是红笑。就这样几步一回头,几步一颦笑,弄得沫若的心“扑,扑”跳得更厉害,几乎喘不过气来。

少女扶着祖母,到了电车站,上了电车。沫若也尾随着到车站上电车。他看那少女有点羞涩的样子,便不敢太靠近,远远地坐着,保持一段距离。

沫若身上只有一角钱,买了一张可以坐三站的车票。

第一站过去了,第二站也过去了,她们没有下车。沫若心里暗暗叫苦:糟糕!糟糕!再过一站,她们再不下车,我就空跑了一趟了!他两眼紧盯着那少女。

快到第三站了,那少女还稳稳地坐着,不像要下车的样子。沫若绝望了。

车进站了,沫若只得起身下车,故意从少女面前走过,那少女也送来了一丝同情和爱怜的目光。

沫若很想说:“姑娘,我只有一角钱,不能远送,请你原谅我罢!”但没有说出来。

“快下车!快下车!”

电车司机催着沫若下车。沫若下了车,沿着F市向H村往回走,一路无精打采,走了十多里路。

沫若又来到花坛小巷那少女家的门前。这回他看见少女家门上贴了两张纸条,一条写着“邮件请交北邻公会堂”,另一条是“报刊停送”。

他揣摩着这字是少女写的,写得异常端丽。

趁着巷里无人,沫若悄悄地把两张纸条从门上揭了下来,装进衣袋里。回到家里,沫若照样写了两张,妻子问他做什么用,他谎说是邻近的渔夫求他写的。

第二天清早,沫若带了一些饭粒,跑到少女家门口,把自己写的两张纸条,偷偷地贴在门上了。

几天过去了,安娜见沫若像失了魂似的整日在家里闷坐着,以为他用功过度了,便劝他到N公园去赏樱花,散散心。

N公园在F市的南边。这天上午,沫若带着大儿子乘电车到N公园去了。公园位于海边的一个土丘上,一路上络绎不绝的游人,都来观赏盛开的樱花,两旁的商店也装饰一新在招徕顾客,喝得醉醺醺的汉子在路上颠连横步,学生、军人、青年夫妇,两人扛着酒瓶,有的捧着葫芦边走边溜饮。园里不时传来三弦声和杀鹅一般的歌声……这是樱花时节日本特有的景观。

沫若和儿子随着人流向公园门口走去。突然在一家糖食店里,沫若看见了那少女,她坐在柜台内,看样子是在替糖食店做“看板娘”,用她的色相招徕顾客。沫若想,这一定是她的父亲



干的卖身的勾当！他恨死她的父亲，同情她的遭遇。

沫若走进糖食店，把安娜给他和儿子的午饭钱，拿去买了一对“达摩祖师”模样的糖食。

姑娘看见她，羞涩得抬不起头来，脸上泛起了一片红晕。

这使沫若很不安，他本想来安慰这少女，却反使少女感到羞涩，他的同情的表现是失败了。他领着儿子匆匆地离开这里。

沫若走进公园，在临海的崖头的一块岩石上坐下。

深蓝色的天空，珍珠贝般的璀璨的大海。白色的海鸥在浪头翻飞。崖头上一片青青的古松夹着几株粉红的樱花，可怜的花瓣被海风吹飞，散落在深不可测的大海里。

“啊，这吹飞的落花，不就是那少女的悲惨的命运么？险恶的海浪把落花飘荡，谁能知道又会把她飘流到何方呢？”

沫若坐在岩石上哀叹少女的不幸，儿子在附近的草丛中追拾落花，找寻紫罗兰草。大约过了两个钟头，儿子催他回家。他便领着孩子绕道走出公园，他怕再遇见她，怕让她见到自己这一副可怜相。

到了家里，儿子把两个“达摩祖师”模样的糖人给了妈妈，说是他送给妈妈和小弟弟的礼品。妈妈看儿子这般孝顺，高兴得把他抱起来亲吻。

沫若因此良心上又受到了严厉的谴责，受骗的善良的安娜哟！

安娜却忙着为爷儿俩准备午饭。

“啊，该死的恶魔！”

夜，沫若做了一个说不上是甜美还是悲伤的梦。

少女星悬挂在高空的时候，沫若悄悄地从后门离家，穿过昏暗的巷道，远远传来犬吠声。他像是做贼一般，内心感到无名的恐怖。从家里到F市，要经过一片茂密的松林，松林内有座古

庙,两排整齐的石灯,从庙前一直排到海岸。

沫若穿过松林,从庙前走过。突兀的松干,闪烁的石灯,就好像狰狞的鬼影。

F市街头的电灯发出苍黄的冷光,电车早已停了,击柝的声音敲了两下。沫若于深夜走十四五里远的路,他决心一人到N公园去。沫若并不期望会遇见她,只不过这是她现今居住的地方,而这地方成为了他的“圣地”。这正像是那些巡礼耶路撒冷的狂热的信徒们,他们并不是企盼着会见耶稣一样。

街市的灯火似乎都眯着眼睛在做梦。

夜空中的群星灿烂而迷惘。北冠星挂在头上,南斗星横在东方,熊熊的火星正如火球从天际升起,它们好像都在奋力地追逐那颗清皎的少女星。

微风从西边的海面上吹来,把街上一些碎纸屑卷走,活像是几只玳瑁鼠在驰骋。沫若不免有凄凉之感,走了约有两个钟头的光景。N公园的松树掩映在灯光中,像是一朵朵透明的云霞。

沫若来到了那家糖食店门前。门紧闭着,街上杳无人迹,只有一些酒店还传来三弦和妓女的歌声。沫若在店门板上吻了一吻,便来到公园里,仍旧坐在白天坐过的那块临海的岩石上。

顷刻之间,模糊的白影像是一个女人向沫若走来,走到近处,突然站住了。

“啊,是她!”沫若叫了一声,立即向前跑去,紧握住少女的双手。

少女没有拒绝,没有畏缩。

“夜很深了,你还没有睡吗?”沫若问道。

“唉,我们是过了十二点才关的店门,现在不过是两点钟罢。”少女轻声地回答。

“你劳累一天了,怎么不早睡呢?”



“我怎么能睡呢？……”少女似乎打了一个冷战，继续说，“我白天看见你来，没有看见你回去，我猜你还留在公园里。我等关了店门就上园子里来，我在这里等你将近两个钟头了……”

“啊，真是抱歉，让你这样关心、久等……我们到那崖头上去坐着说罢……你冷吗？”

“不冷。”

沫若和少女并排坐在崖头上。

少女问：“你是回家去又回来的吗？”

沫若说：“是。我白天坐在这里也有两个钟头，回去时候我怕看见你，怕你看见当时那可怜的模样难过，才故意绕道走的。……你，是不是怕看见我呢？”

少女支吾着说：“从前不是这样，现在，有点怕了……可是，看不见的时候，心里又焦急、烦躁……”停顿片刻，少女突然问道：“你来的时候，太太和孩子们睡了没有？”

这突如其来的发问，像是当头一棒，沫若惊惶得说不出话来了。

“你别瞒我，你已经有了太太和儿女，我早就知道了。你太太为人很好，在H村住了两年，没有不夸奖她的。倒是那位法学士的S夫人，你要注意，相貌虽然美，心术却有几分不慈祥的样子。……你认识我好像是不久以前的事，但，我早就认识你了，不过你不曾注意罢了。今天，你带来的不就是你的大公子吗？”说完，轻轻一笑。

“唉，唉，是的，是的。我对不起你！”沫若的声音有点颤抖。

“是我对不起你。但是……只要……”少女羞涩得说不出话来。

“只要什么？只要我爱你吗？对吗？”沫若急忙问道。



“唉！那样时……我死也心甘情愿。”少女浑身颤抖了。

沫若突然跪在少女膝前，紧握着她膝上的两手：“啊，姑娘，姑娘，我爱你，我死心爱你。你请摸我的心，跳得多么厉害……”说着，他把少女的手放到自己的心口上。

“我知道……”少女的声音低沉而带点哭泣，“我对不起你的夫人。”她把头垂到沫若的肩上。

他们终于紧紧地搂抱、接吻，战栗在无言的漫漫的暗夜里。

少女说起了她悲惨的家世。她一生来便被父母亲遗弃了。母亲是一位未婚的贵族少女，至于父亲是什么样的人，她至今也不知道。她没有满月，母姓的贵族就花了2 000元的养育费把她送人，送给了她现在这位养父。她的养父一直是独身，家里只有一个老母，而这个老母就是那贵族家里当年的婢女。

少女泣诉着：“我的养父，我的祖母，都不爱我，他们都不过是我当成‘奇货’、‘看板娘’，有朝一日，他们会把我卖了……”

沫若无言，静听少女的泣诉。

“这个世界，没有人爱过我……”少女又把沫若紧紧搂抱着，浑身在发抖，声音虽是细微，却在夜空中回荡着：

“我，对不起你的夫人，对不起你的夫人！但是，我得到了爱，你给我的爱，我可以死，我死而无憾了！”

平常娇怯、矜持的少女，现在竟大胆而热烈地去吻身边的这位有妻室的男子，吻他的嘴唇、眼睛、肩、颈。“你，你不要忘记我……我是死也不会忘记你，死也不会离开你的……”

少女站起，重复说了一句：“你不要忘记我。”转身便从崖头向那深不可测的大海跳去……

“啊！”沫若在睡梦中惊叫了一声，伸手抱住了她——同一铺席睡着的安娜。



安娜被惊醒了,问:“你怎么啦?”

沫若无言答对,继续睡了。

春假过后,沫若每日去医学部读书,三角钱的午餐费都省下,改去买少女的糖饼。不论晴天雨天,他每天都要去少女的窗下四五回。有一次,他看见少女正在门口煮饭,他故意拿起一只香烟走来向少女讨个火,少女差一点儿抽出一根火柴给他点燃,但终于把火柴盒递给他。

5月27、28日是日本海军纪念日。这两天,日本人要举行庆祝活动,学校也都放假。

F市的庆祝会场设在H神社前的广场上。平日荒凉的古庙,这时成了喧闹的市场。卖食品的、演戏法的、耍技卖艺的,还有电影馆、角力场、击剑场、柔道场、戏台……海上有军舰的海战演习,鱼雷爆炸声、大炮声,轰轰不绝;飞机作低空表演,军乐队奏乐。

27日午后,沫若去糖食店,没有看见那少女,傍晚又去时,门已经上锁了,他便到广场来找她。

“那儿有一位‘香’,快,快去看‘香’……”一片嘈杂的叫嚷声。“香”是日本学生用来作为“美人”的代名词。沫若随着一群青年学生,挤到了一家小店前。

“啊,那不就是她吗?”沫若差一点儿叫出声来。

这小店仍是卖糖食,店里放着两个大球盘,每个球盘有若干球道向四面展开,球道上有若干个不同位置的孔穴。游人掷木球,滚入孔穴,便可得奖——糖人、糖鱼、糖饼之类的奖品。

因为有那美丽的少女在做招牌,许多年轻人便不断地、发狂地来投滚。一角钱可以滚五个球。有的花两角钱,可以滚十次;有的索性花一元钱,滚它五十次。

这些年轻的游人以滚球买少女的一笑,少女以笑来赚他们

的钱。

少女站在盘后督视球盘,不管木球是否滚入孔穴,她都要对投滚者报之一笑。

沫若实在不忍看这种场景,又急又恼,心里暗暗骂她没有品性,下流的女人,招集苍蝇的腥臭,丑,丑,丑……

少女突然发现沫若也挤在人群中,顿时眼睛分外生了光彩,送来了一个注目礼——一道秋波。周围的年轻人都转过头看沫若,投来一种嫉妒、羡慕的目光。

沫若产生了莫名的优越感。他好像转瞬间成了南面王,成了这鸡群中的一只白鹤!他嚷嚷起来,叫众人闪开,走近球盘,抱起五个球同时投滚出去,接连投滚了二十下。围观的人鼓掌、欢笑。沫若把辛苦积攒下的两元钱,大大方方地交给了少女,奖品也不要,便得意地离开了。

但是走不多远,沫若便后悔了,他觉得刚才的做法有点过分,既侮辱了那少女,也把自己混同于那人群里的一只苍蝇了。他决定明早向她道歉、谢罪。

翌日清晨5时许,沫若来到广场,来到糖食店前,店门敞开着,却不见有人。沫若绕到后面去,发现古松下停放着一辆荷车,车上的竹篮里堆放着许多糖人,少女穿着带有柳条花纹的睡衣,弯着腰,站在车旁,正在给那些“达摩祖师”糖人涂上朱红袈裟。

少女抬头看见沫若站在跟前,笑了起来。她特意扫视了一下周围,然后低声说:

“昨晚真是热闹呢!”

少女说话时,娇怯的柔情含着浓烈而深沉的情韵。她低着头继续画袈裟,她唇边的筋肉随着手的动作微微颤动。

“啊!这是她开口向我说的第一句话!她说话之前,为什



么要先扫视一下周围,为什么要害羞?害羞不就是爱情的表示吗?……”沫若想得很多,但在她面前却语塞,呆立了一会儿,只好说声“再见”,走了。

转眼之间,暑假到来了,郭沫若到大阪去实习两个月,直到9月上旬才回到F市。回家之前,他先到花坛去看望那少女。

啊,她病了。真可怜,颈上缠着绷带,腊黄色的脸,带点浮肿。

沫若关心地问:“你病了么?是不是受了风邪?”

少女说:“不是,我患的是瘰癧,已经在医大病院做了手术。”

“啊,瘰癧!”沫若惊叫了一声。这,岂不是和肺结核相连带的吗?一朵牡丹,正在含苞欲放,却叫虫来蛀了。这是多么不公平的社会,万恶的社会!如果她不住在这个贫民窟里,怎么能得肺癆呢?如果她不是生活在这个贫民窟里,即使得了肺癆也可以有良好的医疗条件和营养补给。啊,沫若诅咒这个残酷的社会,铿锵的铁锁锁着贫民,听任凶恶的病菌来蹂躏!沫若真想替少女报仇,向那个专门迫害穷人的社会报仇。

那少女每天要去医大病院治疗,沫若也佯装神经衰弱症,每天到医大病院去和内科医生纠缠。少女走过来了,沫若向她打个招呼,她向沫若甜甜地一笑,便走进病室。医生把门关上了。

沫若在候诊室外的长椅上坐着,等了很久,少女怎么还没有出来呢?……啊,不得了啦!医生在触摸少女的肌肤,敲击少女的胸部,听诊少女的心音……啊,医生越来越大胆了,医生在摸她的眼睛,摸她的两颊,摸她的手,摸她的乳房,摸她的腹部……沫若愤怒了:医生们,谁给你们这个特权!

有一次,沫若看见少女在外科室治疗,门没有关。一位年轻的医生,蛮手蛮脚把她的绷带解开,用钳子在伤口上乱压,还用

一根铜条来透进她的伤口,插进去约有两寸来深。可怜那少女,双眼紧闭,眉头紧皱,咬住牙关,嘴唇也发紫了。她那雪白的牙齿偶尔从唇前露出来,浓密的睫毛下凝结着几颗泪珠。

沫若觉得那根铜条就像刺进他的心脏一样,他又要诅咒医生了。

你们是美的破坏者!你们不知道悲哀,不知道慈爱!你们把病人当成实验动物!哪有什么人道!哪有什么博爱!

啊,医生!我的生命终久也要归你们来主宰。我是你们的死囚,被押赴刑场的死囚骂几句衙门做官的是无罪的。你们,也不要怪罪于我罢……

一个月以后,少女的瘰癧医治好了,沫若弄假成真,倒真的患了神经衰弱症,晚上失眠,白天头痛,读书时精力无法集中,记忆力也衰退了。拿起书,字里行间看见的是少女的眼睛,她的浮动的睫毛,看见 M 的字母,便联想到圣母玛利亚,看见 A 的字母,便联想到希腊女神阿佛罗狄忒。她就是玛利亚,她就是阿佛罗狄忒。

眼看快到毕业期,沫若却没法准备毕业论文,他自己也焦躁起来。沫若总想去看那位使他日夜思念的少女。走过她家窗前,见她点头微笑,心里觉得充实些,如果不巧她把窗帘拉上,心里便觉得空虚了。

有一次,那少女的糖饼不到半天的工夫就卖完了,沫若无法见到她了,在她窗下来回走了二三十遍,直到天黑回家,便向妻儿发泄,无缘无故打骂孩子。

又有一次,漆黑的夜晚,沫若来到少女的窗下,窗户紧闭着,窗帘也拉上了。沫若从缝隙处往里看,却很清晰地望见少女在灯下缝衣裳,时而抬起头望着天花板凝思……她在想什么呢?是不是把我也放进她的思想空间呢?……



还有一次 ,那是冬日的清晨 ,他看见少女提着一个铁桶到邻家井台上汲水 ,提着满满一桶水回家 ,脸涨得绯红 ,两手也冻得龟裂了。沫若同情她 ,可怜她 ,向前和她说话 ,但说不上两句 ,沫若羞怯 ,她也羞怯。

相识已经一年了 ,沫若和少女 ,彼此不通姓名 ,不通款曲 ,彼此只是羞涩、怯懦。沫若怕她知道自己是中国人 ,是有妻室的男子。他想向她说清楚。

初春 ,杨柳正在抽芽。沫若无心做毕业实验 ,便来到花坛她家门口。啊 ,窗下的糖匣不见了 ,大门紧闭着。她几时搬了家 ,搬到何处去了 ?

沫若在小巷里徘徊了将近一小时 ,又来到 H 神社那株松下 ,她曾站着画袈裟的地方呆望着。天苍苍 ,海苍苍 ,松原苍苍。

沫若又来到 N 公园 ,在梦境中他们曾并坐过的崖头上坐着。苍松依旧 ,苍海依旧。白鸥在崖下翻飞 ,樱树已经绽着蓓蕾 ,然而去年的落花飘流到何处去了呢 ?

夕阳透过厚厚的云翳 ,洒下半轮辐射的光线——啊 ,那是她的睫毛 ! 她的睫毛 ! 玫瑰色的红霞 ,就像她羞怯时脸上泛起的红晕。

苍海的白波 ,仿佛就是穿着白衣裙的少女 ,在向沫若招手 ,沫若向海里走去 ,挽着那冰冷的手腕 ,去追求那醉人的处女红 ,去追求那睫毛美……

……

沫若躺在医大病院的床上 ,口发苦发干 ,嚷着要喝茶水。安娜在床头侍候 ,立即端来一杯甜汁。

几个穿白大褂的医生看沫若苏醒过来了 ,高兴地对安娜说 : “ 有救了 ! ” 然后一个个退出去了。

安娜摸摸丈夫的额头 ,烧似乎没有退尽 ,接着便说起昨晚他



被 H 村的渔船救起的事 ,几个渔民把他抬到医大病院里。医生认得这是本校的学生 ,立即通知安娜。安娜赶到病院 ,见丈夫昏迷不醒 ,难过得直哭到天亮。

现在 ,医生都退出了 ,安娜便问 :“你为什么这样伤心 ,是怕不能毕业吗 ?”

沫若摇摇头 ,不语。

“你醒来就哭 ,是怕跳海的事传出去不好听吗 ?”

沫若哭得更厉害 ,他只好如实地告诉妻子 ,去年春假以来发生的事。

安娜静静地听着 ,听完后在丈夫的额上亲了一吻。她感谢丈夫的坦诚 ,把他对少女的爱慕都告诉了她。

安娜又责备起自己 ,觉得这是她的过错 ,她不该在丈夫面前 ,把那卖糖饼少女的眼睛、睫毛说得那样美……

后来 ,那少女的命运怎样呢 ?

听说 ,她在 F 市一家咖啡馆里当了女招待。这又是为了招揽生意 ,挑选些年轻的美女来当花瓶摆设 ,来做看板。这是一种变相的卖笑生活。沫若探听到那少女所在的咖啡馆后 ,特意去看望她 ,但老板却冷冷地说 :“她在两个星期前辞职了 !”

不久 ,沫若又听 S 夫人说起那卖糖饼的少女 ,说她有一次在火车站遇见了那少女 ,她正和一个肥胖的、黑猩猩似的商人坐在二等车厢里 ,看她梳的“丸髻” ,像是结过婚了 ,她的老祖母到车站送行。车慢慢启动后 ,老祖母说 :“到了东京 ,快写一封信回来……”

沫若想 :那贪钱的养父 ,终于把她卖给商人做妾了 ,等待她的命运会是什么呢 ?

……

沫若躺在床上 ,不愿去想毕业实验、毕业论文的事 ,却在精



心构思一篇小说。他自言自语：“啊，题目有了，就叫《喀尔美萝姑娘》。”

守候在身旁的安娜，以为丈夫又在发高烧说胡话哩！

.....

霭里士在《性心理学》一书中曾经议论过是不是男子比女子更有“多恋”倾向的问题。霭里士在科学考察的基础上认为，大多数的人，无论男女，是单婚而兼多恋的。他说：“他们只愿意有一次永久的婚姻，而同时希望这种婚姻关系并不妨碍他或她对于其他一个或多个异性的人发生性的吸引，固然我们也可以感觉到这种引力和在婚姻以内所经验到的引力在性质上是不一样的，同时他们也会知道，把这种引力加以控制，始不至于推车撞壁，也是很可能的事。”

霭里士还着重指出：“这种单婚和多恋的倾向，似乎是两性所共有的一个现象，即其间并无性的分别。女子似乎和男子一样，也可以同时对于不止一个异性的对象发生性爱的情感，不过因为性的意义对女子比对男子要深刻得多，她在作性的选择的时候，也许更出乎天性似的要苛求得更多，因此，表面上就见得自然而然的多几分限制，同时，因为社会和其他方面的顾虑，她在表现这种情感或接受男子的情感时，也比男子要更加小心，更加不露声色。”

对于这种“多恋”现象，霭里士提醒人们注意：“这是一个社会道德的问题，而凡属可以牵动到社会道德的举措行为，是必须由个人负责的”。因此，凡有多恋情况的男子或女子，都应该取审慎的、理智的态度。

这里顺便举一男子多恋的例子来说明它的社会道德责任。

18世纪欧洲著名文学家凯沙诺伐(Gasanova)常常被人们指责为“不道德的人物”。因为他爱过许许多多的女人，而且还

把这些风流的事明明白白地写在他的法文日记里。只有霭里士认为‘凯沙诺伐’虽然好色,但他决不是玩弄女性的人,相反,他对女性的关照和爱护,倒是值得那些‘多恋’的男子加以效法的”。

凯沙诺伐作为一个男子,不图一己之满足而对于女子的身心状况均有殷勤的注意。他总是以所爱女子的悦乐为悦乐,而不耽于她们的供奉。这些女子似乎也恳挚地认识他的爱的真诚、纯洁和取悦女子的本领。凯沙诺伐爱过许多女人,但不曾伤害过几个人的心。霭里士因此说:“一个道德纤维更细的人不会爱这许多女人,道德纤维更粗的人也不能使这许多女人仍是幸福。”

《喀尔美萝姑娘》是郭沫若发表于1925年的一篇自传体小说。既然是小说,就不免有虚构、演义的成份,许多情节我们不必把它看成是作者曾经历过的事。小说的精彩处,在于对男主人公‘我’的婚外恋心态的细腻而逼真的描写。当“我”第一回见到那位睫毛浓密的少女,向她买一角钱糖饼的时候:“我禁不住把我的手指去扞触她的指尖,她惊惶着急于收回去了”。吃糖饼时:“我想像着她的睫毛便把糖饼嚼一下,我想像着她羞怯的眼光又把糖饼嚼一下,我想着她的脸,我想着她左嘴角上一个黑痣,我把她全身都想像遍了,糖饼接连地嚼了七个”。在学校的草坪里:“草场上的每茎嫩草都是她的睫毛,空气中一切的闪烁都是她的眼睛,眼睛,眼睛……她是占领了我全部的灵魂”。回到家里:“我”本想向妻子瑞华忏悔,却撒了谎,说白天在图书馆看西班牙作家伊巴涅斯(Ibáñez)的小说《裸体女人》。夜晚入睡时:“我”拥抱的是妻子,却默想着那位卖甜饼的少女。“我想着她的睫毛,想着她的眼睛,想着她的全部,全部,啊,我这恶魔!我把她们两人比拟起来了”——瑞华“笼着一层幽邃的白光”,



“好像雨后的秋山一样 ,是很静穆的 ” ;那少女“好像是在镁线光中照耀着的一般夺目 ” ;是玫瑰色的春郊的晴霭 ”。瑞华是“ 中世纪的圣画 ” ,那少女是“ 古代希腊的雕刻上加了近代的色彩 ”。

“ 我 ”自认对于妻子瑞华 , 我所崇拜的玛丽亚 ,显然是一种叛逆 ” ; 我 ”自认自我已经分裂 ,是“ 二重生活 ”的表现——“ 我抱着圣母的塑像驰骋着爱欲的梦想 ”。

“ 我 ”的“ 多恋 ”——既崇拜他的玛丽亚 ,又去追逐那位卖甜饼的少女 ,其实是一种“ 单恋 ” :在想像中去缝织爱的情网。中国人的习惯说法 ,叫做“ 单相思 ”。

“ 我 ”是有了妻室的人 ,他的婚外恋当然是不道德的 ,所以总是瞒着妻子。但他后来终于有勇气向妻子坦白 ,这是不多见的 ,而贤慧的妻子为了成全他们 ,竟鼓励丈夫去和她结婚 ,更是难得的开明。



十二 性变态者的形象

郭沫若于 1921 年 6 月与成仿吾、郁达夫、张资平等人在日本发起成立了创造社。

这个文学团体 ,在中国新文化大潮中 ,把人的解放、自我的解放 ,当做反对封建争取民主的第一要务。“人”被摆在一个非常醒目、非常重要的位置上。

面对新旧思想、新旧文化的激烈冲突 ,这个作家群体 ,以浓重的主观的感情色彩 ,去张扬人的解放、自我的解放 ,重新考虑自我的价值 ,并以此去确认有悖于传统的、多元的文化选择。

年轻人总是对于那些钳制、压抑和戕害男女爱情 ; “使之变性而至于病”的旧礼教、旧婚姻制度最为敏感和关注。因此 ,当他们起来反抗封建统治的时候 ,必然要把反抗封建婚姻制度及其观念、习俗 ,放在一个十分重要的位置上。创造社作家群体 ,对于新的性道德观念 ,表现了浓厚的兴趣 ,并借文学作品大胆地加以张扬。

他们的小说 ,多以两性情爱为题材 ,但不是去剖析或去抨击封建的纲常伦理、三从四德 ,或去描述青年男女在封建婚姻制度压迫下遭遇的不幸。他们的兴趣 ,是在“欧风美雨”的影响下 ,



在反传统的文化氛围中去表现男女在性心理、性行为上的嬗变或畸变。

郁达夫是创造社早期的重要成员,读者诸君大概读过他的小说《沉沦》罢。那患有忧郁症的小说主人公“他”,在极度性苦闷时说过这样的话:

“人生百岁,年少的时候,只有七八年的光景,这最纯最美的七八年,我就不得不在这无情的岛国(按即日本)里虚度过去,可怜我今年已经是二十一了。”

“槁木的二十一岁!”

“死灰的二十一岁!”

“我真还不如变了矿物质的好,我大约没有开花的日子了。”

“知识我也不要,名誉我也不要,我只要一个安慰我体谅我的‘心’。一副白热的心肠!从这一副心肠里生出来的同情!从同情而来的爱情!”

“我所要求的就是爱情!”

“若有一个美人,能理解我的苦楚,她要我死,我也肯的。”

“若有一个妇人,无论她是美是丑,能真心真意的爱我,我也愿意为她死的。”

“我所要求的就是异性的爱情!”

“苍天呀苍天,我并不要知识,我也不要那些无用的金钱,你若能赐我一个伊甸园的‘伊扶’,使她的肉体与心灵,全归我有,我就心满意足了。”

这就是主人公“他”在性苦闷中渴慕得到纯真的爱情。而当这种苦闷得不到正常发泄的时候,他便习惯性地手淫了,眼前同时出现种种幻觉,一些女子——“伊扶”的遗类,都赤条条地来引诱他。中年女子的形体,在他的脑子里觉得比处女更有挑



拨动情的魅力。他苦闷一场,恶斗一场,终究不得不成了她们的俘虏……在极度苦闷的时候,他去逛了妓院,但一觉醒来,便自怨自艾:“我怎么会走上那样的地方去的?我已经变成一个最下等的人了。悔也莫及,悔也莫及。我就在这里死了罢。……”他面向祖国,面向那西方的明星,在遥祝祖国快快富强的同时,沉沦于茫茫大海之中。

陶晶孙的短篇小说《木犀》,笼罩在一层怅惘的浓雾中,描写了一个叫“素威”的早熟少年,同比他大十岁的女教师的纯洁而浓烈的爱情。女教师在幽暗的灯光下,穿着洁白的睡衣,靠在沙发上,常常等着小素威来敲门。素威一进屋,她便发狂地抱他、吻他:“啊啊,我等了你好一阵子了!”伴着木犀的香味,在朦胧的夜色中,他昂头热吻女教师的嘴唇,觉得与过去同母亲接吻的滋味有所不同,他第一次感到心房在激烈地颤抖,他终于大胆地把手伸进了女教师的胸罩内……

有的作家还描写了同性恋、婚外恋、黄昏恋……以一种反常的畸变的性爱去获得性欲的满足。

作家们在表现男女各种角色被扭曲、变态的性心理和性行为的背后,往往蕴含着对旧礼教、旧道德、旧婚姻制度的反叛与控诉,虽然这种表示是折射的、间接的。

郭沫若的短篇小说《牧羊哀话》,就是以“情杀”的离奇情节为外壳的。

小说写了闵崇华父女的悲惨境遇。朝鲜李朝子爵闵崇华,十年前家住京城大汉门外。只因朝里出一帮奸臣,勾引外人签订“合邦条约”,闵崇华一连奏了几本,请朝廷除倭安邦,无效,愤而弃官出走,蛰居山村——仙苍里,不问世务。

闵崇华的年轻的续弦夫人李玉姬,是一位名门小姐,自幼留学日本,游历欧美,22岁归国后不久便成了子爵的继室。因不



甘忍受山村生活的艰苦和寂寥,恐怕也由于与闵子爵年龄相差悬殊,性生活不协调的缘故,她便与家中的男佣人尹石虎私通。

李玉姬给尹石虎一封密信,指使他于某月某日的深夜去谋杀闵崇华父女,并要他搜拿闵崇华亲笔写的“反诗”去上告,说那“反诗”便是他赎身的符篆。

尹石虎为了赎身,也为了占有这位如花似玉的年轻的倩女,果然起了邪恶的念头,在漆黑的深夜里,持刀闯入静安寺闵府杀人。

尹石虎的儿子尹子英,在牧羊时无意中捡到了李玉姬给他父亲的密信,知道他父亲将于某月某日到寺内行凶,于是当夜在寺内巡逻、监视。

尹子英在房里休息的时候,他父亲摸黑悄悄入内,误以为躺在床上的是闵崇华,不由分说便一刀斫了下去,把自己的亲生儿子尹子英杀死了。

李玉姬得悉尹石虎误杀的消息,且密信也已落在闵崇华手里,便也在尹子英的房里自杀了。

尹子英是闵崇华之女——闵佩萸小姐的恋人。从此,她孤独地在山上牧羊,再也没有恋人做伴。她常常在薄暮斜晖时分,不停地唱着哀婉凄凉的牧歌。

……

郭沫若在睡梦中来到了静安寺尹子英坟前。他恍惚见到墓的周围有无数的羊冢,恍惚见到闵佩萸小姐跪在墓前哀祷。

坟台全景突然变成一座舞蹈场,场中央有一对妙龄男女裸身歌舞,周围许多羊儿也人立而舞,狮子、老虎、花豹……也在群体之中,一片和谐的气氛,一个充满欢乐的世界。

我想《牧羊哀话》能够给我们提供的信息,一是李玉姬与男佣尹石虎的私通,她的婚外恋包含着内在的必然性与合理性。

二是李玉姬唆使尹石虎去谋杀闵崇华父女以扫除婚外结合的障碍,结果酿成了一场李玉姬自杀的悲剧。三是在这场多恋的角斗中,真正受到伤害的是尹子英与闵佩萸这一对纯真恋爱的年轻的情侣。

短篇小说《Löbenicht 的塔》,是一篇充满异国情调的“寄托小说”。

郭沫若那时候对奥地利心理学家、精神病医生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简直是着了迷,他想借用德国著名哲学家康德晚年存在的“里比多”现象——即移情的精神病现象,去说明哲学家康德尽管“过着如冰霜、如机械的理智生活,但是人生的情趣终不免要来萦绕,而且在暗默中还要给他以助力”。

康德并不是不要女人,只不过他后来把自己的性欲冲动尽力地压制下去,把这股对女人的情热转移到哲学研究事业上去罢了。

此时 63 岁的康德教授还不曾结婚。但年青的时候,他也曾有过三次结婚的机会,不过每次他都表现得很踌躇,总是在为将来的家计(诸如油盐酱醋啦、生儿育女啦……)发愁时,他的对象已被捷足者先娶走了,他总是慢了半拍,或者一拍。

结婚对于康德来说要算是一种禁果了。

康德是很尊崇女性的,他也深受女人的尊敬和欢心,在两性关系上,康德很有些中世纪骑士之风。

虽然康德与婚姻无缘,但他仍爱恋着一些女人。例如,康德 30 岁时,曾与迦罗林·阿玛利伯爵夫人有着一种暧昧的情愫,在宴席上,他总要坐在伯爵夫人旁边。康德还给克诺姑娘写过很动情的信,称颂她是一朵“女性之花”。反之,雅可布夫人在给康德的信中,也偷偷地送上一个“同情的接吻”。

现在康德已过耳顺之年了,但崇拜女性的热情丝毫没有减



退。今天清晨,他托女仆给邻居那位年轻的妇人送上一朵蔷薇;那位邻妇呢,也暗地里高兴地接受康德的爱,并表示支持他的事业。现在康德把自己关在二楼的一间斗室内,正在撰写《第二批判书》。但是,他提起笔,怎么也写不下去。原来是邻居的雄鸡“喔,喔”地啼鸣报晓。

“朗培!朗培!”康德向男仆咆哮了:“快去,你快去,叫邻居把那雄鸡杀了!”

“为什么?”朗培反问一句。

“为什么?那雄鸡吵得我无法写书。”

过一会儿,太阳已经升得很高了。

康德又向男仆咆哮了。

“朗培!你快去向邻居说,叫那位年轻的女主人,赶快雇人把那一排白杨树砍了!那东西真可恶!”

“为什么?”朗培反问道。

“又是为什么?因为它挡住了我的眼睛,我的视线,懂吗?快去!”

朗培站着不动。

“你告诉年轻的女主人,我出多少钱都可以。快去!”

朗培匆匆下楼去了。

朗培向女仆诉苦:“我们又要搬家了!噢,又要搬家了!”

“为什么?我们不是刚搬来不久,住得好好的吗?”

“你还不知道主人那脾气吗?看看是顶好的晴天,突然乌云密布了。他说邻居的白杨树挡了他的眼睛,让我去交涉,叫邻居把树砍了。这怎么办得到呢?人家庭院里的树正长得畅茂。主人说,花多少钱都可以,可惜人家不是木材商呀!”

“你还记得,有一回,咱们的寓所离监狱太近,狱里的囚犯唱歌,老爷听了很讨厌,就写了一封信去,果真把他们禁止了。

这一回 ,说不定也能成功呢 !那家太太挺关心我们的主人 ,见了我总要问一声主人安否。那位太太好说话 ,不妨让我和她商量一下 ,也许效果会好些。你看呢 ?”

“ 唔 ,不错 ,不错。这种家庭外交本应该是你们女流去办的。你去试一试看罢。这就多谢了。”

朗培精神略放松 ,开始吃早餐。

康德教授把朗培打发走了以后 ,心里舒畅些 ,他的愤懑已经向白杨发泄了 ,他看朗培有几分为难的神情 ,也像是得到了几分报仇的快意。

康德照例喝了两杯淡茶 ,吸了一支草烟 ,然后坐在东窗下埋头著述。

女仆和邻家主妇交涉后 ,得到了意外的结果。那位邻居主妇竟然很爽快地答应了把一排白杨树砍掉。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是女仆殷勤讨好的结果 ,还是那位邻家太太过于宽宏大量 ?是 ,但也不全是。读者诸君 ,不要忘记 ,康德是一位很能博得女人欢心的人。许多社交场上的女人 ,并不一定知道康德在哲学史上曾经掀起一场革命——知道了又有何用呢 ?但是 ,对许多上流社会的女士来说 ,她们都知道康德的穿着很入时 ,对烹调技术也有深湛的研究 ,为此 ,希培尔曾经取笑过他 ,说他可以写出一部《烹调艺术的批判》 ;此外 ,康德还擅长给他所钟爱的女人画肖像 ,这一招 ,是许多男子汉所学不来的.....

三年前 ,康德还没有搬到公主街的时候 ,有一天晚上 ,他在哲学路上散步 ,不留心跌了一跤。正好有两位不相识的女人走过 ,立即把他搀扶了起来。他再三向这两位陌生的女人道谢。他手里此时正拿着一朵红蔷薇花 ,便把它献给了其中那位年青的女士。



后来 ,康德搬到公主街来 ,巧得很 ,邻舍便是那位曾经接受他赠送的蔷薇花的年青女士。啊 ,这难道是上帝有意安排的吗 ?康德胡思乱想了一会儿。

看来 ,那位矜持的女士也是很多情的。她把那朵蔷薇花悄悄地藏在首饰匣里 ,已经整整三年了 !

康德从大学讲完课回来的时候 ,刚走到家门口 ,就听见朗培在屋内的叫喊声 :“老教授 ,您 ,您快上楼去看看 ,那排 ,那排白杨树 ,全砍掉了 !邻家女主人 ,真好 !对您 ,老教授 ,真好 !”

康德听说白杨树被砍掉了 ,脸上露出了一道惊喜的笑容 ,急匆匆地上楼去 ,走进他的书斋。

推开南窗 ,一道白光照射进来 ,一股沁人心脾的熏风吹送 ,康德心里真有说不出的畅快。

“啊 ! Löbenicht 的塔 !”

以前 ,那座塔被白杨树挡住 ;如今 ,两小时内就把一排白杨树铲平了 ,寺院的塔尖 ,在阳光照耀下 ,灿烂辉煌。

“啊 ,Löbenicht 的塔 !”

康德又叫了一声。此时 ,他已经拆掉了内外的藩篱 ,他的精神就像水晶一样明净。

一个月来的疑团 ,至此获得了解决。

请看 ,那寺的塔尖上 ,竖立着一个金黄色的十字架 ,那是康德新建的哲学的象征。横的自然观和纵的道义观 ,正在构成一个新的金钥匙 ,开发着人天的哑谜。康德每天在思考时 ,两眼便远远地凝视着这个目标 ,思想也渐渐向这个目标综合拢来。

“撤去了内外藩篱的美 ,美的洪流超荡了时空的境界……”

康德教授虔诚地站在窗前 ,默默地念叨着那位年轻美丽的邻家女子 ,感叹了一番 ,感激了一番 ,连他自己的身心也都融化在白光里面了。这时候 ,在这庄严的时刻 ,他的《第三批判书》

的构思成熟了……

康德是一位伟大的哲学家,但在爱情生活上被公认是一个失败者、不幸者。于是,他从年轻的时候就竭力抑制着自己的情欲和性欲。进入60岁以后的康德,同邻舍年轻的女主人的情愫,也只能说是一种精神的恋爱吧;即使如此,康德也要尽力地把它压抑住。这种压抑的作用,纯粹是一种心理历程,一种变态的、扭曲的性心理历程。

弗洛伊德曾经说过:“有了这个过程,所以性的冲动乃能放弃从前的部分冲动的满足的目的,而采取一种新的目的——这个新目的,虽在发生上和第一个目的互相关联,但不再被视为性的,在性质上须称为社会的,这个历程,叫做升华作用(Sublimation),因为有了这个作用,我们才能将社会性的目的,提高到性的(或绝对利己的)目的之上。”

郭沫若的这篇小说,就是按照精神分析的理论,形象地描写了康德教授从追求情欲到追求事业的心理转移过程。这种现象,被称作是“里比多”现象。在这个意义上,康德的精神实现了对自我的超越,得到了属于“社会性的目的”的升华。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多从人的梦的解析入手。郭沫若于20世纪20年代创作的短篇小说,对于精神分析,也尝试着从梦的解析来加以表现。他的《残春》,就是一篇描写人的梦的幻境的小说。

郭沫若说:“我那篇《残春》的力点并不是注重在事实的进行,我是注重在心理的描写,我描写的心理并且还是潜在意识的一种流动——这是我做那篇小说的一个奢望。”

……

爱牟在楼上倚窗正凝视着博多湾海景,一个名叫白羊的四川老乡来访。



白羊是特意来向爱牟报告,他的同学贺君跳海被水手们救上来以后,高烧不退,命在垂危,住在门司的养生医院。昨夜,贺君突然说要见你爱牟一面,这样他死了也甘心。白羊还说,贺君可能有点神经病……

于是,晚饭过后,爱牟便与白羊急匆匆地乘火车走了。火车在茫茫夜色中急驰,到达门司站时,夜已经很深了。

贺君在养生医院楼下一间有六个铺席的病室里住着,正在不停地呻吟。惨淡的灯光,混合在病房内那种特有的臭气之中,给人一种凄迷的感觉。

爱牟觉得呼吸都有点困难了。

一位年轻的女护士走过来,跪在枕畔,正在替贺君省脉。爱牟和白羊走进病房时,她淡淡地瞥去一眼,点头行了一个礼,并用嘴示意,请他俩到隔壁的侧室稍坐。

爱牟与白羊进了侧室,看见窗下有一张矮桌,桌上摆着镜匣、花瓶和茶杯,室内散发着脂粉的浓香。爱牟猜想,这侧室大概就是那位省脉的女护士的休息室吧!

俄顷,那位女护士走进来了。她,约莫20岁,中等身材,纤巧的面容,脸上一丝的微笑,笑时两颊露出的小酒窝,显得格外柔美而妩媚。

“这是S姑娘。”

“这是我的朋友爱牟君。”

白羊给他们作了介绍后,S姑娘跪在席上,报告了贺君今天的病情。

S姑娘说话时喜欢把头偏在一旁,眉头皱成“八”字,眼睛不停地转动,那晕着粉红的两颊,显现了处女特有的丰采。

“真是对不住你,先生特意远道而来,贺君才吃了安眠药……”S姑娘解释道。



“病人总要保持安静才好……”爱牟附和着说。

白羊也插话了：“S姑娘，你还不晓得，我的这位朋友，是医科大学生，他是未来的医生呢！”

“哦，爱牟先生！”S姑娘惊叫起来。她那黑耀石般的眼珠，顿时放射出明亮而清澈的光彩。“啊，我真喜欢学医的人，你们医科大学生真了不起！”

爱牟不在意地说：“学医，这有什么了不起，只是杀人偿命罢了。”

S姑娘“啊啦”高叫了一声，连忙用手掩住嘴，还惊异地说：“哪有……哪有那样的事情呢？”

离开医院到旅馆，已经深夜11点过了。躺在铺席上，白羊说起S姑娘的身世，她出生在美国，3岁时，父母亲都去世，她被日本领事馆派人送回国，在叔母家寄养长大。15岁开始当护士，已经三年了。她常说自己的肺不好，将来恐怕会得肺病死去……

爱牟听着，渐渐入睡，进入梦乡了。

……一轮明月正高挂在笔立山的山颠。爱牟和S姑娘，手挽着手，缓缓地向山上走去。他们站在山顶上，俯瞰着门司市的夜景，鱼鳞般的屋瓦，闪烁着的树叶，反射出朦胧的银灰色的光辉。

那赤间关海峡，同白天繁忙的景象迥然不同，已经像死一般的岑寂了。几只无烟的船舶，停靠在海边上，如同梦中的鸥鹭一般，静静地浮在水上。

灯火明迷的彦岛和下关海市，也还隐隐可见。那山东北明镜般的水面，便是濑户内海的西端了。

爱牟与S姑娘登上山顶，在山后一座茶亭内面对面坐下。山上静寂，卖茶水的老妪也休息了。



春风吹拂着 ,不时送来四山林木的萧萧之声。

S 姑娘面容呈现苍白的颜色。他们坐在茶亭内 ,相对默默无言。

她终于张开了那花蕾般的嘴唇 ,打破了片刻的岑寂 :“爱牟先生 ,你是学医的 ,医治肺结核病 ,有什么好办法没有 ?”她说话时 ,声音微微震颤。

“你未必有那种病症 ,你要心宽一些才好呢 !”爱牟在安慰她。

“爱牟先生 ,我一定有那种可怕的病。我每天夜里总要出盗汗 ,身体也渐渐消瘦 ,疲倦无力 ,食欲不好 ,并且每月的……”S 姑娘不好意思说下去。

爱牟听了 S 姑娘说的这些症候 ,都像是肺结核初期的病状 ,但他一时想不出用什么话来安慰这位姑娘才好。

S 姑娘继续说 :“听说 ,我的父母亲都是得肺结核病死的 ,死在美国旧金山。……唉 ! 这种病是有遗传性的。……想到死 ,我对于生的执着 ,却日深一日。……爱牟先生 ,像我这样的废人 ,还有生存的价值么 ?……”

“好姑娘 ,你不要过于感伤了。即使有病 ,也不必太担忧 ,请个高明的医生诊断 ,岂不要好些 ?”

“那么 ,”S 姑娘带有几分羞怯 ,轻轻地说 :“爱牟先生 ,就请你替我检查诊断 ,怎么样呢 ?”

爱牟支吾着说 :“我 ? 我还是未成林的笋子呢 !”

“爱牟先生 ,你不要客气了 !”S 姑娘说着 ,便慢慢地露出她的上半身 ,她的最珍贵的双乳 ,走到了爱牟的跟前。

爱牟惊呆了。

在清澄的月光下 ,在习习的晚风中 ,S 姑娘的身躯 ,仿佛是雪白的大理石的雕像 ,两肩犹如剥了壳的荔枝 ,最使爱牟销魂

的,是胸前的两个乳房,微微向上翘起的处女特有的乳头,它很像是两朵未开苞的蔷薇花蕾,显得那样新鲜、丰润……

S 姑娘的眼睛,像一对双子星,圆睁睁地期待着爱牟的触摸。

爱牟擦暖自己的双手,伸过去,正要敲打 S 姑娘的肺尖……

白羊气喘吁吁地跑过来,大声喊叫:

“不好了!不好了!爱牟!爱牟!你还在这儿和 S 姑娘……你的夫人,晓芙,她把两个孩子,杀了!……”

爱牟听了,魂不附体,溜烟跑回博多湾的住家。

月光如水。爱牟跑到家里,看见大儿子身上没有穿衣裳,胸部全是血迹,他战栗着把大儿子抱了起来,来到门前井台边,发现二儿子也是没有穿衣裳,胸前也流淌着鲜血,四肢还微微蠕动,他又战栗地把他抱了起来。

爱牟双手抱着两个死儿,在月光下,四处窜走。

爱牟的妻子晓芙披散着头发,穿着白色睡衣,跨在楼头的扶栏上,大声骂道:

“你这个等于零的人!你这个零小数点以下的人!你把我们母子丢弃了,你把我们的两个儿子杀了,你还在假惺惺地作出慈悲的样子。你想死,你就死罢!上天叫我来诛除你这个无赖之徒!”

晓芙手中握着血淋淋的短刀,猛地向爱牟刺来。

爱牟抱着两个儿子,一齐倒在血泊中。

……

爱牟从梦中惊醒过来,出了一身冷汗。整个病院像死一般的寂静,只有白羊的鼾声,邻室病人的鼾声,远处的火车汽笛声和车轮声,表示这个世界还有点活气。

爱牟看了看表,凌晨 4 30。



天快亮了。

翌日清晨 ,吃过早饭后 ,爱牟和白羊沿着石濠走。在渡过濠上的石桥时 ,爱牟向卖花的老妪买了几枝白色的花昌蒲和红蔷薇 ,白羊买了一束剪春罗。

来到病室 ,爱牟把花昌蒲插在瓶内 ,白羊把蔷薇和剪春罗送到侧室里去了。

S 姑娘在侧室内说 :“ 哦 ,送来这么多的好花呀 !”

俄顷 ,S 姑娘从侧室走出来 ,髻上簪着一朵红蔷薇。爱牟隐隐感到欣慰 ,感到胜利的愉悦。

爱牟向 S 姑娘告辞 ,向贺君、白羊君告辞 ,乘上午 10 时的火车回博多湾去了。

.....

小说主人公爱牟对 S 姑娘隐隐产生了爱恋之情。但是 ,他是有妻儿的人了 ,他的爱情断难实现。于是 ,在无形之间 ,爱牟把它压抑在潜意识下了——这便是构成小说梦境的主要契机。

在梦中 ,爱牟与 S 姑娘幽会于笔立山上 ,当爱牟伸手想去触摸那两朵花蕾 ,那圆润的、紫红的肉时 ,白羊——那个也暗暗地爱着 S 姑娘的白羊出现了。白羊的出现 ,是爱牟与 S 姑娘接触的障碍 ,所以闯入了梦境有意来拆散他们。

爱牟妻晓芙杀二儿而发狂 ,这应该说是爱牟在白天无意识中所感受到的最大的障碍 ,也因此成为他在梦中与 S 姑娘做爱时遇到的最大的阻力的表现。

然而 ,爱情是一种很奇怪的东西 ,是古今中外的哲人们解释不清楚的东西。

平平淡淡 ,没有曲折的爱情 ,如同嚼蜡 ,淡而寡味 ,而遇到障碍和阻力的爱情 ,却反而能够激起狂澜 ,翻起波涛。

真正热切的爱的火焰 ,绝不会在没有障碍和阻力的地方燃



烧。这似乎是男女爱情的一条不成文法的规定。

当年郭开贞与佐藤富子,不就是冲破了封建婚姻制度的障碍和阻力,才得到甜美的爱、温馨的家吗?阻力愈大,爱的火焰就燃烧得愈旺……

爱牟已是一个有妻室的男子,但他对晓芙多少有点灰旧了,他想在 S 姑娘身上寻求新鲜的、肉欲的快感,想去接触那含苞待放的蔷薇花蕾。然而,道德的责任和法律的约束,像两条粗大的绳索束缚着他,这才有上面那些离奇的情节闯入他的梦境,说明他在婚外恋的追求上还存在种种忧虑和烦恼。

至于由贺君病时之发狂而梦作晓芙之发狂,由晚霞如血而梦作二儿流血,由希腊神话 Sirens 女神的联想而梦作 Medea(希腊神话中之丽女,她因遭丈夫遗弃而亲手杀死了自己的子女)的悲剧,这些怪诞的梦境,都是由爱牟对 S 姑娘的情欲追求受阻未能实现而产生的。

作品主人公一连串的潜意识的流动,看来是散漫的,紊乱的,然而它有一个“中心点”、“结穴点”,这就是作者所要表现的人的性欲追求的失落的内心苦闷。

郭沫若根据近代西方精神分析学派的理论,认为人的精神的创伤,很重要的原因,是由于人的性欲追求因受他人的道德性或其他外界关系所压制而产生的无形的伤害。郭沫若的这些文学创作,改变了我国小说描写男女情爱的传统模式,大胆试验,自成一格,为我国现代派小说开了先河。

再说郭沫若的短篇小说《月蚀》。

那是 1923 年 8 月 26 日,郭沫若和他的日本夫人郭安娜带着两个孩子在上海,到黄浦滩口去看月蚀。

残缺的月亮悬在浦东的低空。黄浦江水在迷惘的夜色中呈淡青色,几只满饰着灯彩的游船,打铜锣,敲皮鼓,放花炮,在江



内游来游去 ,像是要从天狗嘴里夺回那轮圆月。两个孩子兴奋得在公园的草坪上奔跑。

望着浦东、黄浦江 ,郭沫若想起他的家乡四川 ,他觉得巫峡的奇景 ,怕是全世界都没有的。

沫若向妻子说 :“长江两岸耸立着许多很怪的岩石 ,有的真像是刀削了的一样 ,山顶常戴着白云。船进峡以后 ,前面看不见去路 ,后面看不见来路 ,很像一个四山环拱着的大湖 ,但等峡路一转 ,又别有一洞天地了。……我们古代诗人说那山里有美妙绝伦的神女 ,时而为暮雨 ,时而为朝云……”

“安娜 ,我们与其在大都市里受穷 ,不如到四川去 ,在荒山古树中去营造一椽小屋 ,种些芋粟 ,养些鸡犬 ,工作之余暇 ,我们唱自己谱写的歌 ,孩子们任他们同獐鹿跳舞。让我们去创造一个理想的世界……”

安娜听得有几分入神 ,她突然说起昨晚做的一个奇怪的梦。

安娜梦见一家子住在东京郊外一座院子里 ,有花园 ,有假山 ,有曲桥 ,有鱼池。敞豁的楼房 ,四面都有栏杆 ,可以眺望四周的松林。晚上 ,家里没有电灯 ,安娜叫丈夫看守着孩子 ,她上街去买蜡烛。刚出门没几步 ,安娜就听见楼上有什么东西在晚风中“咯咯”作响。她回头一看 :“啊”地叫了一声。原来那楼上的栏杆是用白骨做成的 ,被风一吹 ,一根根都脱臼 ,在空中相互撞击着。黑洞洞的楼头 ,许多尸骨、鬼火一上一下地浮动。

安娜吓得急忙转回身来 ,想叫丈夫和孩子们快走。许多尸骨紧追着踞在厅里 ,颞骨一张一合。他们一齐指着那个特别瘦长的尸骨说 :“这位便是这房子的主人。他受了鬼祟 ,我们也都受了鬼祟。……你们不要搬走 ,这位主人就要离开这里了。……”

瘦长的尸骨把颈子一偏 ,全身骨节都震栗作声 ,随后便一扭



一拐地移出门去。

其他尸骨尾随着 ,也一扭一拐地移出了大门去。

两个孩子吓得哭不出声来。

安娜直催着丈夫赶紧搬家 ,丈夫却死活不肯搬走。

安娜看见丈夫的身子也渐渐地变成了尸骨 ,也吐出一声怪声 ,说要上楼看书去 ,说完也一扭一拐地移上楼去。

安娜搂着两个孩子在楼下哭泣 ,哭着哭着 ,就哭醒了……

沫若听了 ,还夸安娜做了一个好梦 ,一个意味深长的梦 ,像上海市垩白砖红的华屋 ,不都是白骨砌成的吗 ?

安娜说起她昨天晚上还梦见宇多姑娘。

“啊 ,你梦见她了吗 ? 不知道她现在怎么样了 ?”沫若催促着妻子快快把这个梦境讲出来。说来也怪 ,沫若昨晚也梦见与一位日本少女幽会 ,今日经妻子一解破 ,才悟到那少女便是宇多姑娘呀。

1917 年 ,沫若和安娜同居不久 ,住在冈山市内一个偏僻的小巷里。邻居是汉学家二木先生。他有三女一男 ,长女孀居 ,次女便是名叫宇多的姑娘。

这时宇多姑娘已经 16 岁了 ,按日本的习俗 ,已经到了及笄之年了。她的脸庞圆圆的 ,略微带几分苍白 ,它镶嵌着一双水灵的大眼睛 ,身材也显得格外匀称。

因为她的脸长得圆圆的 ,一些女孩子取笑她 ,称她是“盘子” ,还用手比成一个圆形 ,她气得满脸绯红 ,两颗圆圆的泪水含在眼眶里。不知是哪一位小伙子发现的 ,说这时的宇多姑娘才是最美的 : 粉红色的脸蛋 ,在泪水浸泡下闪耀着光泽的眼睛 ,因为生气而微微噘起的嘴唇 ,还有那没有胸罩掩饰的气得直抖动着两个圆圆的乳房……

那时 ,宇多姑娘的母亲总爱探问沫若和安娜的关系。安娜



被盘问不过了,便谎说是“兄妹”关系。安娜说:“我随父母到中国,八岁的时候,父母亲在上海去世了,只剩下我一个人,后来,他的爸爸把我收为义女抚养长大,我们就成了兄妹了。”

宇多的母亲听了,信以为真,几次表示过这样的意见:你(指安娜)做我的儿媳妇,我的儿子正在东京帝国大学读书,很快就毕业了,她(指宇多姑娘)就嫁给你的哥哥。

沫若听了高兴得直拍手掌:“好啊!真好啊!”安娜则严肃地瞥去一眼,似乎是向沫若发出了警告。

安娜于这年3月到市谷女子医校读书去了。

宇多姑娘此时在附近的女子学校读初中,课余时间常常背着小书包,带着小妹子到沫若家里来温习功课。有时宇多姑娘家里有客人,晚上不能用功,经她妈妈许可,她也拿着书过来。

沫若和宇多姑娘对坐在一张小桌上。各看各的书,彼此也不说话。沫若有时伸长了脖子,想看一看她读的是什么书,她总是十分害羞,连忙用双手把书盖住,脸上露出一丝甜甜的微笑。

有一次,沫若真的动情了,他在小桌底下的膝头有意地向前伸去,同宇多姑娘的膝头相接触,顿时,一股暖流传遍了沫若的身躯,宇多姑娘这时把头低下去了。她偶而也用右脚轻轻地踢了沫若一下,似乎是表示回应。结果是谁也看不下书,那尴尬的局面持续了一段时间。这时候,她的小妹子嘻嘻哈哈地走来,算是解了围。

又有一次,星期天,宇多姑娘一人悄悄地来到沫若家里,而且又蹑手蹑脚地慌忙跑到厨房。沫若以为这是她和她的小妹子捉迷藏哩。但是,伫听片刻,她又蹑手蹑脚地走了出来。她说:“刚才好像是姐姐回来了,她总爱说闲话,所以我总躲着她。现在我回去了……”但她没有马上走。后来她向沫若送来无言的微笑,这才离去。



这年5月,安娜由于身孕反应,书无法继续念下去,便回冈山了,年底生了一个胖儿子。二木一家从此对沫若和安娜的感情完全变了,简直把他们当成罪人看待,平时见面总是以白眼相加。只有宇多姑娘一如既往,一直是那样笑容可掬。

暑期,安娜领着儿子去东北海滨洗海水澡了,沫若打算写完医学试验报告以后也随即赶去。

夜,沫若正在伏案疾书。

“郭君!郭君!”宇多姑娘在窗外轻轻地叫,“你快出来看……”

因为声音太低,沫若只听见宇多姑娘在叫他,连忙掩卷出去。

宇多姑娘站在窗外向他招手,他走过去了。宇多姑娘引着他来到自家门前的空地上。他不知道宇多姑娘为什么要领他到这里来,而宇多姑娘却什么话也没有说,只是用手指头指了指苍穹。

沫若抬头看时,才知道是月蚀。

东边天上只剩一勾血月,弥天的黑云在怒涌,在宁静的夜色中显出一层险恶的光景。

“宇多姑娘知道安娜不在家,特意叫我出来看月蚀,这意味着什么呢?”沫若想。

“啊!这是不是她有意向我暗示,她将要被一条天狗夺走,要我来拯救她,保护她呢?”

沫若正想说话,她的孀姐恶狠狠地大叫起来了:

“宇多!快回来!”

宇多姑娘向沫若目礼一下,很不情愿地进屋去了。

……

六年过去了,不知道宇多姑娘现在是不是还在冈山?……



她现在已经 22 岁了 ,怕已经出嫁了罢 ? 不知她丈夫对她好不好 ?

安娜说 : 我昨晚梦见宇多姑娘的时候 ,她还是从前那个样子——圆圆的脸蛋 ,甜甜的酒窝 ,黑黑的眼珠。月夜 ,我们三人在冈山的旭川划船。那时候 ,我们快要离开日本去上海了 ,去向她辞行 ,她却说她要永远过独身的生活 ,并且一再要求跟我们一同到上海.....我正不知道怎么回答呢 醒了。..... ”

“ 她到上海 ? 她到上海来也想成为你梦中的那个枯骨吗 ? ”

沫若感叹了一番 ,引了唐代陈陶《陇西行》的两句诗仰天吟诵 :

可怜无定河边骨 ,犹是春闺梦里人。

短篇小说《月蚀》,初读起来 ,结构略嫌散漫。其实它是浑然一体的。它由两个基本情节组成 :一是“ 我的女人 ”的梦 ;二是宇多姑娘对“ 我 ”的恋情。背景“ 月蚀 ”,则有着象征的意味。

“ 我的女人 ”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晚上 ,因为家里没有电灯。她打算出去买蜡烛 ,丈夫在家看守孩子们。刚出门 ,听见小楼房的栏杆“ 咯咯 ”作响。回头一看 ,楼上的栏杆变成了一根根的白骨 ,被风一吹 ,都脱臼了 ,在空中互相撞击。黑洞洞的楼头 ,许多尸骨一上一下地浮动。她急忙转回身来 ,想叫丈夫和孩子们快走。但是丈夫执意不肯搬走。她看见丈夫的身子也渐渐地变成尸骨 ,也吐出一声怪声 ,说要上楼看书去 ,说完也一扭一拐地移上楼去。她搂着孩子们在楼下哭泣.....

“ 我的女人 ”的梦说明了什么呢 ? 按照弗洛伊德关于梦的解析 ,表明这位女人在潜意识里有一种恐惧感和危机感 ,她有过搬家的念头。为什么要搬家呢 ? 因为她平日已经觉察到了 ,丈

夫和邻居的宇多姑娘正在萌发一种暧昧的关系。所以她在梦见丈夫也幻化成尸骨的时候 ,还同时梦见了宇多姑娘。

郭开贞一家与姓二木的一家的邻居关系 ,是在冈山时期 ,他们同住在市内一个偏僻的小巷内 ,宇多姑娘是二木先生的次女。“我的女人”的梦 ,把它移到了东京郊外 ,而且已经有了两个儿子。

冈山时期 ,郭开贞与郭安娜同居 ,却以“兄妹”相称呼 ,引起了邻居的误会。宇多母亲想娶安娜作儿媳妇 ,而把宇多许配给开贞。痴情的宇多姑娘迷上了开贞 ,这就引出了宇多姑娘与“我”默默相爱的第二个情节。

作为自传体小说 ,《月蚀》所描述的地点移动性很大。当“我”的一家四口夜晚在上海黄浦滩口观看月蚀的时候 ,他们既不是从冈山、也不是从东京来到上海。那时 ,郭沫若在九州帝国大学医学部毕业 ,全家离开福冈来到上海谋职。因为郭沫若写的是小说 ,所以地点的更移 ,读者就不必严加考证了。有趣的是《残春》通过梦境 ,写出了男主人公爱牟的心理障碍 ,《月蚀》通过梦境 ,却写出了女主人公“我的女人”的精神危机。

如果说 ,以上几个短篇小说 ,主要是描写一些男子的不同程度的性压抑和性变态 ,那么 ,中篇小说《落叶》,则是侧重描写一个未婚女子的性苦闷的心理过程 ,描写女子在爱的大海里游泳的心路历程。

阳春三月。

一个名叫洪师武的青年男子 ,日本某医科大学的肄业生 ,因病住在上海市静安寺路的 S 医院 ,他是肺结核病第三期的患者 ,病在垂危。他刚从南洋归来 ,在南洋住了五六年之久 ,回到上海后便住进了医院。

洪师武向友人讲述了一段他的悲哀的情史……



洪师武原是中国留日的医科大学生,他年少时在国内结过婚,看来他对父母包办的这门婚事很不满意,婚后也不幸福。他自认是旧式婚姻制度的牺牲者。

来到日本以后,洪师武因婚姻的失意,便自暴自弃,有一个时候竟和一些魔性的女人发生无数次的性关系。大概是性病的传染罢,他患了软性下疳,两边的鼠蹊部生出了两个肿疡,疼痛难忍。他那时还没有学医,不懂得这是什么病,连忙去医院,医生诊断为“梅毒”,他听了几乎当场昏厥过去。

其实这是医生的误诊,然而这误诊却使洪师武极度悲观,他觉得自己活在这个世界上已经成了一个废人了。他痛恨自己的血液永远不会澄清,正是青春年华,本应该和姑娘们谈情说爱,火热地接吻,紧密地拥抱,然而他却没有资格了。他有时甚至想自杀,但转念一想,觉得还可以用自己的残躯为社会服务,何必轻生呢?他因此下定决心学医,决心将来去侍候病人。

有一回,一位姓C的留日同学,患了晚期肺结核症,住在东京某医院里治疗,洪师武主动地担负起看护的义务。

就在洪师武细心看护C同学期间,医院里一位年青的日本女护士同他产生了爱情,很痴情地爱着他。这使他很苦恼、很伤感,处在进退两难的境地。

这倒不是因为洪师武是结过婚的人,没有资格再爱别人或被别人爱,也不是他不爱这位日本少女,他觉得自己倘能有这样美丽的配偶,便是不枉了这一生。不,那原因便是他染上了梅毒,血液不干净,不能够接受少女的纯洁的爱情了。

但是,这位日本少女却把这位中国留学生视为知己,深深地爱恋着他。

这位日本少女名叫菊子。她给恋人一共写了41封信。每封信,都不加修饰,却是热烈的、纯情的好诗,纯任着自己一颗赤

裸裸的爱心在纸上跳跃着。

菊子是信奉耶稣的基督教徒，她独自离开家庭，在东京某医院当护士。她已经习惯于一个人沉湎于忧思之中。无论欢乐，无论烦恼，她要自己来咀嚼；倘若能够把这一切向友人敞开的話，这友人在哪里呢？她说：

“一人独居的时候，心时比较圣洁，能够反观，一遇着俗友便不行了。凡能对他把一切的弱点，秘密，失败，都能披沥的友人，真个是贵重的珍宝。和这样的友人或者自己一人祈祷的时候，自己的心最能圣化呢。”

现在，洪师武闯入了菊子的心房，打破了她昔日的宁静。

特别是他们俩五天休假的旅行，把菊子的爱情之火点燃得更加炽热了。尽管洪师武是中国人，而且结过婚，但这并不是横在菊子面前的荆棘，或者说，菊子竟勇敢地跨过那荆棘去追求她的爱。她在信中说：

“……对于不同国度的你，起了这样恋爱的心意，在我自己，无论是怎样想来，也不知道什么缘故。并且你还是……这我也是晓得的，但我怎么起了这样的心呢？啊，你怨我，你请恕我，把我容纳到你宽大的爱情之下罢。哥哥！你怎么不回我的信呢？”

在冈山读书的洪师武，却把爱深深地隐藏着，这使热恋中的菊子备受折磨，精神非常痛苦。她抱怨说：

“你对于我全部的爱情才写出那样的信，不太残酷，太无慈悲了吗？……”

菊子一再表示——

“我的一切是你的所有，我离开你是不能生存的。……即使我就有被我哥哥抛弃了的一天，那也不是我的罪过。但假如我纵有被你永远抛弃的一天，除你而外我是不能再爱别人。我



这个肉体 ,我这个灵魂 ,除你而外是不许为任何人所有。这便是我自己造就了的命运了。……除你而外我永远不爱别人 !我这样对着上帝发誓。”

菊子反叛了父母亲 ,悬绝着的是对一个异国男子的爱。她担心万一这根极纤细极纤细的一缕情丝断了的话 ,她会成为什么样子呢 ?越是这样 ,她就越发加重了对洪师武的爱的分量——

“……哥哥 ,我是坚深地坚深地信赖着你。我因为信赖着你 ,所以才成了这个样子呢。哥哥 ,这是我的宏愿。一个可怜的女子只依靠着你的爱把一切都抛弃了。哥哥 !……请你不要忘记 ,请你不要忘记 !请你永远永远地领导着我罢 !随着你的领导我便成为什么都不论 ,我便走到什么地方都可以 ,请你请你永久不要使一个可怜的可怜的女子哭泣于你的恩爱罢 !即使怎样地为这人世上的物质哭泣于艰难困苦 ,但你总不要总不要使我哭泣于你的恩爱罢。永远总不要这样呢 ,哥哥 ,这是我最后的祈愿。”

当菊子被恋人冷淡的时候 ,她真想远离这个虚伪的尘世了——

“……有时遇着辛苦的时候 ,每每又想逃到无人岛去。无人岛——连飞鸟也不通的寥寂的寥寂的海岛上 ,一个人 ,只消一个人 ,在那儿去度此一生 ,这个人世 ,在我把这人世上的一切都抛掉了的人 ,觉得是太苛刻了。心里哭的时候在脸上笑 ,脸上哭的时候在心里笑的这个人世 ,真是难处。我把这人世厌倦了……”

爱情是自私的 ,爱和嫉妒、憎恨常常交织在一起 ,成为一种混合的、复杂的、多变的感情世界。

菊子对于爱 ,是诚实的 ,纯洁的 ,她认真地相信着 ,认真地



实践着”。但是,当菊子从恋人那里得不到情爱的温暖,感情受到欺骗,自尊心受到伤害的时候,她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她愤怒了——

“……假如自己真实的爱忽然被不真实的态度欺负了的时候,我一理会了,我是再没有比这更生气的。……哥哥,假如有一位可怜的女性倾献她的全身心去爱一位男子,而她才被这位男子……啊,哥哥,我以下写不出来。爱人愈见爱的时候,嫉妒心是愈见深的,我把你写得那样坏的时候的心境,大约正是这样的时候罢?哥哥,我那时对于你怀着一种燃烧着的热爱,同时又怀着强烈的强烈的嫉妒与憎恨之心。这样的矛盾的心境,这样的连我自己也不知觉的一种复杂的念头,使我写出了那样的一封信。”

根据菊子的心理体验,少女在恋爱之前与恋爱之后,性格、情感、情绪迥然不同,或者说有着较大差距。她说:

“女子是软弱的。尤其是动过一次心的女子是非常软弱的。在我自己也觉得不动心的昔日和动了心的今日,完全像虚诞一样变成了两个人。……稍微有点事情便想哭,便感着无上的苦痛……”

菊子在睡梦中常常把自己的恋人紧紧地搂抱在温暖而柔软的怀中;清晨将要苏醒的刹那间,恋人的吻是多么的甜美呀!……但是,时时又感受着无限的哀愁,万斛的热泪从眼眶里涌出……

但是,那远在冈山的哥哥却那样冷静,嘴唇也是冰冷的,脸上浮荡着悲哀。

有一回,菊子又做了一个怪梦。她梦见自己在大理石的池子里洗澡。顷刻间,水变成了红色的葡萄酒,此时她的恋人——哥哥来了,她深深地躲在池子里,那池子里的葡萄酒浮起了血一



样的腥臭……

圣诞节过去了,菊子一直盼着恋人的信,但如一颗流星坠落了一样,渺无希望了。

洪师武忍痛拒绝了菊子的爱,菊子在最后一封信中说,洪师武给她的近 100 封信,她已经全部投进壁炉里焚烧了——

“这些宝物在三十分钟以前,我看得比生命还要贵重的,但是我忍心把它们毁灭了,回想起来,它们在这半年岁月之间,不知道赐与了我多少安慰,激起了我多少感谢,启发了我多少幽思,沸涌了我多少眼泪哟!但是如今一切都已成了灰烬了……”

菊子把自己的日记也投在火炉里了。

菊子终于到南洋去,在一家国立医院里当护士。在临别的最后一封信里,菊子还说:

“……你要知道在南洋的孤岛上有一个忏悔着罪孽余生的异邦的女儿,在她的祈祷中永远不曾忘记你的名字呢!”

后来,学医的洪师武终于知道自己患的病不是梅毒,后悔莫及,泯灭了几年的情愫忽又复燃了。他立即赶到南洋去寻找菊子的踪迹。

然而苦苦寻找了六年,却不知道他心爱的人在哪里,不幸的是,在东京照料 C 同学的时候,他自己却染上了肺结核病,于是只好回到上海医治。

临死前,他还不停地叫着菊子的名字。

……

这篇小说,有郭沫若和郭安娜的许多的生活影子,只不过它已经过重大的虚构与改造罢了。例如,一、郭沫若并不曾患过肺病;二、郭安娜也不曾去过南洋;三、郭沫若与郭安娜是相互热恋着的,而不是像菊子那样单相思。但因为郭沫若有过这种恋爱

的生活基础,他才可能栩栩如生地写出一个青春少女对性爱的狂热而执著的追求,写出了主人公菊子得不到爱欲的苦闷的心曲。

那 41 封饱蘸着血泪的信,写得那样真挚、细腻、委婉、凄切,交织着希望与失望、追求与幻灭,读了令人心碎。

一位西方哲人说过:“只有爱过的人才能理解这种感情。这对于没有体验过爱的人是不可理解的。”

倘若我们的读者对于郭沫若这些表现性嬗变或性畸变的小说表示不理解的话,那么,这也多少说明,这些读者还不曾体验过那种性爱被压抑、被扭曲的复杂的心理过程,更没有遇到旧式婚姻制度、旧式的道德观念给青年男女在精神上带来的痛苦,以及挣脱这个锁链之艰难。

据说,国民党统治时期,湖南一位十五六岁的女学生,因读《落叶》而被枪决。周作人在《哑吧礼赞》(1929年)一文中明明白白地记载着这件事,并特意说明“系郭沫若的,非徐志摩的《落叶》”。

读《落叶》而遭枪决,真是不可思议的事,这大概是为了维持“风化”的缘故罢!

在中国,像这位无辜的女子,被那种虚伪的维持“风化”的礼教杀死的,真不知有多少!

所以,郭沫若的《落叶》及其他写于 20 世纪 20 年代的小说,被权势者和道学家们视为“有伤风化”、“伤风败俗”,正说明它在反对封建礼教、反对禁欲主义的斗争中,是发挥了应有的社会效应的。

这些小说,在反映男女青年的性意念和性追求时,撕破了罩在两性关系上的神秘面纱,而把男女之间的情爱纳入性科学的轨道。因为封建宗法制度和儒家文化采取性禁锢、性压抑的结



果 ,反使青年男女“ 多方百计思有以满足其性的要求 ”。郭沫若说 ; 如今性的教育渐渐启蒙 ,青年男女之个性觉悟已如火山喷裂。不合学理 ,徒制造变态性欲者的旧式礼制 ,已如枯枝槁叶 ,着火即化为灰烬 ”。他因之呼唤青年男女以“ 更胆大 ,更猛烈 ,更革命 ”的态度 ,去“ 反抗旧礼教 ” ,求得“ 人类正当的性生活 ”。



十三 孤山探梅

郭沫若于1923年4月在日本九州帝国大学医学部毕业获得医学学士学位以后,带着郭安娜和三个儿子回国,居住在上海。他没有从医,而是卖文为生;“过着奴隶加讨日子的生活”,他们常常穷得连坐电车的钱都没有。

生活所迫,郭安娜不得不带着三个儿子重返日本。

不久,郭沫若也决定再到日本去,同受苦受难的妻儿团聚。他想,他去日本,或在生理学研究室当一名助手,或者去卖报,送牛奶……再不然就自杀。“我们是什么都被别人剥夺了,什么都失掉了,我们还有什么生存的必要时?”郭沫若一家在艰难的人生旅途中挣扎、拼搏。郭沫若后来把这窘困的生活遭遇,写成了《漂流三部曲》,读了催人泪下。

1924年4月,郭沫若重返日本。不过他没有在研究室工作,也没有卖报、送牛奶。夏秋之际,他花了一两个月的时间,翻译了日本经济学家河上肇博士的著作《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

这本书的翻译,使郭沫若的思想发生深刻的变化。这是他从原来相信泛神论到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转折。他确信了一条真理:“马克思主义在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是唯一的宝筏”,深信



“社会生活向共产制度之进行,如百川之朝宗于海,这是必然的路径”。郭沫若后来一直坚持着对于共产主义理想的信念,并为它的实现而奋斗。

郭沫若那时热心于社会文化活动和文学活动。1924年11月,郭沫若带着妻儿重返上海。他说:“与其在异邦求生,终不如在故国比较安全一点。”不久,他被聘为上海学艺大学筹备委员会委员、教授、文学系主任。

1925年,郭沫若同一些国家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就共产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学说是不是适合中国的国情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论战。他在许多批判性的文章中,努力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强调了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性,以及知识分子同工农劳动者团结起来,参与夺取政权的革命斗争实践的现实意义。

郭沫若自己身先士卒,积极参加了北伐战争和八一南昌起义。

他已经不仅是一个诗人、文学家,而且是一个战士,一个社会活动家了。

但是,参与社会政治活动,不等于天天高喊革命的口号,不等于要鄙薄男女情爱的事。郭沫若毕竟是一个感情丰富的浪漫的诗人。

实际上,上举的小说《Löbenicht 的塔》、《叶罗提之墓》、《落叶》等,都是郭沫若在翻译了《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以后写出来的。

这也说明,作为一个诗人、文学家,他的思想信仰可以发生变化,但是他的文学趣味、审美情趣和艺术风格,却可能不改其初衷,而保留着许多本来的特色。

郭沫若便是以他主观抒情的浪漫主义的特色,赢得了广大



读者的喜爱。

读者诸君,请您读一读郭沫若的散文《孤山的梅花》,读一读他的爱情组诗《瓶》罢,您可以从中领略其中的情趣、韵味,可以更多地了解这位主观抒情的诗人对于女性的痴情了。

.....

民国十四年(1925年)的农历正月十四日晚,一位中年男子(姑且说是郭沫若罢)收到了一封由浙江新登三溪口寄来的、署名“余抱节”的信。信的文句写得十分柔和,字迹也非常秀丽。

但是,郭沫若并不认识这位“余抱节”。

信的大意是:

孤山的梅花这几天一定开得很好了,月也快圆了,你如果想到西湖去玩,最好在这几天去,我们也可借此得以一叙。

我对于你正像在《残春》里从白羊君口中说出的“得见一面虽死亦愿”一样,正渴望得很呢。

你如有回信,请寄杭州某某女学校余猗筠小姐转,因为我有一定的住处。

你到杭州后,可住钱塘门外的昭庆寺前钱塘旅馆。那个旅馆只要三角钱一天(且可住二人或三人),又是临湖的。我到杭州后也住那里。我明日不动身,后日一定动身,由此至杭须一日半的路程,预计十三日我总可抵杭了。

啊,你恐怕还不知道我这个人罢?但是要这样才有趣呢!

郭沫若把信看完一遍以后,猜想这“余抱节”的署名就是“余猗筠小姐”的化名。那么,为什么回信要由学校转交呢?这恐怕是担心信被别人看见,所以故意化出一个男性的假名。用意周到,用心良苦。

“啊,她这人真好!她知道我素来是赞美自然而且赞美女性的人,所以她要选着月圆花好的时候,叫我到西湖去和她相



会。她并且还知道我很穷，她怕我住不起西湖的上等旅馆，竟把那么便宜而且又是临湖的旅馆也介绍了给我。啊，她替我想的真是无微不至了！”郭沫若捧着余小姐的信痴想了一番，心尖子微微跳动。

“啊，在风尘中遇见一位知己，已经是不容易的事，更何况这位知己还是一位年轻的女性呀！……”

“啊，她一定是年轻的，她不是自称‘小姐’吗？……”

“但是，她怎么会知道我现在的住址呢？她从什么地方听到的呢？……”

郭沫若想了这一连串的问题，有惊叹，有疑惑，最后的结论是：

“不管她是从什么地方打听来的，她总是我的一位很关心的知己，而且是一位女性的知己呀！”

“啊，这杭州我是一定要去的，我是一定要去的！”

那时，郭沫若和郭安娜及三个孩子住在上海。安娜不懂得中国话，而且在这一两个月内临产，生下第四个孩子，万一就在他旅杭期间发生意外，这怎么对得起妻儿呢？……关于去杭州的事，郭沫若一想起这些，不免又踌躇起来了。

接信后的第四天，郭沫若已经决定不去杭州了，便把余漪筠小姐的来信，当成故事一样说给安娜听，并且向她表示了不去的种种考虑……

安娜听了丈夫的一番叙述以后，接连挥着手说：

“去！你一定要去！不要辜负了人家的一片好心，而且，去走这一趟，回来还可以写出一两篇文章。这正是一举两得的事。你还犹豫什么呢？”

于是郭沫若给余漪筠小姐写了封回信，约定19日动身，并且说身边带两个孩子。他是希望漪筠小姐能到车站接他，两个

孩子便是辨认的记号。

沫若于当日下午还特意到闸北去 ,向友人借钱 ,作为去杭州的旅费。

但是 ,意料之外 ,齐卢战事发生了。北火车站和宝山路一带 ,到处都是戴皮帽的士兵。郭沫若来到友人家里 ,友人劝他不要出门 ,说不定奉军和浙军这两天就要开战了。他这时也不好意思张口向友人借钱了。

晚上回到家里 ,沫若把外边的风声向安娜说了一遍。

安娜说 : “ 既然如此 ,你一个人走好了 ,孩子就不要带了。 ”

19 日清晨 ,郭沫若来到北站 ,才知道北站已有好几天没有开往杭州的火车了 ,必须到南站乘车 ,而南站的车 ,等赶到时怕也开走了。无奈 ,郭沫若只好回家了。

20 日清晨 ,天下着蒙蒙细雨。去还是不去 ,郭沫若正在踌躇的时候 ,妻子又催他快走 ,说出去散散心也好。郭沫若匆忙穿起一套洋装 ,坐上黄包车去南站。到站后 ,他买了一张三等票进了车厢。

到了杭州 ,在前往钱塘旅馆的路上 ,郭沫若在遐想着会见余猗筠小姐后富有诗意的消遣和情趣 :

……一到旅馆 ,遇着的果然是她呀 ! 啊 ,那真是再幸福没有了 ! 梅花既然还没有开 ,孤山是可以不必去的。……最初当然是要握手的。其次呢 ? ……月亮出得很迟了 ,或者我们在夜半的时候 ,再往孤山去赏月 ,那比看梅花是更有趣味的。……假使她能够弹四弦琴或者曼多琳 ,那是再好也没有。不消说我是她要替她拿着琴去 ,请她在放鹤亭上对着月亮弹。她一定能够唱歌 ,不消说我也要请她唱。……但我自己又做什么呢 ? ……我最好是朗吟我自己的诗罢。就是《残春》中的那一首也好 ,假使她能够记忆 ,她一定会跟着我朗诵的。啊 ,那时会是多么适意哟 !



……酒能稍喝一点也好,但她如不愿喝,我也不肯勉强。我想女子喝酒终怕不是好习气……

多么罗曼谛克的想像呀!多么惬意的情侣幽会呀!

一路想着,终于来到了钱塘旅馆。说是旅馆,其实是一座很简陋的房屋。当街是一扇单门。郭沫若推门进去,屋里清静得像是一座庵堂。墙壁的一边挂着一块黑板,上面只写着两个客人的名字,并没有姓余的。看样子,这里也不像是小姐身份能住的旅馆。

郭沫若问旅馆掌柜:“请问,是不是有位余抱节先生来这里住过?”

掌柜回答说没有。

郭沫若借用柜台上的电话,打电话到某某女校去询问。

回答也说学校并无“余筠筠小姐”这个人。

郭沫若苦笑了,自言自语道:“有趣!真是有趣!”

郭沫若恍然大悟,知道自己上当受骗了。一路上关于与情侣幽会的种种浪漫的遐想,便都化为子虚乌有了。

郭沫若匆匆折回车站,赶上了当晚开往上海的火车。

……

不过,这也不能说冤枉地跑了一趟杭州。孤山之行,还是有收获的。正像安娜所预料的,出去一趟,也许可以写出几首好诗,几篇好文章呢!

果然,杭州归来,郭沫若除了写出上述这篇散文《孤山的梅花》外,还写出了脍炙人口的爱情组诗《瓶》。

《瓶》由42首短诗组成。它反映了一对情侣的一段恋爱生活,这里有钟情男子的焦渴的期待,有圣洁女性的温柔的爱抚,有甜蜜的回忆,有美好的憧憬,有分外的喜悦,也有失恋的痛苦。

梅花呀 ,我谢你幽情 ,
你带回了我的青春。
我久已干涸了的心泉 ,
又从我化石的胸中飞进。

我这个小小的瓶中 ,
每日有清泉灌注。
梅花哟 ,我深深祝你长存 ,
永远的春风和煦。

这是《瓶·献诗》里的诗句 ,是诗人郭沫若孤山之行的心理感应——他虽然受了那个署名“余抱节”的骗 ,却带回了自我的青春 ;从西湖汲取的一瓶清泉 ,给他灌注了青春生命的活力。

这一组情诗 ,迥异于郭沫若那些如火山爆发一般的雄浑的诗 ,但它同样也是 20 年代青年男女的爱情生活的生动写照。

“我的花要永远为你畅开 ,我常住的青春已经再来 ,我不稀罕他诗圣们的襟怀 ,我也不叹诉我的生沦苦海。”这种坦荡热烈的抒怀 ,这种缠绵悱恻的情调 ,传达了当时青年男子对女子的爱慕追求的执著心态。

“我已成疯狂的海洋 ,她却是冷静的月光 !她明明在我的心中 ,却高高挂在天上 ,我不息地伸手抓拿 ,却只生出些悲哀的空响。”这些诗句 ,也真切地表现了青年男子失去爱情的苦闷心曲。

诗人郭沫若虽然没有遇见那位小姐 ,但他借想像把小姐美化了 ,诗化了——

静静地 ,静静地 ,闭上我的眼睛 ,



把她的模样儿慢慢地 ,慢慢地记省——
她的发辫上有一个琥珀的别针 ,
几颗璀璨的钻珠儿在那针上反映。

她的额沿上蓄着有刘海几分 ,
总爱俯视的眼睛不肯十分看人。
她的脸色呀 ,是的 ,是白皙而丰润 ,
可她那模样儿呀 ,我总记不分明。

诗写得温情脉脉 ,扣人心弦 ;那记不分明的内心感受 ,更把那女子增添了一分朦胧的美——朦胧美 ,含蓄美。

《瓶》的第十六首《春莺曲》,称得上是郭沫若式的爱情 ,是郭沫若精心构筑的女性王国所散发的芳香 :

姑娘呀 ,啊 ,姑娘 ,
你真是慧心的姑娘 !
你赠我的这枝梅花 ,
这样的晕红呀 ,清香 !

这清香怕不是梅花所有 ?
这清香怕吐自你的心头 ?
这清香敌赛过百壶春酒。
这清香战颤了我的诗喉。

啊 ,姑娘呀 ,你便是这花中魁首 ,
这朵朵的花上我看出你的灵眸。
我深深地吮吸着你的芳心 ,



我想吞下呀 ,但又不忍动口。

这种富有诗意的浪漫的遐想 ,这种对于女性的倾心和渴求 ,是属于郭沫若的 ,具有郭沫若独特的艺术表现方式。

因为没有得到女子的爱 ,在痛苦与绝望之中 ,诗人从热烈的爱想到慷慨的死 ,想到把一枝红梅花——作为爱的化身 ,那散发着清香的姑娘的象征——吞进心头而死 :

在那时 ,啊 ,姑娘呀 ,
请把我运到你西湖边上 ,
或者是葬在灵峰 ,
或者是放鹤亭旁。

在那时 ,梅花在我的尸中 ,
会结成五个梅子 ,
梅子再进成梅林 ,
啊 ,我真是永远不死 !

在那时 ,啊 ,姑娘呀 ,
你请提着琴来 ,
我要应着你清幽的琴音 ,
尽量地把梅花乱开 !

在那时 ,有兴趣的春风 ,
把梅花吹集成一座花冢 ,
你便和你的提琴 ,
永远弹弄在我的花中。



奇诡的想像,和缓的旋律,鲜明的抒情形象,优美的诗意诗境,都凝聚着郭沫若对女性王国的赞美与崇拜,都是美好的感情得到升华的表现。

郁达夫很喜欢爱情组诗《瓶》,特意为它写了一篇“附记”。郁达夫说:“我想诗人的社会化也不要紧,不一定要在诗里有手枪、炸弹,连写几百个‘革命’;‘革命’的字样,才能配得上称真正的革命诗。把你真正的感情,无掩饰地吐露出来,把你的同火山似的热情喷发出来,使读你的诗的人,也一样的可以和你悲啼喜笑,才是诗人的天职。革命事业的勃发,也贵在有这一点热情。这一种热情的培养,要赖柔美圣洁的女性的爱。推而广之,可以烧落专制帝王的宫殿,可以捣毁白斯底儿(今通译为巴士底)的囚狱。”

“……我说沫若,你可以不必自羞你思想的矛盾,诗人本来是有两重人格的。况且这过去的恋情的痕迹,把它们再现出来,也未始不可以做一个纪念。”

读者诸君,郁达夫的这些话,你能理解和接受吗?

在男女爱情生活上,虽然也有水性杨花的女人,但一般说来,多数的女人,对她所钟爱、所信赖的男子,是全身心投入的,感情是专注的。她珍惜得来的纯真爱情,爱护自己构筑起来的家庭,具有心理的稳定性。男子呢?虽不能一概而论,但相当一部分男子的心理素质是具有变异性的,对于女子,见异思迁,喜新厌旧,不愿意较多地承担道德的责任和接受法律的约束。郭沫若、田汉说过的“结婚是恋爱的丧礼”、“结婚是恋爱的坟墓”,便是反映了一般男子的随意性、变异性的心态。

“丧礼”说、“坟墓”说,包含着两层意思:

其一,男女在恋爱阶段是充分自由的,包括男女双方都具有



自由选择与确认的权利。但是,一旦结婚,男女双方就由原来的恋人关系改变成为夫妻关系了。根据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男女双方就要受到法律的制约和社会舆论的监督,就不再享有另外选择对象的自由,也不允许有婚外的性行为了。除非是离婚或者配偶的一方死去了,则另当别论。因此,沫若、田汉才把结婚说成是恋爱的“丧礼”或“坟墓”。

其二 根据中国传统文化形成的两性关系,往往是男女恋人在结婚以后便失去了往日的情和恋的成份,恋爱阶段那种火爆的情感交流消逝了。这就是说,夫妻之间是靠“欲”的关系维系着,而缺少“情”的连结,夫妻生活就显得格外单调、乏味。尤其在女子方面,结婚以后,特别是生儿育女以后,如鲁迅所说的,便失去了“妻性”而只有“母性”了。这也是男人们把结婚看成是“丧礼”、“坟墓”的一个重要原因罢。

郭沫若坦率地承认过,在他和安娜同居并且有了孩子以后,他对安娜多少有点厌烦了。这是为什么呢?除了因为家庭经济拮据,安娜不赞成郭沫若从事文学等一些原因,使他常常同安娜发生口角,甚至由于厌恶而想逃避以外,更重要的是,如郭沫若已经感觉到的那样,初恋时安娜眉宇间那种不可思议的圣洁的光已经消失了。郭沫若本是一个充满热情与幻想的诗人,他需要女人的温存与爱抚,而安娜这时已经把爱转移给了孩子,安娜在家里更多的是扮演“母性”的角色。

不错,安娜在艰难环境中挑起了家庭生活的重担,任劳任怨,含辛茹苦,她对丈夫和孩子倾注了全部的热情和心血,堪称伟大的东方女性。她的爱,她的牺牲精神,不仅给郭沫若的文化事业以极大的支持和关怀,而且为抑制郭沫若的不稳定情绪也起了重要作用。安娜扮演“母性”的角色,这不是安娜的过错,这是包括日本在内的东方的制度文化和观念文化铸造的结果。



霍里士在《性心理学》一书中也说过：“女子性生活的理想是极古老的，可以说和我们的文明同样的古老，这理想说，女子的性生活应以母道为中心事实，这中心事实是谁也不能否认的；但这理想又说，这中心事实以外，其余的性生活的领域大体上全应由男子执掌；女子除了为成全她的母道而外，是没有性冲动的，即使有，也是等于零的；因此，女子的天性是单婚的、一夫一妻的、从一而终的，而男子一方面，既无须固守家庭，又少子女养育之累，心理品性的变异范围便比较大，婚姻的倾向也就很自然地会走上多妻的路。”这里说的“母道”同我们说的“母性”是一个意思。

郭沫若性格的不稳定性，使他在得不到“妻性”时产生了寂寞感，因此常常有凄凉的牧歌的情趣袭来。《路畔的蔷薇》这篇散文小品，委婉地描写了他那寂寞的心境。

当郭沫若清晨漫步在青翠叶上已经凝集着细密露珠的松林中的时候，一束被遗弃在林阴路畔的蔷薇，引起了无限的感怀。他捡起了蔷薇，带回家里，供养在一个破瓶里：

蔷薇哟，我虽然不能代供养你以春酒，但我要供养你以清洁的流泉，清洁的素心。你在这破土瓶中虽然不免要凄凄寂寂地飘零，但比遗弃在路旁被人践踏了的好罢？

这束被遗弃的蔷薇，意味着什么呢？它给郭沫若带来了什么样的联想呢？

“啊，这是可怜的少女受了薄幸的男子的欺给？还是不幸的青年受了轻狂的妇人的玩弄呢？”



郭沫若对被欺骗和被侮辱者表示了深厚的同情。

那时,郭沫若虽然忍受着艰难的物质生活的煎熬,却强烈地追求着精神上的愉悦。哪怕是几串茨实,几簇秋楂,几枝山茶花,都能够给他带来欣慰和乐趣——

“鲜红的楂子和嫩黄的茨实,衬着浓碧的山茶叶——这是怎么也不能描画出来的一种风味。”

当山茶开出四朵白色的鲜花时,他忘记了穷愁潦倒的现实处境,兴奋地喊道:“啊,清秋活在我的壶里了!”

在寂寞的时候,郭沫若也会想起那位曾经有过爱的交流却没有公开名姓的、分别已经三年的姑娘:

许久储蓄在心里的诗料,今晨在理发店里又浮上心来了。——

你年青的,年青的,远隔河山的姑娘哟,你的名姓我不曾知道,你怨我只能这样叫你了。

那回是春天的晚上罢?你替我剪了发,替我刮了面,替我盥洗了,又替我涂了香膏。

你最后替我分头的时候,我在镜中看见你替我拔去了一根白发。

啊,你年青的,年青的,远隔河山的姑娘哟,飘泊者自从那回离开你后又飘泊了三年。但是你的慧心替我把青春留住了。

郭沫若未必真的曾与这位女子有过什么情愫,只是他无法再从安娜那里获得精神的情爱以后而发出的感慨罢。

当然,郭沫若的精神生活是多元的,他一向努力保留他的青春的文化品格,所以他企盼着有一位姑娘能以爱的慧心把他的



青春留住 ,即使已经有了妻儿 ,他也不想过早地与青春告别。

是的 ,郭沫若的青年人的心态 ,把爱转向大自然 ,实现自我与大自然的结合。他用明丽的彩笔 ,给读者描绘了一幅“ 夕阳正烧着海上的天壁 ,眉痕的新月已经出现在鲜红的云缝里 ”的农村夕暮的景色。

《夕暮》这篇散文小品 ,可以说是一幅充满“ 田家乐 ”的农村风俗画。郭沫若此时想要摆脱人世间的烦恼 ,回到恬静的大自然的怀抱里。他和孩子们在草场上嬉戏 ,妻子在夸耀着自己养大了十只鸡 ,黄牛在曳着悠长的鸣声。……“ 欢愉的音波 ,在金色的暮霭中游泳 ”。这就是摆脱了市俗气的郭沫若所寻求的悠然自得的田园生活。

在这种诗化了的田园生活中 ,郭沫若对安娜精心饲养的鸡群 ,有着浓厚的兴趣 ,仔细地观察着雄鸡、牝鸡的生活习性 ,甚至把它们人格化了。

郭沫若说 :

养了五六年的鸡 ,关于鸡的心理 ,我也留下了不少的幽凉的记忆。鸡的生活中我觉得很有和人相类似的爱的生活存在。

假如有一群鸡在园子里放着的时候 ,请把一些食物向鸡群里撒去罢。这鸡群里面假使有一只雄鸡 ,你可以看出它定要咯咯地呼唤起来 ,让母鸡去摄取那食物 ,它自己是决不肯先吃的。这样子本是一个很平常的现象 ,但这个很平常的现象不就有点像欧洲中世纪的游吟诗人(troubadour)的崇拜女性吗 ?

有一次我们养过三只牝鸡 ,两只雄鸡。这两只雄鸡中有一只得势 ,把那三只母鸡都占有了。那不得势的一只 ,真是孤苦得可怜。得势的一只雄鸡不消说要欺负它 ,便连那些娥皇女英们也不把它看在眼里。它有时性的冲动发作了 ,偷觑着自己的情敌不在 ,便想方设法地去诱惑它们。分明是没有食物的 ,它也要

咯咯地叫 ,或者去替它们梳理羽毛 ,但它们总不理睬它 ,它弄得焦急了 ,竟用起暴力来 ,在那时它们一面逃遁 ,一面戛着惊呼求救的声音 ,呼唤它们的大舜皇帝。等到大舜皇帝一来 ,那位背时的先生又拖着尾巴跑了。

郭沫若把那只得势的公鸡比作“大舜皇帝”、“高傲的唐璜”。它独占鳌头 ,占有了一批女性 ;但另一只公鸡——背时的、得不到女性的爱的公鸡 ,便成了一个“旷夫”了。

郭沫若很替这位“旷夫”打抱不平 ,他下了决心 ,把那个“大舜皇帝”卖了。剩下的这位“旷夫” ,起初同那三位“贞淑的怨女”不甚相投 ,那三位女性总觉得这位追逐她们的男子缺乏阳刚之气 ,不像原先那位男子那样健壮、雄伟。不过 ,相处几天以后 ,它们也就成了“和睦的夫妇”了。

郭沫若借此想要表示一个富有哲理性的意见 :无论是人类还是牲畜 ,他(它)们的爱情都是以男性为中心 ,而且是私有的、垄断的 ,决不允许第三者插足。男子可以多妻 ,女子却只能从属于一个男子。而男性的占有 ,要靠他(它)的权势、实力。有权位的强者 ,就可以施展他(它)的淫威 ,拥有许多妻妾。至于那些温驯而会献媚的女士们 ,她们(它们)得到“大舜皇帝”的宠爱以后 ,竟忘记了她们(它们)的性奴隶的地位 ,变得清高、傲慢 ,不可一世 ,是很可悲的。不过 ,她们(它们)一旦失宠 ,同样可以屈从于其他的男子 ,成为另一个男子的性奴隶。人和畜 ,在爱情上、两性关系上 ,是不是有许多相似之处 ,或者说 ,有着同一的本源呢 ?

郭沫若在观察时还发现了牝鸡的“母爱”。

牝鸡孵化了雏鸡以后 ,平常是非常温和、驯善的家禽 ,立地就变成鸷鸟 ,显得凶恶而狂躁。它们细心地保护着自己的幼儿 ,一刻也不懈怠。那两只眼睛 ,就像是燃烧着的两团烈火 ,颈子时



常竖起来 ,向四方窥视倾听。它们全身的神经好像紧张得要断裂了的一样。它们如此紧张的防御 ,有时就转化为进攻。虽然你毫无敌意地从它们身边走过 ,或者靠近它们 ,它也要发出一种奇怪的叫声 ,飞来逐你 ,把你驱赶走。

它摄取饮食的时候 ,不肯先吃 ,总是咯咯唤着雏鸡过来 ,让儿女们先享用。倘若有别的同类要来抢食 ,不管是雄是雌 ,这些做母亲的便毫不留情地与它们扑啄、厮杀一番。

下雨天 ,或者是睡眠的时候 ,做母亲的便把自己的一群孩子统统抱在自己的胸肋下 ,严密地保护着。像这样的生活 ,大约要持续两三个月之久。据郭沫若的仔细观察 ,在这两三个月内 ,这些做母亲的——“ 它们的性生活是完全消灭了的。”

.....

这篇《菩提树下》的散文 ,可以说是一篇很精彩的动物(鸡)心理学研究的报告。

安娜喜欢养鸡 ,养了五六年鸡 ,这也就给了郭沫若有五六年观察、了解、研究的时间 ,他发现鸡的性爱、母爱 ,竟同人的性爱、母爱有许多相似之处。

比较而言 ,在它们生活的世界里 ,在精神文明方面 ,有时要超过人类。譬如在吃食的时候 ,雄鸡总是对母鸡表示礼让 ,并不存在“ 男尊女卑 ”的现象 ,而是“ 女性优先 ” ,处处体现了对女性的尊重与崇拜。

当然 ,它们也受到了人类社会的坏的、丑恶的一面的影响。譬如 ,那只得势的雄鸡 ,号称“ 大舜皇帝 ” ,占有了三位女性 ,这同某些有权有钱的男人 ,搞一妻多妾 ,岂不是一模一样吗 ?

只有母性、母爱是伟大的、崇高的。人是如此 ,牲畜何尝不是如此呢 ? 母亲对待婴儿 ,母鸡对待雏鸡 ,只有奉献 ,只有牺牲 ,从来不求报偿 ,不求答谢。然而这又是自愿的、主动的。只有在

母爱里 ,才可以寻找到完美的灵魂、崇高的道德世界。不过 ,倘若这“ 母性 ”能与“ 妻性 ”结合起来 ,就可以升华到一个更加富有光泽的理想世界中去了。

美国学者卡伦·霍尔奈在《女性心理学》一书中 ,强调了“ 母性态度是一个极其普通的共性 ” ,但是女人如果仅仅充当一名“ 母亲的角色 ” ,甚至认为这是维持婚姻的“ 一柄安全的护卫伞 ” ,那就会埋伏着危机 ; 丈夫和妻子间更深层的生活可能会因此而变得枯燥无味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0 年版)理想的夫妻关系应该是女人具有“ 妻性 ”与“ 母性 ”的和谐的统一。然而在男性中心文化中 ,对于多数女人来说 ,这种“ 理想 ”仅仅是一种“ 理想 ”而已。



十四 想念安琳

1926 年的年初 , 虽在江南 , 也还是感受到一点寒气。

因为严良才结婚 , 郭沫若和周全平等 , 特意赶到江苏吴县的东南境——甬直(严良才的家乡) 去参加婚礼。

下火车后 , 改乘小火轮在江面上行驶。澄净的空气 , 青翠的竹林 , 平坦的田畴 , 使郭沫若不知不觉便撒尽了内外的藩篱 , 心里感到清静的恬适。

来到了严良才家 , 新郎新娘正在拜堂。婚仪是旧式的。但却是经过一番“ 改造 ” , 譬如那位主持婚礼的司仪 , 就有许多的新名词 ; “ 鞠躬天地 ”、“ 鞠躬祖宗 ”、“ 夫妻交鞠 ”…… 弄得满堂宾客哄然大笑。

按照老规矩 , 应该是“ 三跪九叩 ” , 在这里也被改换成新郎新娘的脑袋来了几下的弯曲。郭沫若想 , 既然旧的风习还不能完全脱尽 , 不妨再来独创一下 , 把这个“ 三跪九叩 ” , 改成新郎新娘亲密密的“ 三抱九接 ” , 即每拥抱一次 , 接三次吻 , 三三得九吻 , 那“ 一鞠三握 ” 者 , 是鞠一次躬 , 握三次手 , 新郎就有三次触摸新娘的手的机会啦。

郭沫若正在独自想入非非的时候 , 突然之间司仪点了他的

名,周围的人便把他拥到了堂中,他狼狈地把脑袋屈了几屈,便急忙逃走了。

晚间,郭沫若和一些宾客应邀进了洞房。

按照老规矩,洞房花烛夜的新娘子,应该是“低头向暗壁,千唤不一回”。因此,为了让新娘子回头,为了逗新娘子发笑、发声,这就有了民间的“闹房”一景。这多半是同辈同龄的男女宾客对新娘的戏谑,但是这“谑”有时变成了“虐”,甚至于闹出人命来,这在乡镇是常常发生的,迄今未绝。

曾经在德国柏林住了七八年的常云湄,旧习未改,他也打算闹房。

“你看。”他对沫若悄悄地说:“我今晚无论咋个说,总要把新娘子逗笑。我第一步要请她抽纸烟,第二步要请她和我打四圈麻将。你看如何?”

“不要装壳子^①,你没把新娘当成你的表妹罢。”沫若在取笑他。

他们说话之间来到了洞房前。

洞房内银烛高烧,绫罗耀眼,满屋都是崭新的陪奁。

新娘坐格床前,并没有面壁,一见沫若和云湄进来,连忙起身,脸上浮出一片微笑。

新郎向新娘一一介绍。

新娘从一张条桌上取了一筒“白金龙”,向他们二位敬烟。

云湄不是要闹房吗?郭沫若用眼睛向他示意,他反倒有点忸怩了。

新娘倒是大大方方地先说话了:

“郭先生,我很喜欢读尼采的《查拉图斯屈拉如是说》,你为

^① 装壳子,四川方言,意即说大话,吹牛皮。



为什么不把它译完呢？是不是思想发生了变化了？……”

这一鸣惊人，真出乎郭沫若的意料之外。不曾想到，在旧式的婚姻的文化氛围中的新娘，竟有如此新鲜的思想。

原来这位新娘曾在某小学校任教，她与严良才自由恋爱、自由结婚，但这自由终究敌不过因袭的传统。在婚仪形式上，自由被专制彻底击败。

还有一位少年女子——严良才的从姑母、“小娘子”说：“你们不会搞宣传，有些人专会利用政府的新闻政策，利用得很好！”

这又使沫若吃了一惊，真是语妙天下，石破天惊。

那“小娘子”矮矮的身材，团团的面孔，坐在新娘旁。

郭沫若说：“喔！真没想到，你这样小的姑娘……”

“你说她小？”周全平插话说：“她人小心不小。”

小娘子转过身来冲着周全平：“全平，我倒要问你，你们创造社嚷嚷着《洪水》要独立出版，独立了没有？”

周全平连忙解释，创造社缺乏资金，不能成立出版部，《洪水》就无法独立了。

“募股不好吗？你们假如肯募股，我有100块钱，就先交出来。”

小娘子这一鸣，再次出乎郭沫若的意外。

“看不出来罢，小娘子今年已经16岁了。”新娘子说：“她也喜欢读创造社的作品。我们好些人都希望创造社独立。听说，《洪水》每月的编辑费才只有50元，太不值了。”

这两位“女英雄”的思想和谈吐，都使沫若感到惊诧。本应是“闹房”，现在居然成了“房闹”，新娘完全占据主动位置了。

谈了一阵子以后，新娘突然提议：“来，打麻将！”

常云湄也感到惊愕了。



全平私下悄悄地对沫若说,这是娘子的一个策略,她想利用你们筑起一道防御线,这样其他许多当地的男女宾客就不来闹房,也省去许多亲戚的应酬了。

打了四圈麻将以后,郭沫若等人被送到另一座大院子的楼房去休息。

云湄连连地赞叹:“真没想到!真没想到!……像这样开通的姑娘,就在我们成都,无论咋个找是找不到的。”

第二天,他们准备动身回上海时,那位小娘子果然把她的100块钱拿出来,交给了周全平。

她说到做到。而这100元真派上用场了,它成了创造社出版部的最初的基金。

遗憾的是,郭沫若当时竟忘了问起这位小娘子的姓名。

……

1926年3月,经瞿秋白推荐,郭沫若离沪到广州,任广东大学(后改名中山大学)文科学长。

那时,广东的革命政权已经比较稳固,工农革命运动正在蓬勃发展。郭沫若被那如火如荼的革命风暴吸引去了,于是在同年7月底,他离开了学校,参加了北伐革命,充当了一名“戎马书生”。

郭沫若随北伐军从广州出发,9月间抵武昌城下。短短几个月间,他的职务由宣传科长、宣传处长、秘书长晋升到政治部副主任,军衔也由中校晋升为中将。

在北伐进程中,郭沫若曾几次冒着枪林弹雨向最前线挺进。在现代文人中,像他这样经受了战争炮火的严峻的生死考验的,怕是不多见。汨罗江畔的露营,崇阳山中的跋涉,咸宁道上的奔波,宾阳门外的流血,以及攻克武汉以后群众的狂热……这一切,都促使郭沫若的生活、思想和感情,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翌年4月初旬,郭沫若在江西九江写完《请看今日之蒋介石》这篇讨蒋檄文后,经南京来到苏州,滞留期间,知道蒋介石当局抓捕了政治部的19个人,布告上说的“主犯在逃,现正严密查拿究办”,这“主犯”便是郭沫若。

沫若在苏州住了五天,每天跑进城去看书买书。他觉得苏州城像是一个“死都”,砖砌的民房如同坟墓一般,街头巷口泛着一种形容不出来的恬静的幽光。人在这里行走,就像是魂游太虚之府。

郭沫若走在街上,忽然遇上几位苏州姑娘——那是玉石凿成的女子,天上的可儿。远远地随风飘过来她们清脆的说话声、爽朗的欢笑声,那真是清,真是甜,真是如咬一口雪梨一样的感到清甜。他情不自禁地吞下了欲滴的口水。

郭沫若虽是蒋介石正在捉拿的政治犯,但是来到苏州以后,他没有忘记去游览留园。他走进这座名园,就觉得自己仿佛是贾宝玉,周围都是晴雯、都是秦可卿在簇拥着,周围的姑娘都是一些天仙化人……

晚饭后,旅店的邻室,住着像因战事逃难的一家人。郭沫若听见两个孩子唱歌、读书、打闹的声音,不免于孤独时而感伤,眼泪潸然而下:

好友呀,你们为我幽囚,
妻儿呀,你们为我离散。
我如今独宿中宵。
禁不住愁肠万转。

我无端地成了悲剧的主人,
我被革命的洪流卷上岸滨。



你们充满着情爱的邻居哟，
你们是何等的美满呀，欣幸。

那时革命队伍里也有不少女兵。据郭沫若了解，有许多女兵因恋爱的关系而革起命，同样许多男青年因为吃醋的关系跑到革命队伍里来了。这就是所谓“恋爱皮带”。

郭沫若因此发出感慨：“皮带啊！皮带啊！汝之为用大矣哉！愿天下有情人都背皮带！”

“只要能够革命，恋爱是不要紧的。能够借恋爱的力量来增进革命热情，这是可以讴歌的现象。卡尔·马克思不是有绝好的爱人？加里波的不是有共生死的情侣吗？代表未来社会的中国女性是应该产生的时候了。这种人决不会因恋爱成功而堕落，也决不会因恋爱失败而沮丧，恋爱就和吃饭一样，吃了饭是要干革命工作的。不过，我看见有些女同志，吃了饭便做起太太，这可要令人悲观了。”在恐怖的充满杀机的环境里，郭沫若竟有这份闲情去思考革命和恋爱的关系。

这里需要提及的是参加八一南昌起义的女战士安琳。

安琳，原名彭猗兰，1908年生，安徽芜湖人。郭沫若在广东大学执教时，她在预科念书，虽然时常见面，却没有来往。1926年10月，安琳离开广州去武汉，北伐时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妇女股干事，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女生队政治指导员。1927年南昌起义爆发后，郭沫若和安琳，由南昌到汕头，一直是同路。

已是9月下旬，人们感受到秋天的凉意了。由于起义失败，一群非武装人员撤离汕头，经过流沙，浩浩荡荡地向西南面横亘着的丛山前进。走在郭沫若身旁的安琳，低声地唱起《国际歌》……

偶尔传来零星的枪声，乱了一阵子的队伍又聚拢来。安琳



不再唱歌了,紧紧靠在沫若的身边。天渐渐黑了,一排枪声又把队伍打乱了。等到枪声沉寂的时候,郭沫若从一块墓碑下爬起来,才发现队伍已撤走了,连身边的安琳也不见了。他连忙照着既定的路线向前追赶,正巧安琳也折回头找寻沫若;另外还有两名地方干部。他们四个人就像四个孤儿,被遗弃在昏黑的旷野里。

在跳跃一条河沟时,沟面较宽,其他人先跳过去,郭沫若跳时,把近视的眼镜掉进了河里,自己没有跳过去也掉进河里了。水相当深,郭沫若的蓝布军服和贴身衣裤,里里外外都湿透了。一位地方干部脱下自己的一条短裤借给沫若穿。

沫若打着赤膊,把湿衣服套在一根竹竿子上,像旗子一样,扛在肩上走。

他们来到一家瓦窑厂,沫若把衣服烘干穿上。晚上,一些先到的士兵在厂外草场上歇息,沫若和安琳等四人睡在厂内的草堆里。天亮醒来,士兵们都出发了,把他们四个扔下,他们茫然若失。

厂里男女窑工都围拢来看他们,发现其中一个装束比较特别,而且前胸也是胀鼓鼓的,那就是安琳。

那时安琳穿的是蓝布军服,蓝布马裤,剪着男式的分头,围观的女人们都不大相信她是个女子,但看她那脸蛋、胸脯,还有说话的尖细声,又相信她是个女子。安琳只好苦笑了。

这四人决意要走出海口,然后再设法去香港。

郭沫若最担心的是经济问题。没有想到安琳和那位姓易的地方干部把它解决了。安琳以她女性的仔细,从汕头出发后,她有40块硬洋,便缝在裤腰里随身携带着,那个姓易的是一位会计,他身上也带着主席团的200元伙食费。有了这些钱,作为四人一路的盘缠是足够的了。



他们四人来到了盐酸寮。这是一个富庶的乡镇。经当地一个青年的导引,他们走进了农会主席的家。后来农会主席把他们安排在山上的草仓里躲藏,告诫他们不能随意离开,说是待外边的风声稍许平息,再带他们几位出海口。

在草仓的日日夜夜,安琳与郭沫若形影不离,那两位地方干部自觉地避开,在草仓的另一头摆“龙门阵”去了。

农会主席每天上山两次,亲自挑担送饭。直到第七天,大雨滂沱,农会主席一清早就带着一些斗笠来了,他叫沫若等人都装扮成盐贩子,到一家铁匠店给他们每人准备好了一根扁担和一副箩筐,带领他们到了神泉。他们在神泉又等了足足十天,等刮东南风,才乘小帆船去香港。

这年的年末,郭沫若从香港经广州偷偷潜回上海。不久便害了一场斑疹伤寒,自12月12日至第二年1月4日,住院治疗。出院以后,他同妻儿住在翼安路一家一楼的弄堂房子里,但他的耳朵几乎聋了。

郭沫若住院期间,蔡畅曾经来探望。

“安琳,安琳呢?……安琳为什么不和你一同来?”半躺着的郭沫若,一见到蔡畅,便急切地问道。

蔡畅有点不知所措了,直白地答道:“她怕使你为难。”

“这有什么为难的?”郭沫若的情绪有点激动,声音也有点发颤了。

病中的郭沫若在想念安琳。他闭上眼睛,盐酸寮草仓里的一幕幕情景,生动地浮现在他的脑海里。那是难以忘怀的七昼夜啊!他的脸上露出一丝甜蜜的笑……

安琳呢?大概是怕郭沫若的妻子在身边,来了不方便罢。此时,不知她躲在什么地方,委屈地在啜泣吧。

这种思恋之情,郭沫若把它化而为诗,写在1月28日(1928



年)的日记里 :

春风吹入了我们的故乡 ,
姑娘呀 跳舞吧 姑娘。

我们向碧桃花下游行 ,
沐浴着那亲藹的阳光。

你的影儿和我的影儿俩 ,
合抱在如茵的春草场上。

春风吹入了我们的草场 ,
姑娘呀 拥抱吧 姑娘。

小鸟儿们在树上癫狂 ,
蝴蝶儿们在草上成双。

空气这般地芬温软洋 ,
含孕着醇酒般的芳香。

春风吹入了我们的心房 ,
姑娘呀 陶醉吧 姑娘。

虽然郭沫若没有在这首诗里明说 ,但细心的读者只要揣摩其中的诗句 ,如“ 合抱在如茵的春草场上 ”;“ 蝴蝶儿们在草上成双 ”等 ,便都会明白 ,这里含蓄地寄寓着他对安琳的难忘的恋情。

郭沫若在这年2月11日的日记里,还曾记载了他读意大利作家邓南遮的剧本《角孔达》以后的感想。该剧本描写一位有妻室的雕刻家同女模特儿角孔达发生了恋爱,由这个三角关系,而引发出了种种葛藤。剧本的主题思想是:艺术与家庭——自由与责任——希伯来精神与异教精神。郭沫若对此似乎颇有感触,他现在和安琳的恋情,岂不就是那位雕刻家与角孔达的恋爱的再现吗?他因此抒发了情怀,产生了以下的联想:

我新得着一个主题:——革命与家庭。

盐酸寮山中的生活是绝好的剧景。安琳哟,我是永远不能忘记你的。

那时候,在革命文学界,正在闹着“革命加恋爱”的把戏。在盐酸寮山上的草仓里与安琳相处的日日夜夜,给郭沫若留下了美好的回忆和珍贵的纪念。他要以此为题材,写出一个“革命加恋爱”的时髦的剧本。

但是,自由与责任,革命与家庭,成了郭沫若此时无法解决的矛盾,给他带来了新的怅惘,新的烦恼。

郭沫若已经无法把安琳的形象从脑海中抹去,无法忘情于盐酸寮那富有诗意的一幕。

病愈后,郭沫若不等完全康复,便草拟了七篇小说的题目,其中第六篇便是《安琳》。

病前,郭沫若翻译歌德的《浮士德》第一幕,其中第一章《甘泪卿之居室》中的一首诗《我的心儿不宁》。郭沫若自己很喜欢,很得意,说那首诗完全是根据自己1919年的译稿重译的。

“没有安琳绝对译不出那首诗来。那虽是译诗,完全是自己的情绪借了件歌德的衣裳。”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情绪呢?



啊 ,云从头上来——
月轮收了光——
熄灭了呀 ,灯亮！——
烟雾朦胧——
红光在头畔闪动——
寒风吹自屋顶穹窿 ,
紧捉了我的心胸！——
慈悲的神哟 ,我感觉着你在我周围浮泳 ,你请现形！

啊 ,我的深心竟这样地不宁！
对于这新的观感
我的五官昏乱！
我捧出我全部的心肝！
现形罢！现形罢！我就死也不管！

“ 现形罢！现形罢！”郭沫若心中时时活跃着安琳 ,眼前时时浮现着安琳——“ 我感觉着你在我周围浮泳 ”。

在国民党当局通缉下 ,郭沫若的行动是不自由的。经过周恩来的精心策划和安排 ,郭沫若准备带着家眷流亡日本。

2 月 16 日下午 ,李一氓等人在上海都益饭店为郭沫若和郭安娜饯行 ,在座的除李一氓夫妇 ,还有继修夫妇、叔薰夫妇 ,以及仿吾、公冕、啸平。安琳也来饯行了。

郭沫若悄悄望去 :啊！安琳比以前消瘦了 ,脸色也显得苍白。当她的眼睛与郭沫若相对时 ,彼此都非常拘束。

郭沫若以诗人特有的敏感 ,突然想到：“ 她假如和我是全无情愫 ,那我们今天的欢聚必定会更自然而愉快。”



恋爱,并不是专爱对方,是要对方专爱自己。这专爱专靠精神上的表现是不充分的。

这就是说,两性的爱,专爱,是灵与肉的结合;既是精神的,又是物质的。

席间,郭沫若与安琳不自然的、尴尬的表现,在场的安娜是全然看在眼里的。安琳比郭沫若小16岁,现年20岁,正是青春焕发阶段,对郭沫若是有诱惑力的……女人在这方面有着特殊的、本能的捕捉能力。

果然,夜半回到家里,安娜便盘问起丈夫与安琳的关系。

什么关系呢?郭沫若把大概的情形告诉了妻子,特别说起由南昌至汕头他与安琳始终同路。郭沫若说:“我在路上患了痢疾,她很关心我,每到一处城市她便要替我找医药。在汕头失败以后,流沙的一战在夜间又和主要部队隔离了,只有她始终是跟着我……”

“你爱她吗?”安娜冷不丁地问道。

“自然是爱的。我们是同志,又同过患难来。”沫若回答得很巧妙。

“既然是爱,为什么不结婚呢?”安娜进一步问。

“唯其爱才不结婚。”这个回答就令人费解了。这是不是前面说过的“结婚是恋爱的丧礼”的同义词呢?

安娜的内心是很痛苦的,她似乎有意地要指出丈夫的心理障碍——“是我阻碍着你们罢了!”

“假如没有这许多儿女,”安娜指着熟睡在日本式草席上的三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叹了一口气说:“我是随时可以让你自由的……”说完,眼泪扑簌而下。

郭沫若坐在铺席上不再说话,已经二更时分了,心境随着夜色深沉下去,他很有点感触,但缄默着。



郭沫若大病初愈后 ,还写了许多诗 ,后来编成诗集《恢复》 ,
敏明的读者可以从其中一些情诗感觉到他对安琳的眷恋 :

夜怕已经深了吧 ? 深了吧 ? 深了吧 ?
那凄切的水鸟儿还在河心的沙洲上哀叫。
在那儿我遇见过一位美好的少女呀 ,
她 ,她使我无昼无夜地日日为她颠倒。

我遇见她在那洲边上采集荇菜 ,
那青青的荇菜参差不齐地长在洲边。
她或左或右地弓起背儿采了 ,
她采了 ,采了那荇菜的嫩蕈。

她采了 ,又把那荇菜来在河水中冲洗 ,
在那涓洁的河水中她洗得真是如意。
我很想把我的琴和我的瑟为她弹奏呀 ,
或者是摇我的钟击我的鼓请她跳舞。

我自从遇见她 ,我便想她 ,想她 ,想她呀 ,
沙洲上我不知道一天要去多少回。
但我遇见她一次后 ,便再也不能见她了 ,
我不知道她住在何处 ,她真是有去无归。

啊 ,这夜真是长呀 ,长呀 ,长呀 ,
我翻来覆去地再也不能睡熟。
河中的水鸟哟 ,你仍然在不断地哀叫 ,
你是不是也在追求爱人 ,和我一样孤独 ?



这虽然是《诗经·关雎》一诗的翻译,但已经注入了许多主观的色彩了,我们可以从中窥见郭沫若的心境,他对那位“有去无归”、不知现在“住在何处”的恋人的温情脉脉的一缕情思。

这正像郭沫若翻译《我的心儿不宁》一样,这里也只不过借了《关雎》的衣裳来曲折地表现自己的情绪罢了。

大概那时候在女人们的叽叽喳喳中,有一些对风流才子郭沫若产生了嫉妒、恼恨,于是散布了一些谣言,发表了一些微词,或中伤,或调侃,或攻击。如说他和妻儿已成了歧路,说他的爱人无数,等等。

郭沫若气愤至极,写了《歌司迭里》一诗,对那些无聊的追逐者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姑娘,我不能爱你,
请你不要焦躁。
我就爱上了别的姑娘,
请你也不要懊恼。

然后用激烈的言词进行反击:

我纵有无数的爱人,
这于你有什么紧要?
革命也是我的爱人,
你难道也要和她计较?

我与你并没有什么怨尤,
姑娘,我只是不能爱你。



你何苦定要和我寻仇？
你真是害了歇司迭里！

这位要向他“寻仇”、害着所谓“歇司迭里”症的姑娘，到底是实指还是虚指，迄今仍是一个谜。

在诗集《恢复》里，有一些是为郭安娜而写的。虽然为着安琳，郭沫若与安娜有过口角，有过龃龉，有过不愉快，但他们毕竟有过甜蜜的热恋，毕竟是共患难的夫妻，毕竟是有了一个虽然贫困却是温暖的家。特别是他病危住院期间，安娜日日夜夜守候，对他无微不至地关怀和服侍，更使他感动不已。

郭沫若病愈后出院回家，精神感到十分愉快。他念叨着：“这是我的妻子，她的爱情！我的生命是她救起了的。”

在《归来》一诗中，郭沫若由衷地抒发了他对安娜感激而又忏悔之情：

当我睡在病院里的時候，
她每日要来看我两次。
其实她的病比我还要深沉，
她得的是慢性 nephritis^①！

她每次来时都不是空手，
不是美好的鲜花，便是果品；
她早上来时要坐到中午，
她午后来时要坐到夜深。

① nephritis，即肾脏炎。

听说我在危笃时骂詈过她，
还数过她无数的冤枉的罪名。
她来时有时竟不敢和我见面，
只坐在偏僻处，望着我伤神。

啊！我如今是清醒了，忏悔了：
你是我永远的惟一的爱人！
我所以要赶快的退出院来，
我是不愿你再为我奔波劳顿。

感情依然是那样的火爆，妻子依然是那样值得眷恋；只不过把安娜说成是他“永远的惟一的爱人”，这话倒未必靠得住。

在另一首诗里，病愈后的郭沫若，感到精神十分惬意，家庭十分温馨，如同窗外那蔚蓝的天空：

床前的 tatami 上睡着晓芙^①，
我伸出一只手去把她探试。
她是老早地老早地醒转来了，
我说：“我是睡得十分惬意。”

她抬起半身来和我亲了一下，
她叫我快把手缩进被里。
她说：“你不要伤了风，很冷，
这将要天亮的时候的空气。”

① tatami，日本人铺在室内地板上的草席。晓芙，即郭安娜。



啊 ,这不是药品所能赠与我的 ,
不是 morphine ,不是 veronal^① ;
这是爱的联系 ,骨肉的联系 ,
这是宇宙中的自然的枢机 !

郭沫若患病时 ,不断地发出谵呓 ,时而狂暴 ;在最严重的时候 ,医生已经嘱咐安娜 ,可以准备后事了。

但郭沫若从死亡线上奇迹般地逃了出来。

2月24日 ,郭沫若化名吴诚 ,冒充南昌大学教授赴东京考察教育 ,独自乘日本邮船“卢山丸”先走 ,安娜和孩子们另乘“上海丸” ,约定在神户聚齐。

郭沫若在汇山码头上船时 ,只有日本朋友内山完造前来送行 ,他不免有一种孤独的凄凉之感 :

“我真个是孤孤单单地离开了我很不情愿离开的祖国。祖国并不是不需要我 ,然而我却不能不离开了。……”

邮船驶出码头以后 ,郭沫若望着沉默的上海 ,沉默的祖国 ,潜潜地流下了眼泪。

^① morphine ,吗啡 ;veronal ,一种催眠药粉。

十五 赤裸的海女

郭沫若流亡日本时期,全家定居在日本千叶县市川市须和田一个乡村的陋巷里。孩子们进学校读书时,为了不受日本同学的歧视,他们都改成了母姓。当时正是日本的思想统治开始走向极端反动的时候,曾经盛极一时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和介绍,以及日本左翼文学运动,遭到了摧残和取缔。曾经被日本政府视为“左派的要人”的郭沫若,如今来这里隐居,因此受到了日本宪警的严密监视,也就可想而知了。

8月1日那天,有六七个日本便衣警察的刑士闯入了房门,其中一个说他们是东京警视厅派来的,令郭沫若去东京一趟。安娜想陪丈夫同去。郭沫若断然地说:“他们断不会枪毙我的,你还是和孩子们留在家里的好。”

郭沫若被押到东京桥区警察局,经过三个小时的审问,把郭沫若关闭在一间漆黑的第三号牢房里。

在牢房里,郭沫若骂开了:“鬼子!你侮辱了我!你侮辱了我的祖国!你侮辱了中国人民!你听见没有,鬼子?”被拘留三天以后,又改换一间牢房。郭沫若在房内盘旋,顺着走过来,逆着走过去,他像是一只被关在铁笼里的野兽,在牢房里兜圈子。



沫若被拘留三天,平安地走出牢房,这是因为安娜邀请横田兵左卫门一同去东京,拜访了思想检事平田熏,这才获释的。后来市川当局派了一个刑士,专门监视沫若,无论走到哪里,那位刑士总是跟踪,刑士把他视为“中央的要犯”。有一次,沫若去东京,把提包交给刑士,那刑士竟顺从地给他提着,因为刑士怕他跑掉,不过这位刑士倒真正成了“义务跟班”了。

这位刑士不知从哪里得知,郭沫若曾领受过中将衔,有一回,谈话之间,他客客气气地问:“阁下,你的部下还有多少人?”

郭沫若想和他开个玩笑,便伸出四个手指头,那意思本来说,有四个儿女。

不料,那刑士大吃一惊:“哦!不得了啦!——4万人吗?那,给养费,可要很大的一笔数目啦!”

四个儿女等于4万军队,沫若觉得好笑,但也随他去罢,就让他把我看成是4万军队的头领罢。

不久,又添了一个宪兵,加强了对沫若的监视。这个宪兵专横、暴躁,他不打招呼,径直闯入宅室内:“怎么样?”他咆哮着,“我是奉命来看管你的!”

“岂有此理!你管不着我!”沫若也咆哮起来,“你犯了你们的国法!”

“哼,你是支那人,我们的国法不是为‘枪果老’(日本人对中国人的恶称)设的。……你有胆量就回你的支那去,我却有胆量在你支那横行,你能把我怎么样?”

郭沫若气得脑袋快要炸裂了。

不知为什么,这个宪兵从此不见了,另外换了一个。但是,沫若一想到那穿着马裤、脚上套着一双长统马靴的宪兵,就仿佛有马靴在他头上践踏一样,使他不能忘记:“我是中国人!”

亡命日本十年,郭沫若忍辱负重,潜心治史。为了参加当时



在国内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论争,他开始考虑如何用马克思主义来研究中国历史,除了着手翻译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便专心撰述《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

正如周恩来所指出的:“十年内,他的译著之丰,人所难及。他精研古代社会,甲骨文字,殷周青铜器铭文,两周金文以及古代铭刻等等,用科学的方法,发现了古代的许多真实。”他称赞郭沫若:“正确的走了他应该走的唯物主义的研究的道路”。

日本十年,郭沫若先后出版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甲骨文字研究》、《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两周金文辞大系》、《古代铭刻汇考四种》、《石鼓文研究》等十多部著作,取得了震惊中外的辉煌的成就,他因此被文化界、学术界称誉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奠基者。

埋头著书立说的郭沫若需要休息,如同在前线浴血奋战的士兵需要休整一样。

1934年的酷夏,孩子们都放暑假了。安娜为了让郭沫若能够得到片刻的休憩,便怂恿着全家到浪花村小住。

浪花村面对太平洋,从市川到浪花村只有三个多小时火车的路程。

沫若一家在浪花村的岩和田租了一间小屋,周围松树蓊郁,连峰丛立,从窗口看西侧的山峰,山腰有一座大宫神社,山顶白云飘浮,看去俨如嵌在镜框里的一幅油画。

安娜一早便到海岸去买了一篮子生鱼回来,还买来一些蝶螺和鲍鱼。

早饭,一家子吃鲜鱼味噌汤,生鲍鱼片,蝶螺壶烧,大有原始的风味。

沫若带着大孩子上大宫神社,安娜买回了钓具,教几个孩子做钓鱼竿,并准备了钓饵。下午,一家人高高兴兴地去钓鱼,安



娜夸口说 ,这钓具好 ,说不定能钓上一二尺长的大鱼来呢 ,结果却是一无所获 ,扫兴而归。

一日午后 ,一家人穿过两条隧道 ,又翻过一座小山 ,来到了海湾。安娜说 ,这里是小波都奇 ,前面那个海湾是大波都奇 ,那里更清静些。

他们一直向前走去 ,安娜背着小儿子在陡峭的山路上走着。海湾显得幽邃 ,海水也更加澄清了。

眼前出现了一个奇妙的景致——两侧的岩臂向海中伸出 ,把海湾抱住。安娜拂去额上的汗珠 ,兴奋地说 :“这儿简直就是我们自己的世界了 !”

中段陡峭的沙岸上 ,堆放着一些笕篮和破旧的衣服 ,两三个村童在那里嬉耍。

岸边岩壁环抱 ,岸沙堆砌得陡峭 ,碧绿的海水深不见底。四周寂静无人。

孩子们都下海去了 ,郭沫若也想下去 ,但没有带浴衣 ,安娜劝他索性脱了下去 ,周围也没有人。沫若照着安娜说的 ,脱下短裤放在沙岸上 ,一丝不挂地跳进海里去了。

海水平静 ,心境也是平静的。沫若时而蛙泳 ,时而仰游。一切的烦恼、牵挂、劳顿……似乎被海水冲洗得荡然无存。

正当郭沫若在海水里悠然自得的时候 ,一只渔船向着湾子划过来了。

啊 !船上都是赤裸的海女 !

原来岸上的笕篮和破旧衣服 ,是这些海女们留下来的。

郭沫若慌慌张张跑到海边 ,上岸把短裤穿上。

海女们在船上看见这位赤条条的中年男子慌忙逃窜的狼狈相 ,便哈哈大笑起来 ,笑声如银铃一般清脆 ,牙齿如浪头一般洁白。她们连说带笑地比画着。

这时,安娜已经领着孩子们到岩壁背面玩耍去了。

渔船快要抵岸时,海女们各自抱了一个鼓形的小木桶,跳下了海,凫上岸来,只有一两个海女还留在船上掌橈。

海女们凫上了岸,个个赤裸着上身,下身穿着又小又窄的短裤,她们帮着把船拖上岸来,她们不惧怕陌生的男人来观赏自己赤裸的躯体,毫无羞怯感。

郭沫若向船走去,想看看这些海女们到底捕获了些什么。

海女们一看见这个中年男子走拢来,又都爽脆地轰笑了起来。

“你怕我们女娘子,你把那个东西藏起来了。哈哈哈哈哈……”

“你怕什么呀?连我们都不怕啦。啊哈哈哈哈哈……”

“檀那,你真是白净呀!”

“你又白又嫩呀!”

“有点像鳗鱼啦!”

“像海参咯,啊哈哈哈哈哈……”

海女们尽情地拿这位中年男子取乐。

接连的调侃声和嬉笑声,弄得郭沫若也有点害臊了。他在包围圈内,该如何自我防卫呢?

海女们抱着的小木桶,原来是浮标,中空,下边系着一个网袋,袋内装着捕获的蛸螺和鲍鱼。

海女们大多是三四十岁的人,不过也有年轻的20岁左右的姑娘。她们头上扎着印蓝花的白巾,项上挂着一副潜水眼镜,下身穿着紧扎的红色短裤。除这短裤外,她们便是全裸了。大概是风吹日晒和海水冲洗的缘故,她们的皮肤是均匀的赤铜色,全身分外呈现着流线形而富于弹性,大有“温胸兽”般的美感,属于健壮美。



就在这一群雌性的“媠鹵兽”开心地笑个不止的时候,独有一位最年轻的海女没有笑。她听见别人喊着“又白又嫩”、“像鳗鱼”、“像海参”,她没有跟随,而是用她那双黝黑的眼睛看望这位受包围的中年男子,一会儿便羞怯地把头低了下去,眼睛黑得比海水还要深,那一对微微翘起的乳头,表示着她还是一位纯洁的处女。

郭沫若实在受不了这种包围和取乐,慌忙逃离,把海女们的笑声留在背后,向岩壁背面安娜那里跑去。

“那些海女们大笑了我一场。”

“为什么呢?”安娜不解地问。

“因为我看见她们赤裸着上身回来,我赶忙上岸穿起裤子……”

安娜也嗤嗤地笑了。她说:“这儿的的海女们,性欲是很强的。一两个男子,遇上她们一群,就只好逃走,逃命。……中年的海女,她被丈夫抛弃了,或者丈夫死了,成了寡妇,性欲得不到满足时,深夜就跑到海水里浸……”

安娜还说,这些海女,别看她们嬉笑打闹,无忧无虑,其实她们是在向死亡挑战,她们的生活是贫困的,精神是痛苦的。她们捕获的鲍鱼、蛸螺等海产品,不准私售,只能卖给拥有海产权的公司。海女们每次潜水,在海底最多停留五分钟,一天不知要潜水多少次,有时潜下去就不见上来……

沫若听了安娜这一席话,顿时感觉到在这些海女们天真嬉笑的外表下,掩盖了她们在苦海里浮沉着的愚昧,她们被资本家们驱赶到海里去,把她们变得“媠鹵兽”化了。

这些雌性的“媠鹵兽”们依然赤裸着上身,在岸上烧了些柴火来取暖,一会儿工夫,她们又都纷纷上船,划到湾外去了,继续去捕捉鲍鱼和蛸螺。

她们继续同海涛搏斗 ,继续向死神发出挑战。

郭沫若一家从左侧的岩礁又折回到右侧来。这右侧的岩礁是平坦的 ,呈五层阶段。在第三层上 ,有一个一寻见方的方池 ,只有几寸深 ,中间安置了一根又大又长的天然石。

郭沫若和安娜争论起来了。安娜说这是天然形成的 ,郭沫若却坚持认为这是人为的。

这根天然石 ,很像男性的生殖器。郭沫若仔细观察后说 ,“如果是天然形成的 ,哪有这般规整呢 ?这或许是原始社会的渔民所崇拜的生殖神吧 ?……”

郭沫若嚷嚷着要回市川去。安娜劝他多休养几天。沫若却说 :“这儿好的景致都看完了 ,多住几天 ,刑士、宪兵会来找麻烦的。”

第二天午后 ,全家又到小波都奇。今天海浪很大 ,不能下海。沫若一个人往大波都奇去 ,想证实一下他那个关于生殖神崇拜的观点。他坐在一块岩石上 ,顷刻间 ,又遇着那些海女袅水回来了 ,真像一群海豹。但是沫若没有再去惹她们的勇气。

沫若仍然对那块岩礁发生兴趣。岩礁大略分成五段。他觉得 ,如王庭 ,半是天成 ,半是由人力 ,处处可以见到钻凿的痕迹。中段显得坦平 ,正中的一个正方形的洼陷 ,看来也是由人力而成 ,其中立一巨石。

这是做什么用的呢 ?这人工矗立起来的巨石 ,要说是系船用的 ,但周围都是岩石 ,不好泊船。如果船停泊在这里 ,被浪头冲打 ,会在岩石上撞破的。

沫若越想越觉得它一定是原始时代的生殖器神。

沫若站在岩石上 ,望着左边那块岩石上像蛤蟆张着嘴似的一个洼岩框 ,它正和这边他站着的这块巨石遥遥相对。他顿时悟到 ,那不就是雌性的生殖器吗 ?



“这一定是一雌一雄！”

郭沫若又想那些雌性的“温纳兽”，那些性欲很强的赤裸的海女。

.....

据霭里士在《性心理学》一书中的论述，由于许多女子受着种种传统观念的束缚，一提到“性”便看成是龌龊的东西，把性行为看成是罪孽，因此她们很容易把性冲动抑制下去，把性冲动“摈斥到意识的下层里去，容易从不相干与下意识的途径里找寻出路”。

但是，这不等于说女子生来就是性冷或性无能。

霭里士在科学调查的基础上指出：“女子虽有这种种无可否认的性特点，我们却不能根据了它们，而怀疑到女子本来就有一种寂寞与冷酷的自然倾向。我们知道，在相当不违反自然的生活环境里，性趣冷酷的女子是不容易觅到的。”

倘若在一个健全的文明社会里，两性价值均衡成为一个普遍的观念，那么，我们承认两性之间的差异，也不过“只是一些很微妙与隐约的差异”。霭里士说：“若就其大体而言，则男女既同为人类，便自有其共有的通性，换言之，人性终究是一个，而不是两个。男女同样有做人的通性，也同样有此通性的种种变异的倾向。两性之间，变异的趋向内容有不同，但始终不至于影响通性的完整。”

霭里士认为，女子只要彻底摆脱了种种传统观念的束缚，真正获得了与男子一样的性解放，她们爆发的性冲动是和男子一样主动而强烈的。霭里士说：“世间也很有一部分少数的女子，一方面对于母道完全不感觉兴趣，而一方面和寻常的男子一样，可以随时随地和不同的许多男子发生性的关系，而一般的女子的厌旧喜新的心理，好动善移与去常就变的心理，也大体上和男

子没有分别。因此,假定有所谓三角的恋爱事件发生的时候,以一女应付二男,比起一男应付二女来,不但一样的擅长,有时候并且更见得八面玲珑,绰有余裕。”总之,在靑里士看来,女子并非天生被动的弱者。

那些雌性的“媾媾兽”们,大概脑子里没有装着种种用来束缚自己、吓唬自己的正统观念罢,所以赤裸着,表现出强烈的性欲。她们才称得上是真正的女性,她们所显示的健壮美,才真正是富有性感的女性美呢!

但是,如郭安娜所言,这些海女时时受到死亡的威胁,她们的精神世界是痛苦的、迷惘的,她们的强烈的性欲,或许就是一种变态的发泄。

郭沫若所遇到的是日本的海女。不久以前我读到一份关于韩国海女的资料。据称,韩国济州岛的海女非常著名。距今400年前的朝鲜王朝中期是海女兴盛的时期;也有记载说在公元前4世纪这里就有海女出现了。这些海女以潜入海底抓获鲍鱼、海胆、海参等名贵海产品为生。奇怪的是,无论是日本还是韩国,为什么让女子去从事这项艰苦而危险的海底作业,而不是男子呢?男人们都到哪里去了?对此,迄今尚无一个权威的回答。

海女们一年四季的大部分日子是在海上作业,只有水温过低或风浪太大的时候才不下海。她们通常要潜入到十几米深的海底,每天忽上忽下要持续六至八个小时。有的海女即使怀了孕也照样下海,有的甚至把孩子生在海滩上。大海成了她们的栖息处了。

一般说来,海女的身体非常健壮,肺活量惊人。但是,长年海水里浸泡,也容易患肠胃病、皮肤病和心脏病等职业病。尽管她们有着高超的潜水本领和娴熟的技能,但有的也难免因各



种意外而葬身海底。自 1989 年至 1996 年 ,在济州岛就有 30 多名海女遇难。大海成了她们的墓地。

据统计资料显示 ,海女的数量日趋减少。1966 年 ,济州岛有 2.4 万多名海女 ,至 1996 年只剩下约 5 000 名。30 年间 ,减少了两万人。这是什么原因呢 ?当然并非由于艰苦的劳动和意外的死亡 ,而是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所致。从 1987 年起 ,济州出现了鱼类养殖场和海产品加工厂 ,至 1996 年已经发展到了 100 多家。这些工厂排出的废水污染了近海的水域 ,使海产品的产量锐减。这就断绝了许多海女的生路 ,她们不得不回老家种田了。

在 20 世纪 60 年代至 80 年代 ,是海女们的黄金时代。她们的收入在当地是比较丰厚的 ,比较能干的海女 ,一个月可以有 3 000 美元的进项 ,难怪海女在当时成了最受欢迎的媳妇。但是 ,自 80 年代后期以来 ,她们的收获是每况愈下了。1985 年 ,济州岛海女共收获 2.5 万吨珍贵的海产品 ;1996 年却只有 1 万多吨 ,几乎减少一半。现在的海女成了贫困的象征。

据调查 ,济州岛的海女 ,最年轻的 33 岁 ,最老的 90 岁 ;大多数在 50—60 岁之间。由于这项职业已遭到严重的破坏 ,今年 72 岁的李奶奶 ,虽然她自己仍下海 ,却不让她的两个女儿当海女了。



十六 孟夫子出妻

郭沫若流亡日本期间,除了研究中国古代历史,研究中国古文字外,也忙里偷闲,写了一组很有风趣的历史小品。

说起这些小品,倒不纯然是为了寻开心,它几乎都有现实的针对性的。

1934年2月,国民党蒋介石为配合他发动的对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实行军事“围剿”,对左翼文化和进步文化也实行了文化“围剿”。蒋介石在南昌发表了《新生活运动要义》的演讲,提倡“新生活运动”,鼓吹孔孟之道、读经救国。当时在全国出现了一股尊孔复古的逆流。

郭沫若此时亡命日本,一种社会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使他要提笔写历史小品来揭露鼓吹孔孟之道的虚伪性和欺骗性。

郭沫若于1935年7月发表了《孔夫子吃饭》一文。

道貌岸然的孔夫子和他的一帮门徒,被围困在陈蔡之间,已经七天没有吃饭了,甚至连菜汤也不曾见过。

他们饿得不能动弹,在一个小村庄外的树林里东倒西歪睡着。

第七天的那天傍晚,他们来到这个小村庄,又累又渴,孔夫



子的几个弟子便从附近瓜田里偷了几个香瓜,让先生和他们解渴,当晚就在瓜田里露宿。

翌日清早,村里的农民便把他们包围了,农民发现了这帮子书生模样的人偷了地里的瓜。

孔大圣入一时没有了主意,勇敢的子路也胆怯了,善辩的子贡也哑巴了,饿了整整七天的这帮子书生,还能动弹的就只剩颜回一个人。孔子只好派他去谈判。

“这恐怕不是对等的谈判,而是去投降罢。”颜回想。

颜回用一块洗净了的白布片,拴在孔子的拐杖上,高高地举在手里,走出林子,老老实实地向农民投诚认罪。

纯朴的农民究竟好说话,他们听颜回那朴讷而诚恳的言辞,就宽恕了这几个偷瓜的贼,说了“你们肚子饿了就向我们明说嘛,何必要偷呢”这样几句教训的话,便宣布取消包围,并送给他们一些大米。

颜回感激得直叩头,就用那白布片作为装大米的包袱,拿着连忙回林子里。

孔夫子高兴得什么似的,他心里暗暗佩服颜回,觉得颜回的本事在他之上,但他嘴里说出来的却是:

“我不是早就说过吗?我是有天老爷保佑的呀!”

学生们没有去理会老师的话,连忙分工动手:有的去捡柴禾,有的捡石块、石板垒灶,有的去淘米,有的去拿老师的洗脚盆做锅,便煮起稀饭来。

孔夫子坐着没有动手,看样子心里很平静,其实有点焦愁,怕米太少,稀粥不够吃……几个学生一抢,还有他这个老师的份么?

孔夫子正在焦愁着,突然看见颜回揭开了锅盖,伸出两个手指头掏了一些饭粒送进嘴里尝。



这很伤孔夫子的尊严。他想：我是一团人的领袖，领袖还没有吃，你公然就先吃，这岂不是大逆不道吗？不过孔子没有说，只在肚子里斥责颜回。

稀饭煮熟了，颜回先舀了一碗送到老师面前。孔子此时想试探一下，看颜回虚伪到什么程度。

孔子说：“回，我刚才梦见了我的父亲。有吃食要先敬长上，然后再吃。你替我在露天为我父亲献祭罢。”

颜回摆了摆手道：“先生，今天的饭是不好拿来敬神的。”

“为什么呢？”

“我听先生说过：‘絜盛必洁’，今天的稀饭不干净，不可拿来敬神。”

“怎么会不干净呢？”

颜回解释道：“刚才我揭开锅盖的时候，掉进了一些烟渣，我赶紧用手指头把它挖了出来。但觉得大米来之不易，弃之可惜，我就把它送进嘴里……”

孔子听了，“啊哦”了一声，他怪罪了颜回，赶紧抢着说：

“好的，好的。回呀！你真是一位圣者，连我都赶不上你。”

颜回低下了头，几个学生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围拢了来。

孔子把自己的一片疑心和对颜回的试探，向弟子们如实告白了。

孔子觉得这告白多少缓解了良心的自我谴责，但同时似乎又得到了一种安慰：

“我的领袖的尊严，并没有受伤害。”

……

用孔夫子来影射蒋介石，是显而易见的。孔夫子时时想维护自己的领袖的尊严，但他很虚伪，他的人格、品质是连颜回也不如的。



关于孔子 郭沫若写了历史小品《孔夫子吃饭》,描述了孔子被围困在陈蔡之间挨饿的狼狈样;鲁迅写了《关于 子见南子》、《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等杂文,其中嘲讽了孔子去会见卫灵公夫人南子的色相。

“子见南子”,本已见于历史的记载。林语堂根据史实于1928年11月发表了独幕话剧《子见南子》。次年6月,山东曲阜第二师范学校学生在大礼堂排演该剧,被当地孔氏族人孔传堃以“公然侮辱宗祖孔子”为罪名,21人联名向国民政府教育部提出控告,结果该校校长宋还吾被革职。孔传堃等人的状词云:“学生抹作孔子,丑末脚色,女教员装成南子,冶艳出神,其扮子路者,具有绿林气概。而南子所唱歌词,则《诗经》《邶风》《桑中》篇也,丑态百出,亵渎备至,虽旧剧中之《大锯缸》、《小寡妇上坟》亦不是过。”宋还吾校长的答辩书则称:“子见南子”见于被群伦奉为圣经的《论语》;“述者无罪,演者被控,无乃太冤乎”。至于《桑中》一诗;“各本《诗经》,均存而不废,能受于庭下,吟于堂上,独不得高歌于大庭广众之中乎”。于是“子见南子”案,在新闻界、教育界一时弄得沸沸扬扬。

鲁迅在《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一文中说:“即使是孔夫子,缺点总也有的,在平时谁也不理会,因为圣人也是人,本是可以原谅的。然而如果圣人之徒出来胡说一通,以为圣人是这样,是那样,所以你也非这样不可的话,人们可就禁不住要笑起来了。五六年前,曾经因为公演了《子见南子》这剧本,引起过问题,在那个剧本里,有孔夫子登场,以圣人而论,固然不免略有欠稳重和呆头呆脑的地方,然而作为一个人,倒是可爱的好人物。但是圣裔们非常愤慨,把问题一直闹到官厅里去了。因为公演的地方,恰巧是孔夫子的故乡,在那地方,圣裔们繁殖得非常多,成着使释迦牟尼和苏格拉第都自愧弗如的特权阶级。然而,那也许

又正是使那里的非圣裔的青年们 ,不禁特地要演《子见南子》的原因罢 ”。

是的 ,孔子偷情 ,与南子幽会 ,有什么值得几千年后的圣裔们大惊小怪的呢 ? 那时陪同孔夫子前往的子路 ,不也只是一脸不高兴的样子么 ?

这里再说一说郭沫若的《孟夫子出妻》 ,这篇历史小品发表在 1935 年 9 月。

孟夫子被历代学者认为是孔子学说的继承者。封建权势者们 ,包括蒋介石在内 ,同样把孟子作为一块维护权势的“敲门砖” ,溢他为“亚圣”。

郭沫若根据《荀子·解蔽篇》里的一句话——“孟子恶败而出妻 ,可谓能自强矣 ,未及思也” ,加以合理的想像和虚构 ,而演绎成篇 ,拿孟子开了一通玩笑。

……

孟夫子一清早起来 ,光着膀子 ,在园子里练气功——养他的“浩然之气”。

他两手按着肚皮 ,像雄鸡要啼鸣的一样 ,伸长脖子向后仰 ,仰望着天 ,闭嘴用鼻孔纳气 ,略有五秒钟 ,用口吐出 ,脖子还原。如此不停地一吐一纳。

在孟夫子纳气即深呼吸时 ,他那瘦削的胸廓从凹陷下的肚皮上挺出 ,一条条肋骨可以数得清清楚楚。

在做深呼吸的时候 ,孟夫子的头脑总是昏蒙蒙的 ,眼也发干 ,鼻也发燥。他深呼吸的目的 ,是想保存那清凉的“夜气” ,可是在他身上却弥漫着一团躁气。他四肢无力 ,特别是十个指头 ,像有微温的热水在鼓胀着一样。这原因 ,他自己是明白的。

孟夫子听见桑树上的蝉鸣 ,不由得叹了一口气 :“啊 ,我的精神如能像蝉的声音那样清冽而玲珑 ,该多好啊 !……”



就在孟夫子叹息的时候 ,孟夫人轻声地叫了 :“ 先生 ,饭已经弄好了 ,请先生上来吃早饭啦 !”

孟夫人年纪正当 30 ,她和孟夫子恰恰成了一个极端的对照 :她就像夏天的清晨一样 ,丰满而新鲜。她上身穿着白色的葛衣 ,下身穿着绿色的布裙 ,打扮得有点像当今的朝鲜少妇。

孟夫人打着赤足 ,捧着一个大盘子 ,来到靠近园子的廊沿上 ,请孟夫子上来吃饭。

孟夫子颇不高兴地回头看了她一眼 ,蹙着额 ,点了点头 ,不作声 ,拖着无力的脚 ,上了正房。

他先进侧室穿上衣服 ,再回到正房的正中处 ,席地而坐。

孟夫人又从厨房里端来饭甑。

孟夫子正襟危坐 ,孟夫人跪着替他盛饭 ,把饭放在木盘内 ,举案齐眉 ,埋着头 ,双手高高地把木盘捧过去。

菜肴比较简单 :一杯鱼羹 ,一碟姜片 ,一盘凉拌的绿豆芽。这是孟夫人精心做出的洁白潇洒的菜。

孟夫子吃饭却显得很矜持 ,他的视线从饭碗到食案(菜盘子) ,从食案到饭碗 ,直来直去 ,在身旁跪着的夫人 ,他竟连在眼角上也不挂一下。这就是“ 目不斜视 ”啦。

难道孟夫人失德 ,做了什么对不起丈夫的事吗 ? 难道孟夫子是一个迂腐子 ,或者是一个性冷的变态者吗 ?

都不是。

昨夜在铺席上 ,孟夫子搂抱着夫人的时候 ,那种爱恋、贪馋的模样 ,不就像吃了甜瓜一样的香甜、舒服吗 ? 不就是连夫人唇边那浆液的一滴都要加以爱惜吗 ?

然而 ,就因为昨晚那甜美的接触、爱抚 ,故尔有现在的矜持、矫作。这真是一种可笑的矛盾现象。



孟夫子立志要成为“圣贤”，他自命为“孔子的嫡传”，他的大方针便是律己，做到“不动心”；“存夜气”。但这是很难做到的。夜间，躺在夫人身旁，他的心不能不为之所动，他摆不脱女性的诱惑，何况夫人又是那样貌美而富有性感。于是第二天清早醒来，他便浑身充满着躁气，他心中的孔夫子又来苛责他，于是便摆出矜持的样子，发起脾气来。

但是孟夫子越是竭力矜持，他的夫人就越显得天真，在人格上也高他一筹，使他倍感自己的劣势。尤其是夫人遵守礼节跪在他身旁，使他不敢正视。

然而这也无济于事。这时候，孟夫人的全身，那赤裸的全身，活生生地充塞着他的感官的全部……

即使是现在，从孟夫人葛衫下鼓出的那一对隆起的乳房，那一双黑耀石般的眼睛，那和怡，那柔软，那气息，那流线……就像千斤重的巨石，压得他喘不过气来，动弹不得。“啊啊，恶魔！恶魔！我是孔夫子的弟子，不是你的弟子！”

孟夫子一边吃饭，一边在心里呼叫着。

等孟夫子快吃完第一碗饭的时候，夫人恭敬地把托盘递过去，要接饭碗。

孟夫子不能忍耐了，扯着干燥的嗓子大声吼道：“你下厨房去，我会自己盛饭！”

夫人走了。但是夫人留下的氤氲，还在房里熏染着，在他的嗅觉里存留着。无论是碗筷，饭甑，菜蔬，还有他身上穿的衣裳，都有他夫人的浓郁的气味——一种似香非香、似甜非甜、似暖非暖的令人发痒发酥的气味，沁人心脾的气味。

孟夫子急得满脸涨红，他把碗筷一掷，一转身，向着背面壁上挂着的孔子肖像，频频地叩起了头：“孔夫子哟，孔夫子哟，你



提挈我 ,提挈我 !我一定要做你的弟子。我知道 ,你是把夫人出了的 ,你的儿子也是把夫人出了的 ,你的儿子的儿子也是把夫人出了的 ,我是孔门的嫡传 ,这一层我无论如何要学到。你请保佑我 ,给我以力量 ,使我今天就得以和我的夫人断绝关系 ,使我得以成为圣人之徒。”

孟夫子跪拜在孔子像前 ,虔诚地、带着哭声在祷告着。

在厨房里的孟夫人听见掷碗筷声 ,吓了一跳 ,连忙跑到邻室窥察 ,恰恰听见了丈夫那一番祷告。她踌躇了一下 ,终于决定走过去。

“ 先生 ,你怎么了 ?”孟夫人进房 ,仍跪在先前跪过的地方 ,问了一声。孟夫子吃了一惊 ,抬起头来 ,眼眶有点微红 :“ 我叫你到厨房去 ,怎么又来了 ?”

“ 是的 ,我没有得到先生的吩咐就来了 ,很是失礼 ,请先生饶恕……但是 ,我听见了先生的祷告…… ”

孟夫子没有说话。

孟夫人接着说 :“ 上一回 ,先生发脾气的时候 ,我不是向先生说过了吗 ?请先生把我当成先生的弟子或者是仆人 ,让我服侍先生。那时 ,先生不是答应了吗 ?…… ”

孟夫子隔了好一阵子 ,回答不出来。

“ 先生 ,你不要把我看成是你的妻 ,也不要把我看成是一个女子 ,这办不到吗 ?……说实在的 ,如果没有我在身边服侍着 ,我怕先生会是很不方便的。……先生 ,先生 !你就把我当成弟子或仆人罢。…… ”

孟夫子长叹息一番 ,像是自言自语地说 :“ 鱼我所欲也 ,熊掌亦我所欲也…… ”

孟夫人听惯了孟夫子这一套话 ,知道他是把鱼来比喻女色 ,把熊掌来比喻圣贤 ,在两者不可得兼的时候 ,他是想舍鱼而取熊



掌,也就是舍弃老婆而取得圣贤的资格。

孟夫人此时觉得一心想做圣贤的孟夫子,委实可怜。于是,她以一种母性爱,决心要成全孟夫子的志向。

“先生,你的意思我明白了。既然如此,我顺从先生的意愿,今天我就离开这里回到娘家去。我日后出去当女工也可以活下去,万望先生成为圣贤。”

孟夫子垂着头没有说话。

“先生,请继续用饭。”

孟夫子摇了摇头,依然没有说话。

“那么,我就撤下去了。”

孟夫人行了一个礼,站起来,捡起地上的碗筷,把地上擦扫干净,把饭甑和菜盘子一起撤下去。

孟夫子依然低着头,那矜持已经轻解了,被挤压的精神似乎也轻松了许多。但是,渐渐地,他从夫人的身影举止中,仿佛看到了已经死去的母亲。这时,女性的爱,母性的爱,在他的脑海里已经混合在一起了。惭愧之余,他感觉到了不小的恐慌——

是啊!夫人一走,这油盐柴米的家务,该谁来做呢?……

孟夫子至此才悟出了一个极浅显的道理:要想成为圣贤,要想行深呼吸,是离不开他人的低贱的、辅助的劳动的。……更何况他如失去了这样一位年轻端丽的妻子,能不能活下去,还是一个问题的,遑论什么圣贤!

大约想了30分钟光景,孟夫子走到厨房,想把夫人挽留住。

厨房收拾得干净、整齐,夫人却不见踪影了。

“他真的不告而去了吗?”孟夫子越发感到恐慌。

壁上挂着一条夫人平时下厨用的围裙,孟夫子把它取了下来,捧到鼻子跟前尽力地嗅,嗅,感受着一种说不出的憧憬,情欲被煽起来了。



孟夫子还在拼命地嗅着,孟夫人从外面转回来,看见孟夫子那一副馋相,心里觉得好笑。不过,善良的她还是给丈夫解了围:“先生,你不用亲自下灶了。我已经拜托了万章先生家里的人,以后每天来关照先生的衣食。他们一会儿就会来的。”

可怜的孟夫子,像是一个乖觉的孩子做错了事向母亲求饶的一样,把围裙抛开,“扑咚”一声,突然跪在他夫人面前:“师母,你不去,好么?我刚才的话是不算数的。”说罢,他紧紧握住了夫人的两只手,不肯放松。

孟夫人吓了一跳——原先她自愿甘当学生或仆人而不得,转瞬间,却被奉为“师母”了。但是,她不再存有幻想,也不敢有什么奢望了。因为明日清晨一醒来,丈夫又要“鱼和熊掌”的那一套了。

孟夫人连忙把他搀扶了起来。她那双黑耀石般的眼睛,加上了一层润湿的清莹,更增添了几分魅力。孟夫人挣脱了他的双手,耐心地劝说:“先生,我多谢你。但是,先生,你是天下的师表,不属于我一人私有。我留在这儿,对先生是一个累赘;我走了于先生是有好处的。只要于先生有好处,就是向火里走,我也是要去的!……”

夫人这一席话,使孟夫子感动不已。这比孔子的千言万语,岂不要高尚得多,伟大得多?孔夫子周游天下,宣传他的教义,恐怕也是孔夫人所给予的启示罢。夫人不著书立言,而是实践躬行。“……是的,我与其远师孔子,不如近法我的夫人……”

这时,万章来了。孟夫子只得和夫人分手,走出厨房;在他的思想中,已经酝酿好了率领万章们到齐、梁诸国宣传他的教义计划去了。

……

郭沫若就这样跟“亚圣”——孟夫子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

玩笑。

郭沫若笔下的孟夫子,并不是什么“圣人之徒”,他和我们一样,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一个无法摆脱饮食男女的人。

孟夫子的心态是十分矛盾的:一方面,那位富有性感的妻子,引发起他的强烈的肉欲,使他得到了快感的满足,他需要她;另一方面,她是什么?她是“恶魔”,是“不净之物”,她的存在,妨碍着他成为“圣贤”,所以他要休了她。

孟子想:孔夫子把妻子休了,大概也看出女人是“不净之物”罢。

这种“不净观”,便是以孔孟为代表的先秦儒家的女性观;它世世因袭,代代相传,便在我们中华民族的土壤里繁衍生殖,而戕杀了多少女子!

记得周安士居士在《欲海回狂》一书中,劝告男子戒淫禁欲的法子,便是把女子视为“不净之物”。他说:“淫心乍发,虽目击现在因果,终不能断其爱根,唯有‘不净’二字可以绝之,所谓禁得十分,不如淡得一分也。论戒淫者,断以不净观为宗矣。”

怎样才能做到把活鲜鲜、颇有魅力的女子视为“不净之物”呢?这位居士也向那些“淫心乍发”的男子提供了良策:“芙蓉白面,须知带肉骷髏;美貌红妆,不过蒙衣漏厕。”

这就是说,当你和芙蓉白面的靓女接吻的时候,你要知道你吻的是一具用肉包装着的骷髏;当你和美貌红妆的靓女拥抱的时候,你要知道裹在衣裳内的是一堆粪便。

无论是佛教还是基督教,都把女人看成“污秽”的。

宣扬佛教的女性观《刘香女宝卷》一书,记载着刘香的老师真空尼在福田庵的说教:

你道男女都一样 谁知贵贱有差分



女在娘胎十个月	背娘朝外不相亲
娘若行走胎先动	娘胎落地尽嫌憎
在娘肚里娘受狱	出娘肚外受嫌憎
合家老小都不喜	嫌我女子累娘身
爷娘无奈将身养	长大之时嫁与人
公婆发怒忙陪笑	丈夫怒骂不回声
剪碎绫罗成罪孽	淘箩落米罪非轻
生男育女秽天地	血裙秽洗犯河神
点脂搽粉招人眼	遭刑犯法为佳人
若还堂上公婆好	周年半载见娘亲
如若不中公婆意	娘家不得转回程
任你千方并百计	女体原来服侍人
这是前生罪孽重	今生又结孽冤深
若是聪明智慧女	持斋念佛早修行
女转男身多富贵	下世重修净土门

这种把女子视为秽恶的宗教观念和儒家文化,使女子来到人世间便要倒霉一辈子,自感罪孽深重,而想来世转为男子。但是这种转生是非常艰难的,要知道观音七世修行方才得到转生为烂脚板讨饭的男乞丐,才有资格修到往生西方净土。一般女子想转生,那艰难的程度也就可想而知了。

霭里士在《新精神》一书中曾经说过,在两性关系中;经过中世纪教会的竭力宣传,流传在这人世上,便是把女子当做性的象征,说物事经她接触,就要污秽。布列纽斯说过;‘世上无物比月经更丑’,到现在这句话还很有势力”。

汪辉祖在《双节堂庸训》一书中,曾经表彰一位坚守贞节的寡妇,说是有一回这位寡妇病中出门去提水,提到半道,病得举



不了步,邻媪劝她在门前石条上稍坐歇息。她说:“此过路人坐处,非妇人所宜。”坚决不肯坐。这位寡妇不肯坐路边的石条,一、是因为那石条是许多男人坐过的,女人去坐,便有了间接的性接触;二、更重要的是,女人以污秽之体去接触石条,对以后去坐的男人,便有不祥,所以她自觉地不去坐。

钱钟书在小说《围城》里曾经描述一辆拥挤的长途汽车,一个女青年坐到一个米袋上,那米袋的主人便呵叱道:“这是要进嘴的东西呀!”同样是把女人的下身看成是不净之物。

被人们誉为明朝清官的海瑞,有一颗印,文曰“司风化之官”。据说,海瑞有一个五岁的小女儿,只因为接受了男家僮所给的饼饵,海瑞便判小女儿犯了“男女授受不亲”之礼禁,硬逼着她活活地饿死了。海瑞既然可以用维持“风化”杀死自己亲生的女儿,那么,在社会上,他作为“司风化之官”,又不知杀死了多少无辜的女子。

四川督办杨森,也是为了维持“风化”,把一个“犯奸”的女学生枪毙了。

据载,民国时期,湖南省久旱不雨,省长赵恒惕为了求雨,半个多月不回公馆去,即不与妻子发生房事。他同样是把女人看成是“恶魔”,不祥不净之物。堂堂一位省长,竟然也迷信到了这个地步,想用禁戒性行为来改变旱象,真是不可思议而又不可救药了。

又如,遭强奸的女子本来是不幸的受害者,但是礼教的性道德却要强迫她们去自杀。因为社会的舆论是把她们视为“祸水”。同光时代被耻笑为“长毛嫂嫂”的女子,几乎都受辱含恨而死。

在这种“不净观”、维持“风化”的钳制下,中国有多少女子遭到了永劫的苦难。



孟夫子之所以休妻,无非也是把妻子看成是不净之物罢了。然而可笑的是,孟夫子却还要狂吻妻子用过的围裙,他已经成了“物恋”的性变态者了。

蒋介石等权势者们鼓吹孔孟之道,其实也是和孟夫子一样,是十足的道貌岸然的伪君子。古往今来,这类伪君子还少吗?

读者诸君,倘若您有兴趣的话,不妨再读一读郭沫若写于20年代的两篇历史小品——《漆园吏游梁》,《柱下史入关》。他同样跟庄子、老子开了玩笑。

庄子对人世冷漠到什么地步呢?

庄子的夫人活着的时候,庄子对她是非常淡漠的,总觉得妻子是他的拖累,就因为有了她,才不得不过一种庸俗的生活;就因为有了她,才不得不去当一名小官,在官场上混;就因为有了她,才去教书,招收几个无聊的弟子。……在庄子眼里,妻子不但是“不净之物”,而且还是“不祥之物”。

不久,庄子的妻子死了,只有惠施一个人来吊唁。但是庄子却装得若无其事的样子,不但毫无悲痛的情绪,还坐在门口,一边箕踞鼓盆,一边唱歌……这完全是一个毫无人情味的性变态者失控的、冷酷的行为。

庄子夫人还活着的时候,楚国的国王聘请庄子当宰相,他谢绝了。他说他不愿做他人的牺牲,他情愿拖着尾巴在泥地里做一只小乌龟,自由自在。为此,他的夫人和他吵了好几回架。

妻子死后,庄子辞去了漆园吏的微职,来到宋国卖草鞋。他一边打草鞋,一边在冥想着宇宙间消长盈虚的道理。

但是,草鞋卖不掉,晚间就用草鞋做枕头睡觉,在逍遥游的睡梦中,他时而幻化成蝴蝶,在花丛中翻飞,时而幻化成大鹏,展开遮天蔽日的翅膀在空中翱翔……

然而,第二天醒来,肚子饿却是无情的客观事实,他提着草



鞋想赏两升小米吃。

庄子来到河边，遇见了他的朋友——河堤监督。

“啊啊，朋友，你来得正巧！我有好几天没有吃上馒头了。我这里有几双草鞋作抵押，请你赏几升小米给我煮粥吃罢。”庄子简直是在哀求了。

那位骑着大马的河堤监督冷冷地说：“啊啊，朋友，你来得不巧，我这个月还没有领薪水呢！”

等河堤监督走了，庄子饿得难忍，就拿草鞋乱嚼。

麻屑嚼多了，虽然可以勉强充饥，但庄子此时总想吃点有血有肉的鲜味。

庄子来到了小河边，在田野上，他发现躺着的一具髑髅，连忙跑去抱起，热烈地吻着那髑髅：“啊啊，我是饥渴着人的鲜味，我是饥渴着人的鲜味呀！”

在髑髅中，庄子幻见了他的夫人的面容；他想念他的夫人，更是不停地同那髑髅接吻，就像当年吻着他的夫人一样地狂热、急促、甜蜜……

不要忘记，庄子现在热吻的可真正是一具死人的髑髅，而不是芙蓉白面的靓女，但他已不再计较什么“不净之物”了。

标榜“出世”的庄子，也未能抹去他的饮食男女的色相和俗气；当他热吻着髑髅的时候，并不比入世的孟夫子热吻着围裙来得清高、恬淡。

郭沫若在批判、嘲讽庄子的恬淡无为的人生哲学的虚伪性和欺骗性时，总是把人的正常的性意念、性行为放在一个实实在在的物质世界里加以检验的。

儒家文化经不起这种现实的、物质的世界的检验，道家文化同样经不起这种检验，而各自露出了原形。

再看一看那《柱下史入关》里的老子。



据说,关尹喜读了老子的《道德经》以后,一度想入非非。他觉得眼前这个炎热的世界,恶浊的世界,顿时从他眼前消去。虽然是在函谷关的沙漠包围之中,却吹来一股清凉的风,灵魂仿佛飘然脱了躯壳,飞进了那玄而又玄的玄牝之门。……

他白天展读《道德经》,太阳变成了月亮,柔和的月光,使他回忆起幼时所见的母亲的慧眼。他晚间展读《道德经》,就听见群星在欢歌,许多仙女在天河中沐浴,赤裸着身子在水中跳跃,那一排排的白杨,也都幻化成了一群群洁白的赤裸的美女,她们向他微笑,向他招手,连她们的呼吸他都觉得是甜蜜的……

在关尹喜眼前展示的这个无涯的宇宙,就像一朵莲花,它的芳香凝成音乐,它的色彩汇成洪流,到处充溢着香,充溢着美,充溢着爱情,充溢着生命。

然而,关尹喜不敢相信,现在站在他眼前的这个老头子——衣裳褴褛、瘦骨嶙峋、手执一根牛尾的老子(老聃),竟是这部伟大的《道德经》的作者。

原来老聃出关(函谷关)后,骑着一匹青牛,昼夜兼程,一心一意地向寥无人迹的沙漠走去,他想离开这个凡俗的人群和市侩的社会,他学得矜持,到沙漠里去自标特异,表示自己是普天之下的惟一的真人。但是,他的算盘打错了。来到沙漠地带,黄沙茫茫,草没有一株,水没有一滴,可怜那头青牛奔走了那么多的日日夜夜,终于倒下了,死了。老聃就靠吃牛肉、喝牛血充饥,剩下一条尾巴,他留下作为修道人的永久的纪念。

于是老聃决定回到中原,回到人间来,回到他曾经鄙弃的世界中来。

老聃拼命地吃关尹喜送给他的麦饼,喝了几口水说:“啊,关尹喜,不出门究竟不能知天下,我辛辛苦苦远去,倒折了一条牛,还几乎断送了我的生命。我是很看重生命的,却偏要说人没

有身体便没有大患。啊 ,我真是一个十足的伪善者呀 ! ”

老聃越说越激动 ,嗓门也越提越高。

“ 啊 ,那条青牛为我这个伪善者做牺牲了 ,但是 ,它的这条尾巴 ,”老聃把手执的牛尾举了起来 ;“ 这条尾巴比起我五千言的《道德经》要高贵五千倍呢 ! ”

老聃把麦饼吃完 ,喝了几口水 ,又继续唠叨 :“ 关尹喜 ,你还记得 ,我说过什么 ‘ 五色令人目盲 ,五声令人耳聋 ,五味令人口伤 ’ ,这完全是一派胡言。 你看 ,像眼前这个丰富的色彩——褐赭的关门 ,青翠的树木 ,深蓝的晴空 ,皎白的云彩 ,都使我两眼生快 还有 ,我想起我那位端丽的妻子 ,洁白的肌肤 ,黝黑的眼珠 ,微红的樱唇 ,以及她身上闪耀的五彩的光 ,我怎么也没有看个够 ,而我两眼也不见盲 ”

“ 啊 ,关尹喜 ,我现在忏悔了 ,我要重新过人的生活。我是有妻室的人 ,你是知道的。他们现在住在魏国的段干 ,我立即到那儿去 ,去拥抱我日夜思念的妻子 ,去替她扫地洗衣 我再也敢傲视一切 ,厚着脸皮去宣讲那个虚伪的、利己的道德了。 ”

老聃说了一长串的独白 ,关尹喜听得目瞪口呆 ,脸上堆起一层暗云。他没有想到 ,他所崇拜的哲学家和他的《道德经》 ,如今却被这位哲学家自我贬抑、自我否定了。他面临着信仰危机。

就在关尹喜发愣发呆的时候 ,老聃把他手提的那编竹简夺过来 ,夹在自己的左腋下 ,郑重地向关尹喜表示 :“ 我这部误人的《道德经》 ,只好让我自己拿去烧毁了 ! ”

老聃右手拿起他的牛尾巴 ,悠悠然向东南方向走去。

日头已经偏西了。关尹喜突然从麻木中清醒过来 :“ 啊 ,虚伪 ! 卑鄙 ! 诈骗 ! 啊 ,他是一个骗子 ,是一个恶鬼 ! 我受他的愚弄了 ! 啊 ,他分明卖掉了他的青牛 ,却要编出一套鬼话来骗我的两张麦饼 ! ”



关尹喜又惊叫了一声：啊，那部经典什么时候叫那个骗子拿走了……”

关尹喜怒不可遏，把老聃用过的空水瓶摔得粉碎：“你这个老家伙！有史以来的大滑头！你把你那伪善的经典抱走，又可以拿去向书坊骗取几张麦饼了！哼！哼！你这个天下第一号的大骗子……”

老聃呢，肚子吃饱了，水喝足了，正在大步地向魏国走去，越走越快。他想早早地拥抱他那个端丽的妻子。

老聃原本也是一个好色之徒，但他以为靠一部《道德经》的自我制约，就可以抵制女色的诱惑，而使自己成为值得后人奉为楷模的“真人”。他的实践准则，便是远离那个常常引发起他的性冲动的妻子，走到荒无人烟的大沙漠中去，把以往观赏女性的意念转向观赏大自然的美景，把以往拥抱女性的乐趣转向拥抱大自然的广阔的世界。

然而老聃失败了，他终于逃回关内，终于要面对现实的人生，终于要去拥抱他那位端丽的妻子。

呆头呆脑的关尹喜，曾经相信《道德经》，以为老聃真可以帮他解脱尘世的鄙俗。然而当他夜晚展读《道德经》时，在他眼前出现了一些什么样的幻觉呢？围绕着欢乐的群星，不就是赤裸着身子在天河中沐浴的仙女吗？那一排排的白杨树，转瞬间不都幻化成一群排列整齐的洁白的裸女在翩翩起舞吗？

关尹喜同样没有摆脱女性的诱惑。

所谓“里比多”现象，是指人的感情世界在实现转移之后的一种升华，但是，无论是哲学家康德，还是哲学家老聃，他们始终需要女人的爱抚，始终无法抛弃男女两性共存的世界。

史学家的郭沫若，对于儒道互补的中国传统文化，它的糟粕，它的负面影响，尽到了历史批判的责任。



这种历史的批判,还体现在上引历史小品对于禁欲主义的无情嘲讽。

“食色性也。”这是孟子引述告子关于人性的论断,意即饮食男女,人之本性。在中外流行的性文化观念中,多把男性比作食者,把女性比作被食者。《诗经》以“食鱼”喻为娶妻,《孟子》一书也以“鱼”喻女色。

然而,即使是可吃的“鱼”,在中国儒家文化的正统观念里,也是以“万恶淫为首”这一命题,告诫男子拒绝女色,鼓吹禁欲。孔子说过:“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戒之在色”。这里所说的“色”,即性欲、性行为的代称。他把“色”与“德”对立起来,表明在儒家圣人眼中,性欲、性行为是不道德的;男子喜欢女色,是“淫”、“恶”的表现。老子提出“去甚,去奢,去泰”的“三去”的人性规范,虽然反对的是纵俗、淫欲的性行为,但他同样地把“欲”与“淫”联系在一起,同样认为是不道德的性行为,是属于“恶”的理念范畴。

在儒家文化的正统观念里,女人一向被视为“祸水”,女人成了男人追求功名、成为圣贤的障碍物,女人是害人的东西。鲁迅在小说《阿Q正传》中借此讥讽道:“中国的男人,本来大半都可以做圣贤的,可惜全被女人毁掉了。商是妲己闹亡的,周是褒姒弄坏的,秦……虽然史无明文,我们也假定他因为女人,大约未必十分错;而董卓可是的确给貂蝉害死了。”鲁迅说的是反讽,所以他在杂文《阿金》中又说:“我一向不相信昭君出塞会安汉,木兰从军就可以保隋;也不相信妲己亡殷,西施沼吴,杨妃乱唐的那些古老话。我以为在男权社会里,女人是决不会有这种大力量的,兴亡的责任,都应该男的负。”

作为男性中心文化的中国,在两性关系上,自古以来就把女子比作狐、鬼,人们通常称之为“狐狸精”。如“商妲己,狐精也”,



亦曰雉精，犹未变足，以帛裹之”。（《古今事物考》卷六）《左传·昭公二十八年》所载，夔的妻子“玄妻”，是一只“黑色狐精”。奔月的嫦娥原来是置英雄后羿于死地的“黑狐精”。

唐代诗人白居易写过一篇《古冢狐》，其词曰：

古冢狐，
妖且老，
化为妇人颜色好。
头变云环面变妆，
大尾曳作长红裳。
徐徐行傍荒村路，
日欲暮时人静处。
或歌或舞或悲啼，
翠眉不举花颜低。
忽然一笑千万态，
见者十人八九迷。
假色迷人犹若是，
真色迷人应过此。

这首词，显然是把“一笑千万态”的、“假色迷人”的古冢狐与现实生活中的美女等同起来，一概视为“害人精”。

在数不胜数的与性爱相关的中国狐魅故事的小说中，无非是重复着这样一个基本情节：一个书生在夜晚读书时，一个美丽的女子飘然来到书房，与书生相爱。女性的妩媚弄得书生失魂落魄，无心读书。这个美女朝逝夕来，与书生云雨取乐，书生的身体因此越来越虚弱。有一天，一位道士路过此地，进屋告诉书生：“那个美女，是一只狐狸精，她要吸干你的精气，以变成仙狐

……”道士还忙着帮他除妖去邪。从此书生的身体渐渐康复，不久他便进京赶考追逐功名去了。

孟子之休妻，庄子鼓盆而歌，都是把女人视为男子成圣贤的障碍，或休或死，意味着男人对女人的彻底摆脱。但是实际上他们是摆脱不掉的。所以郭沫若要写孟夫子在休妻以后，要拿妻子用过的围裙拼命地吻，庄子在妻子死后，要捡起一具骷髅狂吻，把他们的虚伪的灵魂鞭答了一番。



十七 苦难的圣母——郭安娜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的枪声,揭开了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壮丽的序幕。

卢沟桥事变发生以后,日本宪警更加紧了对郭沫若的监视;但对郭沫若来说,他不愿意再在日本久留了,他决定投身到抗日战争的烽火中去。

应该说明的是,卢沟桥事变后,郭沫若之所以能够回国,是利用了一个矛盾。由于郭沫若亡命日本时,对甲骨、金文的研究颇有建树,受到了当时在日本政界颇有名望的西园寺公望的欣赏,以为一个40岁上下的人,能够做出这番成绩,很不容易。日本报纸把这个消息当做新闻报道了,国民党报纸也借机宣扬,诬蔑郭沫若当了“汉奸”。

1937年抗战爆发前夕,国民党中的亲日派,如张群、何应钦等人,想利用郭沫若和西园寺公望的关系,设法请郭沫若回国,国民党当局因此才取消了对他的通缉令。当时一些友人也四处奔走,有的在国民党上层游说,有的承担秘密护送的任务,大家都希望郭沫若早日归来参加抗日救亡工作。郁达夫于5月18日给郭沫若写信,请他速归,说“我以奔走见效,喜不自胜”;“目

今强邻压迫不已 ,国命危在旦夕 ,大团结以御外患 ,当系目今之天经地义 ,想兄不致嫌我多事也 ”。

7月15日上午 ,金祖同来到市川市须和田郭沫若家。郭沫若说起他现在被日本当局严加监视 ,生命危在旦夕 ,他已经想好了写一份“遗嘱 ”。金祖同劝他抓住这个机会脱身回国。沫若说归国一事他考虑过了 ,只是舍不得丢下安娜夫人和五个孩子。后来经过反复考虑 ,还是决定“别妇抛雏 ” ,只身回国。

经过事前周密的布置 ,7月25日凌晨4时30分 ,郭沫若穿着和服和木屐 ,为妻及四儿一女各写下了一张留白 ,然后踱进寝室。

安娜已经醒了 ,开灯在枕上看书。

郭沫若禁不住淌下了眼泪。

他轻轻揭开蚊帐 ,在安娜的额上亲了一吻 ,作为诀别之礼。

安娜仍继续看书 ,她不会想到这一吻竟是吻别 ,甚至是抛别呀。

沫若拖着木屐来到庭园——栀子开着洁白的花 ,在清新的空气中散发出浓郁的香味。

小池子里的两条金鱼在碧绿的子午莲叶间浮游。

小飞虫在缀满了幽致的紫藤花的花架周围绕旋。

沫若在心里默祷着妻儿的平安 ,从篱栅缺口处向田陇上走去 ,悄然离开了家。

璧圆的月 ,已经向地平线坠落 ,正迎头望着这位悄然出走的男子。

沫若上了大道 ,一步一回首。家里的灯光亮着 ,安娜定然还在看书。眼泪扑簌地涌出 ,一直到看不见家……

沫若边走边想 ,国家临到垂危的时候了 ,谁还能安闲地专顾自己一身一家的安全 ?



处之死地而后生,置之亡地而后存。……沫若相信,自己现在所走的路,正是惟一可走的生路。

头一天晚上,经沫若暗示,安娜已经知道了丈夫有走意,曾在席上告诫过他,说:

“你要走是可以的,只是你的性格不定,最使我担心。……只要你是认真地做人,我这里即使有点麻烦,也只好忍受了……”

这是做妻子的肺腑之言。所谓“性格不定”,话说得虽然含蓄,沫若自己当能明白。最使安娜不放心的,无非是他对于女色的迷恋。……这次归国,妻子不在身边,又会是什么样子呢?所以安娜要坦诚地叮咛。

沫若走在大路上回想妻子这一席话,内心很不平静,自言自语道:

“女人哟,你这话使我下定了最后的决心。”

“你,苦难的圣母!”

沫若预测,他走后,日本宪警会立即在全国实行搜捕,还会传讯安娜和两个大儿子,拷问他的下落……妻儿的遭遇会是怎样的惨毒呢?他为妻儿将会遭受折磨在良心上感到痛苦……

市街的路灯朦胧。沫若来到站台上,等候着电车开动。他这时最挂念那个最小最可爱的鸿儿,这是他心上的一把剑。

“鸿儿呀,望你容恕你的爹爹。我们……在不久的将来,总可以再见……”

电车开来了,沫若上了电车,约5点30分到了东京,又改乘汽车赶到横滨钱瘦铁朋友家。

沫若脱下和服和木屐,从友人那里借了一套灰哔叽西装、一条领带和一双皮鞋。钱瘦铁、金祖同陪他乘坐“燕号”特别快车赶到神户。

一个日本步兵少佐坐在沫若身旁 ,正在翻阅一卷军事计划书。沫若偶然瞥见“ 第一作战计划 ”、“ 第二作战计划 ”的字样。

下午 5 时许抵神户 ,沫若坐汽车直达码头 ,平安地登上了加拿大公司的“ 日本皇后号 ”头等舱。化名“ 杨伯勉 ”。

坐在船舱里 ,沫若又想起家中的妻儿 ,此时怕已堕入地狱了罢……

轮船晚 9 点起锚。锵琅 ,锵琅……五色的纸带 ,一条一条地断了。然而 ,六条眼不能见的纸带 ,却永远无形地与沫若联系着。

沫若想起了 7 月 14 日那天写的一首五律 :

廿四传花信 ,有鸟志乔迁。
缓急劳斟酌 ,安危费斡旋。
托身期泰岱 ,翘首望尧天。
此意轻鹰鹗 ,群雏剧可怜。

这里既隐蓄着对于奔走帮忙的友人的一片情意 ,也寄托了他对可怜的妻儿的担忧。

7 月 24 日那天 ,沫若还写了一首步鲁迅的七律《惯于长夜过春时》原韵的诗——《归国书怀》:

又当投笔请缨时 ,别妇抛雏断藕丝。
去国十年余泪血 ,登舟三宿见旌旗。
欣将残骨埋诸夏 ,哭吐精诚赋此诗。
四万万人齐蹈厉 ,同心同德一戎衣。

郭沫若别妇抛雏 ,吟咏归国之情 ,感情真挚 ,肝胆照人。他



确实准备着用生命去报效正在危难的、抗战的祖国。因此 ,他在船上给自己立定了大戒 :

从此不吃酒 ,不吸烟 ,不接近一切的逸乐纷华 ;但要锻炼自己的身体 ,要有一个拳斗者的体魄 ,受戒僧的清规。

.....金石可泐 ,此志难渝。

洗澡过后 ,沫若望着一条洗净的短裤和一件布做的日本服 ,这是安娜亲手为他缝制的。他自言自语道 :

“ 我将要永远保藏着 ,以为纪念。”

次日清晨 ,因为挂念着须和田的妻儿 ,沫若依在枕上又写了一首七绝 :

此来拼得全家哭 ,今往还当遍地哀。

四十六年余一死 ,鸿毛泰岱早安排。

一位广东女士手里拿着一本郭沫若的著作《北伐》 ,向沫若走来。

“ 请你替我签个名 ,好不?”

沫若颇诧异 ,问道 :“ 你怎么知道我呢?”

“ 我看见过你的相片。昨晚我们来募捐 ,你捐了五元钱 ,我就认出你来了 ,不过我没有对别人说。你现在不就是‘ 杨伯勉 ’吗?看你过去的相片 ,比较瘦 ,现在壮多了..... ”

沫若借了一枝笔 ,在书上写了两句旧诗 :“ 海内存知己 ,天涯若比邻。”

在甲板上 ,一个阿富汗商人唱了一首情歌以后 ,与郭沫若用英语对话。

“你有爱人吗？”

“有。”

“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

“中国人和日本人。”

“哦，你有很多，很多？”

“不，我只有一个，因为她是日本人而成了我的太太。”

“哦，那样的。但我，比起日本女人来更喜欢中国女人。”

“为什么？”

“因为中国女人很美，很美。”

真没有想到，一个阿富汗的商人，竟有这一番高论。

郭沫若是壬辰年生的，这年46岁。他这时突然想起十几年前在上海城隍庙一桩有趣的事。一位看相的先生预测他在46岁时要交大运。他把此事当做玩笑，记载在题为《湖心亭》的散文里。现在在甲板上观海，忽然忆及，顿觉奇验。

他想，所谓“大运”者；盖生死大运也。

这“大运”是不是也还意味着什么呢？

郭沫若于7月27日抵上海，不久便投入热火朝天的抗日救亡运动中去，忙着筹办《救亡日报》，组织战地服务团，奔走于上海、苏州、嘉定、南京等地，动员了许多文学、戏剧、电影、绘画、音乐工作者，到前线做战地慰问和宣传鼓动工作。

不知什么缘故，郭沫若这个人很容易讨女人的喜欢。

沫若回到上海来的第三天，一位女性的旧友——黄定慧，知道沫若手头没有笔，于是特意去买了一支二号派克钢笔，黑质，带黄色的环纹。她说：

“你是用笔的人，没有笔很不方便，所以买了这枝笔奉送。”

她还把发票带来，说如果不喜欢这个颜色，还可以拿去换。

沫若原本决心和笔断绝关系，没有想到一回国就有细心的



女友来送笔。

如果无法“投笔”，郭沫若依然迷恋着红色；然而送笔的女友却喜欢黑色。他因此发出了感慨：

笔乎，笔乎，黑色的笔乎！

汝将与我长此而终身乎？

一个半月以后，某日晚上，那位赠笔的女友又来探望，沫若不在家，于是在桌上留下了一张字条：

我在这儿又静静地坐了三十分钟，一个人望着壁上的那只神秘的蛾，不免生出了无限的感慨和幻想……

看来，这是一位痴情的女子。郭沫若归来后，看了字条，再仔细观察，原来那只蛾是被人钉在墙上，针已经锈得和蛾色一样，看不出了，但它还张着翅子，伏在壁上不动。

其实，郭沫若此时所挂心的是远在日本的安娜和五个孩子。郭沫若归国抗战的消息，很快就在日本新闻界披露了。

一些势利的日本女人，用鄙视的神情取笑安娜，冷冷地说：

“郭君一去不回了！”

“你将变成一个活寡妇了！”

“嫁给一个中国人，要是他变了心，哈哈……”

果然，日本警方将安娜逮捕，在牢房里囚禁了二十几天。10月19日，郭沫若收到安娜的信，得知她因丈夫出走而被拘禁，饱尝鞭笞之苦，孩子们也常遭无赖的欺侮。

沫若将信译读给阿英听，声音悲咽震颤。

翌日，郭沫若赋七律一首，遥寄安娜：



相隔仅差三日路 ,居然浑似万重天。
怜卿无故遭笞撻 ,愧我违情绝救援。
虽得一身离虎穴 ,奈何六口委骊渊。
两全家国殊难事 ,此恨将教万世绵。

郭沫若此时的心情是很沉重的。日本当局借口安娜未脱离日本国籍 ,且有“ 间谍 ”之嫌 ,因此限制了她行动的自由。然而安娜是一位有气节的、刚强的女性 ,而且她早就表示过 ,她的心 ,她的灵魂已经加入了中国籍 ,所以她是不会屈服于警方的任何压力的。

一些带有强烈的军国主义情绪的日本人 ,公然侮辱安娜 ,称她为“ 野狗 ”,安娜索性坦然地说 :“ 我是‘ 野狗 ’ ,我就是热爱中国 ,又怎么样呢 ?”那些真如野狗一般的军国主义的拥护者们 ,也就不再狂吠了。

日本军部还强令安娜把几个孩子都加入日本国籍 ,声称只有这样做 ,才能得到政府的保护。安娜严词拒绝 :

“ 不 ! 这些孩子是中国血统 ,有朝一日 ,我要带领儿女们 ,回到中国去 !”

郭沫若此时也多方设法让妻儿逃出虎口 ,回到中国来。他在《家祭文》中曾记载此事 :“ 贞(即郭沫若原名郭开贞)幸得脱出 ,而妻子则委诸虎穴 ,为贞而受牺牲 ,其苦心 ,其处境 ,一为置身而思之 ,即不觉泪之盈睫。且也 ,贞之去后 ,敌寇之警宪曾将富氏(即佐藤富子 ,郭安娜)及长子宗易孙(即郭和夫)拘禁月余 ,惨加董楚 ,至于不能引步。贞时在沪 ,得闻此息 ,只觉寸心欲裂。当此之时 ,曾求驻日大使设法营救 ,并求允贞眷属归国。乃敌寇万恶之军部复加厄阻 ,谓富氏媳未脱日本国籍 ,尚是日本臣



民,且有间谍之疑,不能自由离去。”郭沫若此时对安娜的同情、对妻儿的担忧,溢于言表。他确实曾设法将妻儿接回祖国,不忍他们在日本受折磨和凌辱,但未能成功。

安娜在日本继续受苦受难。这年12月13日,南京被日本侵略军攻陷。一些发了狂的法西斯分子兴高采烈,一群新闻记者跑到市川市采访安娜:

“你对攻陷南京有何感想?”

“作为敌国之妻,你现在的心情如何?”

安娜缄口不语,记者们纠缠不休,长子郭和夫站出来说:

“还是等和平了,我母亲,还有弟妹们再和诸位见面,到那时候再畅谈吧!不到这一天,我母亲只想保持沉默。”

记者们自讨没趣,只好走了。

因为父亲是中国人,儿女们常遭日本孩子的欺侮,骂他们是“中国佬”,有时拿棍棒打他们,向他们投掷石块。

安娜忍辱负重,独自挑起了生活的重担。她租了几亩地,种稻种菜,农忙时还给人打短工。有时候,她清早出门,跑五十里山路,到山村采购柿子、石蒜、山楂、大豆,背着提着到镇上贩卖。冬天,因腌萝卜干卖,她的双手天天浸在冷水里和盐水中,手背肿裂。此外,她还替人洗衣裳,还到附近一家糰糊工场做工,在闷热的作坊里熬制糰糊,把糰糊装上三轮车,主人在前面骑着,她在车后用力推,直送到批发站……

面对全家六口的生存危机,安娜以坚韧的意志挣扎、奋斗,她不仅要让孩子有饭吃,而且要让他们都受到良好的教育。她一步一步地在实现着自己的计划:长子和夫从京都大学化学系毕业后,又进入大学院(研究生院)深造;次子博孙毕业于京都大学工业系的建筑专业,佛生考进东京水产讲习所,淑子进入东京女子大学数学系,最小的志鸿也在上中学。

由于郭沫若曾为东京岩波书店撰稿,他的一些手稿保存在岩波书店里。书店老板岩波茂雄先生得知安娜生活困顿,曾多次资助,安娜十分感激。岩波茂雄设立了“岩波奖学金”,帮助贫困学生上大学,除发给日本学生外,少数中国学生也可领受。和夫、博孙进京都大学时,都曾得到每月60元的“岩波奖学金”,顺利地完成了学业。

1945年8月15日,从广播里传来了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安娜激动不已。八年的煎熬总算到了头了,作为一个中国诗人的妻子,从今大概可以挺起胸了。

安娜连忙去理发店,对理发员说:“我还不老吧!请好好给我梳理一下。”

从理发店回家,安娜打开衣橱,翻出了一件二十多岁与沫若热恋时穿的和服,特意穿上,同五个孩子一起上照相馆照了一张合影,作为胜利的纪念。

淑子夸赞着说:“妈妈穿和服真好看!”

安娜笑了:“日本人嘛!”

“妈妈穿上和服,就更像圣母玛利亚了!”

安娜一时发愣:“是吗?你爹爹过去也是这么说的。”脸上露出了多年不见的笑容。

安娜于1916年年底在冈山与郭沫若同居,没有正式履行结婚手续,所以一直是日本的国籍。为了向日本政府申请去中国,回到丈夫身边,她向当局递出了与郭开贞结婚的申请,获得了批准,从1947年3月起,她失去了日本国籍。她向友人说:“我一直把中国看成是自己的故乡。”

1948年初春,安娜得悉郭沫若还活着,在香港,她连忙把这个喜讯告诉孩子们。此前,长子和夫已经先到了台湾,在台北大学任教,她的妹妹阿操和妹夫陶晶孙也在台湾,所以她决定带着



几个孩子由日本绕道台湾去香港找郭沫若,留下次子博孙看守旧宅。

上船之前,一些新闻记者又赶来采访了。当记者问起这些年在日本是怎样生活时,安娜不再沉默了。她很有感慨地回答:

“战争爆发以后,我一直被国人看做是‘敌国的妻子’、‘卖国贼’。我的生活是可想而知了……”

记者又问:“你现在的心情又是怎样的呢?”

她的脸上露出了笑容,说:“现在?经过柔肠寸断的十一年之后,回到丈夫身边,积忧似乎已经烟消云散……”

到台湾后,安娜在陶晶孙家住了三个星期,便带着女儿郭淑瑀和幼子郭志鸿飞往香港,找到了日夜思念的丈夫。

郭沫若此时住在香港九龙山林道的一幢小楼上。万里寻夫的安娜突然出现在他面前,他惊喜地叫了一声:“安娜!”

啊!眼前的安娜苍老多了,为他吃了多少苦呀!郭沫若说:

“造成这样的结果,是日本军阀的罪过!”

安娜热泪盈眶,她有许多话不知道该从何说起,然而面对眼前站着的一个女子(于立群)和大大小小五个孩子,她什么话也不想说了……

苦命的安娜哟!她风闻的流言竟成了事实,她所担心、所怕想的事终究发生了。她心胆俱裂,痛不欲生。

上帝啊,世间为什么这般残酷呀!

老朋友冯乃超找安娜恳谈,指出这种不幸的责任是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漫长的抗战岁月使他们离散了,而且音信不通。他请求安娜本着对郭沫若的一贯的爱心,尽快结束这种令人惆怅、令人尴尬的局面。

安娜冷静地审视了于立群生的五个孩子。是呀,孩子是无辜的。我不能为了恢复一个旧的家庭,而破坏一个新的家庭。

上帝是不容许我这样做的。……

安娜以一个基督教徒的忍让精神,牺牲自己。她决定把女儿淑璃留下,带着志鸿去台湾,同长子一起生活。

1949年2月,郭沫若离香港抵北京。不久,安娜也离开台湾来到大连定居,和夫跟随母亲到大连在化学物理研究所工作。这年,她以“郭安娜”的名字加入了中国籍。

后来,安娜的其他子女也都陆续回国,参加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安娜说:“中国的建设需要人,我叫他们回来,都回来了!”

1955年12月,郭沫若率中国科学代表团访问日本。在内山完造先生陪同下,郭沫若还特意抽空由箱根前往镰仓,为已故的岩波茂雄扫墓,他对岩波茂雄的儿子——岩波雄二郎及其女婿小林勇等亲属深情地说:

“岩波茂雄先生生前我没有见过。但是,承蒙他给我很多关照,我是很感激他的。十八年前,我把家属留在日本,只身回国以后,岩波茂雄先生供我的孩子们上了学,给了很多帮助。现在,两个孩子都从大学毕业了。大儿子和夫在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做研究员,二儿子博孙在上海工作。我应当向岩波茂雄先生致谢。”这说明,对安娜与孩子们,郭沫若仍然在承担着做丈夫和做父亲的责任。

1974年初春,在“批林批孔”高潮时,郭沫若在“四人帮”轮番围攻和折磨下病倒了,住进北京医院。秋天,安娜得知郭沫若病危以后,不忘夫妻之情,以80岁之高龄,千里迢迢从大连来到北京探访。安娜走进病房以后,觉得丈夫的病情似乎没有自己先前想像的那样严重,随即从背包里取出了最近回日本时拍摄的照片。“你看,这就是我们在市川县的旧居呀,你还有印象吗?”安娜还指着描述哪些地方仍保持着原貌,哪些地方改建



了。

郭沫若躺在病榻上仔细地翻看着照片，一张、两张、三张……

“怎么会没有印象呢！”郭沫若还特意指了指旧宅的庭院，“那些树长得这么高了，那是……”

“是你亲手栽的大山朴呀！不过，银杏已经被砍伐了。……”

郭沫若微微地点了点头，把照片还给了安娜，问安娜近来身体怎样。

安娜点了点头：“谢谢。我的身体很好……你还是多保重吧！”

告别时，安娜把双手放在膝上，行了日本的礼仪。

郭沫若深情地望着安娜，目送着安娜走出病房。不料，这次见面，竟成了这一对患难夫妻的诀别。

1980年9月，安娜已经是87岁高龄了。当日本作家泽地久枝到大连采访时，见到了安娜的蹒跚的身姿。由于脊椎骨受损伤，安娜的身长缩短了，右手拄着一根比身体高得多的硬木拐杖。

虽说是夏天，安娜的手却是冰凉的。

泽地久枝牵着安娜的手，不由得说：“冷啊！”安娜诙谐地回答道：“我不光是身体冷，连心也冷啊……”

这一句话，给人们留下的是对安娜的同情和理解，留下的是无穷的辛酸的回忆。

说起女性的坚强、大度、宽容、自重，有多少人可以与安娜相提并论呢？

1994年8月15日，安娜在上海逝世，享年101岁。郭沫若平生最喜欢“101”这个数字。在1958年完成的诗集《百花齐

放》,他特意写了101首诗,并在《后记》里阐释了101这个数字所蕴含的深刻的哲学意味——

它“象征着一元复始,万象更新。这里有‘既济、未济’的味道,完了却又没有完”。

凑巧的是,郭沫若在北京医院逝世时,所住的病房也是101号;而今安娜恰好又活到了101岁。这真的是一种巧合吗?

现在郭沫若与郭安娜都已作古,101,像是冥冥中的一根线,把这一对曾经共过患难的夫妻,在精神上重新维系在一起了。



十八 把于立群“拍拖”住了

郭沫若从日本回到上海不久,与于立群相识。

于立群生于1916年,原名佩珊,原籍广西贺县,生于北京。此时,于立群才21岁,梳着两条小辫,穿一身蓝布衣衫。她身材苗条,两眼炯炯有神,风华正茂,充溢着青春的女性美。她——艺名黎明健虽然已是观众所熟知的戏剧电影界的演员,言谈举止却矜持自爱而又稳重端庄,毫无那时的女明星所染上的轻浮浅薄的陋习。

郭沫若又想起在城隍庙看相先生说的46岁交大运的事,这似乎是命运的安排,他很快就喜欢上这位美丽而庄重的年轻姑娘了。特别是知道于立群是于立枕的胞妹以后,更是增加了几分情愫。

提起于立枕,郭沫若想起了几年前在东京的一段往事——

于立枕,生于1912年,毕业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曾因参加进步的政治活动被捕入狱,获释后为天津大公报社社长张季鸾所聘,任该报驻东京记者。她是文化界、新闻界公认的才女。后来,她患了肺病,在日本疗养。郭沫若与于立枕相识后,情谊甚笃。……1936年12月16日,郭沫若与访日的郁达夫出席日本

的笔会以后,夜晚,他请达夫一起去涩谷区探望病中的于立枕。

于立枕很感激沫若和达夫深夜来访,兴奋之余,便把一首题为《咏风筝》的七绝新作拿给他们看:

碧落何来五色禽,长空万里任浮沉。
只因半缕轻丝系,辜负乘风一片心。

达夫连连称赞:“好诗,好诗!”

沫若有点感触,那“半缕轻丝”似乎蕴蓄着近年来他们维系的情思——“轻丝”。这,达夫当然不会明了个中的隐秘。沫若受着这轻丝的牵引,当即和了一首,改题为《断线风筝》。

于立枕拿出一张斗方,请郭沫若书写。

横空欲纵又遭禽,挂角高瓴月影沉。
安得姮娥宫里去,碧海晴天话素心。

于立枕反复读后,连连夸奖:“格调真高,格调真高。”

达夫却什么也没有说,大概是不敢恭维罢。于立枕送他们到涩谷驿站,一路上,沫若还兴奋地说起“轻丝”、“断线”,唠叨不已……这时,已是午夜1点多钟了。

……

回到上海的第四天,沫若听说于立枕这年2月归国,5月自杀。她的绝命辞是“如此家国,如此社会,如此自身,无能为力矣”。他立即来到中国公墓,凭吊于立枕之墓。墓前放着四个已经萎黄了的花篮。

……

“八一三”日寇进攻上海时,于立群在国际救济会第一收容



所工作 郭沫若到该所去视察、慰问难民 ,常常见到于立群 ;上海战事后 ,沫若还和立群一同上前线去慰问抗战将士。他深切感受到这位年轻姑娘的抗战热情和她的宣传鼓动的才华。

大场失守的当天夜晚 ,郭沫若和于立群等人冒着敌机空袭的危险同车上前线 ,折回时 ,车过大场 ,遇到日军的袭击 ,险些成了炮灰。沫若中途下车 ,到昆山去了 ,后来得知大场一带战斗激烈 ,他为立群担心 ,待到见面时 ,这才松了一口气。

当时上海戏剧界救亡协会成立了 13 个救亡演剧队 ,于立群参加了洪深、金山领导的第二队。临出发时 ,沫若劝立群取海道绕武汉 ,由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安排 ,设法到陕北读书去。立群听从了沫若的意见 ,同林林、姚潜修、郁风等离开上海去香港。

郭沫若隔了一天(即 11 月 27 日)离沪去香港。这个行期早已定了 ,只是为保密起见 ,没有告诉立群 ,但他相信他和立群一定可以在香港会面。

果然 ,沫若到达香港的第二天 ,从九龙访友归来 ,在皇后大道转雪厂街的十字街口遇到了林林等人。

“啊 ,那不是郭先生吗?”素来不大说话的立群 ,兴奋地先叫了起来。

郁风接着带有几分夸张的调子说 :“我们还怕你要死守上海呢 !”

经过一番商量 ,立群等人从海陆通旅馆搬到六国饭店来与沫若同住。

上海沦为孤岛以后 ,从上海撤出来的文化人多半聚集香港 ,这里的救亡工作因此也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沫若原先打算去南洋 ,护照都办好了 ,用的是“白圭”的假名。后来改变了计划 ,准备改去广州 ,提前恢复《救亡日报》 ,在华南建立一座精神堡垒。

在香港住了一星期,12月6日,沫若和立群、林林、郁风、姚潜修等人乘船去广州。

在“泰山”号轮船上,音乐家刘雪庵的近作《流亡三部曲》,在朋友中间传看,郁风唱了起来。沫若坐在一边静听。郁风唱完后,刘雪庵特意走过来请沫若提意见。沫若说:“不要感伤,要悲壮,要激励人心,鼓舞人们的战斗热情。”雪庵觉得这几句话颇击中要害,随即改了起来。

初到广州时,沫若借宿郊外梅村朋友家,不久即搬到城内新亚酒楼。元旦那天,突然接到陈诚从武汉打来的电报:“有要事奉商,望即命驾。”郭沫若考虑后,决定去武汉一趟。立群得悉沫若要去武汉,高兴得跳了起来,因为她要转道武汉去陕北,这下有一段路可结伴同行。于是立群与其他朋友分手,搬到新亚酒楼来住了。

立群可能没有想到这将是她与沫若相结合的伊始,但是几个月来情感的交流,原先把沫若尊为师长的那种局促的心理不存在了,沫若似乎可以作为兄长来加以亲近……

立群生性文雅、娴静,想起自己现在与沫若同住在一层楼上,脸上不禁泛起了一片红晕……

受到家庭的熏陶,立群喜好书法,不声不响地整天价在房里读书写字。她写一手黑顿顿的大颜字。

沫若走进立群的房子,见她悬肘走笔,字写得端庄雄伟,遒劲老练,可谓已悟得颜真卿笔法之妙诀。

沫若站在立群身后,连连拍手叫道:“好!好!”

立群吓了一跳,看见沫若进屋,连忙说:“郭先生,你多多指教呀!”

沫若说:“字如其人,此话真是不假……你什么时候学书法的?”



立群说：“这是我们的家传，祖父是写颜字的，母亲也写颜字，我是母亲教的。”

“颜字的严肃性可能起了规范作用，使一个人的生活也严肃了起来。”沫若像是自言自语。他对立群有了进一层的了解，他觉得眼前这位“小妹妹”具有华贵夫人那种矜持而温柔的女性魅力。

沫若说：“写颜字，还是临摹《颜家庙碑》好，那是见真功夫的。”

沫若居然陪着这位严肃的“小妹妹”写了好几天的大颜字，把公事都暂时搁在一旁。

一笔一画传真情。我给你铺纸，你给我研墨，可以说是心心相印，水乳交融。他们已经谁也离不开谁了。

1月6日晚，沫若和立群乘火车离开广州去武汉。许多朋友前来送行。

夏衍半正经半开玩笑地握着立群的手说：“到了那边，不要和别人‘拍拖’呀！”夏衍说的“那边”是指陕北；“拍拖”是广东方言，男女手挽手在街上走叫“拍拖”。立群生性腼腆，夏衍这句话，羞得她满脸绯红。

送行的朋友都爽朗地笑了。沫若也笑了，但笑得很不自然。他心里明白：“可不是吗？我在精神上已经紧紧地把她‘拍拖’住了！”

夏衍的这句话，使沫若和立群的关系，由朦胧变成清晰，由隐秘变成公开。

于立群成了郭沫若的第三位妻子。

沫若此时已经忘记了几个月前在船上立定的大戒，忘记了在日本有一位“苦难的圣母”……

在火车上，沫若给这位即将去“那边”的小妹妹写了一首小



诗：

陕北陕北天气寒，
羨君此去如登山，
登山不至觉衣单。

陕北陕北多风沙，
风沙扑面君莫怕，
怕时难救我中华。

陕北陕北朋友多，
请君代问近如何，
华东也想扭秧歌。

陕北陕北我心爱，
君请先去我后来，
要活总要在块。

陕北陕北太阳红，
拯救祖国出牢笼，
新天镇日漾东风。

这一首陕北民谣体的情歌，写得直白而朴素，写出郭沫若对立群的爱恋与关怀的同时，也抒发了诗人对解放区的深厚感情。那时的知识分子，都把延安视为拯救中华民族危难的一盏明灯。

立群此时倒是沉默不语，只是不停地看着这首诗。沫若大概多少揣摩到这位小妹妹此时的心绪，她是因为与沫若结合不



久,却又要分离而感到惆怅,她的心里是很忧郁的,不知道以后是不是还能见面……

到武汉的第二天,叶挺就把沫若和立群接到太和街二十六号新四军军部筹备处去住。此时,周恩来在武汉已经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陈诚任部长),沫若听叶挺说,陈诚去电报叫他来商量“要事”,就是要请他出任政治部第三厅厅长职,主持抗战的宣传工作。

晚上,在八路军办事处,沫若见到了周恩来、邓颖超、王明、博古、林伯渠、董必武。沫若向他们表示了不愿意任第三厅厅长职,理由是:一、耳朵聋,不适宜于做这样的工作;二、在国民党支配下做宣传工作,只能替反动派卖膏药,帮助欺骗;三、让自己处在自由的地位上说话,比加入了不能自主的政府机构,应该更有效一些;四、自己一做了官,是不会得到青年人的谅解的,就会疏远了他们……

周恩来叫沫若先不忙于拒绝,多听听朋友们的意见。他说:“老实说,有你做第三厅厅长,我才可以考虑接受他们的副部长,不然那是毫无意义的。”

2月6日,陈诚通知沫若出席一个会;沫若来到陈公馆后,才知道这是召开第一次政治部部务会议,奇怪的是,周恩来没有出席。轮到沫若讲话时,他毫不客气地表明自己还没有接受第三厅厅长的聘任,是以朋友的身份来说几句话的。沫若除了说明宣传工作的复杂性和重要性之外,还严肃地批评了国民党至今还在搞“一个主义”,耍手段。沫若说:

“希望大家认清楚这工作的困难,而改变一下门禁的森严。假使门关得太严,不仅外边的人才不能进来,连里面的人才也都要从窗口跳出去了。”

沫若决定当晚离开武汉去长沙,请阳翰笙向周恩来报告一下



上午开会的情况,并转达一下关于他出任厅长的三个条件:(一)工作计划事先拟定,不能受牵制;(二)人事必须有相对的自由;(三)经费确定。

此时沫若最舍不得的是立群,才同居不久,就要分手了。他握住立群的手说:

“我要到长沙去,说不定不会再回来了。你去陕北,我们虽然相隔遥远了,但后会有期。……颖超很关心你,你的一切行动,就请依照颖超的指示做罢。”

立群沉默着,一直没有说话,心里像是有难言的忧郁。

立群送沫若过江,来到徐家棚车站,已是黄昏了。

黄昏时分最容易诱发人们的情思。沫若想起和立群从广州到武汉,不知不觉地两人同居生活已经一个月了。现在要分手,立群心里一定很惆怅、很痛苦……“我不走,不也是可以的吗?”沫若这样责问着自己。

沫若上了车以后,见阳翰笙、李一氓气喘吁吁地跑来。沫若想,这倒是一个机会,让他们把我从车上拖下去,我,我是不能和立群分离……

不过,他们没有拉沫若下火车,而是阳翰笙从车窗递进了一个周恩来写的字条。

火车鸣笛缓缓启动了,一氓、翰笙先伸手握别,立群也紧紧握住沫若的手,眼泪簌簌流下,没有说一句话。

沫若来到长沙,住在城边的留芳岭,他感到忧郁、烦闷。武汉方面不断的有函电来催促,有的是劝勉,有的是严词责备。陈诚、黄琪翔等要人也来电请他回去,说一切问题都可以当面商量。

立群也差不多三天两头地来一封信,说她被朋友挽留,不去陕北读书了,还说不久她也要来长沙,叫沫若等她,不要急于



离开长沙去南洋。

沫若因此盼望着立群来长沙 ,帮他解脱精神上的怅惘和苦闷。

那是 2 月 26 日上午 ,沫若从留芳岭寓所出来 ,正想进城去 ,忽然看见田寿昌(田汉)坐在洋车上迎面而来。寿昌见了沫若 ,立即喊道 :“ 武昌的朋友来了 !”

后一辆洋车上坐着的是立群。

沫若禁不住喊起来了 :“ 立群 !”

立群脸涨得通红 ,把头埋了下去。

到了寓所 ,沫若没有来得及和小妹妹亲热 ,小妹妹就把恩来的信交给他 ,并说“ 周公有了明白的表示 ,要你立刻回去 ”。立群转过身对寿昌说 :“ 周公也请你一起去三厅工作 ,这是给你的信。”

沫若注意到了立群来长沙 ,行李一件也没有带来 ,说明她也是赞成自己赶快回武汉的。但沫若还是迟疑着。

寿昌一个劲地催促 :“ 这还有什么值得考虑的呢 ?我不入地狱 ,谁入地狱 !朋友们都在地狱门口等着 ,难道你一个人留在天堂里吗 ?”

“ 那么 ,你是愿意入地狱 ?”

“ 当然 ,不会让你一个人受罪。”

“ 好吧 ,”沫若终于下定了决心 ;“ 我们就去受罪吧 !…… ”

“ 哈哈 !”寿昌大笑起来 ,掉头对着立群说 :“ 不辱使命 !不辱使命 !毕竟还是女性的力量大 ,爱情的力量大啊 !”

立群再次涨红了脸 ,把头埋下去。

翌日清晨 ,沫若和立群过了江 ,游览岳麓山 ,来到贾太傅(谊)祠。立群想起贾谊哭长沙的典故 ,她不明白 ,这样好的环境 ,贾谊为什么还要哭呢 ?沫若风趣地说 :“ 贾谊在这儿偏要

哭,怕还是想做官的心太切了吧!……我不想做官,倒觉得长沙还是值得留恋的,这里仿佛是一个乐园呢!”

立群此时也陶醉在乐园之中。

回到寓所,立群拿出自己从武汉至长沙一路上草拟的一副对联,请沫若提意见:

立德立言乃是立功之本
群有群享须从群治中来

沫若反复读了几遍,夸奖道:“不错,立意甚高,自律甚严!真不愧是于家的后代呀!……这,我看一个字也不用改啦!”

“我想请先生奉献墨宝,我好留作座右铭……”立群取来笔墨和两张宣纸。

“好,我乐意写!”沫若卷起衣袖,挥毫书写。

应该说,立群这次接受周恩来的使命,专程来到长沙,以她的特殊的身份和特殊的女性的魅力,把沫若请回武汉去,是立了奇勋的,是他人难以取代的。

所以,无论是男朋友还是女朋友,在武汉见了立群以后,个个都伸出大拇指头,第一句话便是——

“接回来了!接回来了!”

“不辱使命!不辱使命!”

“大成功!大成功!”

设想一下,假如不是由于立群亲临,而是让阳翰笙或李一氓出马,能把沫若请回来么?从这件事上也可以看出周公办事是很有韬略、很有心计的。

回到武汉,沫若和立群先是住在太和街,后来搬到珞珈山武汉大学的一幢宽敞的教授楼内。



这里依山傍水 ,葱茏的林木 ,浩淼的东湖 ,景色宜人。在楼上可以望见湖山的月楼 ;下一个坡 ,就可以到细沙平铺的湖岸去玩水。周末 ,月夜下在山林里散步 ,星期日到东湖游泳、划船 ,再到岸边菜馆吃鲜鱼。浓厚的情爱 ,闲适的休憩 ,沫若和立群在这里过着“世外桃源”的生活。

有一天 ,张季鸾与王芸生来访。张季鸾与于立枕是有情愫的 ,他给立枕写了很多很长的情书 ,缠绵缱绻 ,竭尽了倾倒之忱。不过 ,他们之间后来似乎是保持了一种“柏拉图式的爱” ,但终因思想的分歧、经济的压迫而湮灭了。

张季鸾来访 ,一则是看望留日时同在大高俱乐部的沫若 ,一则是向立群讨回他给立枕的信。

在东湖中间小岛的湖心亭上 ,张季鸾一边凭眺周围的水光山色 ,一边大声地哼出他最得意的昆曲。

张季鸾走到立群身边 ,轻声地说 :

“我给你姐姐的信 ,你要赶紧设法寄到上海来。”

“你不要和他们混在一道 ,卷进了漩涡是很危险的噢 !”

“你说的‘他们’指的是谁 ?”立群故意问道。

“你自然会明白。”

送他们走后 ,立群把张季鸾的话告诉了沫若。沫若问 :“他们”是不是包括我 ?”

“那还用说吗 ?”立群回答得很肯定。

立群在武汉参加难民妇女工作队 ,同姐妹们轮流到各个医院去 ,替伤兵写家书、洗衣服、烹调、打扫病房。伤兵躺在几根稻草铺垫的水泥地上呻吟 ,浑身的虱子 ,立群怎么洗也洗不干净。立群做的这些工作 ,都不显得辉煌 ,却又在平凡中见伟大。

立群向沫若讲了一件有趣的事。

“九一八”纪念日快到了。武汉各报大事宣传 ,宋美龄要在



当天亲自劳慰伤兵,这可把医院的人忙坏了。他们拼命地打扫,整顿,布置,像要过新年一样。奇怪的是,睡水泥地的伤兵这时有病床了,而且盖上了崭新雪白的被子,药品和绷带都换上了。……立群很诧异,这些东西不知从什么地方钻出来的。

“第一夫人”出现了。她身穿蓝布工人装,脚穿帆布胶底鞋,被一群同样装束的女豪杰们簇拥着,被一群记者尾随着。她没有坐汽车,而是走着来。她一副平民风度呀!中国制片厂、中央摄影厂、中央通讯社……一群摄影师忙碌着——“第一夫人”来到病房,把一条条毛巾、一听听罐头,亲手送到伤兵手里,伤兵医院顿时变成了好莱坞摄影棚。

有人说:“主角(指宋美龄)的飒爽丰姿很不错,比得上英格丽·褒曼^①呢!”

镜头拍完,天使之群也一窝蜂地散了。立群和其他女工作人员连忙替伤兵打开罐头,一看都是黄豆。伤兵们骂开了:

“他妈的!谁稀罕他妈的这臭黄豆,拿老子们来开玩笑!”

可惜那位“第一夫人”走远了,没有听见。

“九一八”纪念日的第二天,崭新雪白的被子不见了,睡在床上的伤兵又重新给赶回水泥地上。伤兵医院一切恢复了原样。立群和姐妹们都觉得奇怪:那许多床、许多新被子,都到哪里去了?

1938年10月,日军围攻武汉,时局很紧张。10月21日,立群由水路去长沙。24日晚,沫若与周恩来、胡愈之等人撤离武汉去长沙,参加处理国民党当局一手炮制的长沙大火的善后工作以后,返衡阳出席蒋介石主持的“南岳会议”。

① 英格丽·褒曼,原籍瑞典,美国好莱坞电影明星,曾三次获奥斯卡最佳女演员奖。



在南岳避空袭的沫若，一直挂念着已有身孕的立群的安危，不知道此时她在桂林是不是安然无恙，因此赋诗十首寄怀立群：

一

荔枝湾上来，幸得一双鲤。
剖鱼得素书，但悲鱼已死。

二

花朵插君胸，花粉染君衣。
花朵虽凋谢，花粉永不离。

三

托魄幽崖隈，芳心逐岁开。
闻风谁共悦，相伴有苍苔。

四

凤眼明贞肃，深衣色尚蓝。
人前恒默默，含意若深潭。

五

前线归来早，清晨入我斋。
劈头相告慰，未得成炮灰。

六

学书腕力强，楷法甚堂堂。
彻底临《家庙》，崇朝胜过郎。



七

善舞称名手 , 年余始得知。
殷勤还教我 , 初步学婴儿。

八

妙曲何宛转 , 如丝出指尖。
当年辛苦甚 , 常枕翼琴眠。

九

怜我裘衣尽 , 深宵密密缝。
自言初未学 , 精巧胜良工。

十

情知是短别 , 分袂亦依依。
耳畔频低语 : 归来莫太迟。

这十首诗 , 生动地刻画了于立群的女性形象和性格特征 : 少言寡语 , 含意深沉 , 任劳任怨 , 平实朴素 , 聪明贤惠 , 深夜缝衣 , 能歌善舞 , 精研书法。

12月3日 , 沫若到了桂林 , 27日 , 他与立群飞往重庆。

沫若和立群住在重庆观音岩下张家园内。

1939年2月下旬 , 沫若告假回乐山沙湾省父。此时父亲郭朝沛已是86岁高龄的老人 , 见八儿归来 , 老泪纵横。沫若跪在父亲病榻前 , 说 : “你的八儿回来了。”沫若此次归来 , 本想给父亲做寿 , 老人以国难当头加以阻止了。家里的亲人告诉沫若 , 母亲临终之际留下遗言 : “他日八儿归来 , 必善视吾张氏媳 , 毋令



失所。”现在，沫若当父亲的面，对元配夫人张琼华一躬到底，感谢她悉心侍奉父母之恩。他还特意为张琼华书写了两首诗，在短跋里有“书付琼华”的字样，风趣地对她说：

“你如果往后没钱用，可以拿它去卖几十个大洋。”

张琼华一直把这两张斗方珍藏着，视为夫妻一场最珍贵的纪念。

4月6日，沫若与立群结下的第一个果实——郭汉英诞生了。

7月5日父亲郭朝沛病逝。11日，沫若携立群和刚出生三个月的汉英回家奔丧。

因为郭沫若名声显赫，国共两党领袖、要人，乃至普通军人、商人、学生，都纷纷寄来唁电、唁函，挽联、奠幛挂满郭家厅堂。

蒋介石送来的题词是“德音孔昭”。

毛泽东、陈绍禹、秦邦宪、吴玉章、林祖涵、董必武、叶剑英、邓颖超合送的挽联是：

先生为有道后身，衡门潜隐，克享遐龄，明德通玄超往古。

哲嗣乃文坛宗匠，戎幕奋飞，共驱日寇，丰功勒石励来兹。

因三厅工作繁忙，沫若于9月初先返回重庆，留下立群和汉英在沙湾。张琼华把自己长期居住的卧室让给了立群母子住，还多方给予关照。按照旧习，治丧期间不许吃荤腥，为了照顾正在哺乳的立群，张琼华托人买来活鸡鲜鱼，另砌一土灶，亲自烧煮。立群感激不已。有一次，张琼华抱着汉英，指着立群说：“你爸爸给我带回来了一个小媳妇。”逗得屋里的人都笑了。被

沫若戏称“黑猫”的张琼华，竟是如此的大度、开朗、宽厚、慈祥。

直至10月中旬，沫若重返沙湾，办完父亲的丧事，于12月初与妻儿回到重庆。

张琼华把他们送到了嘉定城。

1945年6月上旬，郭沫若应邀赴莫斯科出席苏联科学院220周年纪念活动。飞机穿过浓密的云雾，在由德黑兰飞往巴库途中，郭沫若因不懂俄语，一个人作哑巴旅行。他这时突然想起1914年初乘火车前往日本东京时也作哑巴留日的情况。32年过去了。沫若望着机窗外的白云沉思：“留在日本的儿女，留在重庆的儿女，都在跟着我飞。前者的生死存亡至今莫卜，跟着的说不定只是灵魂了。”这思念儿女的心绪，随即吟成了一首诗：

生别常惻惻，惻惻至何时。
孤鸿翔天末，天末浮云低。
北山有网罗，雏稚不能飞。
南山无乐土，难得一枝栖。
哀鸣不相闻，冷雨湿毛衣。

郭沫若并没有忘记在日本受苦受难的安娜和孩子们。

在莫斯科繁忙参观访问和出席各种会议的活动，沫若过得很充实。6月30日，他接到立群6月12日于重庆寄来的信：

……你安心地完成你那伟大的使命吧。家中一切都平安，只是寂寞得难受。因为你走的路太远了，怎么能够安定呢？同你在一起的时候不觉什么，事实上分开了真觉得自己是一条迷了路的小羊，既年青又无知。惟一的希望是你要注意自己



的身体,并时常能得到你的消息。你走之后,即接到公家发给的3 000 美金外汇,此款在重庆不能兑现,拜托 T 先生将汇票带去,你在那边设法吧。期限只一年,过时便将作废。……

于立群此时已是三子一女的母亲了,然而她给丈夫的信,还是写得情意绵绵;才分别三周,便已经感到“寂寞得难受”了,把自己比作是“一条迷了路的小羊”,时时都要由丈夫来保护与照顾。郭沫若呢?他说这封内容简单的信,却紧紧地把他抓住了。他忙里偷闲,翻来覆去地读这封信,到了几乎能背诵的程度。他想:假使全家能一起到莫斯科来,那是多么幸福的事啊!

8月7日,郭沫若在图拉参观俄国大文豪托尔斯泰故居,晚上在图拉车站等车时,想起了立群在重庆九龙机场送行时的情景,又回味于立群信上的一些话,于是有点民谣式的情绪在脑海里回旋。第二天清晨,沫若假借立群的口吻,立群的情感波澜,在火车上写出了一首别致的诗:

送郎送到九龙坡,郎将飞往莫斯科,我欲拥抱奈人多。
适彼乐土爱得所,纵不归来亦较可,可怜留下一个我。
握手告别说什么,只道少饮莫蹉跎,牙关紧咬舌头锁。
铁门掩闭一刹那,风起扬砂机如梭,纵欲攀援可奈何?
天有云兮云有波,山有树兮树有柯,我如木鸡回旧窝。
忽闻儿女语伊哦,要我飞去寻爹爹,赖教眼泪自滂沱。

这首模仿女性的情诗,既写出了立群对丈夫的爱恋之情,又描述了其乐融融的家庭生活。“我如木鸡回旧窝”一句,真切地反映了立群那种怕寂寞、怕失落的心态。

1947年11月16日,郭沫若和于立群由上海抵香港;次年



11月23日,郭沫若乘海轮先秘密离开香港,奔赴东北解放区,同行者三十余人,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临行前,沫若为立群写了一首五言长诗:

此身非我身,乃是君所有。
慷慨付人民,谢君许我走。
赠我怀中镜,镜中有写真。
一见君颜开,令我忘苦辛。
赠我琉璃梳,每日必梳头,
仿佛君在旁,为我涂膏油。
赠我象牙爪,能搔身上痒,
仿佛君在旁,余温犹在掌。
赠我皮手套,是君亲手购。
仿佛君在旁,紧握我双手。
赠我毛线衣,是君亲手织,
仿佛君在旁,拥抱不相释。
谢君珍重意,我亦知自爱,
非为爱此身,为民爱器械。
地北与天南,相隔纵远遥,
献身为三反^①,此心只一条。
寄语小儿女,光荣中长大,
无须念远人,须念我中华。
中华全解放,无用待一年,
毛公已宣告,瞬息即团圆。

① 三反,即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



郭沫若抗战归来,在文化事业上取得的重大成就,都深深凝结着于立群的辛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立群携子女也来到了北京,定居于西四大院胡同五号,后迁居前海西街十八号。于立群除积极协助郭沫若从事文化宣传、和平民主运动和加强国际友好往来等工作外,她自己精研书法,是我国著名女书法家之一。郭沫若和于立群有六个子女(四男二女),其中郭民英与郭世英于1967、1968年“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受迫害相继去世。于立群于1979年2月25日逝世。



十九 情爱与母爱的融合

大概是年龄的关系罢,郭沫若于抗战归来后,他自认诗的情绪减退了,像创作《女神》那样的诗的冲动、诗的灵感不复再来了。从此他不再写情诗,再也没有像爱情组诗《瓶》那样的诗篇,不再吐露自己对女性的追求和爱慕之情了。

但是,这不等于说沫若把女性疏远了。

不,不是的。女性依然是他心中神圣的偶像。

在他后来的文学创作的艺术形象中,女性依然是纯洁的,高尚的,美丽的。虽然这些女性不再沉湎于情欲之中,也不以姿色来表现女性的特点,但是她们依然是可敬可爱的,依然具有青春的魅力。

例如,1938年1月,沫若由广州辗转抵武汉,曾与某女士邂逅相遇,欣喜之余,便赋五律一首相赠:

邂逅在武汉,聚首一天半。
两情慨以慷,相期赴国难。
倏忽赋骊驹,君行我失伴。
剩有腊梅花,余香犹未散。



这首诗反映了诗人与某女士偶然相遇的喜悦和倏忽分手的惆怅 ;虽然是共赴国难 ,沫若还是那样多愁善感。“ 余香犹未散 ” ,似乎还眷恋着与这位女士昔日的情怀。

又如 ,1955 年 12 月 ,郭沫若率中国科学代表团访问日本 ,重游须和田、冈山、福冈等旧地 ,大概想起了与郭安娜相处 20 载的日日夜夜 ,寄情于诗。

在《赠清水多荣》一诗中写道 :

久别重游似故乡 ,操山云树郁苍苍。
卅年往事浑如昨 ,信见火中出凤凰。

清水多荣先生是冈山大学的校长 ,沫若在冈山六高(冈山大学之前身)读书的时候 ,与郭安娜恋爱、同居 ,开始了他们的甜蜜的家庭生活。

《访福冈》之其一、其二云 :

海上白鸥今不见 ,月芽初现亦婵娟。
诗情欲伴松原逝 ,怕看霓虹夜满天。

铜像多随铜弹去 ,博多湾水尚清清。
冬寒雾重殊无那 ,白首童心感旧情。

这时沫若年过六旬 ,他与安娜分离也已经 18 年了 ,但他仍然怀着一颗童稚之心 ,重温已经逝去的岁月 ;“ 白首童心感旧情 ” ,他没有把他心中的圣母玛利亚忘却。真可谓“ 寒鸦栖树 ,江水依依 ” ;“ 昔我往矣 ,杨柳依依 ”……

至于郭沫若的历史剧,在“借古抒怀以鉴今”的同时,更是渗透着他对女性命运的关心,塑造了一个可敬可爱的、光彩照人的女性形象系列,展示了一个美丽的、纯洁的女性世界。

.....

读者诸君:你听《棠棣之花》里的春姑唱起了《湘累曲》:

啊,泪珠儿快要流尽了,
爱人呀,你还不回来呀?
我们从春望到秋,
从秋望到夏,
望到海枯石烂了!
爱人呀,你回不回来呀?

我们为了他,泪珠儿快要流尽了,
我们为了他,寸心儿快要破碎了。
层层锁着的九嶷山上的白云哟!
微波着的洞庭湖中的流水哟!
你们知不知道他,
知不知道他的所在哟?

春姑是一位酒家女,年方十八,她母亲年轻的时候,靠姿色吸引了许多青年人光顾她的酒店,现在她老了,生意清淡了,她希望年轻貌美的女儿,能像她过去那样招徕顾客。然而春姑拒绝了。她说:“难道你要叫你的女儿学那些不三不四的娼妓吗?”

要知道,濮阳淫风流行,春天桃花盛开,一群群男女泛游濮水,轻歌浅唱:



依冷如春冰 ,郎暖如春风 ;
冰入春风怀 ,化作春水融。
水涨泛桃花 ,郎浮水上舟 ;
鼓浪翻郎舟 ,郎死依心头。

春桃一片花如海 ,千树万树迎风开。
花从树上纷纷下 ,人从花底双双来。
人来花里花可知 ?花落舟中人欲痴。
不愿辞花咏言归 ,愿为花下春流水。

古书上说过：“人情所不能止者，圣人弗禁。”还说濮阳一带“卫之淫风流行，虽有七子之母，犹不能安其夫室而欲去嫁”。太古时代男人女人杂婚野合的习俗，在这里还保留了不少。不过，现在许多女子受了金钱的诱惑，这才出卖了她的纯洁的心灵和宝贵的肉体。

春姑生在濮阳，却是出污泥而不染，她性格凛烈，志向远大，憎恨邪恶，向往光明。她见聂政年少英俊，慷慨尚义，便一见倾心，敬了聂政一杯酒。当聂政临行时，她折了一枝桃花赠别，表示了自己的倾慕之心。

后来，春姑得知聂政在除掉侠累、韩哀侯以后已经自刎，一直倚壁掩泣。她决定随聂政的姐姐——聂嫈到韩国去，为自己心爱的人报仇。母亲说她发疯了。她回答道：

“妈，我并没有发疯。我的心是比那天上的太阳还要清醒的。那天聂政先生和严仲子两人在这儿谈的话，我是完全听见的。我也相信，那刺杀韩国的国王和丞相的，一定是聂政先生，我的心已经许了人了。我就算配不上他，我就替姐姐做个丫头，



陪姐姐去死 ,我也心甘情愿的。”

春姑随聂嫈赶赴韩市 ,来到十字街头 ,她们临尸痛哭。因为聂政自杀时已经毁容 ,为了替聂政扬名 ,与其相貌酷似的聂嫈决定在弟弟身旁自杀 ,但她劝春姑活下去 :

聂 嫈 哦 ,我想起来了。我们的盘费是快要用尽了的。
……妹妹 ,反正替兄弟扬名 ,你看那牌示上写着
有一千金的赏格呢。

春 姑 姐姐 ,你的意思是要我告发吗 ?

聂 嫈 (点头)反正是替兄弟扬名 ,拿回家去不也可以供
养妈妈 ?

春 姑 (有怨怼意)姐姐 ,你以为你妹妹有领受那种不义
之财的意思吗 ? 你以为你妹妹肯把哥哥拿去做买
卖吗 ? 同是做买卖 ,我要学那卖唱的瞎子老人 ,我
要把我哥哥姐姐的故事编成曲子 ,一路卖唱 ,一路
走回去 ,我的盘费是不愁不够的呢。

春姑决定要活下去 : “我活下去 ,活到我妈妈死了 ,我要替
我哥哥姐姐报仇 ! 我也要去刺杀那些暴君污吏 !”但是 ,春姑为
了表示自己不怕死的坚强意志 ,竟用短剑割了左手的腕脉 ,结果
血流喷涌 ,这是她所意想不到的。不过 ,春姑临死前 ,已经尽到
了替英雄扬名的责任了。

士长一 哼 ,你们讲的话总是这一套啦 ,好像是从一本书本
上背下来的 ,我可不管你这些 ,我倒要问你 ,你来
又是干什么的啦 ?

春 姑 (十分低抑)我来呀 ,就是为的要向你们说出这番



话。

士长一 哼哼 ,为了要说这几句反叛的话 ,值得你千里迢迢来送死吗 ?

春 姑 向你们介绍一位真正的英雄 ,原是值得我们牺牲自己的生命啊 ! (振奋)假使这位英雄 ,从此以后便能流芳千古 ,成为我们中华男儿最好的榜样 ,那我个人的生命又算得什么 !

春姑临死前呼叫着“我可爱的……英雄呀！……哥哥……” ,表示了她对聂政的坚贞不渝的爱。

再说一说《屈原》里的婞婞。

婞婞朝夕服侍着屈原 ,屈原待婞婞也如同自己的嫡亲的女儿一样。在婞婞心里 ,屈原便是楚国的栋梁、柱石 ,他的存在关系着楚国的安危 ,担负着抵抗秦国的重大责任。但是 ,屈原的联齐抗秦的政治主张 ,在南后、靳尚等降秦派的阴谋破坏下 ,遭到楚怀王的拒绝。屈原不仅被革除三闾大夫的官职 ,赶出宫廷 ,还被诬为“疯子” ,囚禁在东皇太一庙的槛内。……婞婞也因为揭露了南后陷害屈原的卑劣手段而被囚禁在宫墙槛内。她严词拒绝了子兰、宋玉的劝诱 ,感动了卫士 ,得以出走 ,去营救屈原。婞婞来到东皇太一庙的神殿内 ,因口渴误饮了郑詹尹送来的毒酒而死 ,这酒本来是要毒死屈原的 ,现在由婞婞代饮 ,屈原因此得救了 ,婞婞临死前说 :

“……先生 ,我是一个普通人家的女儿 ,我受了你的感化 ,知道了做人的责任。我始终诚心诚意地服侍着你 ,因为你就是我们楚国的柱石。……我爱楚国 ,我就不能不爱先生。……先生 ,我经常想照着你的指示 ,把我的生命献给祖国。可我没有想到 ,我今天是果然做到了。(渐渐衰弱)我把这微弱的生命 ,代

替了你这样可宝贵的存在。先生,我真是多么地幸运啊!啊,我……我真高兴!……真高兴!……”

屈原拥着婞婞的尸体,请求卫士帮忙,把她安放在神案上。屈原说:“我们应该为她举行一个庄严的火葬。”

大火熊熊燃烧起来了。

屈原举起今日清早写出的《橘颂》的帛书呼唤着:

啊,婞婞,我的女儿!婞婞,我的弟子!婞婞,我的恩人呀,你已经发了火,你把黑暗征服了。你是永远永远的光明的使者呀!

屈原执帛书之一端向婞婞抛去,帛书轻轻地覆盖在婞婞的尸体上,在悲壮肃穆的火葬仪式后,屈原决定出走汉北。

屈原——婞婞,沫若——立群。

说它是一个象征,是不是贴切呢?

沫若和立群的关系,不也就是屈原和婞婞的关系吗?

屈原把婞婞当做最能安慰自己的亲人,当成自己最珍爱的弟子,沫若比立群大24岁,在艰苦的抗战年代,立群视沫若为恩师,而沫若也把立群看成是给自己以安慰、鼓励、关照的亲人和弟子。所不同的是,沫若与立群实现了灵与肉的结合,而屈原与婞婞还停留在精神上维系着的情愫。

沫若自己说过,婞婞的存在,似乎是屈原辞赋的象征,是道义美的形象化。可以说,婞婞是透视屈原心灵的“窗口”,是昭示屈原精神的实体,婞婞的存在,给屈原的形象增添许多光彩。

这也可以说,假如没有立群的闯入,没有立群在感情上、生活上给予的关怀与照顾,没有立群给予的爱的温馨,沫若是很难塑造出婞婞这一普通女子的形象的,也是难以表现出屈原与婞



娟这一对特殊的亲人关系、师生关系的。

没有立群就没有历史剧《屈原》,这样说会不会过于夸大了立群的魅力呢?

如果说《屈原》里的婵娟对屈原含蓄着的爱,带有某种对父辈、师长的爱,那么,《虎符》里的如姬夫人,她给予信陵君的爱,可以认为半是情爱、半是母爱,是情爱与母爱的复杂的融合。

《虎符》写的是魏国信陵君“窃符救赵”的故事。在郭沫若笔下,信陵君是一个无家室的独身主义者,他主张合纵抗秦的路线,未被魏安釐王采纳;为了抗秦救赵,他要秘密调遣军队去邯郸营救赵国,而能调兵遣将的是靠那个青铜器制成的虎符。这虎符是对剖为二的,剖面有齿嵌合,腹部中空;在朝廷内,它被分开使用,一半在朝内,一半在朝外,现在信陵君需要得到留在朝内的那右半边的虎符,去和晋鄙将军手里的那左半边虎符合符,以取得出兵抗秦的兵权。

在这关键时刻,如姬夫人帮助了信陵君。如姬夫人是魏安釐王最爱的宠妃,年轻貌美,是一位有见识、重义气、贤淑而刚烈的女性。她拥护信陵君合纵抗秦的路线,为了报答信陵君替她报杀父之仇的恩情,她甘冒死罪,从国王寝室内为信陵君窃取了虎符。如姬对信陵君说:“只要能够帮助你,就是需要我的生命,我也是不爱惜的。”

当魏王发现兵符被盗以后,魏太妃劝如姬赶紧逃往邯郸去请求信陵君的保护,但她为了不使别人对信陵君产生误会,以为他们之间有什么暧昧的关系,不让信陵君的光辉品格蒙上污点,她决定留下来。……

魏王虽然喜欢如姬,但他并没有得到如姬的爱情。如姬说:“我也知道他喜欢我,但他喜欢我不是把我当成一个人,而是把我当成一件东西。他喜欢我,也就跟他喜欢马儿,狗儿,喜

欢吃黄河的鲤鱼那样。他喜欢我,不过因为我年青,相貌还不算丑陋罢了。如果我年纪大了,相貌变丑了,我就不相信他还会喜欢我的。他以前不是喜欢过别的年青美貌的人吗?结果那些人不是一个个被他丢得来就跟破草鞋一样了吗?真的,我不过是他的一双垫脚的草鞋,在目前还没有十分破烂罢了。虽然他天天在叫我是小宝贝,小马儿,又是什么心肝,什么骨髓,认真说,我实在是有点恶心。”

魏王大概早就觉察到了如姬并不爱他,因此怀疑她与信陵君有爱情关系。魏王对信陵君说道:

“无忌(信陵君之名),我简洁了当地告诉你吧。你是爱如姬的,是不是?……你说不出话来了吧。……但你要爱她,老实说,我倒满不在乎,我倒反而高兴。而且如果爱她的人愈见多,那我愈见高兴。她实在是值得人爱啦。她是我自己的东西。我自己的东西,人家要说好,我当然高兴。我自己的马儿,人家要说是千里马,要说是骅骝骐驎,我怎得不高兴?我自己的玉石,人家要说是连城璧,要说是结绿和璞,我怎得不高兴?问题就在这马儿和玉石的态度上啦。……要如像马儿,它是晓得爱人的,它就不爱我,都不要紧,但假如它要爱别人,那我可就不能够高兴。你懂得我的意思了吗?”

魏王这段长篇议论,无非想说明,别人(包括信陵君)可以喜欢他的宠妃如姬,但决不准许如姬爱信陵君或别的男人。如姬是他的私有物。如今他怀疑如姬爱上了信陵君,所以他请来了唐雎,用勾魂摄魄术来考验如姬,看她是不是爱上了信陵君。

如姬 你说你要考验我究竟爱不爱信陵公子,但这爱是有种种意义的,有朋友的爱,有师弟的爱,有骨肉的爱,有其它的爱,应该要限定于哪一种爱?



魏 王 我已经说明白了 ,要看你在你的内心坎里面 ,是不是想做他的夫人。

如 姬 那要算是情爱了。

魏 王 不管名称是什么 ,总之就是你想要他做你的丈夫的那种爱。

如 姬 假使我对于公子并没有那种爱情的时候呢 ?

魏 王 那就一切都没有问题。

如 姬 有的时候呢 ?

魏 王 有的时候呵 ? 哼 ! 我跨下的马儿假如有爱别人的时候 ,我要把它剁成泥 ,烧成灰 ,向大风中吹播。而且我还要把它所爱的 ,也剁成泥 ,烧成灰 ,向大风中吹播。

在法术考验下 ,如姬不但没有说出她为信陵君窃取兵符的事 ,反把信陵君的人格、品质夸赞了一番 ,说“ 他是把人当成人的 ,他可怜我没有受到人的待遇。他也可怜一切的人都没有受到人的待遇 ”。问到她是不是喜欢做信陵君的内助时 ,她说 : “ 我没有那样的资格 ,他也不会要我的。他是不愿意有家室的人 ,魏国便是他的家 ,四海便是他的家啦。”如姬借机还揭露魏王想陷害信陵君 ; 陷害他的人就在他的眼面前 ,他怕他篡他的位 ,要想把他谋死 ” ; 想陷害他的人今天清早已经派人到荡阴去通知晋鄙 ,要他在公子路过的时候 ,把他暗杀 ,把那三千个食客 ,斩尽杀绝 ”。这等于是给在场的信陵君通风报信。

如姬临死前来到她父亲墓前 ,娓娓诉说了她对父亲的养育之恩 ,更把信陵君夸奖了一番 :

“ 信陵君 ,他就是维持公道和正义的人。我接触了他的光辉才增加了我做人的勇气。爹爹 ,你是知道的 ,我敬仰

他。……”

如姬是不是很想与信陵君生活在一起呢？剧本里有些暗示，可见如姬之所以不去邯郸，并非在感情上拒绝了信陵君，而是出于某种高尚的理性的决断：

……我也实在是想去呀，我是怎样的渴想着再能够见他一面呀！他那磊磊落落的宽厚的态度，的确是做人的一个模范。我也知道，他一定能够保护我，能够体谅我，但我能够去吗？能够到他那儿去吗？我知道，那是不能够的。怎么也不能够。

他是太阳，万一我要走近了他的身边，我就会焦死。我会要遮掩了他的光。我只好是一颗小小的星星，躲在阴暗的夜里，远远的把他望着。

可见如姬不去邯郸，不是她在情感上不需要信陵君的爱抚，而是要让他的光辉形象不蒙上污秽，而且也使自己不受别人以及后人的指责。想去而又不能去，只能像一颗小星星躲在暗夜里遥望她心爱的人，这对她来说是痛苦的，是自甘承受的一种精神恋爱。如姬最后用了魏太妃赠给她护身的三寸匕首自杀，做到了杀身而取义。

当了妃子的如姬，去爱没有家室的信陵君，她所给予的，既是情爱，又是母爱，这母爱不是表现在年龄的差距上，而是流露在一个已婚女性对独身男子的温存与体贴之中。

再看看《高渐离》剧中的怀贞夫人。

在《高渐离》中，悲剧主角高渐离的宏大志愿是抗秦除暴，继承亡友荆轲的未竟之业。高渐离谋杀秦始皇未遂，因此受了腐刑，还被挖去了双眼。但是高渐离能含垢忍辱，虽遭凌迟碎剐



犹不悔,千方百计地寻找时机除秦。在一次赏雪会上,高渐离击“筑”,他预先把一束铅条装在古乐器“筑”内,随击随歌,演唱了《荆轲刺秦》这支曲子,渐近尾声时,筑声戛然中止。高渐离用筑向秦始皇击去:

“打你这个暴君,打你这个恶鬼,打你这个混世魔王!”但每次都未击中。高渐离与同谋者怀贞夫人因此遭秦始皇的杀害。

此前,怀贞夫人是酒店的女主人,30多岁的寡妇。高渐离化名隐匿在她的酒店里当伙计。她和高渐离同时被夏无且抓走,她的儿子也被打死了。她被抓走后,曾毁容自缢,表示了她的坚贞不屈,后来她被救活,仍然继续支持高渐离的正义事业。

在冬夜里,怀贞夫人正在赶制一个装铅条用的布套子,高渐离担心击筑会连累她的生命安全。她却说:

“我早就是有觉悟。不管你是成功还是失败,你总归是死,我也总归是死。我已经和你共患难,我还能够和你同生死,我真是高兴,真是高兴!……”

怀贞夫人与遭了腐刑并双目失明的高渐离相依为命,为他赶制布套,代写乐谱,还端水送药,倾心关注着他。

高渐离想到明天的赏雪会,在御前击筑,他可以靠近秦始皇,报仇的时机到了,兴奋得不能自己。

在一个寒冷的冬夜,高渐离向怀贞夫人倾诉了他在死前对于生活的热望和对于彼岸世界的向往,并曲折地吐露了他对怀贞夫人的爱恋之情:

……一击起筑来,我自己就好像融化了一样。音乐和我,打成了一片。我随着竹尺的上下,音波的抑扬,我和大宇宙的生命完全化为了一体。……这境地,从前我尽力的追求,总追求不到。现在呢?我无心追求,却自然而然地显



现了。啊 ,那里有光 ,是一片的光明 ,没有丝毫的黑暗 ,没有丝毫的污秽 ,没有丝毫的丑恶。那里有温暖 ,有一片的清凉 ,没有丝毫的炎热 ,没有丝毫的焦躁 ,也没有丝毫的寒冷。那里是关切幼儿的慈母的心 ,慈母的眼睛 ,慈母的智慧。……啊 ,真的 ,那就是爱 ,那就是天地的心 ,那就是人的本性 !

是的 ,凡是做过母亲的人 ,是最能够了解的。那是一片赤裸裸的至诚。没有丝毫的我见 ,没有丝毫的打算 ,没有丝毫的夹杂的念头 ,只是一片纯真的、洁白的、慈惠的心。啊 ,那是多么的美呀 !那是春天的和风 ,秋天的明月 ,人间的甘露 ,母亲胸脯上的奶 !啊 !母亲 ,母亲 ,无限伟大的、无量寿考的、无形无相的宇宙母亲 !

就像一个幼儿陶醉在母亲的怀里 ,我和宇宙 ,我和宇宙的生命 ,融成了一片。(沉默有间)我现在很愿意为你打一曲 ,唱一首歌。……

高渐离从怀贞夫人身上所得到的女性的关怀、体贴和温馨的爱 ,因为他已遭到腐刑 ,不可能有肉欲的追求 ,所以他把它化为母爱 ,是幼儿陶醉在母亲怀里所能获得的母爱 ,而追求这种母爱 ,乃是“ 天地的心 ” ,是“ 人的本性 ”。

在《孔雀胆》里 ,女主人公阿盖对段功的爱 ,就显得复杂一些 ,兼有青春女性与母性两种特点的爱融合。她既是贤妻 ,又是良母。她给以丈夫的 ,是处女的纯洁的爱 ,同时也以母亲的爱给了丈夫和丈夫的孩子。

元末 ,大理总管段功打败了明玉珍的农民起义部队 ,把当时



云南行省之首长梁王从危急中解救出来,梁王为了报答他的功德,除了封他为云南行省的平章政事外,还把女儿阿盖许配给了他。

阿盖公主年方二十,人称她是起死回生的“押不卢花”。而段功中年丧偶,留下了一儿一女。阿盖嫁给段功,既把珍贵的处女红献给了他,让他从少女情爱中享受着甜美,又要替他的孩子承担起做母亲的责任。她要为丈夫的事业操心,为他的安全担忧。她凭着自己的贤惠和勤劳,以女性的温柔和母性的关怀,在很短的时间内,便把一个幸福、和睦的家庭建立起来。

这时,车力特穆尔丞相为了夺得阿盖,千方百计要破坏这个家庭,便向梁王进谗言,说白族人段功有吞并云南的野心。这当然是恶毒的中伤,但梁王竟听信了谗言,便想杀害段功。他授意女儿阿盖用孔雀胆酒把段功毒死。

梁王限阿盖三天之内毒死段功。但是阿盖向丈夫报告了车力特穆尔一手策划的阴谋,目的是要除掉他。阿盖在听从父亲的旨意和保护自己的丈夫这两难的境地中,终于选择了后者,保持了做人的本性。

阿盖劝丈夫赶紧设法逃出虎口,带着两个孩子回大理,她愿意随丈夫回去。但是愚直的段功并没有听从妻子的劝告。

阿 盖 不过我是明白的,爸爸是不可以理喻的了。而且说不定,明天你就会有生命的危险。

段 功 不,不要紧,只要人事尽了,我不怕遭到牺牲。

阿 盖 明天你保得定他们不会暗算你吗?

段 功 在光天化日之下,我想,他们也不敢过分的明目张胆。

阿 盖 (含泪执其双手而起立)阿奴,就照你的意思办



吧。不过我恐怕我们的将来总是悲惨的。

段 功（拥阿盖于怀）不，不是悲惨。只要我们的心是为着善，为着正义，这样紧紧地紧紧地永远永远地结合着，即使骨化成灰，肉化成泥，都绝对不是悲伤。

阿 盖（感激之极，紧抱段功之颈而吻之）啊，阿奴，阿奴，我真正爱你。……

第二天下午，梁王请段功到东寺去做佛事，车力特穆尔部署的番将早埋伏在东济桥头，段功刚到桥头，便遭谋杀。

阿盖得知丈夫被杀害，一时气厥倒地，神志恍惚，她呼叫着：

“啊，出来了一群魔鬼，你们不要拉着我，我害怕，我害怕，我要走，我要走。……”

阿盖悲恸欲绝，她以哀婉之声，唱了一首辞世诗：

吾家住在雁门深，
一片闲云到滇海。
心悬明月照青天，
青天不语今三载。
欲随明月到苍山，
误我一生踏里彩。
吐噜吐噜段阿奴，
施宗施秀同奴歹。
云片波粼不见人，
押不卢花颜色改。
肉屏独坐细思量，
西山铁立风潇洒。



阿盖在悲伤中回想起她和段功的夫妻生活 ,整整半年 ,却好像只有半天。他凯旋的情形 ,他那毫无邪念的一切 ,好像还在眼前。……阿盖记不起她向谁说过 ; 段功像我们的皇祖成吉思汗 ,他那炯炯的眼光 ,他那朗朗的腔调 ,他那青青的胡须 ,他那赳赳的步武…… ”现在 ,他被人毁坏了 ,一座庄严的大大理石的宫殿被人毁坏了 ! ……阿盖为自己没有去过段功的故乡——点苍山而感到遗憾 ,也没有看见过那锦浪十八川的风景而惋惜 ,阿盖又呼叫了 :

“ 段阿奴还没有带我去 ,他就永远被人毁坏了。…… ”

大理员外、段功之友杨渊海除掉了车力特穆尔 ,替段功报了仇。阿盖知道丈夫从此可以瞑目了 ,便喝了孔雀胆酒 ,殉了她丈夫而去。

临死前 ,阿盖努力地喊出 :

“ 一切都过去了 ,让明天清早呈现出一片干净的世界。 ”

这是一个善良的弱女子对未来世界的微弱的呼唤。她用自我的悲剧遭遇 ,矗起了一块善良、正直、纯洁、美丽的人性的纪念碑。

郭沫若说过 ,阿盖那“ 滢澈的性情 ,是昆明的秀丽的山川风物的化身 ” ,她那哀婉的歌声 ; 就是昆明的呼息 ”。然而 ,这朵艳丽之花 ,她所体现的青春的女性的美 ,母性的美 ,在暴风雨的摧残下 ,过早地凋零了。

惨红满地 ,使苍柏倍加凄清。

郭沫若把阿盖誉为“ 山茶花 ” ,并给她取了一个美名——“ 昆明的茶花女 ”。

……

男子从女子那里所获得的爱 ,大致有这样两种类型 :一种是异性相吸的爱 ,少女少女纯真的爱。男子此时从少女那里所得

到的,除了妩媚的音容,婀娜的身姿,温柔的情爱,还有那初次被煽旺起来的炽热的情欲。另一种便是在情爱中融进了母爱,或者说,在享受着母爱时获得了情欲的满足。

信陵君从如姬夫人那里、高渐离从怀贞夫人那里,都得到情爱似的母爱,母爱式的情爱。至于屈原、段功,他们虽然都比婵娟、阿盖的年龄要大,他们从这些少女身上所得到的似乎不应该含有母爱的成份,但是,女性身上储存的母爱,不纯然是以年龄而论的。当婵娟知道屈原被坏人陷害、身遭图害之时,她对屈原的同情、理解、体贴、关照,她为维护屈原的名声所体现的道义美,不都涵盖着一种特殊的爱——“母爱”吗?同样,段功与阿盖结为夫妻,阿盖所给予丈夫的,不只是情爱。段功自己也承认:“唉,现在我成了一个大孩子,没有你相帮一下,我连穿衣吃饭都要成问题啦。”阿盖回答说:“你真会说笑话。好,我陪你去换洗去。”这不就是在情爱中渗透着母爱吗?

在两性关系中,无论是女大男小,还是男大女小,他们的情爱,都不会再是少男少女那种纯洁的、火热的情爱,年龄的差异,使这种情爱的成份变得复杂得多。

这里我们不妨顺便介绍一下法国著名作家巴尔扎克青年时代的婚恋情况。

不知是什么缘故,当青年巴尔扎克开始享受着爱情的甜蜜的滋味的时候,少女外貌的美丽诱惑不了他,他也从不为青春女郎所动。他有一个怪诞的逻辑:40岁的女人,所有的事情,她都替你做了,而20岁的女人则什么也不做。巴尔扎克甚至表示了“对少女的深恶痛绝”,因为少女总是要求的太多,而付出的太少。

因此,巴尔扎克所希望得到的情爱,便是“母性的慈爱”,母爱式的情爱。



22 岁的巴尔扎克曾经有过一个情人 ,这个情人 ,是一位已经生过 9 个孩子的、45 岁的妇女——罗尔·德·柏尔尼夫人。照情理说 ,45 岁且已生育了 9 个子女的女人 ,该是早已不会被正常的青年男子视为情欲的对象了 ,那半老徐娘的肥厚的身材 ,显然已经失去了青春女性的魅力 ,已经把女性妩媚的风韵融化在母性的慈爱里去了。

然而 ,巴尔扎克却真心地、动情地爱上了这位与他母亲年龄相若的女人。他说 :

你曾经有过福气遇到这样一位女人吗 ? 她的歌唱般的声音使她的字句倍增魅力 ,这种魅力也同样贯注于她的千姿百态。一位妇女 ,她知道什么时候说话 ,什么时候缄默 ,以完美的娇柔感博得你的注意 ,选择字句妥帖切当 ,她的语言非常纯洁。她的戏弄很像抚爱 ,她的批评决不伤人 ,她不以聒噪的态度处理事情 ,而总满足于引导一场交谈并使谈话适可而止。她举止总带着微笑的媚姿 ,她的娴雅决非造作 ,她能尽力而为却不过分心焦。……你会如此热爱这个安琪儿 ,即使她做错了一件事 ,你也心甘情愿承认她是对的。

在巴尔扎克眼里 ,45 岁的柏尔尼夫人 ,她的身姿 ,她的举止 ,她的音容笑貌 ,决不比一个少女逊色 ,他甚至把这个有了 9 个儿女的母亲称作是他的“安琪儿”。

柏尔尼夫人对这位年龄比她小一半的青年男子最初是没有防备的 ,她的大儿子的年龄比他还要大一些呢 ! 但是 ,没有料到 ,她的温存、体贴和勉励 ,竟把这个小伙子久久被压抑的情火释放出来了。

这是巴尔扎克的初恋 ,为了达到目的 ,他全力以赴 ,他需要首战告捷 ,而且要打好漂亮的第一仗 ,以树立自信。



柏尔尼夫人一连几个星期、几个月,全力拒绝,自觉地疏远他。但是她的防线终于崩溃了。她也无法完全抵御那来自青春火热的爱情,无法抑制自己本能的肉欲的要求。她被征服了。

夏天的一个无月的夜晚,“一半孩子,一半成人”的巴尔扎克,悄悄地溜进了柏尔尼的别墅花园,走进了屋子。柏尔尼夫人已经把卧室的门开了一个小缝,巴尔扎克闯进去了。他享受了“那个惊诧之夜,充满如此欢悦之夜”。他从这位年华迟暮的女人身上采撷到了伊甸园的果实……

巴尔扎克后来兴奋地写道:

她是我的母亲、朋友、家属、伴侣和顾问。她使我成为作家,她给予我年轻时所至为需要的同情,她指导我的情趣,她像姐妹般哄我啼笑,她每天来到我身边就使我像一场能减轻人的痛苦的安睡。……没有她,我无疑地早已死了。……

罗尔·德·柏尔尼夫人没有使巴尔扎克感到厌倦,也没有对他的文学事业带来丝毫的妨碍;相反地,她成了巴尔扎克的母爱式的保护人与伴侣,她给予巴尔扎克母爱式的情爱,使巴尔扎克后来成了真正的巴尔扎克。

郭沫若历史剧中的如姬夫人、怀贞夫人、婵娟、阿盖,她们对于信陵君、高渐离、屈原、段功所给予的爱,也都是情爱与母爱的融合,是母爱式的情爱;她们的崇高的女性美,激励着这些男性在人格上闪耀着人性之美,在事业上建立丰功伟绩。

这种情爱与母爱融合的关系,在叶舒宪先生的《高唐神女与维纳斯》一书中,在考察“地母——爱神及其男性配偶”的中西文化时有着详尽的论述。叶氏认为,“充当地母——爱神之



配偶的男性植物神或谷神,既是地母的性爱伴侣,又是她所生的儿子。这也就是说,爱神及其配偶的关系不仅仅是情人关系,而且还有一层母子关系。这种双重关系的叠合表现在神话的表层叙述中,便是男性配偶神的年轻化或稚气化。怪不得莎士比亚笔下的维纳斯竟把她心爱的恋人看成是一个尚不懂得风情的美少年,而中国神话中的后稷也是被母亲三次遗弃而不死的‘神童’”。

在希腊悲剧中,伊狄帕斯是狄庇斯国王来乌斯与王后约卡斯达所生的儿子。伊狄帕斯出生以前,神谕已经预言他长大后,会弑父,所以一生下来,就被抛弃在荒郊野外。伊狄帕斯被邻国国王捡去收养,后来成了该国国王。有一天,伊狄帕斯因自己出身不明而去求神谕。神谕说他命中注定弑父娶母,劝他远离家乡。他于是决定离开这个国家。在出走的路上,他遇到来乌斯王,不知为什么事争吵起来,他把这位身份未晓的父王(他的生父)打死了。他来到狄庇斯。由于他准确地解破了挡路的斯芬克斯(Sphinx,希腊神话之人面狮身怪物)之谜,狄庇斯国民非常感激,拥戴他为王,他便娶了约卡斯达(他的生母)为妻。在他的治理下,国泰民安,他还与他的生母生下了二男二女。后来狄庇斯发生一场大瘟疫,国民再度去求神谕,得到的答复是:只要能将杀害先王来乌斯的凶手逐出国度,就可停止这场浩劫。但是凶手在哪里呢?天长日久,终于查明,伊狄帕斯王就是杀死来乌斯的凶手,并且查明他竟是死者来乌斯与其妻约卡斯达所生的儿子。当伊狄帕斯知道自己犯下弑父娶母的滔天大罪后,弄瞎了自己的双眼,远离了家乡之国。

这是希腊诗人沙弗克理斯(Sophocles)的悲剧《伊狄帕斯王》(Oedipus Rex)所揭示的具有命运悲剧特点的戏剧冲突。悲剧采用了误会法表现“弑父娶母”这一恋母情结,因此悲剧主人

公伊狄帕斯由于犯了乱伦罪而遭到挖眼的惩处——他同生母生下二男二女,可真是瞎了眼。这也说明,在希腊文化里,这种乱伦是不道德的,是要受到社会舆论的谴责的。

弗洛伊德在《梦的解析》一书中认为:“伊狄帕斯王弑父娶母就是一种愿望的达成——我们童年时期的愿望的达成。但我们较他更幸运的是,我们并未变成心理症,而能成功地将对母亲的性冲动逐次收回,并且渐渐忘掉对父亲的嫉妒心。我们就这样子,由儿童时期愿望达成的对象身上收回了这些原始愿望,而尽其所能地予以潜抑”。

英国作家 D. H. 劳伦斯(Lawrence)在长篇小说《儿子与情人》中,描写主人公保罗和他母亲的关系时,由恋母发展到弑母,便是“将对母亲的性冲动逐次收回”,而停留在层面上的恋母情结,没有结出恶果,完成了一个男子阳刚性的成熟。保罗对于母亲,是去寻求母爱与同情,以及母亲那股能使自己袒露胸臆的魅力。他甚至告诉母亲,只要她在世一天,他就决不会找到真正适宜做他妻子的女人。而做母亲的,深怕儿子被别的女人夺走,担心不给她留下一点位置。小说有一段精彩的描写:

他(保罗)已经把硬领和领子都拿下来了,光着脖子站起来,准备上床去。他弯下身子吻吻母亲。她两臂搂住他脖子,把脸藏在他肩膀上,像孩子似的哭哭啼啼,这和她平时完全不一样。他感到非常痛苦,身体也扭动起来。

“我受不了。我可以另外的女人——可不能让她。她没给我留下余地,一点点余地也没留……”

他立刻痛恨起米丽安来。

“而且我从来没有过——保罗,你知道——我从来没有一个丈夫——没有真正的……”



他摸摸母亲的头发 ,他的嘴吻吻她的喉头。

“ 她把你从我身边抢去有多么得意呀——她不像一般的姑娘。”

“ 好吧 ,我不爱她 ,妈妈。”他低下头喃喃说 ,痛苦地把眼睛蒙在她肩头。母亲给了她一个火热的长吻。

“ 我的儿。”她声音颤抖 ,充满了热爱。

不知不觉中 ,他竟轻轻摸起她的脸来了。

“ 好了 ,”母亲说 ,“ 你睡觉去吧。明天早上你要累坏了。”她正说着 ,听见丈夫回来了。“ 你爹来了——去吧。”突然她看着他 ,几乎害怕了。“ 也许我太自私了。如果你要她 ,你就娶她吧 ,我的孩子。”

母亲看上去真古怪。保罗颤抖着吻吻她。“ 哈——妈妈。”他温柔地说。

这似乎就是地母与性爱伴侣、既是情人又是儿子的双重叠合关系的古代神话的诠释。

郭沫若在历史剧中所赋予的情爱与母爱的融合、母爱式的情爱的情感世界 ,可以视为保罗和他的母亲(莫雷尔太太)“ 儿子与情人 ”的情感世界的延伸 ,或者说是这种情感世界的泛化。

二十 蔡文姬和武则天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郭沫若同全国人民一道欢庆共和国的诞生。他在繁忙的国家事务和社会活动中,仍然用他那一枝笔从事文学创作。除了出版大量的诗集以外,他还写了历史剧《蔡文姬》和《武则天》。

但是郭沫若不再写情诗了,在历史剧中涉及两性关系时也不再写男女之间的情欲了。这是什么原因呢?郭沫若此时已过花甲之年,在文学创作中描写男女爱恋之情趣已淡化了。其次,共和国成立后,在文学创作中爱情描写,包括男女间的拥抱、接吻,以及那种母爱式的情爱,都被斥为“资产阶级感情”、“资产阶级低级趣味”,而成为严格的禁区。郭沫若自然不会冒这个风险,去闯入这个禁区的。他的诗、小说、散文、自传、历史剧,那些涉及情恋描写的,都是在20年代、30年代、40年代问世的。同时这也同郭沫若的文艺观发生重大变化有关系。作为主观抒情诗人的郭沫若,留学日本以后,接受了西方浪漫主义、现代主义文学流派的影响,也接受了西方精神分析学派的影响。郭沫若曾明确地表示过,“我郭沫若所信奉的文学的定义是‘文学是苦闷的象征’”。他觉得,性苦闷是作家创作的重要原因。因此



描写性苦闷、性畸变、性发泄 ,常常成为他那时文学创作的主题。他甚至认为这是文学作品的“不朽价值之所在”。但是他的文艺观发生变化以后 ,他的文学便从“苦闷的象征”变成“社会批判的武器”了。共和国成立后 ,郭沫若战战兢兢 ,贯彻执行毛泽东文艺思想惟恐不力和不及 ,哪里还敢去表现那些属于“资产阶级腐朽没落”的东西呢 ?

于是 ,郭沫若笔下的女性形象 ,便以另一种模式出现了。

先说一说蔡文姬的形象。

蔡文姬是汉末女诗人 ,名琰 ,陈留圉(今河南杞县)人。生卒年不详。著名学者蔡邕的女儿。博学多才 ,精通音律。初嫁河东卫仲道 ,夫亡无子 ,归宁于家。汉末天下大乱 ,她为胡兵所掳 ,身陷南匈奴达 12 年之久 ,并生了两个儿子。曹操素与蔡邕友善 ,念其无嗣 ,乃于建安十二年(207 年)派遣使者到南匈奴 ,用重金赎回蔡文姬。回到中原以后 ,文姬又嫁屯田都尉董祀。文姬得先父蔡邕留下的古代珍贵典籍 4 000 余篇 ,但因多年颠沛流离 ,散失殆尽。文姬靠博闻强记 ,尚能诵忆的 400 余篇 ,亲自诵忆缮写。文姬的五言体《悲愤诗》 ,被公认是她的诗歌代表作。至于《胡笳十八拍》 ,郭沫若考订是蔡文姬所作 ,但学术界存有不同意见 ,迄无定论。

郭沫若在 1923 年写出《卓文君》、《王昭君》之后 ,曾经考虑把蔡文姬作为古代三个叛逆的女性之一来写 ,虽然剧本没有写出 ,但蔡文姬的戏剧形象及其性格特征 ,郭沫若已经构思就绪了。

郭沫若心目中的蔡文姬 ,是一生前后嫁过三回的女人。这个行为本身已经是对儒家的道德、礼教的背叛 ,更何况中间的一嫁还是化外的“蛮子”。

郭沫若认为 ,蔡文姬虽然是在兵荒马乱中被胡兵掳去 ,但是

南匈奴左贤王对文姬是有爱情的,文姬为他生养了两个孩子。就在他们过着幸福的家庭生活时,曹操用重金赎买她归汉,而左贤王竟然同意了,这使文姬感到悲哀和愤怒。她被当做女奴贩卖了,这就证明12年来左贤王没有爱过她。所谓“爱情”乃是一场骗局,以前种种外形的受“宠”,到这时候才全部被揭穿。因此文姬在感情上、人格上受到了侮辱与伤害之后,毅然决然归汉,并把她的两个胡儿也忍痛舍弃了。

郭沫若对蔡文姬的这个爱情悲剧的遭遇,作过这样的解释:

我们看她在十八拍(即《胡笳十八拍》)中那样思儿梦儿,伤心泣血的苦况,但她终至弃了她的儿子的苦衷,决不是单单一个思乡的念头便可以解释的。……我想她正是愤于胡人的卖她,愤于胡人以虚伪的爱情骗了她,所以她才决心连儿子都不要了。……所以在我看来,我的蔡文姬完全是一个古代的“诺拉”(今通译为“娜拉”,易卜生的话剧《玩偶家庭》中之女主人公)。

把文姬归汉,归结为她在爱情上受了左贤王的欺骗,在人格上受到了侮辱,她的出走便是抗争,说明她是一个反对专制、反对虚伪而追求纯真的爱情的叛逆女性。

这当然不会是历史上蔡文姬的原型,它已经注入了郭沫若的主观色彩。但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在鼓吹个性解放、女权主义的民主斗争中,郭沫若如此去塑造蔡文姬的形象,是有积极的现实意义的。

不知什么缘故,郭沫若没有写出。

1959年,郭沫若重新构思并创作历史剧《蔡文姬》时,时代不同了,郭沫若的思想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他这时的文学创作,要严格遵循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这个方针去表现重大的主题。他笔下的女性形象,已经远离了两性的情爱,不再具有女性



的诱人的魅力,而是成为某种政治口号、树立某种社会理想的标本了。女人充当了傀儡。

因此,郭沫若就不再把文姬归汉归结为爱情受到欺骗。他对此重新作了解释:“因为爱护文姬,对于左贤王就不能把他处理得太坏。蔡文姬和他生活了12年,是有感情的,如果他太坏,文姬却和他同居了12年,那就连文姬也糟蹋了。”

郭沫若重新确立了主题,他想通过文姬归汉的故事来歌颂曹操,表扬曹操力修文治、惟才是举的建国方针。正是在这个方针的感召下,顾全大局的蔡文姬才接受曹操的邀请,别夫抛雏,为继承父亲遗业撰述《续汉书》而归汉。

郭沫若想要说明,文姬归汉,不是由于她同左贤王爱情关系的破裂,而是由于国家文化建设的需要。蔡文姬不啻是一个博学多才的女才子,而且是一个有着高度觉悟的政治家了。

在剧本里,蔡文姬说:“十二年来,我无日无夜都在思念我的乡土,我也没有忘记收集我父亲的遗书。”只是她的一儿一女,左贤王执意不肯让她带走,才是她惟一的牵挂。至于左贤王,他也支持文姬归汉去完成她的大业。左贤王说:

“文姬,你安心回去吧。你回去,遵照曹丞相的意愿,继承岳父伯喈(即蔡邕)先生的遗业,撰述《续汉书》,比你在匈奴更有意义。你将来还可以回匈奴来,我一有机会也可以到汉朝去。你回去了,我一定照着你的吩咐,让赵四娘抚养你的儿女。……”

无论是蔡文姬还是左贤王,在离别前夕,都显得很理智、很沉稳、很平静,毫无夫妻(12年的恩爱夫妻)在离别时的缠绵、眷恋、惆怅和痛苦。

在归汉途中,蔡文姬把曹操治理下汉朝欣欣向荣的景象,曹操的远见卓识,热情地歌颂了一番:

你知道 ,我自从回到汉朝 ,经过长安来到邺下 ,一路之上 ,我所看到的都是太平景象 ,真叫我兴奋。我活了三十一年 ,这还是第一次看到的。曹丞相对我的这番心意 ,我是越来越能领会了。我该做些什么事情来报答他呢 ?董都尉说 ,曹丞相有意叫我帮助撰修《续汉书》 ,这是我父亲的遗业啊 ,我是应该继承的。我父亲的著作很多 ,可惜都丢散了 ,算来我还能记得四百多篇 ,我正在清写目录。我想 ,如果我把这四百多篇尽快抄录出来 ,对于《续汉书》的撰述 ,是会有所帮助的。……

其实 ,这是郭沫若对领袖、对 50 年代共和国的颂词 ,只不过是借蔡文姬的口说出来罢了。

那种歌舞升平的情景 ,以蔡文姬创作的《重睹芳华》一诗谱成乐曲 ,由歌伎演唱达到了高潮 :

妙龄出塞呵泪湿鞍马 ,
十有二载呵毡幕风砂。
巍巍宰辅呵吐哺握发 ,
金璧赎我呵重睹芳华。

抛儿别女呵声咽胡笳 ,
所幸今日呵邂逅一家。
春兰秋菊呵竞放奇葩 ,
熏风永驻呵吹绿天涯。

这一幕“重睹芳华” ,反映了蔡文姬从“悲剧”向“喜剧”的



心理变化。所以她对曹丞相是感恩戴德的,她要祝愿“熏风永驻”;“吹绿天涯”。

剧本末尾,曹操出了一个题目:《生死鸳鸯》。他给董祀和蔡文姬作了媒:

……文姬,你陷没在匈奴,沉溺在悲哀里,是董祀把你救了。董祀受了误会,几乎冤枉被杀,是你把他救了。左贤王临死的时候,把董祀赠给他的玉具剑留给你的儿子,把你留给他的铜镜转送给董祀,这不是他有意撮合吗?……啊,今天真是四喜临门呵,呼厨泉单于来朝,遐迩一体《胡笳十八拍》之后《重睹芳华》,生死鸳鸯,镜剑配合,乾坤扭转,母子团圆。(向卞后)夫人呵,董公胤未有家室,蔡文姬已无悲愤,这是天作之合啦!让我们俩老夫老妻来替天行道吧。

蔡文姬再嫁董祀,原本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在剧本里,蔡文姬无论是与左贤王,还是与董祀,只是夫妻一场,却丝毫没有流露出夫妻间的情爱与亲昵,也不曾有过哪怕是些微的感情上的波澜。

郭沫若此时写一位才貌双全的古代女性,却不想描写青春女性的风姿及其应该享受的爱情生活,而是把这位丽人纳入他预先设计好的政治轨道。说白了,他写文姬归汉,其实是为了歌颂曹操——歌颂曹操广罗知识分子,重视人才,重视文化建设和学术繁荣,具有平民风度等。一句话,歌颂曹操治国方有方。所以说,醉翁之意不在酒呀!

郭沫若并不隐瞒自己的这个创作动机。他说:

“我写《蔡文姬》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替曹操翻案。曹操对于我们民族的发展、文化的发展,确实是有过贡献的人。”



有的评论家说 郭沫若歌颂曹操 暗喻着对当代一位伟人的歌功颂德。

读者诸君 ,你同意这个意见吗 ?

不过 ,在蔡文姬作为某种政治需要和某种社会理想而被塑造的艺术标本的背后 ,我们从郭沫若的《蔡文姬·序》中 ,却依稀可以窥见某些属于郭沫若自己的经历和情感 ,即他曾有过的夫妻情。郭沫若说 :“蔡文姬就是我 !——是照着我写的”。

《蔡文姬》……其中有不少关于我的感情的东西 ,也有不少关于我的生活的东西。不说 ,想来读者也一定觉察到。在我的生活中 ,同蔡文姬有过类似的经历 ,相近的感情。但是这些东西的注入 ,我是特别注意到时代性的。……

这就是说 ,相近与相通 ,使郭沫若有可能把他于 1937 年归国请缨时“别妇抛雏”的痛苦经历与感受 ;“移植”到了 1700 多年前(即公元 3 世纪)因归汉修书而“别夫抛雏”的蔡文姬身上。

作为诗的和戏剧的艺术作品 ,这项“移植”工程是相当成功的。蔡文姬深夜在荒凉草原天幕中抱琴弹唱 :

我与儿呵各一方 ,
日东月西呵徒相望 ,
不得相随呵空断肠。
对萱草呵忧不忘 ,
弹鸣琴呵情何伤 ?

今别子呵归故乡 ,
旧怨平呵新怨长 ,



泣血仰头呵诉苍苍，
胡为生我呵独罹此殃？
胡与汉呵异域殊风！
天与地隔呵子西母东。
苦我怨气呵浩于长空，
六合虽广呵受之应不容！

这溢满宇宙的音调，震荡人的灵魂的歌辞，宣泄了蔡文姬思子的哀情。这无疑注入了郭沫若多量的情感因素。郭沫若归国请纓时，最惦念的是“苦难的圣母”——他的日本妻子郭安娜。他在遥寄安娜的一首七律中，有这样的诗句：“相隔仅差三日路，居然浑似万重天。怜卿无故遭笞撻，愧我违情绝救援。”这种念妻的情结，“移植”到剧作中，不是蔡文姬对丈夫左贤王的思念，而是表现在对留在南匈奴的两个儿子的关怀。

然而，我们可以揣摩到，郭沫若在进行艺术上的“移植”时，虽然把爱的情结转移到了文姬思念两个儿子身上，但他心灵深处想的却是1937年别离时的安娜。正是由于郭沫若深沉的、真挚的感情投入，才使五幕历史话剧《蔡文姬》的前三幕，写得格外凄切、感人。那种母子（夫妻）别离的感伤情调，不是有过切身体验的人，是无论如何也写不出来的。所以剧场观众更欣赏《蔡文姬》前三幕的悲剧色彩，不是没有道理的。

再说一说历史剧《武则天》。

郭沫若同样地给武则天这位唐代佳人涂上了一层浓浓的政治色彩。

历史上的武则天，是一个什么样的女性呢？

我们不妨先介绍一下这位中国第一个女皇的真实情况罢。

唐贞观五年，武则天的父亲武士彠荣升为荆州大都督。贞

观九年,武则天八岁,父亲死于任内,朝廷追封他为礼部尚书。这里要特别提起的是,父亲病重的时候,特意向则天交代了星相家袁天纲的预言:“龙睛凤头,正是贵人之极。这位小公子如果是女人,必能成为天下之王。”则天牢牢地记住了父亲临终前的这一席话。

则天 14 岁那年的春天,朝廷派了许多宦官到各地去选嫔妃。则天的美貌,不知经过什么渠道竟传到了天子的耳朵,于是下诏把她召入后宫。

所谓“后宫三千”,许多良家女子是很怕被打入冷宫的。武则天则不然,脸上露出了明朗单纯的笑容,她以为现在奉了圣旨,正是她朝着预言的目标迈出的第一步。

据《唐书》记载:“则天年十四,时太宗闻其美容姿,召入宫……”《资治通鉴》也载有“故荆州都督武士护女年十四,上闻其美”的话。但是对武则天的青春女性的美貌,却都没有具体的描述。她是以什么样的美貌吸引着几代皇帝呢?

据《诗经·卫风·硕人》篇的记载,古代美女的标准是:“手如蕁黄,肤如凝脂……齿如瓠犀,螭首蛾眉。”

“蕁黄”,是蕁麻的纤维,浅褐色而有光泽。“凝脂”,是鲜丽的白色,如凝固的乳脂。“瓠犀”,是瓜的一种,用来比喻美女的整齐洁白的牙齿。“螭首”,是一种蝉头的形状,额为方形而色白。“蛾眉”,是蝴蝶的触角,这是以细长、纤柔的曲线美来比喻美女的眉毛。

此外,眼睛要凤眼,即细长的大眼睛;鼻梁稍高,鼻头圆而小巧;嘴唇微微松弛,脸颊以稍稍瘦削为上,下颏要丰满;肩如削玉一般,有柔美的曲线;乳房以圆润、丰满、隆起而富有弹性为佳;腰要细,腿要直而修长,足部以瘦削为美。

以上也是汉代宫廷选妃的标准。



汉成帝的宠后赵飞燕,是身如轻燕的细腰美女的代表。但是到了唐代,朝廷权势者们的审美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唐玄宗的宠妃杨玉环,则是一个丰满的、富有性感的青春女性了。

贞观十六年,则天15岁,正是豆蔻年华,充溢着少女的青春美。初春,则天入宫才两个月。一天早晨,沉迷女色的唐太宗要召见她。于是几位宦官帮她沐浴,穿上全新的衣裳,打扮得像天上飘来的小仙女。唐太宗看得如醉如痴。

夜晚,则天被引到天子寻欢作乐的甘露殿。则天带着几分羞赧、好奇和准备应战的心理,去侍候皇帝。她被太宗紧紧抱在怀里,被压迫得几乎无法呼吸,粗暴而狂放的做爱使她疼痛难忍……

粗暴过去了。在愉快的疲劳中,太宗在静观着这位受虐的处女。没有料到,刚才一阵嚎叫的这位处女,并不像其他宫女那样呆滞、疲乏、惧怕,如木偶一般毫无表情,仿佛只是为了完成一项让皇上取乐而自己很不情愿做的工作,让皇上戏弄够了以后,就匆匆下龙床逃离出去。

武则天则不然,做爱时虽然忍受不了那种性虐待而嚎叫,但做爱之后,疼痛已经过去,她不离开龙床,不让皇上感到孤单和寂寞,而是让皇上搂抱、摸捏,还要给皇上温情,同时流下了几滴眼泪。

太宗觉得跟以往的宫女不同,他现时搂抱的这个少女,不是一个木头人,而是一匹受了伤的、年幼美丽的小野兽,是一个感受着第一次做爱的痛苦的活生生的处女……

现在,有着几分性虐待狂的太宗,看见这匹受伤的小野兽,乖顺地半躺在他的怀里,还流下几滴泪,便感到非常快慰和满足。

“你的乳名叫什么?”太宗轻声地问。

“我叫媚娘。”



“好一个美妙的名字,今后你可以以媚为号了。”

近午夜时分,浑身瘫软了的则天离开甘露殿,已经走不动路了,由宦官背着,回到了掖庭。

不到三天,则天又得到皇上的宠召,再度去甘露殿侍候皇上。

正是凭着一个妙龄少女的这种本领和手段,武则天在应战中战胜了对手太宗,从此获得了龙宠。

但是,传说在宫中书库里,藏着一本书,其中写道:“唐三代后,有女王武氏灭唐。”太宗知道后,感到惧怕,并产生了疑虑,则天因此失宠。

不过,则天为了适应天将降下的大任,便甘愿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在被打入冷宫的时候,她利用宦官的情报网,及时地了解朝廷内部各种信息,并抓紧学习律令及宫中的典礼仪式。

不久,则天被召为侍候皇上的侍女。上早朝时,她和其他一些侍女在大屏风后等待着,因此可以偷听到许多国家机密,也可以知道太宗处理政事的方法和裁决的方式。

在则天参与策划下,太宗废魏王泰的太子位,改立晋王治为太子。此时,则天则以自己的柔媚暗地里勾引太子治。

贞观二十三年太宗死,则天等宫女便被送到感业寺落发当尼姑。太子治登基后,思念着则天,几次微服到感业寺去与则天做爱,待则天身孕后,皇上允许她回宫,赐为昭仪。

则天为了实现当女皇的野心,不断施展诡计,如逼迫高宗下诏书废王氏皇后,立她为皇后,并把王氏和前淑妃萧氏贬为庶人,幽禁于后宫别院,后又把她们害死。……显庆五年,则天代高宗主持朝政,即“垂帘听政”的开始。高宗死后,她先后废了中宗、睿宗,自称圣神皇帝。永昌元年正月,她穿上天子的大礼服袞冕,驾临万象神宫,接受群臣朝贺,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



女皇帝。

对于武则天 1 000 多年来 ,毁誉不一 ,迄无定论。有人因为她知人善任 ,赞赏她的智慧和才干 ,做事果敢 ,敬佩她的胆略 ;有人因为她阴鸷好杀 ,咒骂她的残暴 ;也有人因她内多男宠 ,痛斥她的荒淫……

郭沫若根据自己的史学观点 ,为了替武则天翻案 ,为了肯定她在唐朝的治绩 ,只写了武则天 60 岁前后的六年 ,即“ 她最成熟的时代 ”。受着时空的限制 ,如此去考虑戏剧的结构和布局 ,应该说是允许的。

问题在于 :武则天凭着什么本领和手段去获得唐太宗、唐高宗两代皇帝的宠爱 ?

郭沫若不同意说则天控制着高宗而为则天辩解 ,说高宗“ 实在是大可非议的人 ”;从武后方面来看 ,她对于高宗的淫乱不会满意 ,但她把自己的精神全部寄托在政治方面去了”。

关于则天的淫乱的事实 ,郭沫若也加以否认。其实 ,张易之、张昌宗兄弟俩都是则天的男宠。这两个未满 20 岁的青年 ,共同侍候着武则天 ,他们使年迈的武则天享受着梦幻般的陶醉。则天虽到老年 ,性欲依然旺盛。如狄仁杰曾看出则天女皇为皇嗣问题所愁 ,曾大胆谏言 ,并机敏地解破了女皇假托的梦谭 ,因此得到了女皇的欢心。那时则天皇帝 70 岁 ,狄仁杰 68 岁 ,两个年纪相仿的人 ,在此瞬间超越了君臣的界限 ,交换了一个“ 拈花的微笑 ”。

郭沫若从人、地、时三统一的原则 ,写出了历史剧《武则天》,在艺术结构上是成功的。他从政治功利目的出发 ,着重表现武则天的非凡的政治才干 ,应该说这也是作家创作的自由。但要为武则天翻案是困难的。

因为武则天就是那样一个女人。

跋：忏悔录的价值

“……我并不以精神与精神之间的联系为满足，不越出友谊的光明途径；从我粪土般的肉欲中，从我勃发的青春中，吹起阵阵浓雾，笼罩并蒙蔽了我的心，以致分不清什么是晴朗的爱，什么是阴沉的情欲。二者混杂地燃烧着，把我软弱的青年时代拖到私欲的悬崖，推进罪恶的深渊。

“爱与被爱，如果进一步能享受所爱者的肉体，那为我更是甜蜜了。我把肉欲的垢秽沾污了友谊的清泉，把肉情的阴霾掩盖了友谊的光辉；我虽如此丑陋，放荡，但由于满腹蕴藏着浮华的意念，还竭力装点出温文尔雅的态度。我冲向爱，甘愿成为爱的俘虏。……

“我的罪恶正在不断增长。经常和我同居的那个女子，视为我结婚的障碍，竟被迫和我分离了。我的心本来为她所占有，因此如受刀割。这创伤的血痕很久还存在着。她回到非洲，向你主立誓不再和任何男子交往。她把我们的私生子留在我身边。



“但是不幸的我 ,还比不上一个女子 ,不能等待两年后才能娶妻 ,我何尝爱婚姻 ,不过是受肉情的驱使 ,我又去找寻另一个对象 ,一个情妇 ,好像在习惯的包底下 ,继续保持、延长或增加我灵魂的疾疚 ,直至正式结婚。第一个女子和我分离时所留下的创伤尚未痊愈 ,在剧痛之后 ,继以溃烂 ,疼痛似乎稍减 ,可是创伤却更深陷了。”

以上几段话 ,是古罗马奥古斯丁(S. Aureli Augustini)在《忏悔录》一书中对爱情、情欲的强烈追求的自我解剖。他不想隐瞒自己的丑陋 ,也不想原谅自己的放荡 ,内心的隐秘披露得那样真率、大胆、彻底 ,使得 1 500 年后的读者今天读来 ,仍为这位古代哲人的热情和坦诚所感动、所折服。

人 ,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 ,往往都有自己优秀的、堂皇的一面 ,也有自己丑恶的、虚伪的一面。但人们总要张扬其优秀与堂皇 ,而掩盖其丑恶与虚伪。为什么要用一副假面具把自己肮脏的面孔伪装起来 ,用一套连自己都未必相信的道德箴言把自己肮脏的灵魂隐藏起来呢 ?

现在大家都爱讲“包装” ,这就是“自我包装”吗 ?

我们能不能学习奥古斯丁 ,学习卢梭 ,也来做一个敢于自我忏悔的人 ,一个真正透明的人呢 ?

郭沫若在留学日本和后来流亡日本期间 ,在不断回顾自己的人生旅程时 ,便是有意地来学习奥古斯丁、卢梭 ,写他的自传——忏悔录的。

因此 ,郭沫若的四部自传 ,不仅纪录了时代的风云、社会的变迁 ,描述了他的成长道路 ,他在事业上的奋斗与追求 ,以及他在人生舞台上表演的各种角色 ,而且还怀着一颗坦荡的、赤诚的

心，告诉读者，他在青春勃发时期，壮年精力充沛时期对异性的爱恋和对情欲的追求，他在向爱的冲击中曾经有过的兴奋、愉悦、烦恼和失望……他把自己的人格和灵魂，毫无保留地向读者公开。

他的心扉是向读者敞开的。至于你读后的印象、评价，说他是高尚的、坦率的、透明的也罢，说他是自私的、卑鄙的、低级的也罢，他就不去计较了。就像奥古斯丁、卢梭写出《忏悔录》以后不会再懊悔自己的忏悔一样。

卢梭在《孤客漫步遐想录》一书中，回忆了他在50年前圣枝主日那一天认识的华伦夫人，说那时华伦夫人28岁，他还不满17岁，但华伦夫人使他尝到了爱情的甜美；感悟到爱恋和天真同时并存在一颗心中”。他说：

……在那少有的几年中，有这样一个善良的女人爱恋着我，我做了自己愿意做的事，做了自己愿意做的人，通过我闲暇时从事活动和她的言传身教，我学会了使我那颗初出茅庐的纯朴之心处在更适合的状态中。这种状态一直保持到现在。……在乡间生活，小山谷坡上一所僻静的房子是我们的庇护所。正是在那地方，在那四五年中，我尽情地享受了一个世纪的生活乐趣，享受了纯粹、充实的幸福。它以温情淹没了我现在的命运中一切可诅咒的东西。

那时，最令卢梭担忧的，是怕这种甜美的爱情不能持续很长的时间。他甚至想过将来如何报答“从这位普天下最卓越的女子那里获得的帮助”。

卢梭以他坦荡的胸怀向读者倾诉了他的欢乐和苦恼，甚至他的苦苦追求某一小姐的情书，也都敢于向众人披露。他在—



封情书中说：“我不能抗拒一个迷人的空想的诱惑。你那媚人的倩影紧紧跟着我，使我的整个身心沉醉其中不能自拔，甚至伴随我进入梦乡。它使我的心神不安，使我的体力衰竭。总之，我觉得，您无意之中伤害了我。我感到，无论是现实中您对我的冷酷，还是想像中您对我的善良，爱情的命运总是置我于死地。”卢梭恳求这位小姐能告知通信地址：“请慷慨地给我留下一线希望，它会平息我可能产生的傻念头”。

此外，卢梭因与一女子同居 16 年生下的五个孩子，被送进育婴堂而忏悔，他说那种负疚感一直搅动着他的安宁，使他至死不能恢复平静。卢梭一生的秘密都向世人公开了，他真正是一个人格透明的人。

“我冲向爱，甘愿成为爱的俘虏。”这是奥古斯丁的也是郭沫若的灵魂的写照。郭沫若不能没有爱，不能没有女人，他不愿意做一个禁欲的文人、学者，他尤其讨厌像“亚圣”——孟夫子那样把自己“包装”起来的伪君子。因此，他不断地向爱发起冲击，常常陶醉在情欲的快乐之中。

如此坦诚地写出自己的爱，实际上并没有损伤郭沫若的声誉和形象，相反，当读者知道郭沫若于 30 年代初撰写这些自传时，已是享誉海内外的文坛、学界的巨擘，对他更是敬佩不已！

请问，在中国现代文坛、学界中，像郭沫若这样有着“透明人格”的人，有几个呢？

正因为如此，透明的郭沫若，不仅不会被当代青年所厌弃，相反地可能会增加青年们对他的喜爱。

今日已经顿悟的青年读者，不愿意把历史的或现实的伟人、名人加以神化、圣化，不愿意把他们当做偶像来加以崇拜，而宁愿把他们看成是和自己一样的普普通通的人，一个有血有肉、有七情六欲的凡人。



倘若伟人、名人缺乏自知之明，自以为道德文章都比凡人要高要好，硬要摆出一副“圣贤”的架子，结果呢，只会被年轻人所疏远，甚至于被唾弃。

能焕发青春的情感，能给生命点缀斑斓色彩的两性的融合，都会给男女双方带来身心的健康和对事业人生的乐观情绪。以郭沫若而论，那奔突的情热，那不断地授受的爱，都给他的文学创作带来了丰硕的果实。它成为郭沫若创作灵感喷涌的泉眼，把无生命的一潭死水变成了新鲜清澈的涓涓溪流，它使郭沫若的许多作品，成为一幅幅充溢着人情美、人性美的油彩画。

这使我们很自然地想起了法国伟大作家维克多·雨果。

有人说雨果是奥林匹斯山神的化身，他和这位半人半神，傲慢、自然和爱情的统一体——奥林匹斯山神十分相似。他常常被爱情弄得神魂颠倒，但是爱情又给他的文学创作孕育了许多栩栩如生的、不朽的艺术形象和美好的情感。

如著名的长篇小说《巴黎圣母院》，在那个因肉欲与禁欲之争而备受煎熬的克洛德·孚罗洛的形象中，就隐藏着雨果本人的某些东西；在像安达卢西亚美女似的皮肤黝黑、长着一双黑汪汪的大眼睛的苗条秀美的吉卜赛女郎爱斯梅拉达的形象中，有一些东西是来自雨果的情人蓓比达和年青时的安黛儿。

此外，雨果所塑造的玛丽蓉·德·洛尔墨，一个交际花的形象，她或许就有雨果的情人——尤丽叶·德鲁埃的影子。

雨果在给这位情人的信中曾经写下几句非常动情的话：

“请永远不要忘记，我在你的床上写下的那几行诗，当时你用摄人魂魄的声音唱着我的歌。简简单单的小曲，经你一唱，竟变得那么动人心弦。我编写诗句，而你给它们加进了诗情……”

一个交际花出身的情人，竟能给大文豪的作品加进诗情，这



岂不是奇迹吗？

我们并不反对文学家在作品中表示自己的政治倾向，也不反对文学家在作品中表现自己对未来社会的憧憬，正像哲学家喜欢在著作中滔滔不绝阐释自己的理论观点一样。但是，尤其是诗人、文学家，千万不要把自己伪装成道学家、正人君子，而有意扼杀爱情，有意把笔下的人物写成僧侣，有意把女性形象个个打扮成政治人物，成为一个徒有女人的外貌而失去女性魅力的木偶人。

记得德国的歌德说过：“哲学的思辨是有害于德国人的，它使他们的风流变为模糊、艰涩和隐晦。他们越是坚信某些哲学流派，他们便写得愈坏。……席勒只要一不发哲学议论，文章风格就最华丽，最能起作用。”我们应该离开那些哲学的议论和概念的说教，让爱神绕着我们飞舞，让女神从诗人、文学家那里射出她们的箭。

曾经有一位西方哲人对某些离不开政治、理念的圈子的诗人、文学家提出过中肯的批评：

怎么能为了柏拉图，
让维纳斯的希望受委屈？

是的，在今天，有多少有识见、有勇气的诗人、文学家，能够不去迁就柏拉图，而让他的维纳斯的希望得以实现呢？